民國叢書

第四編

·93·

綜合類

觀堂集林 下

王國維著

觀堂別集

王國維著

上海書店

觀堂集林

下

王國維著

觀堂集林卷第十六

海甯　王國維

蒙文元朝祕史跋

此本卷首書題下有忙豁侖紐察脫察安二行曩顧千里跋此本以為撰人姓名余謂此即元朝祕史之蒙古語也忙豁侖即蒙古脫察安即元史之脫必赤顏若脫卜赤顏非撰人名明火原潔華夷譯語凡例云字下小注卜字必字者皆急讀合口音也不用讀出考元史之脫必赤顏若脫卜赤顏元史國語解改作托卜齊延卜字正作字下小注則讀為脫察安固其所也元史虞集傳有旨修經世大典集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已案既稱國書脫卜赤顏則當文宗時此書尚無漢譯之本乃察

罕傳言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云云考明文淵閣書目卷五有元朝祕史續祕史各二部卷六有聖武開天記一部則察罕所譯與虞集所請自非一書緣聖武開天記既宣付史館且至明初尚存則與虞集國書之目塔失海牙不傳外人之言不能相符疑元時自有兩種脫卜赤顏具譯為聖武開天記者殆即今之元聖武親征錄而虞道園所請以修經世大典者則今之元朝祕史也明鄭曉今言 四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復令取元祕史參考以切具字諧其聲音則洪武中葉此書已有譯本今案此書元朝祕史四字明是明人所題而續集卷一蒙文內中都字樣譯文易為北平即用洪武元年所改之名則移譯之事自在洪武元年後考宋濂鑾坡集 四 有呂氏採史目錄序云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啟十三朝實錄

建局刪修元史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至於寧宗總一百五十九卷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錄闕畧不備於是奏遣使者十一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章貢呂仲善時司膳成均乃被是選是月癸卯即乘驛北上八月丁卯抵北平凡詔令奏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册者悉輯為一有涉於番文則令譯而成文至冬十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計者八十舁至行中書省借官印識之進於南京濂於是有所依據修成續史四十八卷夏六月（洪武三年）復詣闕上進云云是洪武二年採史之役實兼譯事此元朝祕史亦即所譯番文之一惜洪武三年重修時僅續成順帝一朝事而於已成之百六十九卷未遑修改故元史中訖未採入此書一字宋濂元史目錄後記雖云凡前書所未備者頗補完之蓋亦一具文而已此書呂仲善既上之史館故洪武十五年撰華夷譯語時得取以參

考今傳本行款正與洪武本華夷譯語相同蓋出一時所刊前人誤視為元槧本蓋未之深考也又案元時脫卜赤顏實不止此文宗本紀至順三年五月撒迪請備錄皇上登極以來固讓大兄往復奏答其餘訓敕辭命及燕帖木兒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朵來續為蒙古脫卜赤顏置之奎章閣從之又虞集傳文宗以妥懽帖木兒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云云其書體例同親征錄抑同此書雖不可考而云續為蒙古脫卜赤顏則與此書標題正同意當尚有紀憲宗以下諸朝事者惜乎其僅傳此本也乙丑十月望日

元朝祕史之主因亦兒堅考

十數年來日本箭內亘 羽田亨 藤田豐八 三博士及松井等 烏

山喜一二學士各就遼金二史之乣軍發表其新說余所得見者僅箭内博士再就遼金時代之乣軍（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篇第十號）鳥山學士就乣軍之疑（同上第三十七編第八號）藤田博士問題之二語乣與洎（同上第三十七編第九號）三篇於是乣軍之事為史學上一大問題余於契丹女真蒙古文字曾無所知對此問題自不能贊一辭然近讀元朝祕史就史實上發見與金末乣軍相當之名稱此名稱與自來乣軍之音讀畧有不同於史實之同一及言語之歧互殊不能得其解適史學雜誌編者介藤田博士徵余近業因提出此史實并余箇人之見解以就正於博士并乞羽田鳥山諸君子之教惜箭内博士已歸道山不獲復請益也

元朝祕史有所謂主因亦兒堅者

卷一 捕魚兒納浯兒闊連納浯兒豁牙兒札兀剌兀兒失溫沐漣捏不坤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塔塔兒亦兒格捏俺巴孩合罕斡勤斡克抽斡額孫斡乞泥額許迭周塔塔兒主因亦

兒堅俺巴孩合罕巴里周乞塔敦阿勒壇合罕納阿抽斡惕
灰突兒（明譯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箇海子中間的河名
兀兒失溫那河邊住的塔塔一種人俺巴孩將女兒嫁與他
親自送去被塔塔兒人原文塔塔兒中之主因種拿了送與大金家）
續集卷一帖兀納豁亦納成吉思合罕豁紉尺勒乞塔惕亦兒堅突
兒秣驪剌罷原作伯撫州宜阿卜抽忽揑堅荅巴阿兒荅巴周宣
德府宜阿卜抽者別古亦古揑克把阿禿兒豁牙里莽來亦
列罷原作伯察卜赤牙勒古兒抽察卜赤牙勒荅巴阿泥別乞列
克迭周田迭者別嗚詁列論阿泥兀都周歌多勒格周亦列
兀侖田迭莎里牙客額周合里罷原作伯合里黑荅周乞塔敦扯
里兀惕揑客耶客延啜勒客阿屼剌不帖帖列揑客周阿亦
石宣德府因豁失兀納古兒抽者別豁亦納黑石忽兒罷塔
塔周多卜禿勒周孫都兒抽阿亦速渾歹亦泥荅魯罷成吉

思合罕豁勒扯里兀荅魯察周乞塔惕歌多勒格周合刺乞
塔敦主兒扯敦主亦訥額列坤斡抹渾扯里兀的荅魯周察
卜亦牙刺古兒帖列昏只兀巴亦塔刺乞都周察卜亦牙命
合阿勒合者別阿卜抽荅巴阿惕不里周荅巴周成吉思合
罕失刺迭克禿兒保兀罷（原作伯）中都宜額額列周豁脫惕豁脫
惕巴刺合惕途兒扯里兀惕亦列周額額列兀勒罷（明譯）在後
羊兒年成吉思征金國先取了撫州經過野狐嶺又取了宣
德府使者別古亦古捏克做頭哨至居庸關見守禦的堅固
者別說可誘他戰於是把軍馬佯回了金家見了果然盡出
軍馬追襲直至宣德府山觜行者別卻翻回來了將金國陸
續來的軍馬殺敗成吉思中軍隨後到來將金國的契丹女
真（原文此下有主亦訥三字）等緊要的軍馬都勝了比至居庸殺了的人如爛
木般堆著者別將居庸關取了成吉思入關至龍虎臺下了

營遣軍馬攻取北平等郡）

同上中都宜額額列(舌)迭侖阿(勒)壇合納也客那顏王京丞相

阿(勒)壇合訥都剌(惕)合侖騰格理合札侖札牙安察(黑)也客

斡羅也兀(惕)格恢察忽兀古兒罷(原作別)忙豁(勒)馬石古出帖那

亦列周必荅訥額列坤斡抹渾合剌乞塔敦主兒扯敦主亦

訥額兒乞(惕)扯思兀的荅魯周不連(勒)帖列乞都主為亦帖

格(勒)禿察(卜)赤牙里別兒不里周阿(卜)主為（明譯）初北平被攻

時金王京丞相對金主說天地氣運大位子交代的時節敢

到了達達每好生强盛將咱猛勇的(原文此下有契丹女真主亦納三語)軍馬殺絕可

倚仗的居庸關取了）

巴撒成吉思合罕札兒里(黑)字魯侖字斡兒出木合黎豁

牙剌莎余兒合(勒)斡古侖乞塔(惕)亦兒格揑徹額薛斡古列

額客延乞塔(惕)亦兒格訥主亦泥塔豁牙兒撒察兀忽必牙

勒都周阿不惕渾撒亦惕可兀的阿訥失鵯兀班把里兀勒
周迭步惕渾撒亦惕斡乞的阿訥斡思格周額篾昔顏豁兒
理礼撒兀魯惕渾乞塔惕亦兒格訥阿勒壇罕訥亦帖格勒
田亦納兀惕忙豁侖額不格思額赤格昔巴剌黑三合剌乞
塔惕主因亦兒堅阿主為者額朶額米訥亦帖格勒田亦納
兀惕孛斡兒出木合黎塔豁牙兒備由者客延札兒里黑孛
勒罷（明譯）成吉思又對二人（孛斡兒出、木合黎）說金國的百姓不曾分與您
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擎
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已前金主曾倚仗著他做近侍將
咱達達祖宗廢了你二人是我近侍卻將他每來使喚者（原文作已）

（前金主曾倚仗的寵任的又將咱達達的祖宗人親殺了的達與丹的主因種如今賞與我所倚仗的寵任的孛斡兒出木合黎兩人者）

凡五見其或云主亦納主亦泥者並主因語尾之變化據第一
條稱塔塔兒主因亦兒堅則當是塔塔兒之一種否則他族之

在呼倫貝爾兩湖間與塔塔兒人雜居者也又據第四條稱乞
塔惕亦兒格訥主亦泥乞塔惕者蒙古人呼金國之稱則主因
必為金之屬部又稱合剌乞塔惕主因亦兒堅合剌乞塔惕者
蒙古人呼契丹之稱則主因種中必多含契丹人又第四條稱
主因種殺蒙古祖父云云即指第一條所記主因人執送俺巴
孩汗及祕史卷一末所記塔塔兒人毒死也速該二事是合剌
乞塔惕主因亦兒堅即塔塔兒主因亦兒堅非異族也又據第
二第三兩條則此族當金之季世曾於宣德居庸間與於防禦
蒙古之役且具兵力足與契丹女真相鼎足故欲求與主因相
當之種族或團體不可不合於三種之條件即(一)足與契丹
女真鼎立之部族或軍隊(二)金之邊兵而曾與於宣德居庸
間之戰事者(三)此部族或軍隊中兼有契丹人及塔塔兒人
是也而求合於此三種條件者舍金末之糺軍無以當之茲分

疏於左

金末與契丹女真鼎立之種族無論為漢人也然漢人不得冠以塔塔兒或契丹之名是與第三條件不合又字斡兒出木合黎二人未嘗中分漢人此顯著之事實也惟金之乣軍散居於東北西北西南三路有部族節度使八詳穩九其兵數雖或少於女真要亦不滅契丹優足與二者并稱而此外能具此條件者別無他軍或他族此乣軍之與條件（一）合者也

金之乣軍本以戍邊未嘗用之中原至章宗泰和南伐之役始用乣軍

金史楊雲翼傳時全創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泰和舉天下全力驅乣軍以為前鋒大金國志章宗紀先是泰和六年帝大發兵西北諸乣生番也鄰接北號曰驍駿衆有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如始乣人罷歸因賞不

均皆叛歸北

及南北議和糺軍亦各歸其部衛紹王時蒙古入寇西北西南二路之糺軍早折而入於蒙古

蒙韃備錄章宗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糺人戍之酋首因唐古糺結耶剌都糺木典糺咩糺後典糺等俱叛金人發兵平之糺人散走投於韃人云云殆與大金國志所記為一事

而東北路八部族節度使之糺軍則尚無恙故大安三年會河之敗中都戒嚴上京留守徒單鎰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兵二萬衛中都泰州剌史朮虎高琪亦以兵三千屯通玄門外而高琪之兵史特稱為糺軍

見金史朮虎高琪移剌揑不也完顏素蘭紇石烈執中諸傳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十九

此軍至中都後未幾即移屯縉山

金史朮虎高琪傳大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糺軍三千屯通玄門外未幾升縉山縣為鎮州以高琪為防禦使所部糺軍賞賚有差此事不書年月考衛紹王紀大安三年十一月紇石烈胡沙虎走還京師請兵二萬屯宣德詔與三千人屯嬀川崇慶元年正月右副元帥胡沙虎請退軍屯南口詔數其罪免之紇石烈執中傳同高琪之屯縉山當在胡沙虎免職之後即崇慶元年之春然則此時中都西北惟恃此一軍為重鎮矣

至寧元年懷來之戰其精鋭實此軍也

案懷來之役諸書所記畧有異同聖武親征錄云癸酉（金至寧元年蒙古太祖八年）秋上復破之（宣德、德興）遂進軍至懷來金帥高琪將兵與戰我軍勝追至北口大敗之死者不可勝計時金人塹山築寨悉力

為備上留怯台薄察頓兵拒守遂將別衆西行由紫荆口出
金主聞之遣大將奧屯拒隘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衆度關
矣乃命哲別率衆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備破之進兵至北口
與怯台薄察軍合元史太祖紀則云八年癸酉秋七月克宣
德府遂攻德興拔之帝進至懷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
琪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詔可忒薄刹守之遂取涿
鹿帝出紫荆關敗金師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
花獻北口遮別遂取居庸與可忒薄刹合此節大致取諸親
征錄惟於金主帥中加完顏綱一人金史於衞紹王紀但書
八月壬申尚書左丞完顏元奴（即綱別名）將兵備邊朮虎高琪傳亦
但云八月尚書左丞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於縉山敗績語
甚簡畧一若此役與高琪無涉者然完顏綱傳頗詳其顛末
云至寧元年綱行省事於縉山徒單鎰使人謂綱曰高琪駐

兵緍山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征不若益兵為使綱不聽徒單鎰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綱不從綱至緍山遂大敗徒單鎰傳語亦畧同由此觀之此役完顔綱雖為大帥且親往視師然軍中措畫本出高琪故親征錄於此役主帥專屬之高琪蒙韃備錄亦同此役實自會河川後為金與蒙古第二次之大戰其戰事始於懷來終於緍山故或舉懷來或舉緍山而其重要將領為高琪則其重要軍隊為其所部之糺軍無疑也

而祕史所云勝金國契丹女真主因緊要的軍馬正指此役

案祕史記此事承羊兒年成吉思伐金而下其實此節所記包含辛未壬申癸酉三年之事即下二節記金人議和西夏納女事亦承羊兒年書之不復紀年緣祕史本非編年之書記一事但欲具其本末而於繫年之法則所不講就此點觀

征之記事自為辨皙也成吉思初次伐金之役（自辛未至甲戌）其取居庸也親征錄繫之癸酉祕史亦無兩度取居庸之事而金史衛紹王紀則一書於辛未九月再書於癸酉七月承裕傳亦於辛未歲書大元游兵入居庸元史從之顧無論其為一取或再取而祕史書敗契丹女真主因等緊要兵馬於克宣德之後取居庸之前則祕史此項記事正與親征錄癸酉歲記事相當其為懷來之役而非辛未會河之役其所記取居庸事為癸酉之事而非辛未之事可斷言也此役完顏綱高琪之兵數至十萬其中必網羅各種軍隊蒙韃備錄云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及隨駕護衛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為大元帥再敗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亦指此役但備錄只記中原人馬且侈其數而祕史則但舉契丹女真主因三種軍馬文各有所不備也

此乣軍之與條件(二)合者也

至第三條件則舍乣軍外更無從他求考金宣宗貞祐二年中都乣軍之叛實為中都陷落之原因

案此事金史宣宗紀失書惟兵志云宣宗南遷乣軍叛去兵勢益弱抹撚盡忠傳云宣宗還汴盡忠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中略)宣宗詔盡忠善撫乣軍盡忠不察殺乣軍數人已而中都受圍云云又朮虎高琪傳初宣宗將遷南京欲置乣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象多(抹撚盡忠別名)厚撫此軍象多輒殺乣軍數人以至於敗宣宗末年嘗曰壞天下者高琪象多也終身以為恨云云又完顏素蘭云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高琪言乣軍不可信高琪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兵馬利害者使其黨移剌塔不也為武寧軍節度使招乣軍已而無功復以為武衛軍使又移剌塔不也傳云貞祐二年遷武寧

軍節度使招徠中都糺軍無功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九云

貞祐二年冬燕京之糺軍叛與韃靼共圍燕京此種記事皆甚簡畧惟親征錄記此事最詳見後而以糺軍為契丹軍元史太祖紀九年甲戌六月金糺軍斫荅等殺其主帥率衆來降詔三模合石抹明安與斫荅等圍中都此記事全本之親征錄惟糺軍二字乃其所特加合上所引諸條觀之知元史加此二字至為確當又由高琪塔不也諸傳觀之則貞祐二年叛去之糺軍即至寧元年戰於懷來縉山間之糺軍不待論也

而此糺軍或以為契丹軍

親征錄甲戌夏四月金主南遷汴梁留其太子守中都以丞相完顏福興即承暉左相秦忠即抹撚忠盡為輔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原給鎧仗還營契丹衆驚遂殺

主帥素溫而叛共推斫荅比涉兒札剌兒為帥而還中都福興聞變軍阻蘆溝匆令得渡斫荅遣裨將塔塔兒帥輕騎千潛渡水復背擊守橋衆大破之盡奪衣甲器械牧馬之近橋者由是契丹軍勢漸振中畧斫荅比涉兒遣使詣上行營納欵中畧上以契丹衆將來歸遂命散只兀兒三模合拔都領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為嚮導至則與斫荅等并力圍中都云云案此記事與金史抹撚盡忠及朮虎高琪二傳稍有差池二傳并謂金主命盡忠善撫糺軍而此錄則謂金主欲奪其原給鎧仗是以驚叛案金史宣宗紀五月壬午車駕發中都丙戌次定興丁亥次安肅州癸巳次中山是五月之杪在六月則金史抹撚盡忠激變之說較得事實錄傳之金主宣宗已至中山距涿州已遠而元史太祖紀記斫荅等之叛誤也且親征錄記事中亦有足證其所謂契丹軍即糺軍者

錄云契丹軍殺其主帥素溫素溫者詳穩之對音詳穩者漢語相公之轉遼時諸軍皆有詳穩金則惟乣軍有之據金史地理志及兵志西北西南二路乣軍其帥稱詳穩其東北路之乣軍則稱部族節度使此乣軍為高琪所統本自東北路來似其帥當稱節度使不當稱詳穩然如烏古里部族節度使迪烈女古部節度使皆屬東北路而與屯襄傳有烏古里乣詳穩完顏鐵哥傳有底剌乣詳穩移剌塔不也傳有迪烈乣詳穩底剌迪烈皆迪烈女古部之署是東北路乣軍亦有詳穩也就此一語可證錄中契丹軍之即乣軍又可證錄中契丹軍之叛與金元二史所記乣軍之叛實為一事也

或史以為中有塔塔兒人

拉施特集史中之太祖紀與親征錄同出阿兒壇脫卜赤顏具記此事與親征錄小異錄云斫答遣裨將塔塔兒帥輕騎

千潛渡水復背擊守橋衆而集史則云叛衆聯合河之彼岸塔塔兒衆千人前後夾攻大破守橋兵又原注云塔塔兒人駐於此地服屬金主（孫洪侍郎譯）是塔塔兒一語親征錄譯為人名拉施特譯為種名且加以注釋蓋錄誤也如拉氏所記當時乣軍蓋分駐於永定河左右其西畔之契丹人先叛而東畔之塔塔兒人復起而應之此軍來時泰州其衆有此二種人固自不足異也蒙古遣三模合拔都明安太保與之會師亦自有故蓋三模合為散只兀人本與塔塔兒人同居呼倫貝爾二湖之東而石抹明安元史云桓州人蒙韃備錄則云乣家人（原作紀蓋紀為糺之誤糺又乣之誤）蓋西北路諸乣中之契丹人蒙古所以遣此二人者亦當以其與契丹塔塔兒有連故也

此尤與條件（三）巧合者然則秘史之主因亦兒堅非乣軍其孰能當之此乣軍自叛金後雖服屬蒙古然頗有獨立之勢故

蒙古卒分其衆以與字斡兒出木合黎二人

金史宣宗紀貞祐三年二月武清縣巡檢梁佐柳口鎮巡檢李咬住以誅糺賊張暉劉永昌等功進官有差皆賜姓完顏又完顏佐傳佐本姓梁氏初為武清縣巡檢完顏鹹住本姓李氏為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為都統鹹住副之屯直沽貞祐二年糺軍遣張暉等三人來招佐佐執之翌日劉永昌率衆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曰天賜佐擲之麾衆執永昌及暉等并斬之又移剌福孫傳興定二年福生上書曰為今之計惟先招徠糺人選擇糺人中舊有宿望雄辨者諭以恩信彼若內附然後中都可復遼東可通云云蓋糺軍叛金以後具勢力被於中都東北故通遼東招直沽而三模合明安與之會師亦由古北口經景薊檀順諸州以往且糺軍雖納款於蒙古實有獨立之志適好遼王之使與遣蒙古使同發見親征錄

天賜紀年蓋亦其所自署此與耶律留哥蒲鮮萬奴張致等稱尊建號爲一時風氣蒙古開國時待諸降將甚厚糺軍又有下中都之功而其將斫荅比涉兒札剌兒後不復顯其氏亦被分者蓋惡其反覆故也糺軍三將中後惟札剌兒之名間見於史籍然恐別是一人蒙韃備錄燕京等處有紙蟬兒元帥史元帥劉元帥等甚衆余曩據元史耶律禿花傳統萬戶札剌兒劉黑馬史天澤伐金疑紙蟬兒乃札剌兒之訛且意此札剌兒即親征錄戊寅歲將契丹軍從木華黎南征之札剌兒亦即癸酉歲與斫荅比涉兒共叛金之札剌兒也後見沈乙庵先生曾植所校備錄云紙蟬兒元帥舛訛不可讀紙者札之誤蟬者蠟之誤札蠟兒元帥即元史石抹也先傳也先之子查剌耶律禿花傳之札剌兒也禿花傳稱統萬戶札剌兒劉黑馬史天澤伐金王惲史忠武公家傳朝議遣三大

帥分統漢地兵詔公及劉黑馬蕭札剌居右為萬戶其居左者悉為千戶（案明刊王惲秋澗集脫及劉黑馬以下二十字國朝名臣事畧所引有之）此紙蟬兒元帥即蕭札剌史元帥即天澤劉元帥即黑馬所謂漢地三萬戶也云云案輟耕錄云石抹曰蕭而石抹也先元人亦謂之蕭也先則沈先生據秋澗集作蕭札剌謂札剌兒即石抹也先之子查剌甚有理遽即親征錄戊寅歲之札剌兒亦當為查剌蓋是歲石抹也先從木華黎南征死於蠡州查剌即代領其衆故錄不云也先而云查剌也且親征錄記札剌兒從木華黎南征與烏葉兒元帥禿花元帥俱案石抹也先之兵本與吾也而（即馬葉兒）同在北京其取東京取北京平張致皆與吾也而共事亦足證親征錄戊寅歲之札剌兒非癸酉歲之札剌兒而當為蕭查剌也由此言之則糺軍三將後皆無考蓋必於中都陷後為蒙古所黜戮至成吉思末年乃分其衆以與孛斡兒出木

合黎二人耳

由右所舉事實推論之則此項乣軍大抵多契丹人當金之中葉遠戍呼倫貝爾兩湖之間與塔塔兒人雜居故中有塔塔兒人後復徙泰州近塞大安之季刺史朮虎高琪率之以援中都因與於懷來之役後復叛金與蒙古共圍中都旋有異志蒙人忌其反覆遂分其衆以賜功臣此軍與秘史主因亦兒堅之三大條件無乎不合頗疑主因一語即乣軍之對音然與從來相傳乣字之音讀不能盡合故臚舉此事實以質博雅君子或於乣字音義之研究不為無裨歟乙卯春日寫定

致藤田博士書一

敬啟者前日寄上元朝秘史中之主因種考想達左右此文但就文獻上證明秘史之主因亦兒堅即金末之乣軍而於乣字之音義不敢贊一辭然窮此文之結論則主因自當為

乣軍之對音與近日諸家所說乣字之音不能脗合國維對
此亦稍有臆見今悉陳之以就正於左右讀尊著乣字考以
漢籍中乣字為女真文乱字之竄入然乱之與乣雖皆從乚
而其左旁則絕不相似頗從華夷譯語女真語中見一糺字
音Gmode氏注本第十三葉其女真字為糺亢其音為又安其義為牀以此糺字
當遼金元三史中之乣字似較乱字為近此說若中則乣之
音當讀如又此與祕史以主因對乣軍之說合何則蒙古語
中丬母之字讀若英語之J亦讀若Y如祕史卷一文譯之
主兒乞直譯作禹兒乞卷四又作主兒勤又親征錄作月兒
斤元史太祖紀作要兒斤世系表作岳里斤卷三之者該晃
脫合兒卷六作也該晃脫合兒卷八之者迭兒卷六作牙的
兒親征錄作也迭兒又如札剌亦兒亦作押剌伊而元史太祖紀者
塔黑親征錄亦作約塔黑拉施特書卓忽難闊復駙馬高唐忠獻王碑亦作月忽難祕史及親征錄而

者勒篾（秘史）折里麥（太祖紀）折里麻（遼不台傳）亦與月呂篾思（後村集一百四十二又則源集十八）月呂麻思（元史列傳十）之名同出一源是蒙古語中主與又同讀也契丹女真語雖無可考然如耶律亦為世里（遼史營衛志及世表）闢剌（金史術益溫敦思忠傳闢剌漢語云行人也）亦為押剌（金史唐括安禮傳）則此事當與蒙古語無殊由是言之則乣之音讀如主亦讀如歐歐與杳聲轉最近邵氏續宏簡錄乣音杳之注殆有相當之根據羽田博士疑邵氏但據乣字之偏旁以擬其音國維寧信昔人取契丹或女真此字以入漢籍者正以此字合於漢字諧聲之法則故也然則地名中乣里舌（金史世宗紀大定十四年）之與杳沙（章宗紀明昌四年遼史游幸表金史地理志桓州下并作查沙亦係查杳同紐未必係字之誤）人名中乣里之與裊履（遼史列傳十六）乣舍（金史忠義傳一）之與遙設（遼史天祚紀金史海陵紀及白彥敬傳李通傳）乣哲（遼史天祚紀）乣者（金史紇石烈志寧傳徒單克寧傳窩斡傳）之與瑤質（遼史列傳十八）遙折（金史佞幸蕭裕傳）乣查剌乣吒剌（并元史兵志）乣札剌（元史石抹孛迭傳）之與么查剌（金史夾谷清臣傳）咬查剌（金史忠義傳一）當係同名異譯是乣之有杳音畧可得而比定矣又箭內博士曾從

文獻上證明金史太祖紀之蕭糺里即遼史天祚紀之蕭敵里又金史徒單思忠傳之糺梡即溫迪罕蒲睹傳移剌窩斡傳之迪斡遼史天祚紀之糺而畢即聖宗紀之迪离畢（繼業亦即營衛志之突呂不）其說甚確是糺字於主杳二音外又有敵迪之音此又與黑韃事畧都由切之音相關而契丹初起時之人名部名中此三音已互相錯綜如耶律氏之始祖其名為泥禮（舊唐書契丹傳）或涅里（耶律儼遼實錄）或雅里（金陳大任遼史）其姓為耶律或世里而其部名則為迭剌也遙輦氏之始祖其姓名為迪輦糺里其部名則為遙輦也六奚部中姚里部之最初部長其名為哲里而金元奚人亦多以瑤里姚里為姓又遼之道宗字涅鄰小字查剌耶律仁先字糺鄰小字查剌蕭得里底字糺鄰綜合此諸名觀之其間似有一種之關係

雅里（泥禮或涅里）　耶律（世里）　迭剌

乣里　遥輦　迪輦
哲理　姚里
查剌　涅鄰
查剌　乣鄰
乣鄰　得里底
乣里　敵里

此外如部之涅剌姓之述律名之女里漚里孫歐里思歐里斯亦皆與此有關頗疑此等諸名本出一源當時故小異其音讀以區別其或為名或為姓或為部又以之區別此部與彼部此人與彼人故音讀時有不同黑韃事畧元祕史對乣字之音殆皆得其近似者然其最初之音當讀歐或杳緣舌齒之音固不得先於喉音也國維於言語學未嘗問津不知此種肊說有當否如尊意以為可備一說請以此書付史學

雜誌附於主因考之後以俟諸大家董正之敬頌起居不宣

致藤田博士書二

前寄一函想達左右國維近歲稍治遼金元三朝事然對於此類書籍無論國內國外甚感不備去歲讀羽田博士拙著韃靼考之批評又承東京大學見贈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十一冊後有前十冊報告總目始知故箭內博士及松井學士并有韃靼考乃購諸東京書肆絕不可得頃始由友人展轉借得數冊得讀箭內博士之文考證精密欽佩無已其尤可喜者多年未決之乣軍問題因此機會殆得解釋之希望緣箭內博士韃靼考中徵引多桑及貝勒津書中六種韃靼之名（此間無多氏及貝氏書即有之因係法俄二國文字維亦未能通讀）博士并取之以與元朝秘史中之七種塔塔兒相比定其中最後二種尚有討論之餘地至如 Altch（多氏譯） TAnchi（貝氏）之為秘史之阿勒赤塔塔兒 Tehagan（多氏）

Belye T. (Chagan T.) 貝氏 之為察阿安塔塔兒 Toutoualloutes 多氏 T. Tutukulius 貝氏 之為都塔兀惕阿亦里兀惕塔塔兒之合語及 Couyin 多氏 T. Kiuin 貝氏 之為主因塔塔兒此四項殆為自明之事實更不容有他說然則塔塔兒之一種明初譯祕史時以主因二字表之者其在拉施特哀丁書中乃為 Couyin 多氏 或 Kiuin 貝氏 雖多貝二譯此語首音有 Cou Kiu 之殊然其同為才音則一也而據國維近日之研究則祕史之主因種其在史實上與金末之糺軍一一相當故主因當是糺軍之對音而波斯文獻中之與主因相當之部族其字乃作 Couyin 若 Kiuin 波斯用表音文字視漢語之用主因竹因竹温只温等字表之者（輟耕錄漢人八種中有竹因竹温竹亦歹許有壬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元史鎮海傳并有只温皆主因之異譯）或得其實然則遼金元三史中之糺字絕非誤字其或作糺者乃糺字之省其音當讀居黝反其或與主竹敵迪等字相通用者乃其訛變之音我輩前日之推校

比定未得其正鵠也此拙著主因考之結論必當如此未知有當與否伏希教正敬問起居

聖武親征錄校注序

聖武親征錄一書乾隆間修四庫書時以其序述無法詞頗蹇澀譯語互異未著於錄僅存其目於史部雜史類中錢竹汀先生始表章其書為之跋尾道光以後學者頗治遼金元三史及西北地理此書亦漸重於世張石洲何願船二先生始為之校勘而何氏治之尤勤其歿後稿本流傳京師光緒朝士若順德李仲約侍郎萍鄉文道希學士嘉興沈子培先生遞有增益歲在甲午桐盧袁重黎太常刊之於蕪湖是為此書有刊本之始顧張何二家所據本雖云出竹汀先生家然輾轉傳鈔謬誤百出石洲僅得翁覃谿學士家藏本一校之無大懸絕也余前在海上於嘉興沈先生座上見其所校說郛本親征錄為明弘治

舊鈔與何本異同甚多先生晚歲不甚談元史事然於說郛本猶鄭重手校未幾先生歸道山其校本遂不可見比來京師膠州柯鳳孫學士為余言元太祖初起時之十三翼今本親征錄不具說郛本獨多一翼乃益夢想說郛本旋知其本藏江安傅君沅叔所乙丑季冬乃從沅叔借校沅叔并言尚有萬歷抄說郛本在武進陶氏丙寅正月赴天津復從陶氏假之其佳處與傅本畧同又江南圖書館有汪魚亭家鈔本亦移書影鈔得之合三本互校知汪本與何氏祖本同出一源而字句較勝雋誤亦較少說郛本尤勝實為今日最古最備之本因思具錄其異同為校記以餉學者顧是書有今本之誤有明鈔本之誤有原本之誤三者非一一理董猶未易遽讀也幸而此書之祖禰之祕史與其兄弟之拉施特書其子姓之元史及當時文獻尚可參驗因復取以比勘存其異同并畧疏其事實為校注一卷昔

吳縣洪文卿侍郎譯拉施特書并為祕史及此錄作注而遺稿不傳其說畧見元史譯文證補中武進屠敬山撰蒙兀兒史記於是錄探索尤勤近復有仁和丁益甫考證地理亦非無一二可采茲復别取其說其有瑕纇間加辨正雖不敢視為定本然視何氏校本則差可讀矣當有元成宗之世西域人拉施特撰蒙古全史其太祖紀一種除所載宗室世系及西域戰事詳於此錄外餘大都與此錄符同故學者多謂此錄出於蒙古脫卜赤顏往讀元史察罕傳言仁宗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云云案明修元史其太祖太宗二紀大半取材此錄而明文淵閣書目乃有聖武開天記而無聖武親征錄頗疑親征錄即開天記顧開天記譯於仁宗時而此錄之成確在世祖之世今本癸亥年王孤部下有原注云今愛不花駙馬丞相白達達是也考閻復高唐忠

獻王碑及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愛不花當中統之初已總軍事又具子闊里吉思成宗即位封高唐王則愛不花之卒必在世祖時而此錄成時愛不花尚存則非察罕所譯之開天記明矣又此錄雖冠以聖武之名實兼備英文之事且太祖事止記歲名而太宗事則詳及月日蓋所取材本自不同疑太祖朝事出脫卜赤顏與開天記同源太宗朝事則別取平金始末等書以益之且作者於蒙古文字未能深造證以祕史蹐駁不一而足故仁宗朝復令察罕重譯今拉施特書幸存而察罕書不傳殊令人有遺憾已丙寅二月清明日

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序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題門人真常子李志常述案志常字浩然道號通玄大師長春將歿命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未幾道安以教門事付志平太宗十年戊戌志平年七

十又舉志常自代憲宗即位以志常領道教事戊午歲卒凡主全真教事者二十有一年至元間釋祥邁撰辯偽錄載志常掌教時侵占各路寺院四百八十二處又令令狐璋史志經等集老子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謗訕佛教少林裕長老以聞憲宗召少林及志常廷辯於和林萬安閣下志常論詘遂令毀化胡等經及將所占寺院三十七處還付釋家志常因此忿恚而卒考此錄本為僧徒攻全真教而作於長春師弟頗極醜詆所記全真家占居僧寺一節誠為事實然自金貞祐以來河朔為墟巨刹精藍鞠為茂草緇衣杖錫百不一存亂定之後革律為禪者不可勝數全真之徒亦遂因而葺之以居其人坐以寇攘未免過當雖長春晚節以後頗憑藉世權以張其教尹李承之頗乖重陽創教之旨然視當世僧徒如楊璉真伽輩則有間矣然則祥邁所記亦仇敵誣謗之言安可盡信哉此記作於長

春沒後前有孫錫序署戊子秋後二日正當睿宗拖雷監國之歲而卷末有庚寅七月大葬仙師事蓋書成後所加入考全真之為道本兼儒釋自重陽以下丹陽長春并善詩頌志常尤文采斐然其為是記文約事盡求之外典惟釋家慈恩傳可與抗衡三洞之中未嘗有是作也乾隆之季嘉定錢竹汀先生讀道藏於蘇州元妙觀始表章此書為之跋尾阮文達遂寫以進祕府道光間徐星伯程春廬沈子敦諸先生迭有考訂靈石楊氏因刊入連筠簃叢書由是此書非復丙庫之附庸而為乙部之要籍矣光緒中葉吳縣洪文卿侍郎創為之注嘉興沈乙庵先生亦有箋記而均未刊布國維於乙丑夏日始治此書時以所見疏於書眉於其中地理人物亦復偶有創獲積一年許共得若干條遂盡一月之力補綴以成此注蓋病洪沈二家書之不傳聊以自便檢尋云爾因畧論作者事蹟并於其首云丙寅孟

夏

蒙韃備錄跋

此書題宋孟珙撰書中亦自稱名為珙案宋史孟珙傳珙未嘗使蒙古疑別一人也書中稱去歲庚辰年今辛巳年是此書作於辛巳乃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蒙古太祖之十六年也是歲宋遣苟夢玉使蒙古元史太祖紀十六年宋遣苟夢玉來請和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二凱歌凱樂詞注云昔我太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夏駐蹕鐵門關宋主寧宗遣國信使苟夢玉通好乞和太祖皇帝許之敕宣差噶哈送還其國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嘉定十四年辛巳韃靼國使苟合亦孫來議事噶合亦孫即雙溪醉隱集凱歌凱樂詞注之宣差噶哈成吉思使送苟夢玉者又引蜀邊事畧紹定元年戊子制置使鄭損與所代官四川制置使桂如淵會於順慶以時相所喻和議密指告之且畀以朝廷所授苟夢玉使北錄二冊是夢玉於是歲北使亦有紀錄顧夢玉遠至西域而此書所記行程訖

於燕京未及漠北又夢玉親見太祖而撰此錄者僅見木華黎

國王故知非夢玉書案齊東野語卷十九嘉定寶璽條云賈涉為淮

東制閫嘗遣都統司計議官趙珙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久之

珙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玉璽一座并

元符三年寶樣一册及鎮江府諸軍副都統翟朝宗所獻寶檢

一座并繳進於朝詔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受寶典禮此嘉定十

四年七月也宋史賈涉傳亦言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

趙珙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是嘉定辛巳使蒙古軍前

者有趙珙與此書撰述歲月及稱名相同則撰此書者當即其

人後人不知其姓誤以為孟珙耳據野語珙為淮東制置使賈

涉所遣非奉朝命與後來江淮制置使史嵩之遣鄒伸之報謝

蒙古使同而是年苟夢玉奉使則以朝命行之故夢玉至西域

見成吉思汗珙僅至燕見木華黎也又宋史李全傳嘉定十三

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崓嚴實求内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衞開相九州來歸實涉再遣拱往配兵二千李全亦請往（中畧）全所攜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分隸拱使先歸云云此事在撰此書前一年趙拱當亦趙珙之譌其使蒙古軍前當在再使京東之後矣

黑韃事畧跋

此書後有嘉熙丁酉永嘉徐霆長孺跋云霆初歸自草地嘗編敘其風土習俗及至鄂渚與前綱書狀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撰以相參考亦無大違絕遂用所著者為定本間有不同則霆復疏於下方云云今書中頂格書者大雅原書其低一字者長孺所疏也長孺隨使蒙古在宋理宗端平初年當蒙古窩闊台汗之七八年本書云霆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

使吏後綱周奉使至皆不立考宋史理宗紀紹定五年壬辰十二月大元再遣使議攻金史嵩之以鄒伸之報謝端平元年甲午十二月己卯大元遣王檝來辛卯遣鄒伸之李復禮喬士安劉溥報謝二年乙未正月以御前甯淮軍統制借和州防禦使程芾為大元通好使從義郎王全副之嘉熙二年戊戌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為大元通好使本書所謂鄒奉使即鄒伸之程大使即程芾周奉使即周次說是長孺隨使當在鄒伸之之後程芾之前而鄒程奉命使北相距才一月中間未必更遣他使本書所謂前綱鄒奉使至時不立金帳者疑謂伸之壬辰初使時事而長孺則與於伸之再使之役蓋伸之初使實銜史嵩之命而再使時則奉朝命故曰霆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可互證也顧伸之再使雖奉命於甲午十二月然其至草地已在丙申之夏本書云霆在燕京見差胡丞相來黷

貨吏可畏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云云考皇元聖武親征錄甲午（太宗七年）遣忽都忽主治漢民乙未夏忽都忽籍到漢民一百一十一萬有奇元史耶律楚材傳亦紀此事則云丙申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云云視親征錄差後一年案忽都忽忽都虎元史太宗紀亦作胡土虎本書胡丞相即謂此人其至燕京定差發當在乙未丙申間而長孺適以是時留燕則亦當在乙丙間矣後至草地住月餘其回程宿野狐嶺在七月十五日則具至草地時正當盛夏又跋中稱彭大雅為前綱書狀官則大雅當在鄒伸之壬辰一行中大雅後為四川制置副使以貪黷獲咎宋季三朝政要二嘉熙四年彭大雅使北是大雅於此書成後又膺専對之命又宋史多記大雅獲罪事而政要則頗稱大雅守蜀之功云彭大雅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荊棘冒矢石竟築重慶城以禦利閬蔽夔峽為蜀之根柢自此支

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然敢辦適從人多怨之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為記不愜意乃自作之曰某年月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為國西門謁武侯廟自為祝文云云其文老成簡健聞者莫不服之後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為之立廟故其為此書敘述簡該足徵覘國之識長孺所補亦頗得事實蒙古開創時史料最少此書所貢獻當不在祕史親征錄之下也乙丑十二月

蒙古札記

塔納

塔納祕史旁注及譯文均云大珠即今東珠也東珠之名起於近世然中國漢魏時已知之魚豢魏畧云扶餘出大珠如酸棗（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引）魏志及後漢書東夷傳并襲其文遼史食貨志鐵離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虎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等物來易於遼者道路繦屬且由契丹入宋宋人甚重之謂之北珠

然惟宮禁用之民間買賣有禁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元豐三年李承之權三司使有商人違禁貨北珠乃爲貴主所售獄久不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遂命取之至徽宗朝北珠尤多入中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中國崇寧之間漫用奢侈宮禁競尚北珠北珠者自北中來榷場相貿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絕其下謂中國傾府庫以市無用之物此爲我利而中國可以困因恣聽之而天祚亦驕汰遂從而慕尚焉北珠美者大如彈子而小者若桐子皆出遼東海汊中每八月望月色如晝則必大熟而北方沍寒九十月則堅冰厚已盈尺鑿冰沒水而取之人已病焉又有天鵞能食蚌則珠藏其嗉又有俊鶻號海東青能擊天鵞人以俊鶻而得天鵞則於其嗉得珠焉云云案近世東省採珠率以四月往八月還此鑿冰採珠及得之天鵞嗉中之說恐皆出傳聞之誤惟北珠自此多輸入中國則事實也及宋自海

上與金人交通金亦以北珠相遺續通鑑長編四百四十二重和元年閏九月阿骨打發渤海人李善慶熟女真散都生女真勃達三人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同馬政等來故北宋之季藏珠最富然宣和錄北盟會編九十七引記靖康之變虜人入內徑取諸庫珍珠四百二十三斤玉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瑪瑙一千二百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明珠一百三十箇亦未免誇大其辭觀大金弔伐錄一天會四年正月宋主致謝書別幅有珍珠蹙圈夾袋子一副注上有北珠二十三顆麻調珠全又宋主遺李梲持寶物折充金銀書有珍珠束帶一條注上有北珠二十五顆北珠獨記顆數則其珍貴可知似庫中不應有四十斤之多也南渡以後宮禁勢家猶有此物蓋又新自榷場輸入者癸辛雜志記韓彥古以白玉為小合滿貯北珠遺范西叔又記韓平原誅後斥賣其家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為小包

包為價若干時先妣漫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人𢿱鞢也方恚恨欲棄之疑其頗重則內藏大北珠二十粒是南宋富貴家亦有此物不獨宮禁也金時盡有產珠之地故官自採捕金史海陵紀天德四年十一月辛丑買珠於烏古迪烈部及蒲與路禁民間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夫採珠一年又世宗紀大定九年七月罷東北路採珠故金之末年藏珠為最多世戚徒單四喜傳正大九年制旨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黃者七千枚此珠之入中國者也其輸入塞外諸部及西方諸國者如祕史所載塔塔兒有塔納禿欵只列大珠衣畏吾兒亦都護以塔納思入貢太宗時西方之報達國亦令歲貢塔納思蓋金時回回商人轉販至彼然報達之塔納思恐係西海所產珠之大者蒙古人漫以東方塔納之名名之耳蒙古初年此珠之用尤廣輟耕錄卷三十云只孫宴服貫大珠以飾其肩背膺間首服亦如之

故元史列傳中亦謂只孫服為珠衣至元之叔季此物似已漸少楊瑀山居新話載伯顔太師利潤潤歹平章家所藏答納環子又記至元間伯顔太師擅權典瑞院都事□□建言宜造龍鳳牌以龍異之三珠以大答納嵌之飾以紅剌鴉忽雜寶牌身脫級元德上輔功臣號字嵌以白玉此牌計直數萬定事敗毀之即以珠物給原主蓋厥價尚未酬也夫以一牌之直至數萬定除去紅剌鴉忽其三珠之價至少當得一二萬定則其時此珠已不甚多蓋終元之世未嘗開採也

燒飯

祕史記成吉思汗王罕與乃蠻將可克薛兀撒剌黑對陣於巴亦答剌黑別勒赤違夜王罕移營去天明成吉思看王罕立處無人曰他將我做燒飯（蒙文土兀食里）般撇了燒飯之語頗為費解親征錄譯此語曰彼輩無乃異志乎拉施特哀丁則曰我今在火坑

中而王罕棄我皆失其解屠敬山乃以蒙古俗旅行輒掘新竈不用舊竈解之亦非也燒飯本契丹女真舊俗亦遼金時通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契丹主既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為象朔望節忌辰日輒置祭築臺高踰丈以盆焚食謂之燒飯原注正史載此事於契丹傳胥錄同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女真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所有祭祀飲食等物盡焚之謂之燒飯此俗亦不自遼金始王沈魏書言烏桓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嬰牽取死者所乘馬衣服皆燒而送之魏志烏桓傳注引然燒飯之名則自遼金始而金人尤視為送死一大事金史鎬王永中傳明昌二年正月孝懿皇后崩二月丙戌禫祭永中始至辛卯始克行燒飯禮而妃嬪親王燒飯天子往往親與具禮后妃傳世宗元妃李氏大定二十一年二月戊子薨甲申葬於海王莊丙申上如海王莊燒飯又夔王允升傳貞祐元年薨既殯燒飯上

親臨奠具大臣貴戚死則遣使為之燒飯張萬公傳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燒飯賻葬又世戚烏古論元忠傳承安二年訃聞上遣宣徽使白琬燒飯賻物甚厚契丹女真并有此俗蒙古亦當有之故成吉思見弃於王罕乃云將我做燒飯般撇了猶言視我如芻狗也秘史二卷有合札魯亦揑魯一語旁注云地裏燒飯祭祀足證蒙古亦有此俗且具漢譯燒飯一語直至明初猶行於世也滿洲初入關時猶有此俗吳梅村讀史偶述詩云大將祁連起北邙黃腸不慮發邱郎平生賜物都燔盡千里名駒衣火光後乃以紙製車馬代之今日送三之俗即遼金燒飯之遺也

掃花

秘史蒙文三卷有掃花一語旁譯與文譯并云人事案掃花元人亦云撒花亦云撒和人事猶云人情也汪水雲詩官軍要討撒

花銀所謂人事銀也山居新話云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以酒食招致省憲僚吏翹傑出羣者欵之名曰撒和凡人有遠行者至巳午時以草料飼驢馬謂之撒和欲其致遠不乏也撒和亦與人事義近此自與者方面言之也至自取者受者言之亦可云撒花元典章載中統紀元頒新政詔云凡事撒花等物無非取給於民黑韃事畧云其見物則欲謂之撒花又云撒花漢語覔也明譯人事兼包與受二者言之尤為切當日本那珂博士譯元祕史改為給事則誤矣

安荅

祕史記成吉思汗札木合幼年初做安荅時互易髀石髀頭及攻克蔑兒乞又互易帶馬重新作安荅是安荅云者必以易物為訂交條件故親征錄注云安荅交友之物其詁致確也此亦契丹舊俗遼史聖宗紀上與斜軫於太后前易弓矢鞍馬約以

為友（統和元年）又與麻都骨世勳易衣馬為好（開泰四年）與夷离畢兵部尚書蕭世寧定為友契以重君臣之好（同上）道宗紀阻卜酋長余古赧及愛的來朝詔燕王延禧相結為友（大安二年）與蒙古結安答之俗完全相似則蒙古語中安答一語或即自契丹語出也

兀孫額不干

明譯秘史於種名人名之句讀頗有差誤那珂博士日文譯本是正殊多然亦有未及改正者如卷三豁兒赤兀孫額不干潤潤撒思明譯誤作豁兒赤兀孫（句）額不干（句）潤潤撒思（句）那珂譯本以豁兒赤亦兀孫額不干為句潤潤撒思為句實則豁兒赤為一人兀孫額不干為一人與潤潤撒思共為三人觀卷八九十五千户中有豁兒赤有許孫即兀孫又太祖敕語中以豁兒赤為林木中萬户以兀孫額不干為別乞名位各異斷不能視為一人那珂氏誤從明譯句讀以豁兒赤亦兀孫為一人乃不得

不以九十五千户中之許孫當元史之哈散納屠敬山柯學士皆從之於是豁兒赤事迹亦抵梧不可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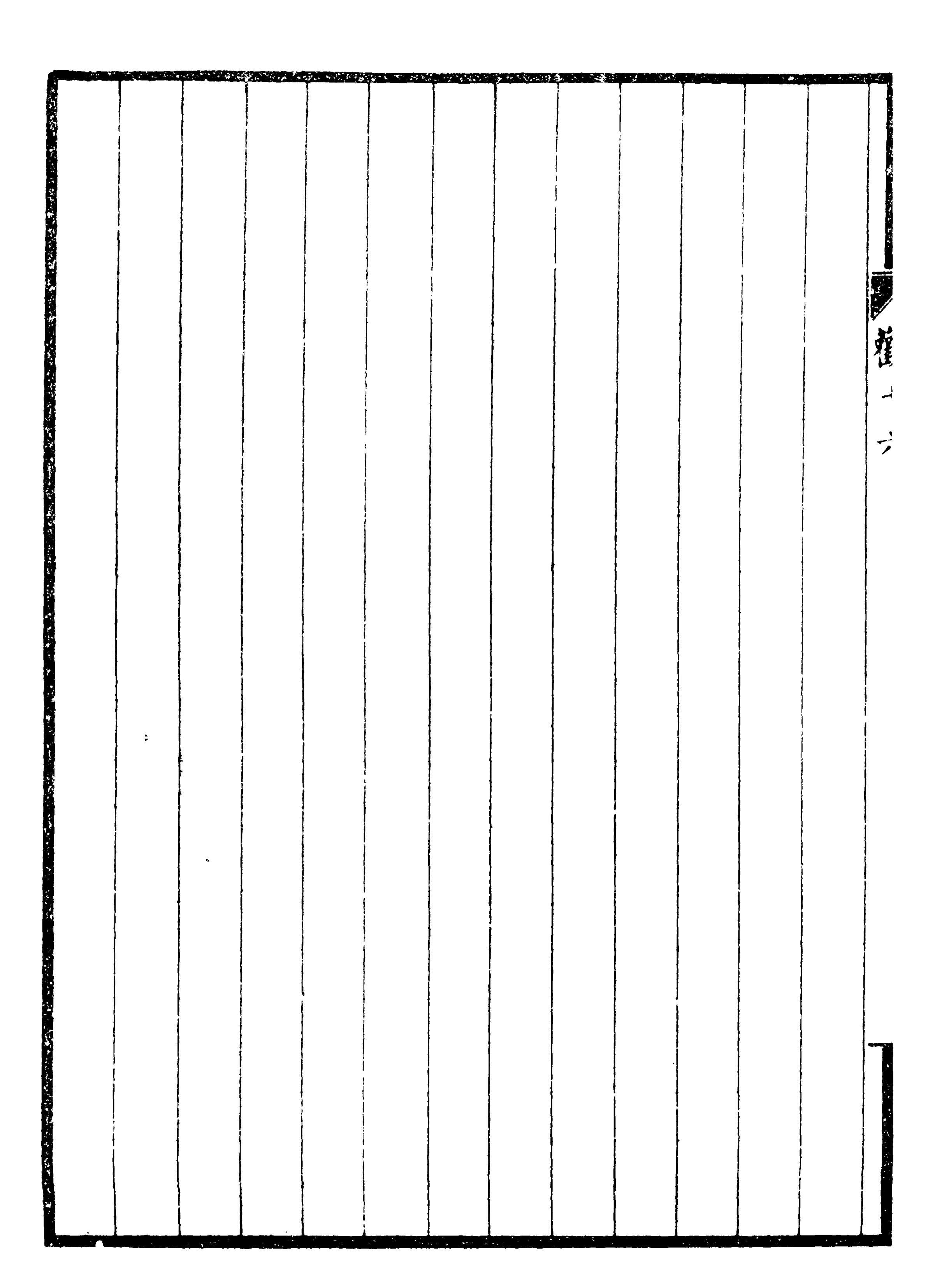
趙官

秘史續集一 謂宋主為趙官具名稱殊不可解余案趙官者趙擴之音譌乃直斥寧宗御名也金人輒直呼宋帝之名如呼欽宗為趙桓高宗為趙構并見紀載具呼寧宗亦然金史僕散揆傳云朕以趙擴背盟侵我疆埸又云趙擴闇之料已破膽又云如使趙擴奉表稱臣（中略）亦可罷兵內族宗浩傳云宋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書來是金人每謂寧宗為趙擴蒙古人亦以金人所呼者呼之耳

常仁卿

劉郁西使記記憲宗己未常德仁卿從皇弟旭烈西征事常德之名罕見紀載惟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十二有題常仁甫運使

西覲紀行五言律二首云九萬鵬摶翼孤忠駕使軺功名元有數風雪不知遥抵北蹢鰲極維南望斗杓胡生揺健筆且莫詫東遼（自注五代史有胡嶠陷虜記）三策條氏便逾年致節旄夢驚羊胛日險歷幻人刀碧盌堅昆異黄金甲第高白頭書卷裹留滯敢辭勞西覲記即謂西使記也



觀堂集林卷第十七

海甯　王　國維

流沙墜簡序

光緒戊申英人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新疆甘肅得漢晉木簡千餘以歸法國沙畹博士為之考釋越五年癸丑歲暮乃印行於倫敦未出版沙氏即以手校之本寄上虞羅叔言參事參事復與余重行考訂握槧踰月粗具條理乃畧考簡牘出土之地弁諸篇首以諗讀是書者案古簡所出厥地凡三一為敦煌迤北之長城二為羅布淖爾北之古城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託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敦煌所出皆兩漢之物出羅布淖爾北者其物大抵上自魏末訖於前涼其出和闐旁三地者都不過二十餘簡又皆無年代可考然其最古者猶當為

後漢遺物其近者亦當在隋唐之際也今畧考諸地古代之情狀而闕其不可知者世之君子以覽觀焉漢代簡牘出於敦煌之北其地當北緯四十度自東經（據英國國林威志經度）九十三度十分至九十五度二十分之間出土之地東西緜亘一度有餘斯氏以此為漢之長城其說是也案秦之長城西迄臨洮及漢武帝時匈奴渾邪王降漢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元狩二年）後又分置張掖敦煌郡（元鼎六年）始築令居以西列四郡據兩關焉此漢代築城事之見於史者不言其詭於何地也其見於後人紀載者則法顯佛國記云敦煌有塞東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晉書涼武昭王傳云玄盛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東西疑東北之訛）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案唐沙州圖經則沙州有古塞城古長城二址塞城周迴州境東在城東四十五里西在城西十五里南在州城南七里北在州城北五里古長城則在州北六十六

里東至階亭烽一百八十里入瓜州常樂縣界西至曲澤烽二百一十二里正西入磧接石城界云云李暠所修有東西南北四圍當即圖經之古塞城法顯所見僅有縱橫二圍其東西行者或即圖經之古長城而里數頗短蓋城在晉末當已頹廢而圖經所紀東西三百里者則窮其廢址者也此城遺址圖經謂在州北六十三里今木簡出土之地正直其所實唐沙州圖經所謂古長城也前漢時敦煌郡所置三都尉皆治其所都尉之下又各置候官由西而東則首玉門都尉下之大煎都候官玉門候官（皆在漢龍勒縣境）次則中部都尉所屬平望候官步廣候官（漢敦煌縣境）又東則宜禾都尉所屬各候官（漢效穀廣至二縣境以上說均見本書屯戍叢殘烽燧考釋中及附錄烽燧圖表）又東入酒泉郡則有酒泉西部都尉所治之西部障北部都尉所治之偃泉障又東北入張掖郡則有張掖都尉所治之遮虜障疑皆沿長城置之今日酒泉張掖以北長城遺址之有無雖不可知然以

當日之建置言之固宜如是也今斯氏所採得者敦煌迤北之長城當漢志敦煌龍勒二縣之北境尚未東及廣至界漢時簡牘即出於此實漢時屯戍之所又由中原通西域之孔道也長城之說既定玉門關之方位亦可由此決玉門一關漢志繫於敦煌郡龍勒縣下嗣是續漢書郡國志及括地志元和郡縣志兩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與地廣記以至近代官私著述亦皆謂漢之玉門關在今敦煌西北惟史記大宛列傳云太初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還至敦煌請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沙畹博士據此以為太初二年前之玉門關尚在敦煌之東其徙敦煌西北則為後日之事其說是也案漢志酒泉郡有玉門縣顏師古注引闞駰十三州志謂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余疑玉門一縣正當酒泉出敦煌之孔道太初以前之

玉門關當置於此關駰徙屯之說未必確也嗣後關城雖徙而縣名尚仍其故雖中更廢置訖於今日尚名玉門故古人有誤以玉門縣為玉門關者後晉高居誨使于闐記云至肅州後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高氏所謂玉門關實即自漢訖今之玉門縣也唐之玉門軍亦置於此而玉門關則移於瓜州境元和郡縣志云玉門關在瓜州晉昌縣西二里而以在壽昌縣西北者為玉門故關則唐之玉門關復徙而東矣漢時西徙之關則括地志始記其距龍勒之方向道里曰玉門關在縣漢之龍勒在唐為壽昌縣西北一百十八里史記大宛傳正義引舊唐書地理志元和志寰宇記輿地廣記均襲其文近秀水陶氏辛卯侍行記記漢玉門陽關道路謂自敦煌西北行六十里之大方盤城為漢玉門關故地又謂其西七十里有地名西湖有邊墻遺址及烽墩數十所斯氏亦於此發見關城二所一在東經九十四度以西之小鹽湖一在東經九十三度三十分相距二十餘分與大方盤城及西湖相去七十里之說相近然則當九十四度稍

西者殆即陶記之大方盤城當九十三度三十分者殆即陶氏所謂西湖耶沙畹博士疑九十四度稍西之廢址為大初以前之玉門關而在其西者乃其後徙處余謂太初以前玉門關當在酒泉郡玉門縣如在東經九十四度北緯四十度間則仍在敦煌西北與史記大宛傳文不合而太初以後之玉門關以括地志所記方位道里言之則在唐壽昌縣西北百一十八里今自敦煌西南行一百四十里有巴彥布喇汎陶氏以為唐壽昌縣故址自此西北百一十八里訖於故塞則適在東經九十四度北緯四十度之交則當九十四度稍西之廢址實為太初以後之玉門關而當九十三度三十分者當為玉門以西之他障塞蓋漢武伐大宛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又據沙州圖經則古長城遺址且西入磧中則玉門以西亦當為漢時屯戍之所未足據以為關城之證也故博士二說之中余取其一但其地為

漢志龍勒縣之玉門關而非史記大宛傳之玉門則可信也其西徙之年史書不紀今據斯氏所得木簡則有武帝大始三年玉門都尉護衆文書（屯戍叢殘第一葉）其時關城當已西徙於此上距太初二年不過十載是其西徙必在李廣利克大宛之後（太初四年）西起亭至鹽澤之時也又漢及新莽時玉門都尉所有版籍皆出於此可為漢志玉門關之鐵證不獨與古書所紀一一脗合而已至魏晉木簡殘紙則出於羅布淖爾涸澤北之古城稍西於東經九十度當北緯四十度三十一分之地光緒庚子俄人希亭始至此地頗獲古書後德人喀爾亨利及孔拉第二氏據其所得遺書定此城為古樓蘭之虛沙畹博士考證斯坦因博士所得遺物亦從其說余由斯氏所得簡牘及日本橘瑞超氏於此所得之西域長史李柏二書知此地決非古樓蘭其地當前涼之世實名海頭而漢書西域傳及魏畧西戎傳之居盧倉水經河

水注之龍城皆是地也何以知其非古樓蘭也曰斯氏所得簡牘中其中言樓蘭者凡三一曰帳下督薛明言謹案文書前至樓蘭□還守隄兵（本書屯戍叢殘第三葉）此為本地部將奉使至樓蘭後所上之文書蓋不待言其二曰八月廿八日樓蘭白疏惲惶恐白（本書簡牘遺文第四葉）其三曰樓蘭□白（同上）而細觀他書疏之例則或云十月四日具書焉耆元頓首（同上）或云敦煌具書畔毗再拜（同上第五葉）皆於姓名前著具書之地以此推之則所云樓蘭白疏惲惶恐白者必為自樓蘭所致之疏具書既自樓蘭來則所抵之地不得為樓蘭矣此遺物中之一確證也更求之地理上之證據亦正不乏水經河水注云河水東逕墨山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而東注河水又東逕於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云云案河水者今之寬車河或塔里木河泑澤與蒲昌海者今之羅布淖爾也則樓蘭一城當在塔里木河入羅布淖爾處之西北

亦即在淖爾西北隅此城則在淖爾東北隅此其不合者一也古樓蘭國自昭帝元鳳四年徙居羅布淖爾西南之鄯善後國號雖改而城名尚存後漢書班勇傳議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楊終傳亦言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魏畧言過龍堆到故樓蘭皆謂羅布淖爾西北之樓蘭城故東方人之呼淖爾也曰泑澤曰鹽澤曰蒲昌海而自西方來者則呼曰牢蘭海水經河水注引釋氏西域記南河自于闐於東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是也古牢樓同音士喪禮牢中鄭注牢讀為樓蓋自西方來必先經樓蘭城而後至羅布淖爾故名此淖爾曰牢蘭海（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作牢蘭海字之誤也）此又樓蘭在淖爾西北之一證此其不合二也故曰帝斯二氏所發見淖爾東北之古城決非古樓蘭也然則其名可得而言之歟曰由橘氏所得李柏二書觀之此地當前涼

之世實名海頭季書二紙其中所言之事同所署之月日同所遣之使者同實一書之二草稿可決其為此城中所書而非來自他處者也其一書曰今奉臺使來西月二日到此此字旁注海頭二字其二曰詔家見遣使來慰勞諸國月二日來到海頭或云此或云海頭則此地在前涼時固名海頭海頭之名諸史未見當以居蒲昌海東頭得名未必古有此稱也求古籍中與此城相當之地惟水經之龍城足當之水經河水注蒲昌海水積鄯善之西北龍城之東南龍城故姜賴之墟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盪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晨發西門莫達東門云云其言頗夸大難信然其所記龍城方位正與此城相合又據其所云姜賴之墟（鄯注此事本涼州異物志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五引異物志云姜賴之虛今稱龍城恒谿無道以感天廷上帝赫怒溢海蕩傾剛鹵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鹽累棋而生原注姜賴胡國名也）（鄯注綮括其事）可以知此城漢時之名焉案各史西域傳絕不聞有姜賴國惟漢魏時由玉門出蒲昌海孔道以達樓蘭龜茲中間有居

盧倉一地姜居稍盧皆一聲之轉準以地望亦無不合何以言之漢書西域傳烏孫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轉穀積居盧倉以討之孟康曰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大井之下流在白龍堆東而居盧倉則在井西其地望正與此城合魏略西戎傳（魏志烏丸傳注引）云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此都護井當即漢志之卑鞮侯井）迴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為西域中道案今敦煌塞外大沙磧古人或總稱之曰白龍堆（漢書地理志敦煌郡下云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西域傳云樓蘭當白龍堆孟康言卑鞮侯井在白龍堆東土山下是敦煌以西樓蘭以東之沙磧皆謂之白龍堆也）或總名之曰三隴沙（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二千里南北數百里有斷石曰三隴則似以三隴沙為沙磧總名也）而魏略之文殊為分曉其在東南者謂之曰三隴沙而在西北者則專有白龍堆之名今此城適在大沙磧之中間又當玉門樓蘭間之孔道與魏略之居盧倉地望正合

則具為漢之居廬倉無疑又觀魏畧水經注所紀蒲昌海北岸之地僅有二城具在西者二書均謂之樓蘭則具在東者舍居廬姜賴將奚屬矣然則此城之稱曰居廬曰姜賴乃漢時之舊名曰海頭則魏晉以後之新名而龍城則又西域人所呼之異名也水經注所紀出涼州異物志疑亦用釋氏西域記魏畧雖西門奧遠東門二語可知為西方人所記即今為異物志語恐亦本之西域賈胡也此地自魏晉以後為西域長史治所亦有數證橘氏所得李柏二書既明示此事斯氏於此所得簡牘中有書函之檢署曰因王督致西域長史張君坐前元言疏簡牘遺文第一葉又有出納簿書上署□西域長史文書事□中關□屯戍叢殘第十一葉一為抵長史之書一則著長史之屬則西域長史曾駐此地蓋無可疑此二簡皆無年月不能定其為魏晉及前涼之物然參伍考之則魏晉間已置西域長史於此不自前涼始矣案後漢書西域傳西域長史實屯柳中以行都護之事後漢之初亦放西京之制以都護統西域未幾而罷後班超以將兵長史平定西域遂為都護未幾復罷嗣是索班以行敦煌長史出屯伊吾索班沒後班勇建議遣西域長史屯樓蘭延光三年卒以勇為西域長史出屯柳中不復置都護自是長史遂

國行部兵事矣故漢書紀西域諸國道里以都護治所烏壘城為據而後漢書所紀則以長史所治柳中為據逮漢末中原多事不遑遠畧敦煌曠無太守且二十載（魏志倉慈傳）則柳中之屯與長史之官必廢於是時矣魏黃初元年始置涼州刺史（張既傳）幷以尹奉為敦煌太守（閻溫傳）三年鄯善龜茲于闐各遣使貢獻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文帝紀）以行敦煌長史張恭為之（閻溫傳）而西域長史之置不見於紀傳惟倉慈傳言慈太和中遷敦煌太守數年卒官西域諸胡聞慈死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史治下發哀長史二字語頗含混後漢以來西域除西域長史戊己校尉外別無他長史魏當仍之則長史二字必長史之訛也又據斯氏所得一簡云西域長史承移今初除月廿三日當上道從上邽至天水以簡中所記地名考之實為自魏至晉太康七年間之物（見屯戍叢殘考釋）恐西域長史一官自黃初以來即與戊己校尉同置惟其所治之地不遠

屯柳中而近據海頭蓋魏晉間中國威力已不如兩漢盛時故
近治海頭與邊郡相依倚此又時勢所必然者矣至前涼時西
域長史之官始見於史（晉書張駿傳）而魏書張駿傳則又稱為西域都
護傳言駿分敦煌晉昌高昌三郡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
護軍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晉書地理志亦引此文錯亂不可讀）案張駿
時西域有長史無都護都護二字必長史之誤或以其職掌相
同而互稱之（晉書劉曜載記曜使其大鴻臚田崧署張茂為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氐羌校尉涼王則西域大都護乃涼州牧兼官猶後此涼州牧之恒領西胡校尉也）斯氏於此
地所得一簡云今遣大侯究犁與牛詣營下受試（屯戍叢殘第三葉）稱長史
所居為營下又斯氏於尼雅北古城所得木簡有西域長史營
寫鴻臚書語（本書補遺）此又魏書張駿傳之三營其一當為西域長史
之證也此三營者戊己校尉屯高昌（晉書張駿書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禽之以其地為高昌郡）玉門
大護軍屯玉門而西域長史則屯海頭以成鼎足之勢則自魏
晉訖涼海頭為西域重地蓋不待言張氏以後呂光李暠及沮

渠蒙遜父子迭有其地後魏真君之際沮渠無諱兄弟南并鄯善北取高昌此城居二國之間猶當為一重鎮逮魏滅鄯善蠕蠕據高昌沮渠氏亡此城當由是荒廢作涼州異物志者乃有海水盪覆之說而酈氏注水經用之顧周隋以前磧道未閉往來西域者尚取道於此故酈氏猶能言其大畧然倘非布斯諸氏之探索殆不能知為古代西域之重地矣其餘木簡出於和闐所屬尼雅城北及馬咱託拉拔拉滑史德三地者其數頗少尼雅廢墟斯氏以為古之精絕國案今官書尼雅距和闐七百十里與漢書西域傳水經河水注所紀精絕去于闐道里數合而與所紀他國去于闐之方向道里皆不合則斯氏說是也後漢書西域傳言光武時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明帝永平四年）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為鄯善所并故范書無精絕國傳今尼雅所出木簡十餘隸書精妙似漢末人書跡必在永平

以後所署之人曰王曰大王曰且末夫人（蓋且末王女為精絶王夫人者）蓋後漢中葉以後且末精絶仍離鄯善而自立也考釋既竟爰序其出土之地並具關於史事之犖犖大者如右其戍役情狀與言制度名物者並具考釋中茲不贅云甲寅正月

流沙墜簡後序

余與羅叔言參事考釋流沙墜簡屬稿於癸丑歲杪及甲寅正月粗具梗概二月以後從事寫定始得讀斯坦因博士紀行之書乃知沙氏書中每簡首所加符號皆紀其出土之地其次自西而東自敦一敦二訖於敦三十四大抵具斯氏圖中思欲加入考釋中而寫定已過半矣乃為圖一表一列烽燧之次及其所出諸簡附於書後并舉其要如次前序考定漢簡出土之地僅舉漢長城及玉門關二事又考釋中所定候官烽燧次第全據簡文今據其所出之地知前由文字所考定者雖十得七八

今由各地所出之簡以定其地之名有可補正前考者若干事

一漢志效穀縣及魚澤障之故址也效穀故城自來無考大清一統志云效穀龍勒故城俱在沙州衛西西域圖志亦云今日敦煌縣西踰黨河舊城基址不一而足效穀龍勒諸城遺址疑於是乎在近宜都楊氏漢書地理志圖亦圖效穀於敦煌之西龍勒之東惟唐寫本沙州圖經載古效穀城在州（唐沙州即今敦煌縣）東北三十里是漢時效穀縣云云案漢志效穀縣本魚澤障（今本此上有師古曰二字然下引桑欽說確係班氏自注胡朏明已駁正之是也）今木簡中雖不見效穀縣然魚澤之名凡兩見其一云入西蒲書一吏馬行魚澤尉印十三日起詣府永平十八年正月十四日日下餔時揚威卒□□受□□卒趙□（卷二簿書類第六十一簡）此簡出於敦二十八其地在前漢為步廣候官在新莽及後漢為萬歲揚威燧簡中所謂府者謂敦煌太守或都尉府（前漢敦煌郡置宜禾中部玉門陽關四都尉後漢惟置敦煌都尉故魚澤障在前漢本屬宜禾都尉至後漢則屬敦煌都尉也）太守都尉皆治敦煌自魚澤詣敦煌之書

經過敦二十八而曰入西蒲書則魚澤必在敦二十八（即步廣）之東又一簡云宜禾郡（簡中都尉所治亦謂之郡）蓬第廣漢第一美稷第二昆侖第三魚澤第四宜禾第五（卷二烽燧類第六簡）此自東而西之次第（見考釋）他簡云萬歲揚威燧長許玄受宜禾臨介卒張均（同上第十簡）又云萬歲揚威燧長石伋受宜禾臨介卒趙時（同上第十一簡）此皆記受書簿錄而宜禾臨介卒之書傳至萬歲揚威燧則萬歲之東必為宜禾宜禾之東乃為魚澤今據斯氏圖則敦二十八一地（即前漢步廣後漢萬歲）已遠在敦煌東北如效穀縣即魚澤障當在敦煌東北百里餘則一統志諸說固非即沙州圖經以沙州東北三十里之古城為效穀城亦未為得也今據諸簡及漢志知中部都尉所轄障塞在漢敦煌縣境其東則效穀縣境其障塞為宜禾為魚澤又東則廣至縣境其障塞為昆侖為美稷為廣漢皆宜禾都尉所轄此敦煌以東諸地之可考者也二漢敦煌郡中部玉門二都尉及四候官之

治所也前考言敦煌中部都尉下二候官東為萬歲西為步廣今知莫宿步廣（燧類第二簡）與步廣燧（同上第八簡）兩簡均出於敦二十八而萬歲候造史（同上第一簡）一簡則出於敦二十七二地相距至近乃知步廣萬歲乃一候官之異名而萬歲候造史一簡中有間田二字乃王莽時物則改步廣候官為萬歲當屬王莽時事也至中部都尉下之第二候官實為平望據器物類第一及二十二兩簡則平望青堆燧即敦二十二乙平望朱爵燧即敦十九則敦二十二乙與敦十九之間自為平望轄境而敦二十二甲所出一簡有候官謹□亭等語（燧類第六簡）又簿書類第五十九簡亦出於敦二十二乙其文曰入西書二封其一中部司馬□平望候官官字前不能確定為何字後更審諦確係官字此二簡皆平望本有候官之證又中部司馬抵平望候官之書經過敦二十二乙而謂之入西書則候官治所自在敦二十二乙之西或即敦

二十二甲（斯氏書中有此名而圖中無此地）矣此中部都尉下二候官之可考者也至玉門都尉下二候官初疑玉門候官當與都尉同治然都尉治敦十四而其旁敦十五甲一地所出木簡頗多自係當時重地沙氏釋文第四百五十八簡（此簡沙氏書中未景印）亦出於此其文曰玉門候官則其地為玉門候官治所無疑至都尉所屬大煎都候官則據簿書類第六簡云敦煌玉門都尉子光丞□年謂大煎都候云云此都尉告候官之書出於敦六乙即凌胡燧則大煎都候官當治凌胡燧矣此玉門都尉下二候官之可考者也三各邊燧之次弟也顧由各邊燧所出之簡以定其地之名有當審慎者二異地致書自署地名一也記事之中偶涉他地二也惟器物之楬所署之地則以本地之物署本地之名更無疑義今以此求之則自東徂西首利漢燧為斯氏圖中敦三十四之地次萬歲顯武燧即敦二十六之地而萬歲揚威燧之即敦二十七

呑胡燧之即敦二十八（中部都尉治此）可由是決之矣次平望青堆燧即敦二十二乙之地次平望朱爵燧即敦十九之地次玉門即敦十四次玉門候官下所屬諸燧當谷即敦十三廣新即敦十二顯明即敦八又次則大煎都候官下屬諸燧凌胡燧即敦六乙厭胡燧即敦六丙（以下均據器物類諸簡所出地）而廣武之爲敦五步昌之爲敦六甲廣昌之爲敦六丁亦可由是決之矣由是沙漠中之廢址驟得而呼其名斷簡上之空名亦得而指其地較前此憑空文考定者依據灼然故已著其事於表復會其要最於編首覽者詳焉

甲寅三月

敦煌所出漢簡跋一

制詔酒泉太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發酒泉郡其假□如品司馬以下與將卒長吏將屯要害處屬太守察地刑依阻險堅辟壘遠候望毋（簡第一）

上閣陳却適者賜黃金十斤□□元年五月辛未下（簡第二）

右二簡書法相似又自其木理觀之乃一簡裂爲二者第二簡斤字之半尚在第一簡末可證也此宣帝神爵元年所賜酒泉太守制書獨斷云制書其文曰制詔三公刺史太守相又云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重封故漢人亦謂之璽書漢書武五子傳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陳遵傳宣帝賜陳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趙充國傳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下文目爲進兵璽書則璽書之首例云制詔某官此簡云制詔酒泉太守則賜酒泉太守書也案趙充國傳神爵元年先零羌反遣後將軍趙充國擊之宣帝紀在四月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屯兵在武威酒泉張掖萬騎以上皆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并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於是即拜武賢爲破羌將軍宣帝紀在六月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

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七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糧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云云後從充國計兵不果出約與此詔情事合但此詔下於五月辛未（二十一日）尚在武賢拜破羌將軍之前此時酒泉太守即係武賢又具時敦煌戍卒已至酒泉武賢奏言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可證也後從武賢大舉之議故敦煌戍卒二千人別以敦煌太守快領之此時太守未行故令司馬以下與將卒長史將屯要害處受酒泉太守節度也司馬與將卒長史皆統兵之官將卒長史即將兵長史古史吏二字通用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續漢書百官志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是邊郡有長史又稱將兵長史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四年五月丁未初置象郡將兵長史官班超傳建初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章帝紀稱為西域長史）班勇傳元初六年敦煌太

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蓋皆敦煌郡之將兵長史也後延光二年以班勇為西域長史自是訖於漢末常置此官以領西域各國如都護故事實則本敦煌郡史後乃獨立不屬敦煌然長史之名猶郡史之故號也此詔乃神爵元年物已有將卒長史後漢謂卒為兵故改稱將兵長史其實則一也云神爵元年五月辛未下者亦制詔舊式隸釋中常侍樊敏碑所載詔書末署延熹元年八月廿四日丁酉下魏下豫州刺史修老子廟詔末署黃初三年十月十五日□子下木簡有新莽詔末署始建國三年五月己丑下皆是也此詔本下酒泉太守其出於敦煌塞上者蓋由酒泉傳寫至此也

敦煌漢簡跋二

四月庚子丞吉下中〻二〻千郡太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

右簡亦詔書後行下之辭而失其前詔且語多譌闕蓋傳寫者

之失也以文例言之當云丞吉下中二千石中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史記三王世家太僕臣賀請三王所立國名制曰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當作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以此例之則此中字下之小二字當在千字之下而其下又脫石二二字也又丞吉二字間疑脫一相字考漢時行下詔書之例如高帝十二年二月詔則由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上所引元狩六年詔書則由御史大夫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孔廟置百石卒史碑載元嘉三年壬寅詔書則由司徒司空下魯相無極山碑載光和四年八月丁丑詔書則由尚書令下太常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此簡但云丞吉不著何官之丞漢代文書初無

是例則丞字下脫相字無疑也漢丞相名吉者惟有丙吉丙吉為相在神爵三年四月戊戌而卒於五鳳三年正月癸卯中間凡四年此四年中神爵四年五鳳元二年四月皆有庚子此簡即此三年中物也承書從事下當用者乃漢時公文常用語三王世家孔廟置百石卒史碑無極山碑并有此文猶後世所謂主者施行也

敦煌漢簡跋三

三月癸酉大煎都候嬰□下厭胡守士吏方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　令史偃　第一簡

□□丙寅大煎都守候丞□□□□□□□士吏異承從書事下當用如詔書令史尊　第二簡

右二簡亦詔書後行下之辭而脫其前簡者大煎都者玉門都尉所屬候官之名厭胡者燧名士吏者士史之或作漢碑士或作士士吏主兵之官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其餘所舉悉

漢官名則士吏亦漢官也漢書匈奴傳注引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古史吏二字通用士史即士吏也守士吏則攝行士吏事者令史者主書之官故署名於簡末此二簡令史之上均以筆作斜畫下簡亦然不知何義或如後世押字歟

敦煌漢簡跋四

二月庚午敦煌玉門都尉子光丞□年謂大煎都候寫移書到定部□言到日如律令

卒史山書佐遂巳

右簡乃玉門都尉下大煎都候官之書玉門都尉見漢書地理志都尉有丞秩六百石見百官公卿表言到日者猶史記三王世家及漢碑詔書後所謂書到言也漢時行下公文必令報受書之日或云書到言或云言到日其義一也律令者史記酷吏傳云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漢書朱博傳云三尺

律令是也漢時行下詔書或曰如詔書或曰如律令苟一事為律令所未具而以詔書定之者則曰如詔書如孔廟置百石卒史碑無極山碑及前二簡是也苟為律令所已定而但以詔書督促之者則曰如律令三王世家所載元狩六年詔書是也如者謂如詔令行事也如律令一語不獨詔書凡上告下之文皆得用之朱博傳博告姑蔑令丞永初討羌檄及此簡皆是其後民間契約道家符呪亦皆用之唐李匡乂資暇錄遂以律令為雷邊捷鬼不經甚矣卒史書佐亦主文書之官故列名於簡末

敦煌漢簡跋五

十一月壬子玉門都尉陽丞□敢言之謹寫移敢言之　掾安守屬賀書佐通成

右簡為玉門都尉言事之書敢言之者下白上之辭漢書王莽傳莽進號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論衡謝短篇郡言事二府稱敢言之孔廟置百石卒史碑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

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此簡不云叩頭死罪而但云敢言之蓋係都尉與敦煌太守之書而出於都尉治所者蓋具書之草稿也掾安守屬賀書佐通成皆主文書之官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碑表後署掾臣條屬臣淮書佐臣謀此簡末亦署掾屬書佐三人名與彼碑同漢書音義云正曰掾副曰屬守屬則攝行屬事者也

敦煌漢簡跋六

上闕尉融使吉部從事移

上闕吏主蹥故以 以上簡面

上闕從事□事令史□ 以上簡背

右簡蓋竇融所下書也案後漢書竇融傳融出為張掖屬國都尉酒泉太守梁統等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融居屬國行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此簡上半折去其下尚存尉融

使告部從事移八字案漢制都尉下無部從事此簡必出竇融其全文必云某月日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張掖屬國都尉融使告部從事云云而所告之部從事即融所置監察五郡之從事也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刺史下有部郡國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每郡各一人竇融領河西五郡與刺史體制畧同故亦置從事此所告之部從事蓋即部敦煌郡從事也凡漢時文書云告者皆上告下之辭若他都尉對刺史屬官非其所屬不得云告此為竇融書無疑

敦煌漢簡跋七

本始六年三月癸亥朔丁丑遣辛卯十五日　乙酉到官

右簡云本始六年案宣帝本始之號僅有四年無六年本始六年即地節二年據太初術推之則地節二年三月正得癸亥朔與此簡合考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元鼎元封六號皆六年而改

太初天漢大始征和四號皆四年而改昭帝始元元鳳二號亦六年而改疑宣帝本始之元初亦因昭帝之制六年而改後更用四年遞改之制遂以地節元年為三年而追減本始為四年否則敦煌距京師僅一月程不應改元二年後尚用本始舊號而月朔干支又恰與地節二年密合也是月癸亥朔則丁丑者月之十五日辛卯者月之二十九日（是月小盡）乙酉則二十三日丁丑逮辛卯蓋所定到官之程限乙酉到官則在限內矣

敦煌漢簡跋八

廣昌候史敦煌富貴里孫無惡未得二月盡五月積四月奉錢二千四百

案簡云積四月奉錢二千四百則月奉六百考候史秩在候長下據下簡候長秩百石則候史之秩當在百石以下漢律所謂斗食也續漢書百官志百石月奉十六斛斗食月奉十一斛凡受奉皆半錢半穀劉昭注引晉百官志載漢延平中制百石月

錢八百穀四斛八斗而漢書宣帝紀注引如淳曰律百石月奉六百二說不同如淳所引漢律不知何時制此簡乃前漢物而候史之秩不滿百石者月奉六百與延平中制為近矣

敦煌漢簡跋九

敦德步廣尉曲平望塞有秩候長敦德亭閒田東武里五士王參秩庶士 以上第一列

新始建國地皇上戊元年十月乙未起盡二年九月晦積三百六十日除月小五日定三百五十五以令二日當三日增勞百叄十叄日半日為五月二十叄日半日 以上第二列

右簡乃計資勞之書敦德者王莽所改敦煌郡名步廣尉即漢志之敦煌中部都尉志云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是也曲者部曲續漢志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漢制都尉秩視校尉其下有二候官蓋視軍候則候官即校尉下之曲矣平望者步廣尉所轄塞名有秩候長者候長之秩百石者也漢書

百官公卿表鄉有三老有秩嗇夫續漢志有鄉有秩秩百石李
翕西狹頌有衡官有秩此簡有有秩候長漢制計秩自百石始
不及百石者謂之斗食百石則稱有秩矣以上十三字乃官名
而敦德亭閒田東武里乃其縣里之名敦德亭即漢之敦煌縣
莽時縣以亭名三百六十九凡縣與郡同名者亦皆加亭字以
別之漢志於敦煌郡下注莽曰敦德於敦煌縣下亦注莽曰敦
德不曰敦德亭則奪亭字也閒田者莽傳云諸侯國閒田為黜
陟增減乃用王制語凡郡縣未封之地皆閒田也五士即漢之
士伍漢人有爵者稱爵如云公乘某五大夫某是無爵者稱士
伍如淮南厲王傳之士伍開章丙吉傳之士伍尊是漢時五伍
通用莽改漢制又喜顛倒反易其名故士伍為五士矣王參人
姓名秩庶士者百石之秩莽傳云更名秩百石為庶士是也年
號始建國地皇之下復云上戊者莽自謂以土德王故即位用

戊長日又以戊子代甲子為首故曰上戊莽傳稱地皇三十年其王光上戊之六年（莽作新歷六歲一改元王光者其所擬定之年號）宋韓縝家藏莽銅枓銘云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見避暑錄話）候鉦銘（見隸續）及濰縣陳氏藏常樂衛士上元士銅飯幘皆云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是也此簡乃計邊吏資勞之書云今二日當三日者即邊郡增勞之制疑漢制已如斯矣

敦煌漢簡跋十

建武十九年四月一日甲寅玉門障尉戍告候長晏到任

右簡乃玉門障尉令候長到官之檄案前漢時有玉門關都尉續漢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及關都尉惟邊郡往往置都尉此建武十九年事故玉門關但有障尉無都尉續志云邊縣有障塞尉又云諸邊障塞尉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蓋微官也後漢書西域傳及劉寬碑陰皆有玉門關候（此候官之候非候長候史之候）蓋永平復通

西域後以敦煌都尉下之一候官移駐於此此時則惟有障尉蓋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其設官亦儉於前後矣

敦煌漢簡跋十一

入西書二封 一封中部司馬□平望候官 一封中部司馬□陽關都尉府 十二月丙辰日下餔時受旂故卒張來日下餔時□

□燧長張□ 第一簡

入西蒲書二封 其一封文德大尹章詣大使五威將莫府 一封文德長史印詣大使五威將莫府 始建國元年十月辛未日食時關嗇夫受

□□卒趙彭 第二簡

入西蒲書一吏馬行 魚澤尉印十三日起詣府永平十八年正月十四日日中時楊威卒□□受□□卒趙仲 第三簡

右三簡皆記郵書之簿中部司馬者敦煌中部都尉屬官文德地名不見漢志據上簡文德有大尹有長史則為邊郡矣續漢志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他簡舉西北邊郡有文德酒泉張掖武威天水隴西西海北地八郡舉文德而無敦煌故沙畹氏釋彼簡文德為王莽所改敦煌郡之初名以此簡證之沙說是也此簡稱文德為始建國

元年事至地皇二年一簡則稱敦德與漢志合然則漢志所載
乃其再改之名也據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
二人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外及匈奴西域三年又遣大使
五威將王駿出西域此乃始建國元年事則大使五威將者乃
王奇等十二人之一其出匈奴者為王駿出西域者其人無可
考據上簡十月辛未文德大尹長史之書自塞上送五威將莫
府其時當已出塞矣魚澤尉亦障塞尉之類諸簡所云某官詣
某官者皆據封泥及檢署之文錄之中部司馬文德大尹章文
德長史印魚澤尉印諸字皆封泥上文而平望候官陽關都尉
府大使五威將莫府諸字則檢上所署之字也余曩作簡牘檢
署考據王莽傳哀章所作銅匱之檢及劉熙釋名謂古人封書
既用璽印故但須署受書之人不須自署官位姓名此數簡所
記足以證之又第三簡云十三日起詣府則并署發書之日矣

此種郵書皆自東向西之書故曰入西蒲書蒲者薄之或作也又諸簡皆記受書日時曰日下餔時曰日食時曰日中時又皆燧卒致之燧長或燧卒受之以次傳送至他燧可見漢時郵遞之制即寓於亭燧中而書到日時與吏卒姓名均有記錄可見當時郵書制度之精密矣

敦煌漢簡跋十二

宜禾郡𤏲第廣漢第一美稷第二昆侖第三魚澤第四宜木第五 第一簡

上缺望步廣燧 第二簡

大威關蓬 第三簡

右三簡所記凡七燧而或作𤏲或作燧或作蓬皆燧之別字也說文燧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从火逢聲又𨻐塞上亭守燧火者从𨸏遂聲則隧以其地言而燧以其物言其實一也然析言之則燧與隧又自不同史記司馬相如傳聞烽舉燧燔集解

引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䉛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漢書賈誼傳斥候望烽燧不得卧注引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懸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則火然舉之相告曰烽又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烟曰燧二說畧同則烽用火燧用烟夜宜用火晝宜用烟他簡云晝不見烟夜不見火是也乃張揖（文選諭巴蜀檄李善注引）張晏（漢書賈誼傳注）司馬貞（史記周本紀索隱）張守節（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皆以為烽主晝燧主夜顏師古獨於賈誼傳注破張晏之說曰晝則燔燧夜乃舉烽其識卓矣據木簡所記則舉烽燧之地或曰塢或曰燧而燧之名多至數十塢則僅上三簡所記而已以理度之則夜中之火視晝中之烟所及者遠蓋古者設塢必據高地又烽臺之高至五丈餘（太白陰經通典及木簡皆云）烽干之高亦至三丈（沙畹書第六百九十簡）二者合計得八丈有奇夜中火光自可及數十里若晝中之烟較不易辨故置燧之數宜密於

置烽此自然之理簡中諸燧以燧數及里數差之大率相去十里許而邊之相距自右簡觀之則昆侖在廣至縣境魚澤在效穀縣境宜禾在效穀西界與敦煌中部都尉之步廣候官相接則諸邊間相去頗遠矣以後世事證之則庾闡揚都賦注云烽火以置於高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五引）唐六典兵部職方郎中職云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而唐沙州圖經紀白亭烽與長亭烽相去四十里長亭烽與階亭烽相去五十里蓋塞外廣衍無林麓之蔽幕中乾燥無雺霧之虞則置烽自不必如內地三十里之密後世如此漢亦宜然然則簡中所記邊少而燧多雖邊燧本可互言而多少殆為事實矣宜禾郡者漢無此郡名殆指宜禾都尉轄境以太守都尉官秩略同故其所治亦謂之郡漢志敦煌郡廣至縣下宜禾都尉治昆侖障此出平帝元始時版籍其先當治魚澤故孝武時

有魚澤都尉漢志效穀縣下注引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在不意為魚澤尉唐沙州圖經引作魚澤都尉其後孟徙治宜禾故又稱宜禾都尉後徙治昆侖障仍用宜禾之號此簡中五燧其次自東而西廣漢美稷昆侖三燧皆在廣至縣境魚澤宜禾皆在效穀縣境漢志云效穀縣本魚澤障也宜禾一燧又在效穀之西西與敦煌之步廣候官接界詳見流沙墜簡後序然則此五燧綿亘廣至效穀二縣北界其地不下二三百里而僅有此五燧可見燧燧疏數之比矣步廣一燧則屬中部都尉又在宜禾之西至大威關燧一簡疑尚有關字當為玉門關之燧矣

敦煌漢簡跋十三

縣承塞亭各謹候北塞燧即舉表皆和盡南端亭以札署表到日時第一簡

七月乙丑日出二干時表一通至其夜食時苣火一通從東方來杜充見第二簡

右二簡皆記舉燧之事承塞亭者亭之最近塞者也漢敦煌北塞自西而東所有亭燧皆沿塞上置之此簡乃云承塞亭及南

端亭者蓋非塞上各亭燧而謂自塞上南至郡治之亭燧也漢制內地十里一亭其當孔道者即為傳烽之所矣表即說文所謂熢隧候表也然不云舉熢而云舉表者意漢時塞上告警熢燧之外尚有不然之熢晉灼漢書音義云烽如覆米䉛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但言舉而不言然蓋渾言之則烽表為一物析言之則然而舉之謂之烽不然而舉之謂之表夜則舉烽晝則舉表烽臺五丈上著烽干舉之足以代熢燧矣墨子號令篇之垂與雜守篇之烽實皆謂是物也號令篇云望見寇舉一垂（孫氏詒讓閒詁以垂為表字之譌是也）入境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亦如此雜守篇云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郭會舉四烽城會舉五烽夜以火如此數或云垂或云烽又別烽與火為二物明烽即表也表到表至者謂見表之時苣者炬之本字說文苣束葦燒也一通者古者傳烽以多少為識

如墨子號令雜守二篇所言皆以烽之多少示敵之遠近者也唐兵部烽式（白氏六帖引）則云寇賊不滿五百放燧一炬得蕃界事宜知欲南入放二炬蕃賊五百騎以上放三炬千人放四炬餘寇萬人亦四炬御覽引李衛公兵法語亦畧同此以烽之多少示敵之多寡者也惟李筌太白陰經及通典則云每晨及夜半安舉一火聞警因舉二火見烟塵舉三火見敵燒柴籠則又以一火為報平安之烽漢人舉烽不知用何法然沙氏書中別錄一簡釋文（原簡沙書未印）云六月丁巳丁亥第二百一十苣火一通從東方來所謂丁亥第二百一十者蓋謂自丁亥歲首至六月丁巳所見之烽數一百七八十日間而烽火之數至二百一十恐漢時每夜亦有報平安之烽如李杜二書所云也此簡出玉門大煎都候官所治凌胡燧苣火一通從東方來則來自玉門方面也

出粟一斗二升以食使莎車續相如上書良家子二人八月癸卯 下關第一簡

出粟五石二斗二升以食使車師□君卒八十七人 下關第二簡

右二簡均記稟給行客之事漢書功臣侯表承父侯續相如以使西域發外王子弟誅斬扶樂王首虜二千五百人侯千百五十戶大始三年五月封此事不見西域傳使莎車與斬扶樂殆一時事則此簡乃大始二年以前物也良家子二人乃相如所遣上書者時過塞下故出粟食之漢時稟食率日六升匈奴傳嚴尤諫王莽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則百日得六斛一日得六升故右一斗二升者二人一日食五石二斗二升者八十七人六日食也此二簡出玉門而往反南北道之使皆過此者案西域傳言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二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後書語亦畧同魏畧西戎傳言從玉門關入西

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婼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氐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經橫坑避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巳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至龜茲為新道北史西域傳所記二道其一當魏畧之新道其一當其中道而皆云出玉門隋書裴矩傳所言三道亦皆與魏畧同而不言所從出元和郡縣志則言陽關謂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車玉門謂之北道西趣車師前庭及疏勒綜上諸說覈之漢書記西域二道之所從出但渾言玉門陽關魏畧北史專言玉門元和志言南道出陽關北道出玉門今案漢時南北二道分岐不在玉門陽關而當自樓蘭故城始自此以南則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北則東趣車師前王庭或西趣都護治所皆隨

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故二道皆出玉門若陽關道路止於婼羌往鄯善者絕不取此故西域傳言婼羌僻在東南不當孔道漢書紀北道自車師前王庭始紀南道自鄯善始當得其實然則樓蘭以東實未分南北二道也右簡出玉門塞上而自南道涉車還者乃經其地益知南北二道之分岐不在玉門陽關而當自故樓蘭城始矣

羅布淖爾東北古城所出晉簡跋

西域長史承移今初除月廿三日當上道從上邽至天水

此簡乃西域長史新除移書舊長史或屬吏告以上道日期者承者長史之名此簡所出之地在羅布淖爾東北一古城其地在前涼時謂之海頭即魏晉西域長史治所也案後漢前涼皆置西域長史見於史傳至魏晉此官書闕無考惟魏志倉慈傳之長史余序此書時疑為長史之譌以此簡證之知魏晉間已

置西域長史矣簡中有天水郡名晉書地理志天水郡漢武置
孝明改為漢陽晉復為天水通典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
從其說然據陳壽書則漢魏之間早已復為天水魏志武文二
紀董卓賈詡龐悳諸傳雖稱漢陽然明帝紀曹真張既衛臻閻
温楊阜鄧艾諸傳蜀志諸葛亮姜維諸傳皆稱天水不稱漢陽
則天水郡之名恐不待晉時始復也上邽者天水屬縣而郡治
則在冀城簡所謂天水當指冀城言之晉志天水各縣以上邽
為首冀城次之爾時郡治當已移上邽故水經渭水注於冀縣
故城上邽縣故城下皆云故天水郡治也此簡時代必在天水
治冀城之時句在從上邽之後則上邽天水即為一地不得復
云從上邽至天水也而天水郡之徙治上邽其時代雖無可考
然晉志言秦始五年始分涼州置秦州治天水之冀城太康三
年罷七年復立徙治上邽晉時州郡大抵同治則天水郡之徙

治上邽當與秦州之徙治上邽同時此簡為太康七年以前之物亦可知也

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晉簡跋

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鄯善焉耆龜茲疏勒 第一簡

于寘王寫下詔書到 第二簡

右二簡文義相屬書跡亦同今定為一書之文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鄯善焉耆龜茲疏勒于寘王者析言之當云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鄯善王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親晉焉耆王以下放此故上十三字實此五王之公號也不一一言之者文例宜然也案中國假西域諸王以官號自後漢始後漢書西域傳光武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承制立莎車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十七年更賜以漢大將軍印綬順帝永建二年疏勒王臣

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與漢大都尉其子孫至靈帝時猶稱之案傳只言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其字上無與字洪下言疏勒王與漢大都尉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時疏勒外臣別有漢大都尉不得言與蓋與漢二字連讀與漢猶親漢也魏畧西戎傳魏賜車師後部王壹多雜守魏侍中大都尉受魏王印此西域諸王受中國官號之見於史者也考漢魏時本無大都尉一官求其原始實緣都護而起前漢時本以騎都尉都護西域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及甘延壽段會宗傳後遂畧稱西域都護新莽之後都護敗沒故竇融承制拜莎車王康為西域大都尉使暫統西域諸國蓋不欲假以都護之名又以西域諸國本各有左右都尉故謂之西域大都尉使其號若與西域都護騎都尉相埒云爾及莎車既衰而疏勒王稱與漢大都尉車師後部王又單稱大都尉皆不冠以西域二字其號稍殺此簡西域五國王並有此號以車師後部王稱號觀之蓋魏時已然矣奉晉大侯亦然以國王而受侯封故謂之大侯以別於西域諸國之左右侯亦如大都尉之稱所以別於諸

國之左右都尉也親晉某王者亦當時諸國王之美稱考漢時西域諸王但稱漢某國王漢書西域傳云西域最凡國五十自譯長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其印文雖無傳者然匈奴傳云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言章西域諸王雖君一國然其土地人民尚不如匈奴諸王則漢所賜印必云漢某某王章無疑也後漢之初莎車王號尚冠以漢字中葉以後乃有親漢之稱後漢書西域傳順帝永建元年班勇上八滑為後部親漢侯然猶是侯號而非王號惟建安中始封鮮卑沙末汗為親漢王魏晉以後封拜四裔皆襲此稱如魏志明帝紀大和三年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又倭人傳景初二年以倭女王卑彌呼為親魏倭王晉書王浚傳浚表封鮮卑別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瓮等皆為親晉王又段匹磾傳匹磾父務弗塵遣兵助東

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為親晉王遼西郡公傳世古印又有親晉羌王此簡中五王亦然其官號上冠以魏晉字者所以榮之異王號冠以親魏親晉字而不直云魏晉者所以示其非純臣也此此簡所舉五國西域長史所統殆盡於此案西域內屬諸國前漢末分至五十後漢并為十餘至魏時僅存六七魏畧言且末小宛精絶樓蘭皆并屬鄯善戎盧扜彌皮穴(漢書作皮山)皆并屬于闐尉犂危須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溫宿尉頭皆并屬龜茲楨中莎車竭石渠沙西夜依耐蒲犂億若榆令捐毒休脩(漢書作休循)皆并屬疏勒且彌單桓畢陸(漢書作卑陸)蒲陸(漢書作蒲類)烏貪諸國皆并屬車師則魏時西域內屬諸國惟存鄯善于闐焉耆龜茲疏勒車師六國而已此簡所舉又少車師一國蓋晉初車師後部當為鮮卑所役屬魏志鮮卑傳注引王沈魏書云鮮卑西部西接烏孫晉書武帝紀咸寧元年六月西域戊己校尉馬循討叛鮮

卑破之二年鮮卑阿多羅等寇邊西域戊己校尉馬循討之時鮮卑當據車師後部之地故能西接烏孫南侵戊己校尉治所矣右簡無車師王當由於此然則晉初長史所領者惟上五國此西域諸國之大勢得由右簡知之者也此簡所出之地當今尼雅城絕北在漢為精絕國地後書西域傳言明帝時精絕為鄯善所并但此地所出木簡具中稱謂有大王有王有夫人隸書精妙似後漢桓靈間書疑精絕一國漢末復離鄯善而獨立今此簡無精絕王而詔書乃到此者必自鄯善或于闐傳寫而來可見精絕至晉初又為他國所并此尼雅一地之沿革得從此簡知之者也右二簡所存不及三十字而足以裨益史事者如此然非知此二簡為一書亦不能有所啟發矣

尼雅古北城所出晉簡跋二

武威西平西郡張掖酒泉敦 下闕

右簡敦字下所闕者當是煌字共郡名六皆晉書地理志涼州刺史所部之郡據晉志則涼州所部尚有金城西海二郡此簡無之者若有金城當在武威之下西平之上因西平本分金城置故知不在敦煌下也晉書武帝紀泰始五年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陰平置秦州地理志同則金城於泰始五年後改隸秦州此簡無金城郡當為泰始五年以後物矣西海只有一縣此時或已并於張掖或在敦煌之下簡已折之處均未可知至諸郡次第晉志金城一西平二武威三此簡首武威者涼州刺史治所故也考漢獻帝時分涼州河西四郡置雍州刺史本治武威見魏志龐淯傳注引典畧後雍州兼有涼州地而徙于涼州舊治天水冀縣魏初復置涼州轄河西諸郡與漢獻帝初雍州疆域畧同其治所史無明文蓋亦治武威晉書武帝紀咸寧四年六月涼州刺史楊欣與虜若羅拔能戰於武威敗績死之五年四月虜帥樹機能攻陷涼州使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上

年戰於武威次年攻陷涼州涼州之陷即武威之陷也此諸郡首武威尤其一證厥後張軌為涼州治武威之姑臧訖於子孫世都其地苻堅涼州刺史梁熙亦治姑臧呂光入姑臧後始自領涼州刺史然則涼州治所自魏以後數百年未嘗易地矣以史志無文故備論之

羅布淖爾北所出前涼西域長史李柏書稿跋

尚書

臣柏言焉耆王龍 下闕

月十五日 下闕

右第一紙

五月七日□□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頓首頓首□□□□恆不去心今奉臺使來西月二日到此（旁注海頭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國中平安王使迴復羅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苻大往相聞通知消息書不悉意李柏頓首頓首

右弟二紙

五月七日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頓首□□闊久不相聞□懷思想不知親相念□□見

忘也詔家見遣□慰勞諸國月二日來到海頭不知王問邑邑天熱想王國大小平安王

使□遂俱共發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來知到未今□使符太往通消息書不盡意李柏

頓首頓首

右弟三紙

右三紙皆前涼西域長史李柏書稿柏為前涼張駿時人見晉書張駿傳第一紙僅存十三字以文例求之實柏所上張氏表稿也獨斷云表者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詣尚書通者也奏文則獨斷但言京師官公府送御史臺將軍校尉送謁者臺不言郡國奏式然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首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末云臣晨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樊毅復華下民租奏文例亦同皆詣尚書但皆無臣某言三字與表異耳今此紙第一行首有尚書二字則其前一二行必云某年月日西域長史臣柏頓首死罪上至尚書二字乃提行書史晨樊毅二碑皆然但既云上尚書復云臣柏言蓋表文非奏文矣知其為上張氏表者張駿雖一稱臣於趙又以事晉為名然西域長史乃其屬官不容自通於晉趙故所上者必駿或其子重華也駿初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後稱假涼王李柏表文乃云上尚書又自稱臣柏者晉書稱駿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二府官僚莫不稱臣蓋紀駿稱王以後事此表當亦上於駿稱王之後矣至後二紙則書中所署月日所言之事所遣之使一一相同而字句小異實一書之草稿其所致之人當即焉耆王書中云王使回復羅從北虜中北虜者匈奴

遺種後漢以來常在伊吾車師間晉時此地已為鮮卑所據謂之北虜者用漢時語也使回從北虜中蓋自敦煌直北取魏畧之所謂新道必北道諸國之使案此時北道諸國車師已亡惟有焉耆龜茲疏勒三國（見前晉所跋）而龜茲疏勒之使當取磧道（即魏畧之中道）不得從北虜中惟往焉耆者則或從北虜中經高昌而西或由磧道而北（即[illegible]所代即[illegible]之道）有二道可從故須明言回使所從之道則此二稿為致焉耆王書無疑時焉耆使者已回張氏之使又出故西域長史騰書以告之其作書時代亦畧與表文同時第一稿云今奉臺使來西第二稿云詔家見遣使來慰勞諸國皆張駿稱王後事晉書段匹磾傳邵泊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曰卿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是臺使謂天子使者也詔家亦晉時呼天子語苻堅載記堅時國有童謠曰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東城桓玄傳左右稱玄為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

詞命不以為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惟聞北虜以苻堅為苻詔耳今此書稱詔家又在苻堅以前詔家猶言大家官家矣知臺與詔家為稱張氏者當時江左使者尚不能徑至涼州何況塞外若云石氏之使即令道出駿地駿之臣子決不甘以臺使稱之則所謂臺與詔家實謂張駿而駿未假涼王以前亦不能有是稱也然則此一表二書皆作於張駿稱王以後案駿稱涼王事不見晉書本傳魏書雖紀是事亦無年月偽本十六國春秋系此事於咸康元年資治通鑑則繫之於永和元年偽本春秋其於繫年舛誤頗甚殊不足據通鑑記駿分置涼河沙三州後即記其稱涼王事與魏書合案駿之自署曰大都督大将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則駿之稱王實以置三州為張本自是以前駿自領涼州牧既分三州稱涼王乃以世子重華為涼州刺史晉書紀重華刺涼州在永和元年則駿之稱王亦在是年矣

然則通鑑繫年最有根據蓋本之崔鴻原書矣此三書既書於駿稱王以後則亦在永和元年後而駿之卒在永和二年則此三紙不在駿世則在重華之世固可斷也時焉耆王龍熙已降（在永和元年）故西域長史與之通書張氏之使得至西域此求之情勢而亦合者也然李柏為西域長史實不始於此時晉書稱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以減死論又云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禽之以地為高昌郡二事均無年月然駿永和元年所置沙州中有高昌郡則趙貞之滅當在永和之前然則柏一為長史於趙貞未定之前而尚任於張駿稱王之後蓋前此以減死論自當去官或以平趙貞與征焉耆之功再任矣參事者參軍事之畧後漢末孫堅始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後遂為官名然晉以後多畧稱參軍其稱參事者惟見於此書耳海頭之解見流沙墜簡序茲不贅

唐李慈藝授勳告身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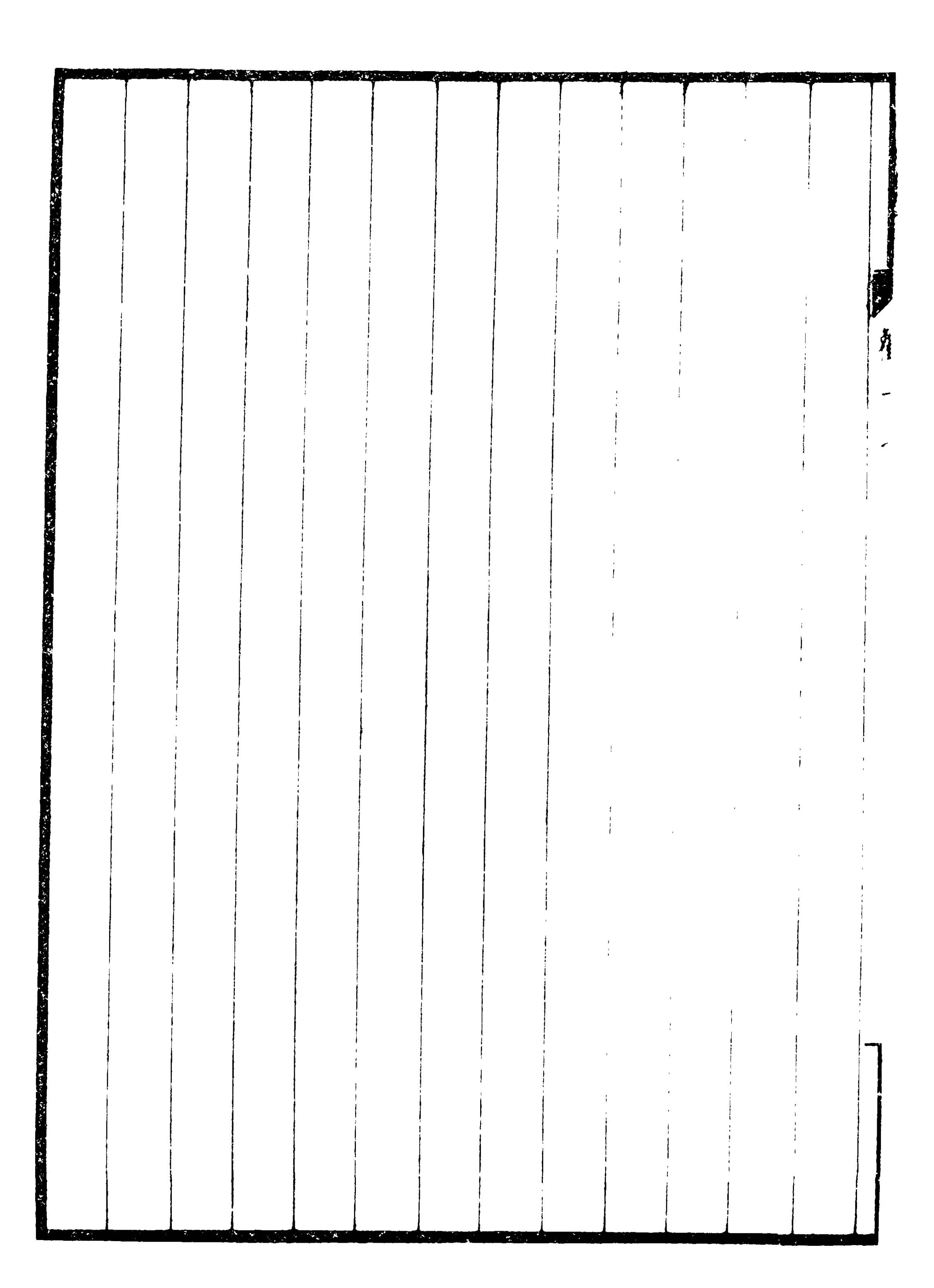
瀚海軍破河西陣白澗陣土山陣五里堠陣東胡祆陣等總六陣準開元三年三月二十
二日敕並於憑洛城與賊戰鬭先後殺功六陣比類府城及論賞等功人殺勳則令遞減
望各酬勳拾轉
白丁西州李慈藝 高昌縣
右可上護軍
黃門涇州梁大欽等十四人並戰若風馳捷如河決宜加朝獎俾峻戎班可依前件主者
施行
開元四年正月六日
兵部尚書東紫微令上柱國梁國公臣姚崇宣
銀青光祿大夫行紫微侍郎上柱國臣蘇頲奉
朝散大夫行紫微舍人上柱國王邱行
尚書司勳告身之印

右李慈藝授勳告身眞跡出新疆吐魯番附近慈藝西州高昌人出土之地乃其鄉里也今藏日本大谷伯光瑞家慈藝等皆北庭瀚海軍兵士故告身中但敘瀚海軍功舊唐書地理志瀚海軍開元中蓋嘉運置在北庭都護府內元和郡縣志則云瀚海軍在北庭都護府城中長安二年初置燭龍軍三年郭元振改為瀚海軍開元中蓋嘉運重加修築新書地理志同案舊書郭虔瓘傳虔瓘以開元初以北庭都護兼瀚海軍經畧使此告身開元四年所給已有瀚海軍則元和志新志說是舊志說非也河西白㵎諸地當在北庭左右然皆無可考憑洛城則見元和志及新志然庭州以西諸城次序及里數二書甚相違異據元和志則輪臺縣在庭州西四十二里沙鉢鎮在府西五十里俱六鎮在府西二百四十里憑落鎮在府西三百七十里清海軍在府西七百里新志則云自庭州西延城（西延二字疑衍）西六十里有

沙鉢守捉又有馮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輪臺縣又百五十里有張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烏宰守捉又渡白楊河七十里有清鎮軍城（即清海軍本鎮城後故漢為清鎮軍城）此中惟沙鉢馮洛兩守捉間不著里數餘數相加得六百十里而據元和志則庭州至清海軍七百里則沙鉢馮洛兩守捉間當得九十里又太平寰宇記輪臺縣東至州四百二十里今假使沙鉢馮洛二城相去九十里則唐志自庭州西至輪臺得四百一十里與寰宇記四百二十里之說亦甚相近然則憑洛城當在沙鉢守捉西九十餘里去庭州約百五六十里元和志諸鎮次第與憑落鎮在府西三百七十里之說實不可信也兩唐志羈縻州中之憑洛州新書突厥傳之馮洛水亦即此地又告身云比類府城及論臺等功人敍勳則令遞減者府城謂北庭都護府城論臺即輪臺新書開元二年突

厥默啜子同俄特勤闕北庭都護郭虔瓘擊斬之又侵輪臺虔瓘遣張守珪往援中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禽頡斤一人見虔瓘傳守珪傳此二處戰功最高故慈藝等功比類府城輪臺功遮滅也河西憑洛諸役係勳突厥餘寇郭虔瓘於北庭戰後請募關中兵萬人擊餘寇遂前功亦見本傳此告身中有涇州梁大欽等十四人即所募之關中兵也酬勳拾轉者六典司勳郎中職云十轉為上護軍故慈藝自白丁授上護軍也又兵部員外郎職注每陣酬勳自一轉至五轉各有差此以六陣酬勳十轉自非上賞故云遮滅也此紙出西州為慈藝鄉里蓋即慈藝所得告身而梁大欽等十四人則與之同甲受勳者故十三人姓名並不見告身中也涇州梁大欽姓名上冠以黄門二字者六朝後詔書及告身皆前言門下蓋門下省為出納王命之地故呼門下而告之開元元年改門下省侍中為黄門監故不曰門下而曰黄門至

五年復為門下省故王惲玉堂嘉話所載裴耀卿張九齡等告身仍云門下也唐人官告世猶有傳者至授勲告身則惟此一見而已



觀堂集林卷第十八

海甯　王　國維

商三句兵跋

商句兵三出直隸易州今歸上虞羅叔言參事其一銘曰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凡紀祖名八父名六兄名六三器之文蟬嫣相承蓋一時所鑄曩見吳縣吳愙齋中丞所藏一戈有乙癸丁三字不得其解以此三器例之蓋亦祖父之名矣所云大祖大父大兄皆謂祖父兄行之最長者大父即禮喪服經及爾雅釋親之世父古世大同字如世子稱大子世室稱大室則世父當稱大父非後世所謂王父

也其器出易州當為殷時北方侯國之器而其先君皆以日為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後駢列皆用殷制蓋商之文化時已沾溉北土矣嘗讀山海經紀王亥有易事恆以為無稽之說及讀殷人卜辭見有王亥王恆諸名乃知楚辭天問中該秉季德一節實紀殷之先祖王亥王恆及上甲微三世之事與山經竹書相表裏二書言王亥託於有易天問作有狄古者易狄同字有狄即有易蓋商自侯冥治河已徙居河北遠至易水左右逮盤庚遷殷又從先王故居則今易州有殷人遺器固不足怪往者嘉興沈乙庵先生語余箕子之封朝鮮事非絕無淵源頗疑商人於古營州之域夙有根據故周人因而封之及示以此器拓本先生又謂北史及隋書高麗傳之大兄或猶殷之遺語乎此說雖未能證實然讀史者不可無此達識也因附記之

北伯鼎跋

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於何所光緒庚寅直隸淶水縣張家窪又出北伯器數種余所見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㦰作寶尊彝北蓋古之邶國也自來說邶國者雖以為在殷之北然皆於朝歌左右求之今則殷之故虛得於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於易州則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於其北求之余謂邶即燕鄘即魯也邶之為燕可以北伯諸器出土之地證之邶既遠在殷北則鄘亦不當求諸殷之境內余謂鄘與奄聲相近書雒誥無若火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毋若火始庸庸左文十八年傳閻職史記齊太公世家說苑復恩篇均作庸職奄之為鄘猶燄閻之為庸矣奄地在魯左襄二十五年傳魯地有弇中漢初古文禮經出於魯淹中皆其證也邶鄘去殷雖稍遠然皆殷之故地大荒東經言王亥託于有易而泰山之下亦有相土之東都自殷未有天下時已入封域

又尚書疏及史記索隱皆引汲冢古文盤庚自奄遷于殷則奄又嘗為殷都故其後皆為大國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及成王克殷踐奄乃封康叔於衛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封召公子於燕而太師採詩之目尚仍其故名謂之邶鄘然皆有目無詩季札觀魯樂為之歌邶鄘衛時猶未分為三後人以衛詩獨多遂分隸之於邶鄘因於殷地求邶鄘二國斯失之矣

散氏盤跋

此盤銘中多國名地名前人有為之說者余以為非知此器出土之地則其中土地名無從臆說也顧此器出世已踰百年世絕無知其淵源者即近出之散伯敦矢王尊亦然嗣讀克鼎銘其中地名頗與此盤相涉如此盤云至于[illegible]莫𦿔井邑田又云至于井邑克鼎則云錫女井家[illegible]田于[]又云錫女井[illegible][illegible]人又云錫女井人奔于[illegible]知此盤出土之地距克鼎出土

之地必不遠而克鼎出較後器較鉅世當有知之者訪之十餘年莫能荅庚申冬日華陽王君文燾言頃聞之陝人言克鼎出處在寶雞縣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既為克之故虛則散氏故虛必距此不遠（呂與叔考古圖有散季敦云出於乾之永壽）因知散氏者即水經渭水注大散關大散嶺之散又銘中瀗水即渭水注中之扞水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岡即衙嶺山閒之高地也具諸地之總名銘中謂之㸑首目下文云用矢𢧢散氏邑乃即散用田㸑末結上文云正㸑矢舍散田是㸑乃諸地之大名具字向無確釋案吳縣潘氏所藏益公敦有𡵂字其文曰隹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𡵂寇益公至告一月𡵂寇至見獻帛云云余謂𡵂字從目㸑字從頁其意相同當是一字益公敦𡵂寇連言亦土地或種族之名與此盤之㸑當是一地𡵂即古文眉字篆文作睂從尸即𡵂之變化㸑亦眉之異文與𡵂同意古器眉壽

字多作𩰪𩰪𩰪等形𦥑即古豊字之省與眉聲陰陽對轉𩰪字即以之為聲然則𡘋𩰪亦同字𡘋者象形字𩰪者形聲字也古眉微二字又通用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古文眉為微春秋左氏傳莊廿八年築郿公穀二傳作築微由是觀之𡘋𡘋當即周初之微人周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立政夷微盧烝向不知微所在殆即此盤之𡘋及益公敦之𡘋寇也其種族一部早移居於渭水之北故漢右扶風有郿縣詩大雅申伯信邁王餞于郿則宗周時已有此地蓋因此族得名然其本國固在南山當作此盤時已為夨散諸國所役屬矣又據此盤所紀地理觀之則夨在散東井在夨散二國閒而少居其北夨分井地與散而克亦得井田此時亦已無井國矣此器地理本無可考今由克鼎出土之地推考之如此其餘諸小地當盡在數十里閒古今異名寧從蓋闕矣

克鐘克鼎跋

觀克鐘克鼎出土之地并克鼎中錫土之事克之疆域蓋遠矣克器出於寶雞縣南之渭水南岸殆克之所都其地南鄰散氏蓋古之井地也然其他邑又遠在渭北北至涇水殆盡有豳國故地鼎銘云錫女田于𨻰原此即公劉所瞻之溥原也鐘銘云王親命克遹涇東至于京師豳在涇側自豳至京師自應循涇水而下則涇水之旁當有克都而其他都乃在渭南詩稱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克之封地乃與古公劉同矣

鑄公簠跋

簠云鑄公作孟妊車母媵簠孟妊蓋鑄公之女故為之作媵器然則鑄妊姓之國也樂記武王克殷封黃帝之後於祝鄭注云祝或為鑄呂氏春秋愼大覽亦云封皇帝之後於鑄古鑄祝同字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任居

其一鑄為任姓其為黃帝後之祝信矣古祝音又與州同春秋左氏及公羊傳之州吁穀梁傳作祝吁說文解字喌从吅从州聲讀若祝是鑄公即祝公亦即州公矣春秋桓五年州公如曹左氏傳作淳于公蓋州故都淳于後淳于入於杞州乃西遷左氏傳襄二十三年臧宣叔取于鑄杜注鑄國今濟北蛇邱縣續漢書郡國志濟北國蛇邱縣有鑄鄉城蓋其後遷之地此器出於齊東或猶是都淳于時所鑄歟淳于在今山東青州府安邱縣境光緒初青州出鑄子叔黑頤所作鼎簠諸器是亦鑄州為一之證矣

夜雨楚公鐘跋

夜雨楚公鐘宋趙德父金石錄及王復齋鐘鼎款識冊已著錄乙卯冬見於滬肆為上虞羅參事所得作鐘者為楚公逆瑞安孫仲頌比部以為即史記楚世家之熊咢咢本从屰二字形聲皆相近其說不可易矣此器趙氏金石錄謂出鄂州嘉魚縣復齋款識引石公弼云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武昌嘉魚南

境相接蓋出二縣間矣案楚世家言熊繹居丹陽至文王熊貲始都郢中間無遷都事惟言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乃立其長子毋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熊渠卒子熊摯紅立後六世至熊咢今熊咢之器出於武昌者武昌即鄂蓋熊渠之卒熊摯紅(即中子紅)雖嗣父位仍居所封之鄂不居丹陽越六世至熊咢猶居於此故有其遺器楚之中葉曾居武昌於史無聞惟賴是器所出地知之耳

郘鐘跋

郘鐘銘郘[illegible]曰余畢公之孫郘伯之子前人多釋郘為莒然郘鐘十二枚均出山西榮河縣漢后土祠旁河岸中非莒器明甚余謂郘即春秋左氏傳晉呂甥之呂也呂甥一云瑕呂飴甥一云陰飴甥瑕呂陰皆晉邑呂甥既亡地為魏氏所有此郘伯

邵隊皆魏氏也史記魏世家晉文公命魏武子治於魏生悼子悼子徙治霍生魏絳司馬貞索隱引世本居篇亦云魏武子治魏悼子徙霍魏於漢為河東郡河北縣霍於後漢為河東永安縣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永安縣下注引博物記曰有呂鄉呂甥邑也元和郡縣志河東道晉州霍邑縣下云呂坂在縣東南十里有呂鄉晉大夫呂甥之邑也唐武德中置呂州取名於此是霍與呂相距至近悼子徙霍或治於呂故遂以呂為氏魏錡稱呂錡錡子魏相亦稱呂相亦稱呂宣子皆其證也世本王侯大夫篇奪悼子一代史記亦不載悼子之名余謂呂錡即悼子服杜注左氏以錡為魏犨子杜氏又以絳為錡子史記則云武子生悼子悼子生絳二說正同雖武子之子尚有魏顆然錡於鄢陵之役射楚王中目退而戰死尤與悼之謚合也魏氏出於畢公此器云畢公之孫邵伯之子其為呂錡後人所作彰彰明

矣𩔗呂在永安(即今霍州)此器出滎河者蓋春秋時魏氏采地實奄有河東之半自河北(春秋前魏國故地)以北永安以南安邑以西西訖於河皆魏地也故魏壽餘僞以魏入秦而魏顆亦敗秦師於輔氏今滎河爲漢之汾陰縣地介永安與河北之間魏氏之器出於此固其所也銘中畢公舊釋戴公或釋翼公然其字作𤰈與畢仲敦之畢㩗伯敦之畢正同其从廾者殷虛卜辭畢字或从又作[illegible](殷虛書契前編卷五第十四葉)从廾與从又同意說文糞棄二字皆从廾知畢可作𢍏矣以人地二名互證則郘爲呂錡之呂無疑

今滎河縣古蓋有呂名呂氏春秋淮南均言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高誘二書注均謂呂梁在彭城呂縣酈氏水經注又以離石之呂梁當之胡氏禹貢錐指則曰呂梁即禹貢之梁山龍門之南山也尸子呂氏春秋淮南皆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爲夏陽之梁山無疑案夏陽梁山正與今滎

河縣隔河相望蓋魏氏初治霍州之呂故稱呂氏後徙汾陰仍號汾陰為呂如晉遷新田仍號為絳也汾陰夏陽閒本古河津因謂之呂梁其地適有梁山於是梁山亦蒙呂梁之名矣

邾公鐘跋

此鐘舊藏吳縣潘氏後歸端忠敏今藏烏程張氏其銘曰陸⿱𩫏蚰之孫邾公鈙羿其吉金自作禾鐘⿱𩫏蚰字自來無釋余謂此字从蚰𩫏聲（𩫏古墉字）以聲類求之當是螽字陸螽即陸終也大戴禮帝繫篇陸終娶於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曹姓者邾氏也史記楚世家語同其說蓋出於世本此邾器而云陸⿱𩫏蚰之孫其為陸終無疑也殷虛卜辭有𩫏字从𩫏聲余因此器螽作⿱𩫏蚰因釋為融字古韻東冬二部之分合久無定論今冬部之螽融乃幷以東部之𩫏為聲可為古韻學家添一有力之證據也

遹敦跋

此敦稱穆王者三余謂即周昭王之子穆王滿也何以生稱穆王曰周初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號而非謚也殷人卜辭中有文祖丁（即文丁）武祖乙（即武乙）康祖丁（即庚丁）周書亦稱天乙為成湯則文武成康之為美名古矣詩稱率見昭考率時昭考書稱乃穆考文王彝器有周康卲宮周康穆宮則昭穆之為美名亦古矣此美名者死稱之生亦稱之書酒誥首王若曰釋文云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衞賈以為戒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案馬所云俗儒謂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是酒誥首句三家今文并衞賈馬古文皆作成王若曰又顧命越翌日乙丑王崩釋文云馬本

作成王崩漢書律歷志白虎通崩薨篇引顧命皆同史記魯世家周公曰吾成王之叔父又云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是成王乃生時之稱此敦生稱穆王即其比矣內府藏獻侯鼎尊其銘曰惟成王大□在宗周王賚獻侯鼎貝用作丁侯寶尊彝是為生稱成王之證矣考古圖所錄𢦏敦曰穆公入右𢦏博古圖所錄敔敦曰武公入右敔此皆生而稱穆公武公是周初天子諸侯爵上或冠以美名如唐宋諸帝之有尊號矣然則謚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諸王以後乎

庚嬴卣跋

歸安吳氏藏卣銘曰王格于庚𡩜宮舊釋庚羆余謂此字从貝从𣎆當是嬴字假為女姓之嬴上虞羅氏藏一鼎銘云𢍰氏作寶鼎字亦从貝惟筍伯大父盨有嬴字芮君盉有嬴字則徑作嬴春秋左氏宣八年經夫人嬴氏薨葬我小君敬嬴公穀嬴並

作熊觀於鼎卣二器可知嬴熊相混之故矣

齊國差𦉜跋

𦉜銘云國差立事歲咸丁亥日照許印林瀚跋此器以為古人用干支紀歲實始於此余謂非也齊器多兼紀歲月日如子禾子釜云□□立事歲禝月丙午陳猷釜云陳猷立事歲㕚月戊寅此器云國差立事歲咸丁亥文例正同但咸下奪一月字耳前二器當讀厶厶立事歲為句厶月為句丙午戊寅為句此器亦然云國差立事歲者紀其年也古人多以事紀年如南宮方鼎云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克鼎云王命克舍命于成周遹正八𠂤之年皆是咸者其月也禝月㕚月咸月蓋月陽月陰之異名齊人之語不必與爾雅同也丁亥者其日也古人鑄器多用丁亥諸鐘銘皆其證也然則自漢以前實無用干支紀歲之事許說失之至阮文達據甲午簋謂秦始以干支紀年則誤

以政和禮器爲秦器孫仲容已糾正之矣癸亥季夏

攻吳王大差鑑跋

銘云攻吳王大差羼其吉金自作御監人見有吳王大差字以爲吳王夫差之器也是說也余甚疑之以是器出山西不得爲吳物故釁以攻吳爲工虞當是官名王大差則人名也頃閱匳中所蓄金文拓本有丹徒劉氏所藏一鐘銘曰唯正月丁亥工獻王皮𪓐之子諸減自作□鐘云云又讀西清續鑑亦有工獻王皮𪓐之子諸瀊鐘凡十有一皆出臨江囷思吳獻同音工獻亦即攻吳皆句吳之異文古音工攻在東部句在侯部二部之字陰陽對轉故句吳亦讀攻吳皮𪓐無考以聲類求之當即史記吳泰伯世家之頗高乃吳子壽夢之曾祖史記載頗高子句卑與晉獻公同時則皮𪓐王吳當在春秋之初葉矣至吳獻亙用亦與古器邾鼄互用不礙其爲一國然則此器之攻吳王大

差或即吳王夫差矣此器形制鉅麗為春秋時諸器之冠非夫差之侈不易辦此其出於晉地者或黃池之會所遺棄歟甲子五月

王子嬰次盧跋

新鄭所出銅器數百事皆無文字獨有一器長方而挫角者有銘七字曰王子嬰次之□盧余謂嬰次即嬰齊乃楚令尹子重之遺器也說文貝部賏頸飾也从二貝又女部嬰頸飾也从女賏其連也是賏嬰一字案男子頸無飾賏蓋專施於女子故字亦从女作嬰此器又省作嬰从一貝與从二貝意無以異也又次齊古同聲故齊聲之字亦从次聲徵之說文則餈饝同字𪗋齍同字粢穧同字經典資斧亦作齊斧牆茨亦作牆薺采茨亦作采齊粢盛亦作齍盛蠐螬亦作蠀螬又齊威王之名史記六國表田敬仲完世家魯仲連傳並作因齊戰國策作嬰齊而傳

世陳侯因資敦陳侯因資戈幷作因資資亦齎之異文也則晏次二字即嬰齊無疑古人以嬰齊名者不止一人獨楚令尹子重為莊王弟故春秋書公子嬰齊自楚人言之則為王子嬰齊矣子重之器何以出於新鄭蓋鄢陵之役楚師宵遁故遺是器於鄭地此器品質制作與同時所出他器不類亦其一證然則新鄭之墓當葬於魯成十六年鄢陵戰役後乃成公以下之墳墓矣

盧說文云飯器也又云凵盧飯器以柳為之盧者凵盧之畧也字亦作筥說文云筥箱也又云箱飯筥也受五升秦謂筥為箱又作篆方言云篆南楚謂之筲趙魏之郊謂之笿篆笿篆即凵盧合言之又謂之筥笿籚士昏禮注云笲蓋如今之筥笿籚矣余謂筥篆盧籚本是一字隸釋所錄魏三字石經春秋筥之古文作篆篆隸二體作筥篆者籚字之譌畧上虞羅氏藏鄘侯敦

鄦侯亦即筥侯又藏䦨上□□戈䦨上亦即閭上足證筥盧之為一字矣詩采蘋傳方曰筐圓曰筥今世所傳古簠簋皆長方形惟四隅則簠方而簋圓而簠亦有匡名定邸藏叔家父簠其銘曰叔家父作中姬匡海豐吳氏藏史允簠其銘曰史允作旅匡尹氏銘曰尹氏貯□作旅匡此三器余皆未得見然諸家著錄皆謂之簠則形之類簠可知類簋者謂之匡則類簋者自當為筥此器形下歛上侈似簠而四角橢則似簋其四旁有耳而下無跗又與簠簋均異不知定邸及吳氏之匡其形制如何疑亦類此而銳其角者要之筐筥二字本不从竹故不必以竹為之又筐方筥圓亦如簠方簋圓皆以其角言之非正方正圓之器也

秦公敦跋

右秦公敦出甘肅秦州今藏合肥張氏器蓋完具銘辭分刻器

蓋語相銜接與編鐘之銘分刻數鐘者同爲敦中所僅見其辭亦與劉原父所藏秦盄龢鐘大半相同蓋一時所鑄字迹雅近石鼓文金文中與石鼓相似者惟虢季子白槃及此敦耳虢槃出今鳳翔府郿縣禮邨乃西虢之物班書地理志所謂西虢在雍者也此敦雖出甘肅然其敘秦之先世曰十有二公亦與秦盄龢鐘同雖年代之說歐趙以下人各不同要必在德公徙雍以後雍與西虢壤土相接其西去陳倉亦不甚遠故其文字體勢與寶槃獵碣血脉相通無足異也此敦器蓋又各有秦漢間鑿字一行器云卤元器一斗七升八奉敦蓋云卤一斗七升太半升蓋卤者漢隴西縣名即史記秦本紀之西垂及西犬邱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廟皆在西垂此敦之作雖在徙雍以後然實以奉西垂陵廟直至秦漢猶爲西縣官物乃鑿款於其上猶齊國差𦉜上有大官十斗一鈞三斤刻款亦秦漢間尚爲用器之

證也故此敦文字之近石鼓得以其作於徙雍以後解之其出於秦州得以其為西垂陵廟器解之（漢西縣故址在今秦州東南百廿里）癸亥八月

秦新郪虎符跋

新郪虎符文四行錯金書云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雖無會符行殹羅叔言參事得其影本臨以寄余其文甲作甲兵作兵在作才與秦陽陵符同凡作只與散氏盤同敢作𢽟也作殹與詛楚文同餘字皆同小篆余謂此秦符也新郪本魏地魏策蘇秦說魏王大王之國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至安釐王時尚為魏有史記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四十一年）秦拔我郪丘應劭以為即新郪然郪丘秦本紀作邢丘六國表作廩丘秦本紀言是年攻魏取邢丘懷邢丘與懷二地相接自當以邢丘為長其後公子無忌說魏王云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是彼時葉陽

昆陽屬秦舞陽屬魏新鄭在舞陽之東其中間又隔以楚之陳邑時楚正都陳秦不能越魏楚地而東取新鄭明矣至昭王五十四年楚徙鉅陽始皇五年又徙壽春新鄭入秦當在此前後然則此符當為秦幷天下前二三十年間物也

秦陽陵虎符跋

陽陵銅虎符藏上虞羅氏長漢建初尺四寸許左右二符膠固為一金錯篆書文各十二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實秦虎符也案漢書景帝紀葬陽陵地理志左馮翊陽陵縣故弋陽景帝更名或據此以為漢景武以後之物然與漢符不合者有五一史記及漢書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今傳世漢虎符其文皆云與某郡守（或大守）為虎符與此符文絕不同又陽陵乃縣名非郡國名無與為虎符之理此與漢制不合者一也漢符之數應劭云銅虎符第一至第五今傳

世漢符肋下皆有某郡左幾某國右幾字皆記數字此符無之與漢制不合者二也漢符傳世者其文刻於脊上合之而後可讀如周官傳别之制此符左右文同皆在脊左右如周官質劑之制此其不合者三也史記正義引崔豹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今古今注無此條今傳世漢符皆係銀錯此符獨用金錯此其不合者四也此符字畫頗肥而所錯之金極薄幾與以泥金書者相等若漢世金錯器如莽幣一刀平五千之一刀二字則字細而金厚他器如安昌車飾等亦然此其不合者五也若云秦符則有四證焉漢志陽陵雖云景帝所置然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有陽陵侯傅寬列傳亦同索隱云陽陵楚漢春秋作陰陵然濰縣郭氏有陽陵邑丞封泥邑丞者侯國之丞足證傅寬所封為陽陵而非陰陵是高帝時已有陽陵其因秦故名蓋無可疑此一證也此符字數左右各十二字共二十四字皆為六之倍數

案史記秦始皇本記稱數以六為紀故秦一代刻石有韻之文皆用六之倍數此符亦同此二證也文字謹嚴寬博骨勁肉豐與泰山琅琊臺刻石大小雖異而體勢正同非漢人所能彷彿此三證也若云秦符則具左右二符合併之故亦可得而言焉

案秦漢虎符右常在內左常在外不相合并秦始皇本紀及高祖本紀皆云秦王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蓋子嬰於降漢之時斂左符而并獻之秦璽入漢既為傳國之寶此符雖不復用亦必藏之故府為國重器合置既久中生鏽澀遂不可開否則右符既不常在外左符亦無入京師之理二符無自膠固矣此四證也或又謂此符長短與始皇本紀所云符法冠皆六寸者不合然六寸之符謂竹使符漢竹使符亦長六寸同於秦制若虎符則發兵之事貴於慎密短則易藏而難見故長僅四寸許此又求之事理而可通者也

李斯書存於今者僅泰山十字耳瑯邪臺刻石則破碎不復成字即以拓本言泰山刻石亦僅存二十九字瑯邪臺雖有八十五字而漫漶過半此符乃秦重器必相斯所書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晰謹嚴渾厚徑不過數分而有尋丈之勢當為秦書之冠惜係錯金為之不能拓墨耳

此符甲字作甲从古文甲在字作十亦猶用古文不用小篆而會稽刻石數動甲兵之甲嶧山刻石維初在昔之在皆與今小篆同殆兩刻皆在同一文字之後此符之作尚在其前也

行文平闕之式古金文中無有也惟瑯邪臺殘石則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等字皆頂格書此為平闕之始此符左右各十二字分為二行皇帝二字適在第二行首可知平闕之制自秦以來然矣

古代文字極難作偽如嶧山刻石文雖不見於史記然一讀其

文可決其為嬴氏物也此符雖寥寥十二言然如右在皇帝四字豈漢以後人所能作耶

記新莽四虎符

傳世新莽虎符四濰縣陳氏藏一符脊文曰新與河平□□連率為虎符胷文曰河平郡左二吳縣吳氏藏二符其一脊文曰新與壓戎□□連率為虎符胷文曰壓戎郡右二其二曰新與敦德庸和連率為虎符胷文曰敦德郡左二吳縣蔣氏藏一符脊文曰新與武亭氵□氵□連率為虎符胷文僅武亭二字可辨皆錯金書與秦符同脊文半在他符故有不可辨之字河平符河平半字下為彐阜二半字案漢書地理志平原郡莽曰河平又具屬羽縣莽曰羽貞則彐阜乃羽貞二字之半也隴西郡莽曰厭戎又具屬西縣莽曰西次壓戎符脊文戎字下存亩直二半字似西道二字之半此郡屬縣多以道名疑莽之西次亦名西

道也敦煌郡莽曰敦德具屬廣至縣莽曰廣桓吳氏第二符脊文廣字下从木旁則當是桓之半字也惟武亭一郡不見漢志漢志載莽郡之以亭名者有治亭（東郡）有同亭（牂牁郡）而東郡屬清縣下莽曰清治今武亭符脊文亭下二字皆从水旁疑清治二字之半而武亭亦即治亭之初名王莽之篡成於東郡翟義之平則名此郡為武亭固其宜也此諸符脊文但云河平郡壓戎郡敦德郡武亭郡而脊文言河平羽貞連率壓戎西道連率敦德廣桓連率武亭清治連率於郡下復綴一縣者蓋莽以古之連率所統非一國故於郡下復舉一縣使若統二郡者實則仍領一郡而已王莽傳稱翼平連率田況夙夜連率韓博翼平故北海壽光縣夙夜故東萊不夜縣均非莽郡疑其本名當云北海翼平連率東萊夙夜連率（漢志北海東萊不著莽所改名蓋均仍其故）而史畧之也因跋此四符遂并著之

隋銅虎符跋

兵符之制古者皆右在內而左在外又左右之數各同三代不可考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鄭注契券要也右為尊契以右為尊符節可知尊者在內卑者在外亦可知也秦虎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蓋用古制漢則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師古曰與郡守為符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則右內左外與秦制同顏注又引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此藏於內者也文選潘元茂册魏公九錫文云授君金虎符第一至第五此頒於外者是內外之數同也今傳世漢以後諸符如漢魏郡太守虎符（嘉定瞿氏藏）東萊太守虎符（濰縣陳氏藏）玄菟太守虎符（海豐吳氏藏）漁陽太守虎符（吳縣吳氏藏）長沙太守虎符（同上）及王莽壓戎敦德二符脅文皆云左二漢常山太守虎符（濰縣陳氏藏）則云左三晉上黨太守二符一云右二一云左二是

左右數同之證也（左右各五）隋兵符亦然吳縣蔣氏藏隋虎符八吳氏藏隋符二又有一符不知藏誰氏共十一枚其中右符六曰右禦衛相原四曰右禦衛永昌二曰右禦衛美政五曰右翊衛天井一曰右翊衛石橋二左符五曰右禦衛安昌四曰右武衛白松二曰右屯衛溫陽一曰右屯衛清湖四曰左屯衛赤城五左右孰內孰外雖不可考然左右二符各有第四第五則左右之數亦當相等如秦漢以來制也兵符之制至唐始大變大唐六典載銅魚符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不獨左內右外左右之數亦各不同宋符兼用古制與唐制二者玉海（八十二）載康定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言參酌古制定銅符形制上刻篆文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飾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頭四左符一右旁為四竅令可契合又以篆文相向側刻十千字為號右符留京

師樞密院左符降付諸處慶歷元年罷然則宋符右內左外與秦漢同而內五外一則用唐制自來兵符之制度即此可覩矣

偽周二龜符跋

吳縣吳愙齋中丞藏龜符二一曰太和門外左龍武軍二曰鷹揚衛左紫輝第四二符皆贋也案長安志云大明宮東面第一門曰太和門又曰太和門外從東第一曰左羽林軍第二曰左龍武軍第三曰左神策軍與此符合然此符作龜形當為武后時物而龍武軍置於元宗時舊唐書職官志云初太宗選飛騎之尤驍健者別署百騎以為胡衛之用天后初加置千騎中宗加置萬騎分為左右營置使以領之開元二十七年改為左右龍武軍新書兵志則云及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唐會要七十一載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析左右羽林軍置龍武軍以左右萬騎隸焉注云或出開元二十七年三月廿七日此

龜符為武后時物時尚無左龍武軍之名又考唐六典成於開元二十四年而北軍只有左右羽林一軍無龍武軍杜甫曲江對雨詩龍武新軍深駐輦是詩作於至德之初而軍成於開元之末相距十六七載故曰新軍若偽周時已有龍武軍則不得云新矣此龜符蓋放九仙門外右神策軍魚符而作者而不知武后時無龍武軍也又鷹揚衛左紫輝第四一符乃左符六典言兵符王畿之内左三右一鷹揚衛近在皇城左符不得有四亦係偽作中丞博雅精鑒乃於此二符失之甚矣考古之不易也

元銅虎符跋

上虞羅氏藏銅牌一上端文隱起作虎首首下有孔以便繫佩孔下蒙古字一行兩面同余謂此即元史之虎符也元之虎符俗云虎頭牌汪元量水雲集湖州歌云文武官僚乡二品還鄉

盡帶虎頭牌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云虎頭兒金牌腰
內懸則當時本謂之牌不謂之符雅言謂之虎符名雖古制則
非矣往讀元史竊怪元人受虎符之賜者極多乃無一傳世者
今見此牌并憶汪關詩詞語可以知當時金銀諸符之制矣

匈奴相邦印跋

匈奴相邦玉印藏皖中黃氏其形制文字均類先秦古鉨當是
戰國訖秦漢間之物考六國執政者均稱相邦秦有相邦呂不
韋(見戈文)魏有相邦建信侯(見劍文)今觀此印知匈奴亦然矣史家作相
國者蓋避漢高帝諱改史記大將軍票騎列傳屢言獲匈奴相
國都尉等而匈奴列傳記匈奴官制但著左右賢王以下二十
四長而不舉其目又言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十長裨
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漢書相下無封字)相封即相邦古邦封二字
形聲並相近易邦為封亦避高帝諱耳惟匈奴傳之相封謂左

右賢王以下所置相匈奴諸王各有分地大略如漢之諸侯王其相亦當如漢之諸侯相此匈奴相邦則單于自置之相略如漢之丞相矣匈奴遺物傳世者惟漢所賜之匈奴官印其形制文字自當與漢印同此印年代較古又為匈奴所自造而制度文字並同先秦可見匈奴與中國言語雖殊尚未自制文字即有文字亦當在冒頓老上以後非初葉之事矣

漢王保卿買地券跋

漢王保卿買地券近出洛陽其券云從河南河南街郵部男子袁叔威買睪門亭部什三陌西袁田三畝睪即皋之別字案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云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睪門稅駕西周又水經注瀍水云河南縣北有潛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即舊亭之處也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又穀水注云穀水東至千金堨東合舊瀆舊瀆又東晉惠帝

造石梁於水上瀆口高三丈謂之睪門橋潘岳西征賦曰秣馬睪門即此處也據此劵則漢時已有臯門亭其橋亦當是漢時舊迹酈注稱橋西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而西征賦作於元康二年已有睪門且石刻云改治石巷則非惠帝始築明矣其地據酈注之說當在今洛陽城之東北金墉城之西金谷園故址之南此劵出土必於是間矣甲子重陽日記

宋一貫背合同銅印跋

上虞羅氏藏一貫背合同銅印此南宋會子印也金人鈔幣亦有合同印金史食貨志言先是嘗行三合同交鈔至泰和二年止行於民間今傳世金大鈔銅板闌外有中都合同南京合同平涼府合同三印又太倉徐氏藏貞祐五貫銅板闌外有京兆府合同平涼府合同二印其印皆附於版上此云壹貫背合同

不著地名而著貫數與金制不同案宋史輿服志載行在都茶場會子庫每界給印二十五國用印三鈕各以三省戶房國用司會子印為文檢察印五鈕各以提領會子庫檢察印為文庫印五鈕各以會子庫印造會子印為文合同印十二鈕一貫文二鈕各以會子庫一貫文合同為文五百文二百文準此此云壹貫背合同亦著貫數乃宋制也宋志所云一貫文合同蓋印於會子面者與金鈔板所附合同印同此云背合同必印於會子之背明洪武一貫寶鈔背有印造寶鈔局印及一貫印當仍金元舊制以此推之則宋之會子紙背亦當有印又金之地名合同印皆與鈔板聯合者所以省重印之勞此印單行為印於紙背者無疑矣因宋志失記故詳著之

書宣和博古圖後

蔡絛鐵圍山叢談載其所作古器說云太上皇帝即位憲章古

始及大觀初乃倣李公麟之考古圖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為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獨政和間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象凡所知名罔間鉅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後又剏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閣咸以古玉璽印諸鼎彝法書圖畫咸在云云案此說記徽宗一朝最為詳盡然亦有夸誕失實處如謂宣和博古圖之名取諸宣和殿又謂其書成於大觀之初而不在宣和之末其實不然翟耆年籀史謂政和癸巳秋獲兕敦於長安而博古圖中已著錄是敦又趙氏金石錄謂重和甲戌安州孝感縣民耕地得方鼎三圓鼎二甗一謂之安州六器而此圖中已著錄其四具二舊失其名諒亦必在圖中又趙氏謂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

民於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鐘十枚尤奇而此圖已著錄具五則此書之成自當在宣和五年之後不得在大觀初而圖中所載古器僅五百餘則政和六千餘器宣和萬餘器之說亦不足信或蔡氏并古玉璽印石刻書畫之數計之然第如此圖所錄已爲古今大觀矣至此圖中各器物靖康之亂已悉爲金人輦之而北然其十之一二尚見於張掄紹興內府評中蓋金人不甚重視古器而宋之君臣方懸重值購之故汴京內府及故家遺物往往萃於榷場如劉原父舊藏張仲簠劉炎於榷場得之畢良史亦得古器十五種於盱眙榷場上之祕府具中八種亦博古圖中物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云紹興十五年以畢良史知盱眙軍案三朝北盟會編謂良史以買賣書畫古器得幸於思陵則良史之知盱眙當由高宗使之訪求榷場古器耳此事前人未悟故並著之

齊魯封泥集存序

自宋人始為金石之學歐趙黃洪各據古代遺文以證經考史咸有創獲然塗術雖啟而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於是三古遺物應世而出金石之出於邱隴窟穴者既數十倍於往昔此外如洹陰之甲骨燕齊之陶器西域之簡牘巴蜀齊魯之封泥皆出於近數十年間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該之矣之數者具數量之多年代之古與金石同其足以考經證史亦與金石同皆古人所不及見也癸丑之歲上虞羅叔言參事既印行敦煌古佚書及所藏洹陰甲骨文字復以所藏古封泥拓本足補濰縣陳氏海豐吳氏封泥考畧之闕者甚多因屬國維就考畧所無者據漢書表志為之編次得四百餘種付諸精印以行於世竊謂封泥與古璽印相表裏而官印之種類則較古璽印為尤夥具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為用至大姑就此編所

錄舉其犖犖大者以官制言之則漢諸侯王官屬與漢朝無異也漢書諸侯王表謂藩國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百官公卿表謂諸侯王羣大夫都官如漢朝賈誼書亦謂天子之於諸侯臣同御同宮牆門衛同初疑其為充類之說非盡實錄乃此編所載齊國屬官除丞相御史大夫外則大匠當漢之將作大匠長秋當漢之大長秋下至九卿所屬令丞如大祝祠祀園寢諸官為奉常之屬郎中為郎中令之屬中廄丞為太僕之屬內官丞為宗正之屬大倉大官樂府居室謁者御府官者諸官為少府之屬武庫丞為中尉之屬食官為詹事之屬鍾官為水衡之屬屬官既備長史可知始知賈生等齊之篇孟堅同制之說信而有徵此其關於官制者一也若夫扶風列表司馬續志成書較後頗有闕遺此篇所錄則漢朝官如雒陽宮丞宮司空私官丞中私官丞（漢書張安世傳雖有私官然百官表有私府無私官）王侯屬官如齊武士丞齊昌守丞齊中右

馬齊中左馬齊司空長齊司宮丞齊左工丞菑川郎丞載國大行郡縣屬官如水丞平丞陶丞餘官如司空祠官橘監發弩兵府治府皆班表馬志所未載餘如挏馬五丞中之有農丞樂府之有鍾官（此樂府鑄鍾鎛之官非水衡掌鑄錢之鍾官也）鍾官之有火丞班表亦僅列官府之目未詳分職之名此關於官制者二也至於考證地理所裨尤多以建置言之則此編中郡守封泥有臨菑濟北二郡太守封泥有河間即墨二郡都尉封泥有城陽一郡皆漢志所無案漢書高帝紀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二縣立子肥為齊王史記齊悼惠世家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則漢初及全齊之時有臨淄城陽濟北三郡也楚元王世家取趙之河間郡立趙王遂弟辟彊為河間王是趙國有河間郡也且濟北建國自興居國除之後安都侯未封之前中為漢郡者十一年城陽則共王徙淮南

後中為漢郡者四年皆在孝景改郡守為大守郡尉為都尉之前則濟北城陽守尉二印固所宜有也惟臨菑守一印則齊國既建之後當稱內史國除之後又當稱齊郡太守此印云臨菑守必在高帝初葉悼惠未封之時且臨菑二字猶當為秦郡之名也夫始皇既滅六國所置諸郡無即以其國名之者東郡不云衛郡頴川不云韓郡邯鄲不云趙郡何獨臨淄乃稱齊郡然則漢之初郡必襲秦名則班固以齊郡為秦郡而不云故秦臨淄郡者非也河間即墨二大守封泥皆孝景中二年以後物即墨乃膠東國屬縣而河間膠東二國自孝景以至孝平未有絕世光武中興乃幷河間於信都以膠東封賈復然則此二郡大守之印當在亡新之後建武之初與封泥考畧之膠東大守膠西大守二印均足補漢志之闕者也此外縣邑封泥如盧邱丞梧里丞稷丞等前後二志均無此縣此關於地理之建置者一

也漢表稱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大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此
編中邑丞封泥二十有八除琅邪爲魯元公主所食邑外餘皆
列侯食邑惟載國大行一封泥乃稱國耳此關於地理之稱號
者二也又縣邑之名往往岐誤如齊悼惠王子罷軍所封侯國
史漢均作管今封泥有管侯相印管屬濟南時爲齊縣王子所
封當在境内則管侯乃菅侯之譌也齊哀王舅駟鈞所封國史
記孝文紀作清郭漢書文帝紀作靖郭史表作清都漢表作鄔
徐廣注史表又云一作梟今封泥有請郭邑丞請郭丞則知前
五名皆請郭之譌也華毋害所封國史表作絳陽漢表作終陵
今有絳陵邑丞封泥則史記陽字誤漢書終字誤也祕彭祖之
國史漢二表並作戴索隱音再今有載國大行封泥則音不誤
而字誤也餘如臨淄之爲臨菑劇之爲勮萊蕪之爲來無不其
之爲茀具臨轅之爲臨袁均字有通假形有增損非有實物孰

能知之此關於地理者三也至於二書違異無所適從如漢表汶夷侯周舍史表汶作郊郁根侯驕史表郁根作郁狼今封泥有郊侯邑丞及郁狼鄉印左傳隱元年注亦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與此封泥字異音同則史是而漢非也濟南著縣前後二志均為著字韋昭讀為著龜之著師古非之然後魏濟南尚有著縣今封泥又有著丞之印則韋是而顏非也東萊掖縣二志皆從手旁齊策兩云夜邑今封泥有夜丞之印及夜印則齊策是也古地名有歷字者字均作磿如秦策及史記春申君列傳之濮磿史記侯表之磿侯樂毅列傳之磿室今本皆轉譌作磨今封泥有磿城丞印足證上三磿字皆磿之譌此關於地理者四也凡此數端皆足以存一代之故發千載之覆決聚訟之疑正沿襲之誤其於史學裨補非鮮若夫書跡之妙冶鑄之精千里之潤施及藝苑則又此書之餘事而無待贅言者也

至封泥之由來與其運用詳余簡牘檢署考其出土源流則參事序中詳之並不贅云

書齊魯封泥集存後

齊魯封泥集存中有清河大守河間大守即墨大守三印文字精絕自其形制觀之當為漢初之物與中葉後印絕不同余前序此書以攷郡守為太守在景帝中二年七月漢書景帝紀及百官公卿表具有明文而河間國封有孝景前二年四月膠東國治即墨封於孝景中二年三月自是訖於王莽之篡未嘗為漢郡是前漢不得有此二郡大守故定為光武初年之物然細觀之其形制文字終不類東京又考之後漢之初亦無置即墨郡之理即墨在前漢為膠東國都至王莽廢膠東國為郡改為郁秩以其屬縣之郁秩(莽曰郁秩亭)為名則莽時郁秩郡當治郁秩而不治即墨光武但復膠東之名而郡治仍之故建武十三年封

貫復為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梃胡觀陽六縣以郁秩為首至肅宗時復孫敏有罪國除更封復小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食一縣以膠東與即墨為二縣膠東前無此縣蓋即郁秩此又後漢之膠東不治即墨而治郁秩之一證也故光武初年決無置即墨郡之理而景帝中二年後迄於孝平膠東國又未嘗為漢郡則此印非漢初之物而何蓋即墨自戰國時已為重地與臨淄並故張儀說齊王曰臨淄即墨非王之有田肯說漢高帝亦曰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田市之王膠東實都即墨及高帝以膠東等郡立子肥為齊王文帝分齊別郡置膠東國亦仍其故治而中間膠東郡之稱或為即墨猶留川郡之或稱劇郡東海郡之或稱郯郡淮陽郡之或稱陳郡各以所治之縣名之也故即墨為漢初之郡殆無可疑漢書高五王傳謂齊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此印猶當為悼惠王所鑄也河

間大守清河大守二印形制相同亦可因此而決其為漢初之物至大守之稱戰國時已有之亦非自景帝中二年始墨子號令篇云操大守之節而使者又云勇士父母親戚妻子之舍必近大守又云望氣者舍必近大守凡言大守者三趙策請以三萬户之都封大守千户封縣令史記趙世家亦引其文則戰國時已有大守矣即云墨子號令諸篇多秦漢間制度或係漢時墨者所作戰國策之文亦有後人增益然上所述地理沿革上之證據既明白如彼則轉可由此封泥而證漢初郡守已名大守至景帝中二年更名郡守為大守不過以七國既平大啟郡縣其時領郡之官或稱郡守或稱大守故整齊畫一之耳同時又改郡尉為都尉都尉之稱漢初亦有之均非至是創作也

此編又有齊昌守丞封泥殆亦齊悼惠王時物案漢志無昌郡則不得有守丞惟琅邪郡有昌縣又千乘郡博昌縣下注引應

劭曰昌水出東萊昌陽皆在齊地此當與即墨郡皆為悼惠王所置此昌守丞上冠以齊字尤明示此事實矣

南越黄腸木刻字䟦

甲寅乙卯間粵東南海人治地得南越文王故冢有大木數十章皆長丈餘方尺餘每章刻甫一甫二以至甫幾十此木有甫十八三字葢其第十八枚余謂此椁木也古椁用木為之檀弓曰天子柏椁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是也漢時謂之黄腸漢書霍光傳賜梓宫便房黄腸題湊如淳引漢儀注曰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楩椁黄腸題湊是黄腸題湊最在外也水經湘水注引郭頒世語魏黄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墓中木可作廟材其巨可知南越墓中皆巨材可見當時制度皆如此黄腸之為木固矣然後世或兼以石為之周禮方相氏鄭注云天子之

槨柏黄腸為裏而表以石焉鄭君之注蓋以漢制説周禮其所用之石亦謂之黄腸余曩見溧陽端氏藏一石上刻三十三字曰第九百二十五廣三尺厚尺五寸長三尺九寸二分熹平元年十月吏黄腸掾王條主按此種墓石古代已有出土者水經濟水注漢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浚儀渠）謂之石門石銘曰建寧四年十一月黄腸石也而主吏姓名磨滅不可復識云云實則酈氏所見石門乃後世發漢建寧舊墓石為之酈氏誤以治石之年為作門之年不悟水門之銘不得稱黄腸石也然則黄腸本用木後代以石端氏藏石所云吏黄腸者吏者代也其所云第九百二十五者即此木之所記甫一甫二以至於甫幾十也又曩見陽嘉元年一石云第卅二熹平三年一石云第四百四十三皆與此同而此前於諸石者又數百年可以見漢代文化南北畧同矣

觀堂集林卷第十九　史林十一

海甯　王國維

王復齋鐘鼎款識中晉前尺跋

古尺存於今者惟曲阜孔氏之後漢建初尺濰縣某氏之新莽始建國銅尺耳上虞羅氏藏古銅尺一牙尺一並與建初尺長短略等然無銘識以制度觀之實漢物也又有元延銅尺不知藏誰氏較建初尺弱二分許其銘識乃仿元延銷為之蓋非真物蜀尺則上虞羅氏舊藏章武弩機其望山上有金錯小尺與建初尺長短略同（此弩機後為端忠敏公索去載於陶齋吉金錄圖中失摹其尺殊可惜也）又藏魏正始弩機亦有尺度較建初尺微長殆即隋書律歷志所謂杜夔尺也晉尺未有傳者世所謂晉前尺拓本皆出於王復齋鐘鼎款識國朝諸大家如沈果堂程易疇阮文達等皆以是為真晉尺也然其銘詞

則曰周尺漢志鎦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凡一十九字與隋志所載晉前尺銘不合隋志祖冲之所傳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泉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凡八十二字且此尺苟為荀勗所制尤無自稱晉前尺之理故羅叔言參事疑為宋人倣造余考之宋史律歷志知即宋高若訥所造隋志十五種尺之一也宋志謂若訥用漢貨泉度尺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一周尺與漢志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中銅尺晉前尺同云云與此尺銘辭只差三字則此尺為若訥所造甚明易疇先生乃謂以莽布校之豪髮不爽遂定為眞晉前尺不知若訥此尺正用莽布所造則自無不合之理以易疇之聰明而尚為所欺殊不可解然復齋款識已收此拓本則南宋人已以此為眞晉尺此亦猶政和禮器南渡後即以為劉宋器也然則晉前尺世間久無此物亦無拓本雖可以建初始建國二尺及錢布弩機等

推校之亦僅能得其近似若訥所造復齋所收亦所謂得其近
似者遽以是為眞晉尺則大誤矣

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

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唐尺六乃彼國天平勝寶八年（當唐至德二載）孝謙
天皇之母后獻於東大寺者凡紅牙撥鏤尺二綠牙撥鏤尺二
白牙尺二曾影印於東瀛珠光中余從沈乙庵先生借摹以今
工部營造尺度之綠牙尺乙長九寸五分五釐紅牙尺乙長九
寸四分八釐白牙尺二均長九寸三分紅牙尺甲與綠牙尺甲
均長九寸二分六釐其最長者與余所製開元錢尺略同其刻
鏤傅色工麗絕倫大唐六典中尚署令注每年二月二日進鏤
牙尺此云紅牙撥鏤尺綠牙撥鏤尺並唐舊名其制作之工亦
非有唐盛時不辦我國素無唐尺此當為海內外所僅存者矣
（丙辰五月烏程蔣穀孫寄余鏤牙尺拓本其形製長短與正倉院所藏唐尺同此尺即蔣穀孫尺始知我國非無唐尺也）
唐尺舊史無述亦不言其與前

代尺之比例余疑其即用周隋之尺何以徵之大唐六典金部郎中職言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又云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而隋志謂開皇官尺即後周市尺當後周鐵尺一尺二寸周隋時以鐵尺調律以市尺官尺供官私之用唐之尺制全出於此此一證也開皇時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古秤三斤為一斤唐亦以古三兩為一大兩分明出於隋制權衡如是度亦宜然此二證也後周鐵尺據達奚震牛弘校以上黨羊頭山大黍累百滿尺謂為合古則六典所云累黍之尺雖語出漢志而事本宇文又周隋則累百滿尺唐則一黍為分事正相合且達奚震等奏謂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是周隋所據大黍與唐所云中黍本非有異此三證也宋史律

歷志載翰林學士丁度議今司天監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以為洛都故物也（原注晉荀勗所用西京銅望臬蓋西漢之物和峴以洛陽為西京乃唐東都耳）今以貨泉錯刀貨布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間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欲尺之中當依漢泉分寸若以太祖膺圖受禪嘗詔和峴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為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用景表舊尺云云如是則丁度以宋司天監所用景表尺為唐尺其尺當漢泉尺一尺六分有奇故丁度等謂唐尺略合於周隋之尺玉海謂其與後周鐵尺同此四證也（宋司天監景表尺丁度等以為唐尺然宋史律曆志又謂今司天監圭表乃石晉時天文參謀趙延乂所建則景表非唐物矣五季未遑制作則亦當仍用唐尺也）隋志言開皇官尺當建武尺之一尺二寸八分一釐今此六尺中之紅牙尺乙正當建初尺之一尺二寸八分二者比例相同又唐書食貨志言開元通寶錢徑八分此錢

鑄於高祖武德四年必用隋尺今累開元通寶錢十二有半即唐之一尺較此六尺中最長者僅長二分許而寸寸而累之又不能無稍贏餘其相去實屬無幾此五證也故唐尺存而隋尺存隋尺存而隋志之十四尺無不存學者於此觀其略焉可也

宋鉅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

宋鉅鹿故城所出木尺三藏上虞羅氏以同時掘出之慶歷政和二碑觀之是北宋故物也度以今工部營造尺其一長九寸七分與唐開元錢尺正同其二又較長五分蓋由製作麤觕非制度異也以上尺寸均據拓本度之拓本經裝背後紙每伸展且舊物當較短於此以此三尺與唐尺比較觀之知宋公私尺度仍用唐舊制程文簡演繁露云官尺者與浙尺同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又多淮尺十二公私隨事致用予嘗怪之蓋見唐制而知其來久矣金部定度以北方秬黍中者為則凡橫度及百黍即為一尺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別名大尺唐帛

每四丈為一匹用大尺準之葢秬尺四十八尺也今官帛亦以
四丈為匹而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準以淮尺正其四丈也
國朝事多本唐豈今之官尺即用唐秬尺為定耶不然何為官
府通用省尺而縉帛特用淮尺也云云今觀唐六牙尺與此三
木尺知程氏之言不誣此三尺葢即所謂淮尺雖略長於唐大
尺而歲久差訛與製法踈拙略有異同亦固其所且唐有大小
二尺而官私用大尺宋有淮浙二尺而縉帛用淮尺二尺之閒
其差皆十與八之比則宋尺承用唐尺明矣若程氏所云京尺
長淮尺十二此又地方特殊之尺姑存而不論可也

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

宋三司布帛尺藏曲阜孔氏原尺世未得見世所傳摹本長工
部營造尺八寸七分強案玉海列三司布帛尺於皇祐古尺元
祐樂尺之前又元豐改官制後更無三司使之名則此尺乃宋

初尺也惟諸書所記三司尺長短頗有異同程氏演繁露謂官尺省尺與浙尺同趙與旹賓退錄謂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周尺當布帛尺七寸五分弱於今浙尺為八寸四分弃省尺七寸五分當浙尺之八寸四分以比例求之則省尺當浙尺之一尺一寸二分浙尺當省尺之八寸九分四釐有奇與程說不同然徵之布帛尺摹本則其八寸九分四釐（即浙尺之長）略同唐秬尺浙尺比淮尺十八淮尺自當略同唐大尺則程氏謂浙尺淮尺出於唐尺其說甚是惟謂省尺與浙尺同則未諦也嘗攷尺度之制由短而長殆為定例其增率之速莫劇於西晉後魏之閒三百年閒幾增十分之三求其原因實由魏晉以後以絹布為調官吏懼其短耗又欲多取於民故代有增益此三司布帛尺之大於唐秬尺亦不外此例唐以大尺四丈為匹宋以布帛尺四十八尺為匹（據程氏說）增於唐者已踰十分之一而民閒所用浙尺淮尺

則尚仍唐舊知此可以明此尺與唐尺及宋淮浙二尺不同之故矣

記現存歷代尺度

一劉歆銅斛尺（長工部營造尺七寸二分九英寸又十二分之一）

新莽嘉量今藏坤甯宮其斛銘曰方尺而圜其外深尺斗銘云方尺而圜其外深寸此尺即據斛之周徑及深之所制也隋書律歷志謂之劉歆銅斛尺今從之隋志謂周尺後漢建武銅尺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即晉前尺）並與此尺同故列之第一種其後復列自漢至隋十四種尺並以第一種尺比較之故此尺出而隋志之十五種尺無一不可再製矣

至復齋鐘鼎款識中有晉前尺拓本余曩已考定為宋高若訥摹製之品（見前晉前尺跋）今原拓已亡揚州阮氏及漢陽葉氏刊本均與此尺不合然阮文達跋謂建初六年尺較此晉尺長二

分强（見復齋款識册及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則具拓本甚近此尺但微弱耳考高若訥造隋志十五種尺本用漢泉（實謂王莽錢布）尺寸今用莽貨布四精為一尺亦與此尺甚近而微弱然終不如此尺之得其正也

二 漢牙尺（拓本 長工部營造尺七寸二分六釐九英寸又五分之一）

原尺現在西充白氏分寸用金錯

三 後漢建初銅尺（長工部營造尺七寸三分七釐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七）

原尺藏曲阜衍聖公府今未知存亡世所傳拓本摹本及倣製品甚多長短不同均未可依據癸亥年鄞縣馬叔平（衡）見一銅尺漢陽葉東卿（志詵）所仿以贈翁學士（方綱）者其長如此又上虞羅氏藏一未裝裱舊拓本長短亦同（裝裱後紙易伸展恒較原器及原拓為長）原物既不可見當以此本為最合矣

四 無款識銅尺（拓本 長營造尺七寸三分五釐九英寸又八分之七）

烏程蔣氏藏比建初尺稍長晉以前物也

五唐鏤牙尺（拓本　長營造尺九寸四分弱　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九）

烏程蔣氏藏刻鏤精絶大唐六典中尚署令注云每年二月二日進鏤牙尺即此是也中土素未聞有唐尺余據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紅綠牙尺定為唐開元以前之物

六唐紅牙尺甲（摹本　長營造尺九寸三分弱　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一）

七唐紅牙尺乙（摹本　長營造尺九寸五分　十一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

八唐綠牙尺甲（摹本　長營造尺九寸五分　十一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

九唐綠牙尺乙（摹本　長營造尺九寸二分強　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二十九）

十唐白牙尺甲（摹本　長營造尺九寸三分　十一英寸又四分之一）

十一唐白牙尺乙（摹本　長同上）

右六尺日本奈良正倉院藏乃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八年（當唐至德二載）其皇太后獻於東大寺者后手書頤文及獻物帳眞迹亦藏院中帳中有紅牙撥鏤尺二綠牙撥鏤尺二白牙尺

二今並完好觀其形制必當時遣唐使所齎去也此六尺曾影印於東瀛珠光為一册中余從珠光摹出

十二無款銅尺 拓本 長營造尺九寸四分强 十一英寸又六分之五

烏程蔣氏藏宋以前物

十三宋木尺甲 拓本 長營造尺一尺零二分 十二英寸又四分之一

十四宋木尺乙 拓本 長同上

十五宋木尺丙 拓本 長營造尺九寸七分 十二英寸强

藏上虞羅氏辛酉年夏出於宋鉅鹿故城同時所出磁器有大觀政和紀年款知此乃宋尺也

十六明嘉靖牙尺 拓本 長營造尺一尺微弱 十二英寸又五分

武進袁氏藏側有款曰大明嘉靖年製

十七工部營造尺 長十二英寸又十二分之七

右所陳列之尺合實物拓本摹本共十七種自漢訖近世之尺

度略具於是案尺之為物不獨為人生日用所必需其大者如調鐘律測晷景皆於尺度是賴故歷代制作不能不求精密且須參考古制晉荀勖造泰始律尺（即晉前尺）實據古器七種參校定之唐李淳風撰隋書律歷志列自周至隋十五種尺並以晉前尺校之亦具比例其所據者大半實物也宋仁宗時高若訥等議鍾律得失乃用王莽錢幣尺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元明學者罕有討論大清康熙閒曲阜孔東堂（尚任）得漢建初尺及宋三司布帛尺具拓本摹本多傳於世後人得資以考訂古物又宋高若訥所造之晉前尺其拓本尚存於王復齋鐘鼎款識冊中沈果堂（彤）程易疇（瑤田）等亦據以考古代禮制光緒甲午吳清卿（大澂）撰權衡度量實驗考復據古玉古器古錢以考歷代尺度然於唐以後之制頗略近時所見如劉歆銅斛尺唐牙尺宋木尺明嘉靖尺皆吳氏所未及見也故尺度一事比權量之研究

自為簡易然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前尚不能為此比較之研究也

據前比較之結果則尺度之制由短而長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劇於東晉後魏之間三百年間幾增十分之三今六朝之尺雖無一存然據隋書律曆志所載則

魏尺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五釐 長營造尺七寸五分强 九英寸又二分之一弱

晉後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 長營造尺七寸六分强 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

宋氏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 長營造尺七寸六分五釐 九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强

梁朝俗間尺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 長營造尺七寸七分强 九英寸又四分之三

後魏前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 長營造尺八寸七分弱 十英寸又十二分之十一弱

後魏中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長營造尺八寸七分强 十一英寸

後魏後尺 後周市尺隋開皇官尺同 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 長營造尺九寸二分弱 十一英寸又四十八分之三十一

東魏尺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豪（長營造尺一尺零八分強 十三英寸又二十四分之十五弱）此即自漢尺增至唐尺之徑路而自唐訖今則所增甚微宋後尤微求其原因實由魏晉以降以絹布為調而絹布之制率以二尺二寸為幅四丈為匹官吏懼其短耗又欲多取於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後不課絹布故八百年來尺度猶仍唐宋之舊案隋書律歷志謂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徵之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又楊津傳延昌末津為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案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已如此又張普惠傳神龜中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普惠上疏曰絹布匹有丈尺之羸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謂敎民以貪者也今百

官請倖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横發美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官之所以仰負聖明也云云尺度之由短而長全由於此且當時不獨增尺法又增匹法魏書盧同傳熙平初轉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要奉公之譽部内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北史崔暹傳齊天保調絹以七丈為匹暹言之乃依舊焉合此數事觀之則尺度之驟增於後魏一代者更不煩解說矣

孔氏所藏宋三司布帛尺未見有拓本傳世世所傳仿製品大率當工部營造尺之八寸七分許其正確與否所不敢知要之短於唐尺與上言尺度由短而長之定例不符然細考唐宋尺制則此尺不獨不能外此例且足為此例作一佳證也何則唐

之尺法本有二種大唐六典金部郎中條云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又云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案此制本出後周而隋唐沿用之宋仍唐制亦用二種尺具量布帛也或用三司布帛尺則以四十八尺為匹或用淮尺則以四十尺為匹程大昌演繁露云官尺者與浙尺同僅比淮尺十八公私隨事致用予嘗恠之蓋見唐制而知其由來久矣金部定制以北方秬黍中者為則凡橫度及百黍即為一尺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別名大尺唐帛以四丈為匹用大尺準之蓋秬尺四十八尺也今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準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國朝事多本唐豈今之省尺即用唐秬尺為定耶不然何為官府通用省尺而繒帛特用淮尺也云云案程氏所云官尺省尺即三司布帛尺

趙與時賓退錄云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雖較唐秬尺頗長而宋人以之當唐秬尺又以淮尺當唐大尺其言固不誣也而今傳摹之布帛尺長於唐秬尺者至今尺一寸許則宋淮尺之大於唐大尺又可見矣故曰此尺不足破尺度由短而長之定例且足為此例之一佳證也

新莽嘉量跋

右王莽嘉量西清古鑑著錄今藏坤甯宮五量及銘辭並完浭陽端氏尚有一殘量僅存周圜小半廣建初尺二尺三寸一分高一尺一寸四分上有後銘八十一字海內未聞有第三器至古籍所記則魏晉武庫曾藏一具鄭德注漢書律歷志劉徽注九章算術商功篇並著其事苻堅於長安市上亦得一具語見高僧傳唐初李淳風九章算術注載此量斛斗銘出劉徽所記之外疑出宋祖沖之所記唐宋以後未見記錄此器不知何時入內府又未知得自何所蓋又近代出土者矣據銘辭云龍在

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則王莽於始建國元年曾以此量班行天下案漢末郡國之數凡百有三莽制承之則此量當時所鑄必有百餘而今僅存二器又惟此獨完眞可謂曠世瓌寶矣升合籥三銘李淳風已惜其不傳而此器獨完又晉荀勗造晉前尺所校古尺有七品五曰劉歆銅斛即據晉初武庫所藏一器而隋書律歷志校自周至隋十五種尺並用晉前尺而近世所傳晉前尺實宋時高若訥仿製未得其眞今此器存則晉前尺存即隋志之十五種尺無不具存所裨於考古者大矣古書記錄此器頗有違失如高僧傳言橫梁昂者為升低者為合梁一頭為籥具所謂梁者即謂左右兩耳今此器兩耳平行初無低昂傳語失之九章李注言升居斛旁合籥在斛耳上區旁與耳為二尤非蓋僧祐李淳風均未見此器也九章注錄斗銘冪數為後人肊改致誤武英殿聚珍板本已校正西清古鑑據此器錄銘

亦有誤釋已於釋文正之茲不贅云

諸書所記莽量事並錄於左

漢書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呂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孟康曰三十斤為鈞鈞萬一千五百二十銖）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劉徽九章算術商功篇注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為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案劉徽注九章算術在魏景元二年則當今云云者謂魏也

漢書律歷志注引鄭氏曰今向方有王莽時銅斛案顏師古漢書序例云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案臣瓚晉灼並西晉初人已引鄭氏說則其人當在魏晉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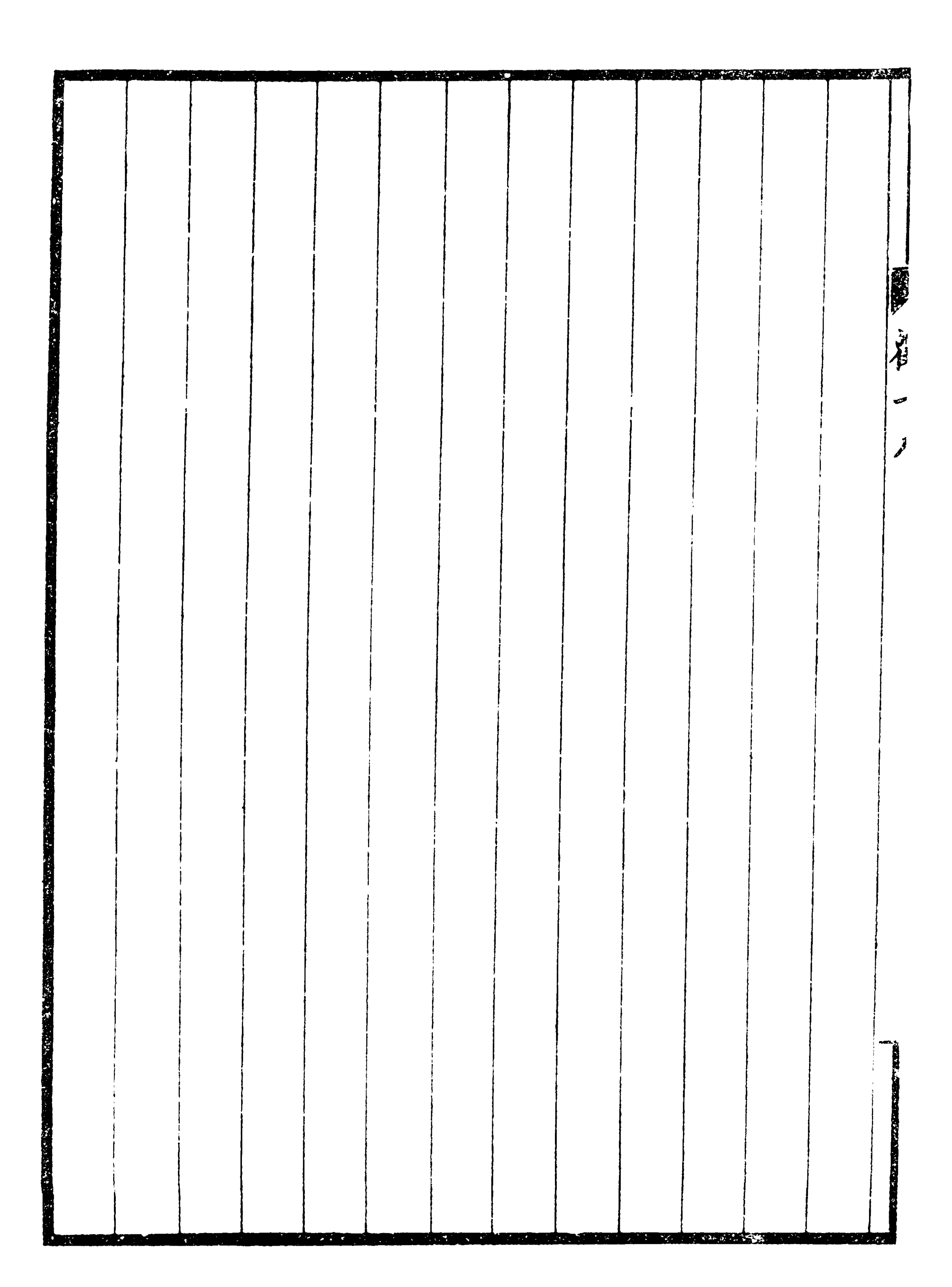
高僧傳五 苻堅遣丕南攻襄陽道安與朱序俱獲於堅既至住長安五重寺時有一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升低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同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集戊辰改正即眞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大小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

隋書律歷志(王莽)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圜其外庣旁

九氂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沖之以圓率考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氂一毫九秒三忽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庣旁少一氂四豪有奇歆數術不精之所致也

李淳風九章算術注晉武庫有漢時王莽所作銅斛其篆書字題斛旁云律嘉量斛方一尺而圜其外庣旁九氂五毫冪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及斛底云律嘉量斗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氂五毫冪一尺六寸二分（當作一百六十二寸）深一寸積一百六十二寸容十升升合龠皆有文字升居斛旁合龠在斛耳上後有讃文與今律歷志同亦魏晉所常用今祖疏王莽銅斛文字尺寸分數然不盡得升合龠之文（案此條上雖無淳風案三字然實李注云後有讃文與今律歷志同者謂此量後銘與淳風所撰隋書律歷志中莽權銘云同也云今祖疏王莽銅斛文字尺寸分數者祖蓋謂祖沖之隋志載祖沖之以密率考此量其證也聚珍板本改祖為祖字失之云不盡得升合龠之文者祖謂沖之僅錄斛斗二銘及後銘不錄升合龠三銘也）

隋書律歴志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云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黄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土德受正號即眞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亦王莽所制也



觀堂集林卷第二十　史林十二

海甯　王國維

魏石經考一

漢魏石經同立於大學其時相接其地又同昔人所記往往互誤故欲考魏石經之經數石數必自漢石經始矣漢石經經數據後漢書靈帝紀盧植傳儒林傳序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傳儒林傳張馴下則云六經隋書經籍志云七經其目則洛陽記（後漢書蔡邕傳注引）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五種洛陽伽藍記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種隋志則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種（據拓本）宋時存詩書儀禮公羊傳論語五種（據殘石）此先儒所謂五六七經之不同不可得而詳者也其石數則西征記（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九引）云四十枚洛陽記云四十六枚洛陽伽藍記云四十八碑

水經注穀水篇復以四十八碑為魏三字石經北齊書文宣帝紀云五十二枚此亦先儒所謂不可得而詳者也余謂欲知漢石經之經數石數當以二者參伍定之今用此法互相參校則經數莫確於隋志石數莫確於洛陽記記云大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後漢書蔡邕傳注引此但云洛陽記而光武紀注引首三語云陸機洛陽記則全文亦當為機語然陸機時漢石經當未崩毀魏志王肅傳注引魏略黃初後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經之缺壞是漢石經雖經董卓之亂已修補完具自是訖晉初洛陽初無兵火自無崩壞之理則所引疑非機書考隋志載洛陽記四卷無撰人姓名洛陽記一卷陸機撰洛陽圖一卷晉懷州刺史楊佺期撰佺期曾為龍驤將軍後書儒林傳注引楊龍驤洛陽記是佺期圖亦有記稱元和郡縣圖志又引華延儁洛陽記新舊兩唐書志皆有戴延之洛陽記一卷是洛陽記共有四五種然其記碑之方位存毀較水經注洛陽伽藍記為詳固當在酈道元楊衒之二書前矣惟所記經數則不無舛誤記於西行二十八碑中失記魯詩及春秋二經

又南行十五碑之禮記實指儀禮言皆得以諸經字數證之漢石經據傳世宋拓本尚書論語大率每行七十三四字（因古本今本字數不同故不能決其每行若干字）他經當準之又據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石經高大許廣四尺則縱得七十餘字者橫當得三十餘字今以一碑卅五行行七十五字計則每碑得二千六百二十五字又漢魏石經皆表裏刻字則每碑得五千二百五十字二十八碑當得十有四萬七千字而洛陽記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似此二十八碑止書三經今據唐石經字數則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而漢石經無偽古文二十五篇並孔安國序僅得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字又唐石經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漢石經公羊傳無經文并何休序僅得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字三經共七萬六百七十字則十五碑已足容之無須二十八碑惟加以詩四

萬八百四十八字據唐石經毛詩字數魯詩字數未必與毛同然當不甚相遠也經放此春秋經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字據宋李燾春秋古經後序所計癸亥季冬雒陽新出漢石經春秋僖公昭公經足證余說之不謬共十有二萬八千又九十字約需二十有六碑而據隸釋所載漢石經殘字則魯詩每章之首與公羊傳每年之首皆空一格又經後各有校記題名恐正需二十八碑此西行二十八碑於易書公羊傳外當有詩春秋二經之證也記又云南行禮記十五碑魏晉以前亦以今之儀禮為禮記鄭君詩采蘩箋引少牢饋食禮郭璞爾雅釋詁注引士相見禮釋言注引有司徹釋草注引喪服傳皆云禮記非指小戴記之四十九篇以經字證之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字據唐石經非漢石十五碑所能容以漢石經每碑字數計須十有九碑惟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則需十一碑具餘當為校記題名此南行十五碑之禮記實為儀禮之證也又案儀禮經文僅需十一碑加以校記亦不過十二碑而有十五碑者疑他三碑乃表奏之屬後漢書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洛陽所出殘石有一石有劉寬堂谿典諸人名其裏面又有諸經博士郎中姓名其文甚長或非一碑所能容當在十五碑中也具所云東行論語三碑原作二碑顧氏石經攷引改為三碑以碑數計之顧改是也與論語字數正合然則以碑數與經文字數互校漢石經經數當為易書

詩禮（儀禮）春秋五經并公羊論語二傳故漢時謂之五經或謂之六經隋志謂之七經除論語爲專經者所兼習不特置博士外其餘皆當時博士之所教授也其石數當爲四十六碑而洛陽伽藍記所舉之禮記（後魏時專謂四十九篇者謂禮記）隋志注之梁時鄭氏尚書八卷毛詩二卷旣非博士所業又增此三種則與石數不能相符此皆可決其必無者漢石經之經數石數旣明然後魏石經之經數石數可得而考矣

魏石經考二

魏石經所刊經數據西征記洛陽伽藍記爲尚書春秋二部隋書經籍志所載亦僅有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惟舊唐書經籍志乃有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唐書藝文志同惟左傳十三卷作十二卷）是於尚書春秋二經外又有左氏傳隸續錄洛陽蘇望所刊魏

石經遺字除尚書春秋外亦有左氏桓七年傳九字桓十七年傳二十六字然以古書所記魏石經石數參證之則疑竇不一而足案魏石經石數據水經注穀水篇則四十八碑據西征記（御覽卷五百八十九引）則三十五碑據洛陽伽藍記則二十五碑而無論二十五碑三十五碑四十八碑均不足以容尚書春秋左傳三書字數考唐石經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春秋左氏傳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共得二十二萬六千又七十九字除偽古文二十五篇并孔安國序八千四百八十四字杜預序一千六百又七字共一萬又九十一字計得二十一萬五千九百八十八字每字三體當得六十四萬七千九百六十四字而魏石經每石字數僅四千有奇余就黃縣丁氏所藏魏石經殘石（此石光緒間出洛陽攤販估人范某得之洛陽某村路旁棄碑其面已遭椎擊范估見其似有字迹而不存筆畫模糊石背則字迹顯然乃以五十錢購歸售諸黃縣丁氏此范估親為羅叔言參事言者）以經文排比之則每行得六十字更以此行款排比隸續所錄魏石經尚書

春秋殘字亦無一不合知每石皆每行六十字又量其字之長短則每八字當漢建初尺一尺弱六十字當得建初尺七尺有半碑之上下當有餘地則興西征記所云石長八尺者合矣水經注復云石長八尺廣四尺八尺之長除上下餘地得六十字則四尺之廣不止容三十字（以各石相接故左右不須有空處）當得三十四五字今以每碑三十五行行六十字計之則每碑得二千一百字加以表裏刻字（洛陽伽藍記所云如是今丁氏殘石雖僅存一面然其他面尚隱隱有字迹）則得四千二百字故尚書春秋左傳三經字數須一百五十五石乃能容之此不獨與古書所記石數無一相合亦恐非正始數年中所能辦且考之隋以前紀載不及左傳之石數又不能容三經疑當時所刊左傳實未得全書十之二三隸續所錄左傳文乃桓公末年事案左氏隱桓二公傳共九千三百三十九字加以尚書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字春秋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字（尚書題字未計）共四萬四

千五百六十一字每字三體得十有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字今依西征記三十五碑字數計之得十有四萬七千字蓋所刊左氏傳當至莊公中葉而止若如洛陽伽藍記所云二十五碑則尚不足容尚書春秋二經字數（如上所計以二十五碑字數校二經字數之三倍尚不足六百六十六字）而水經注之四十八碑實為漢石經石數故魏石經石數當以西征記為最確也其經數則尚書春秋外左傳本未刊成故六朝及唐初人紀載均未之及唐宋以後蒐求殘石及遺拓始及之而新舊二志十二卷或十三卷之數殆兼春秋經言之且未必遽為全卷固非可據以難上文所論述也

魏石經考三

漢一字石經為周易尚書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種除論語不在經數不立博士外餘皆立於學官之經博士之所講授者也且漢石經後各有校記蓋盡列學官所立諸家異同隸釋

謂石經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具閒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説是漢石經用魯詩本而兼存齊韓二家異字也又隷釋所錄公羊哀十四年傳後有三行皆有顔氏有無語是漢石經公羊用嚴氏本而兼存顔氏異字也論語後有包周及盍毛包周字是論語亦用某本而兼存盍毛包周諸本異字也以上詩之魯齊韓公羊之嚴顔皆立於學官之書石經以一本為主而復著他本異同於後則當時學官所立諸家經本已悉具於碑是蔡邕等是正六經文字之本旨而後儒所以咸取正於是者也由是推之漢石經易書禮三經其校記雖不存一字然後漢博士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禮有大小戴二家石經本亦必以一家為主而於後著諸家之異同如魯詩公羊傳例蓋可斷也蓋漢自石渠虎觀二議已立講五經同異之幟嗣是

章帝令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與古文同異又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馬融亦著三傳異同鄭玄注周官存古書字又著杜子春讀為某鄭大夫鄭司農讀為某是亦著杜鄭二家之異同注禮經則著古今文之異同注論語則存魯讀當時學風已可概見況石經之刊為萬世定本既不能盡刊諸家又不可專據一家則用一家之本而於後復列學官所立諸家之異同固其所也然漢學官所立皆今文無古文故石經但列今文諸經異同至今文與古文之異同則未及也而自後漢以來民閒古文學漸盛至與官學抗行逮魏初復立大學暨於正始古文諸經蓋已盡立於學官此事史傳雖無明文然可得而徵證也考魏略言黃初中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後漢書儒林傳注及魏志杜畿傳注引）魏志文帝紀言黃初五年夏四月立大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似魏初博士之數與後漢略同但增置春秋穀梁一家

然考其實除則魏學官所立諸經乃與後漢絕異齊王芳紀正始六年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即博士課試五經所用）王肅傳肅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立於學官又高貴鄉公紀載其幸太學之問所問之易則鄭玄注也所講之書則馬融鄭玄王肅之注也所講之禮則小戴記蓋亦鄭玄王肅注也是魏時學官所立諸經已為為賈馬鄭王之學其時博士可考者亦多古文家且或為鄭氏弟子也（詳見余漢魏博士考）當時學官所立者既為古學而太學舊立石經猶是漢代今文之學故刊古文經傳以補之隋志載梁有三字石經尚書十三卷三字石經春秋十二卷此蓋魏石經二經足本十三卷者後來偽孔傳之卷數與馬融王肅注本之十一卷鄭玄注本之九卷分卷略同而與歐陽大小夏侯之二十九卷或三十一卷及壁中書之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者絕異乃漢魏

閒分卷之法具春秋十二卷則猶是漢志春秋古經之篇數亦即賈逵三家經本訓詁之卷數（賈以左氏經為底本）與漢志公穀二家經各十一卷者不同蓋漢魏以前左氏所傳春秋經皆如是也魏時學官所立尚書既為馬王鄭三家則石經亦當用三家之本三家雖同為古文尚書然其本已改今字陸氏釋文所引馬鄭本經文絕非壁中書王肅本亦然敦煌本未改字尚書釋文云此篇既是王注應作今文相承以續孔傳故亦為古字（今本為宋時陳鄂輩刪去）是王肅本亦作今字而此具古篆隸三體者壁中本古文尚書後漢時尚在祕府許慎見之鄭玄亦見之中更董卓之亂雖未必存然當時未必無傳寫之本隋志謂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尚書正義引束晳云盤庚序將治亳殷孔子壁中書作將始宅殷晳所據壁中書蓋即晉祕府之古文尚書雖未必為壁中原書亦當自壁中本出矣且漢魏閒除祕府本外尚有民閒

傳寫之本衛恆四體書勢謂其祖敬侯即衛覬嘗寫邯鄲淳尚書以示淳而淳不別案淳雖以傳古文書法名然書法與書體亦不能彊別且魏略言淳於黃初中為博士是淳蓋亦傳古文尚書而為書博士者其本宜有所受之是魏時尚書古文固有祕府本及民閒本矣至古文春秋經及左氏傳至魏時尚存否雖不可考然周禮小宗伯注引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是鄭君猶及見之正始距鄭君之卒不過數十年或當時尚有傳寫之本矣且漢魏之閒字指之學大興魏時博士如邯鄲淳如蘇林如張揖皆通古今字指者也王粲傳注引魏略邯鄲淳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又劉劭傳注引魏略蘇林通古今字指隋志張揖有古今字詁三卷字指舊唐志作字首或謂字義之學然隋志有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又字指二卷晉朝議大夫李彤撰汗簡多引郭顯卿字指李彤集字其字皆古文是字指殆謂古今字之學其體例當如漢志之八體六技及衛宏古文官書也又魏略儒宗傳序謂太和青龍中太學課試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閒是課試諸生亦用字指魏之石經古文果壁中本若其子本抑用當時字指學家自定

之本均不可知然即令出於字指學家之手而字指學家之所據亦不外壁中古文因漢時除壁中書及張蒼所傳春秋左氏傳外別無古文故也（說文序雖言郡國山川所出鼎彝與古文相似然亦未引一字）今就魏石經遺字中古文觀之多與說文所載壁中古文及篆文合（說文篆文中本多古文）且有與殷周古文（謂殷虛書契文字及古金文至其中書則多先秦文字也）合而為許書所未載者然則謂魏石經古文出於壁中本或其三寫四寫之本當無大誤即謂出於當時字指學家之手然雖非壁中之本猶當用壁中之字固不能以杜撰譏之矣至其與壁中本相異者亦可得而言壁中尚書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而魏石經據隋志注僅十三卷且壁中本尚有逸書十六篇（建武時亡武成一篇為十五篇）而魏石經若數逸篇則三十五碑不能刊至左傳桓莊閒是其篇數當與馬鄭本同是卷數篇數均異於壁中本也又石經尚書十三卷雖若與梅賾本卷數同然無梅本所增之二十五篇此亦可以石數字數證之又梅本書

序分冠各篇之首而石經殘字中呂刑與文侯之命相接處除文侯之命篇題外無容書序之餘地故知石經書序亦自為一卷與馬鄭本同而與梅本絕異也要之漢魏石經皆取立於學官者刊之漢博士所授者皆今文故刊今文經魏學官所立尚書為馬鄭王三家故但刊三家所注之三十四篇其逸篇絕無師說又不立學官且當時亦未必存故不復刊亦猶尚書逸禮春秋左氏傳同為古文逸禮絕無師說又不立學官故僅刊古文尚書及春秋左氏傳也其刊此三經者以漢世所未刊其不刊逸書及逸禮者以學官所不立至費氏易毛詩周官禮記穀梁春秋魏時亦已立學官而石經無之者蓋禮記穀梁傳均為今學費易毛詩雖為古學或已無古文之本而魏石經必具三體故未之及或欲刊而未果與左傳之未畢工者同（隋志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下注梁有毛詩二卷亡案漢時毛詩未立學官決無刊毛詩之理如果有毛詩或出魏時所刊後人以用一字與漢石經同遂附之魯詩下耳）然則漢魏石經皆刊當時立於

學官之經為最顯著之事實矣

魏石經考四

拓石之事未識始於何時然拓本之始見於紀載者實自石經始後漢書蔡邕傳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晉書趙至傳至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石季龍載記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是自漢至晉之中葉尚無拓墨之法隋志注載梁有一字石經三字石經具為拓本或寫本蓋無可考惟隋志著錄之二種石經確為拓本志與封氏聞見記均明言之觀其所存卷數梁時所有魏石經尚書春秋均係完帙當是後魏初年之物唐初所藏則為遷鄴前後之物矣隋志所錄魏石經拓本為尚書九卷又五卷（即九卷中之複本）春秋三卷舊唐書經籍志又有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新志作十二卷）既云三字石經復云古篆書疑唐人就三字石經拓本中專

錄其古篆二體未必即是拓本且左傳有十三卷之多非六朝人所記魏石經碑數所能容其中當有春秋而誤視為左傳者猶宋蘇望所刊尚書春秋殘字自臧氏琳以前均謂之左傳遺字也又唐初春秋拓本僅存三卷不應中葉以後并春秋左傳乃得十三卷然則唐志所錄殆不能視為拓本也大唐六典國子監書學博士掌教國子以石經說文字林為業石經三體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石經業成年限多於說文字林則存字當必不少然六朝尚拓唐中葉後當已無存偶有從拓殘重興非王直迄詩則書學博士所用以教授者亦當為寫本而非拓本且唐初脩隋志時現存之拓本至中睿以後頗已散佚徐浩古迹記載中宗時以內府真跡賜安樂公主太平公主下至宰相駙馬等自此以后真跡散入諸家隋志所錄石經拓本之散佚亦當在此時至開元時僅得十三紙郭忠恕汗簡略敘目錄云開元時得三字石經春秋臣儀縫梁縫上當有押字石經面題云臣鍾紹京一十三紙又有開元字印翰林院印後有許公蘇頲梁公姚崇昭文學士馬懷素崇文學士褚无量左金吾長史魏哲左驍衛兵曹陸元悌左司禦錄事劉懷信直祕書監王昭遠陪戎副尉張善裝墨池編卷十四載元卿跋尾記載齊高帝書一卷後有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諸臣列名與此同惟多宋璟一人其諸臣列名次第有張善終宋璟與此適相反又張善作張善慶王昭遠作

（王知遠魏皆作魏智魏陸劉王四人名下皆有監字）至建中二年知書樓直官賀幽奇劉逸己等檢校內侍伯宋游瓌掖庭令茹蘭芳跋狀尾馬其眞本即太子賓客致仕馬胤孫家藏之周顯德中嗣太子借其本傳寫在馬句中正三字孝經序（見墨池編）所記略同竇泉述書賦注云今見三字石經打本四紙石既尋毀其本最希唐中葉後魏石經拓本見於紀載者惟此而已宋皇祐癸巳洛陽蘇望得搨本於故相王文康家刊以行世歐陽棐集古錄目謂其莫辨眞偽余疑其即開元內府之十三紙何則隸續所錄蘇氏刊本今詳加分析則尚書六段春秋七段左傳一段共十四段與開元之十三紙止差一紙其中當有兩段在一紙上者且開元十三紙後周時尚在馬胤孫家至宋初尚存郭忠恕見之句中正亦見之（中正三字孝經序云永泰中相國馬胤孫藏得搨本數紙今所書文字悉準之）王文康家之本當即馬本蘇氏刊之而遺其跋尾遂使人昧其所出耳厥後胡宗愈復據蘇本刊之錦官西樓洪适於

會稽蓬萊閣亦刊數十字今蘇胡洪三刻皆不可見惟隸續所錄者尚無恙然則魏石經拓本自開元以後訖於有宋之初除竇泉所見四紙外只此十三紙郭忠恕汗簡引魏石經一百二十二字其見於蘇刻者七十四字夏竦古文四聲韻引一百十四字其見於蘇刻者六十三字餘皆出汗簡其在蘇刻及汗簡外者僅十二字而郭夏二書中蘇刻所無之字頗有蘇刻所遺者（蘇跋謂取其完者刻之則十三紙中磨泐及不完之字蘇未嘗刊郭夏二氏或能辨而錄之也）亦有尚書春秋左傳三書中本無此字者則亦未必盡出石經郭夏所見未必遠多於此矣宋以後蘇胡諸刻盡亡魏石經一綫之傳惟存於隸續若存若亡者又六百年今幸周書殘石出於洛陽我輩始得見正始原刻固足傲歐洪諸君於千載之上矣

魏石經考五

孔壁汲冢古文之書法吾不得而見之矣說文中古文具作法

皆本壁中書其書法在唐代寫本與篆文體勢無別雍熙刊板則古篆迴異窯宋初校刊說文篆文當出徐鉉手古籀二體當出句中正與王惟恭二人之手宋史儒林傳句中正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摹印說文後附進書表亦並列王惟恭篆寫句中正徐鉉四人名中正有三字孝經惟恭有黃庭經亦以古文書之夏竦進古文四聲韻表云翰林少府監丞王惟恭篤讀古文筆力尤善是句王皆以古文名說文中古籀二體必句王二人所書明矣此種書體在唐以前不能徵之自宋以後則郭忠恕之汗簡夏竦之古文四聲韻呂大臨王楚王俅薛尚功輩所摹之三代彝器皆其一系洎近世古器大出拓本流行然後知三代文字決無此體惟吳縣潘氏藏不知名古銅器一筆意近之而結體復異乃六國時物也今溯此體之源當自三字石經始矣衛恆四體書勢謂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然則魏石經殘字之豐中銳末或豐上銳下者乃依傍科斗之名而為之前無此也自此以後所謂古文者殆專用此體郭忠恕輩之所集決非其所自創而當為六朝以來相傳之舊體也自宋以後句中正輩用以書說文古文呂

大臨輩用以摹古彝器至國朝西清古鑑等書所摹古款識猶用是體蓋行於世者幾二千年源其體勢不得不以魏石經為濫觴矣

蜀石經殘拓本跋

孟蜀石經存周禮卷九（前闕存三十八葉）卷十（後闕存三十七葉）卷十二（前後闕存二十三葉）春秋左氏傳卷十五（全共五十三葉）卷二十（存中閒五葉）公羊傳卷二（前後闕存十九葉）穀梁傳卷六（僅存首半葉）卷八（存首三葉半）卷九（存中閒二葉又二葉）現均在廬江劉氏其中周禮卷九卷十左氏傳卷十五穀梁傳卷九前二葉並漢軍楊幼雲（繼振）舊藏周禮卷十二公羊傳卷二則陳頌南舊藏左氏傳卷二十則陳芳林舊藏穀梁傳卷六卷八及卷九後二葉則新自內閣大庫出者也孟氏刻經宋晁子止郡齋讀書志曾宏父石刻鋪敘著錄最詳然元明以來罕見紀錄蓋碑石毀於蒙古寇蜀之役故拓本傳世甚希惟明內閣藏有全拓文淵閣書目（卷十三）辰字號第一

廚有石刻周易三冊尚書三冊毛詩八冊周禮八冊儀禮八冊禮記十四冊左氏傳三十冊公羊傳七冊穀梁傳七冊論語三冊孝經一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石刻考異（按内閣圖書目錄當作石經考異）一冊共百有一冊下皆注完全字別有石刻春秋經傳二十九冊完全蓋即左氏傳之副本凡此諸經每經上但冠以石刻字不明著其為蜀刻然有孟子及石經考異而無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其為蜀刻而非唐刻明矣至萬歷三十三年張萱等撰内閣圖書目錄始注明成都石刻所錄諸經冊數並與文淵目同惟闕重出之春秋經傳二十九冊萱所撰疑耀一卷亦云余承乏西省校閱祕閣藏書及見蜀本石經周易三冊尚書三冊毛詩八冊左氏春秋三十冊公羊七冊穀梁七冊禮記十四冊周禮八冊儀禮十冊孝經一冊論語三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完好如故其紙墨之精拓法之妙眞希世寶也把翫一月不忍釋手云云是

萬歷時閣書雖多殘缺而此拓獨完而光緒中所編內閣大庫存書檔冊則已無一冊嗣後長白某君於內閣廢紙中檢得穀梁傳卷八卷九殘葉上虞羅叔言參事亦於所購內閣廢紙中檢得穀梁傳卷六首半葉卷首並有篆書東宮書府方印而楊幼雲舊藏左氏傳卷十五首葉亦有此印知左傳亦早自內閣流出者其餘殘卷並闕首葉惟周禮卷十首葉尚存卻無此印但此卷本與卷九合為一冊（原裝如此）故其印當在卷九之首蓋與黃松石黃蕘圃所藏之毛詩殘卷陳頌南所藏之周禮左傳殘卷並出內閣此外別無他拓也即明末徐惟和謝在杭所遞藏之左氏傳亦疑係內閣副本故文淵閣書目左氏傳有二十九冊三十冊二部而萬歷內閣書目止存三十冊一部疑徐謝所藏即二十九冊者是蜀石經一綫之傳皆出於明內閣也東宮書府一印於古經籍書畫中俱未經見惟宋人所編南唐二主詞

其阮郎歸一闋下注呈鄭王十二弟後有隸書東宮府書印案隸書當是篆書東宮府書當是東宮書府之譌考南唐二主詞一書係宋人從總集及眞迹輯錄於應天長下注云後主云先皇御製歌詞墨迹在晁公留家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南唐二主詞卷首四闋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作作重光嘗書之於澄心紙上作撥鐙書墨迹在盱江晁氏於浪淘沙下注云傳自池州夏氏於采桑子下注云二詞墨迹在王季宮判院家於玉樓春下注云已後二詞傳自曹功顯節度家於謝新恩下注云已下六首眞迹在孟郡王家案王季宮未詳其名曹功顯即曹勛孟郡王即孟忠厚宋史曹勛傳勛以紹興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贈少保又外戚傳孟忠厚以紹興七年封信安郡王二十七年卒以此推之則編輯者當在紹興之季曹功顯已拜節度之後未加太尉之前也而其所見後主眞迹已有東宮書府印則此印必是東都之物而蜀石經

公穀二傳成於仁宗皇祐二年孟子成於宣和六年則東宮書府一印當是欽宗青宮之物然內閣所藏又有孝宗乾道二年所刻之石經考異此一冊在經文一百冊外或係後來增入今考異一冊已亡無由徵其有此印與否矣果爾則內閣蜀十三經均係北宋末舊拓或於靖康之亂已為金人輦至燕山後復以石經考異足之今南宋拓本皆亡而此拓獨存殘卷則祕府保存古物之功誠不可沒矣丙寅仲冬朔

劉平國治□谷關頌跋

劉平國治□谷關頌刻石在新疆溫宿州拜城縣東北百八十里山中其文曰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以七月廿六日發家從秦人孟伯山狄虎賁趙當卑萬□羌石當卑程阿羌等六人共來作（下闕三四字）（上闕三字）谷關八月一日始斷山石作孔至七日□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丁酉

直建紀此東烏累關城□□將軍所作也佐披京兆長安淳于伯□作此誦云云案龜茲左將軍者漢書西域傳龜茲有左右將左右都尉後漢書班超傳超擊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是左將軍者龜茲官也劉平國亦龜茲人龜茲在前漢已慕漢俗故其王姓白氏其臣亦用漢姓名秦人謂漢人史記大宛列傳言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漢書匈奴傳言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西域傳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是匈奴西域皆謂漢人為秦人孟伯山等六人稱秦人知劉平國非秦人矣□谷關谷上數字磨滅不可讀遂不能知所作關城之名至下云東烏累關城□□將軍所作也云云則又別記一事蓋治關之誦本至紀此二字而止東烏累以下因作此關而旁記前作他關事非此關又名東烏累也烏累即烏壘本前漢

都護治所後漢罷都護官而烏壘一地復為龜茲所有後漢書
西域傳莎車王賢分龜茲為烏壘國是也烏壘在龜茲東三百
五十里而此關在龜茲西北自此關言之則烏壘在東故曰東
烏累關城城下所關當是亦左或並左二字蓋云東烏累關城
亦左將軍所作也以同為左將軍作故并記之或云此關即名
東烏累則何以前有□谷關之稱且烏壘城在此關東即令兩
地皆名烏累此亦宜名西烏累不得云東烏累曩亦抱此疑今
定其句讀乃始豁然後人讀此可無疑於漢書西域傳所記方
位之確實矣

魏毋邱儉丸都山紀功石刻跋

魏毋邱儉丸都山紀功殘石光緒丙午署奉天輯安縣事吳大
令光國於縣西北九九十里之板石嶺開道得之石藏吳君所石
存左方一角五十字隸書具文曰正始三年高句驪反（下闕）督七

牙門討句驪五[下闕]復遺寇六年五月旋[下闕]討寇將軍魏烏丸單于[下闕]威寇將軍都亭侯[下闕]行裨將軍領玄[下闕]□裨將軍[下闕]云云

綦魏志毋丘儉傳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原注梁音渴]宮連破走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宮將妻子逃竄儉引兵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又北史高麗傳正始三年高麗位宮寇遼西安平[當作遼東西安平西安平縣名屬遼東郡]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大戰於沸流敗走儉追至赬峴懸車東馬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此二書所紀互有詳略北

史所紀歲月較詳當本之魚豢魏略據此二書則毋邱儉刻石凡三處一肅慎南界二不耐城三丸都山也肅慎南界在今朝鮮吉林之境不耐城在今朝鮮東海岸丸都山無可考曩見吳大令跋此刻謂此刻出土之板石嶺高六百餘丈車馬不通疑即古之丸都山案魏志北史皆言儉征句驪兵出玄菟魏玄菟郡治治高句驪縣在今鐵嶺左右自是而東南有小遼水今渾河蓋即魏志之沸流水又東南則有大梁水今太子河即魏志之梁口又東則至今輯安縣境吳氏以輯安西北之板石嶺為丸都以此刻為丸都之銘其說近是而北史以儉縣車處為覼峴者蓋丸都為輯安以東諸山之大名而覼峴則其支嶺也魏志高句驪傳謂高句驪都於丸都之下蓋謂山之東麓儉傳及北史高麗傳所紀甚明而丸都之山向驪之都胥待此刻始得知之可謂人間瓌寶矣

毌邱儉征句驪歲月傳聞異辭魏書少帝紀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邱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高句驪傳則云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為幽州刺史毌邱儉所破儉傳則於儉初討句驪但渾言正始中而於復討則云六年北史則以初討在五年復討在六年今據此殘刻則第一行云正始三年高句驪反以下當闕毌邱儉銜名第二行督七牙門討句驪六六下所闕當是年字第三行復遺寇六年五月旋復上所闕當是無字（此字在上行末）旋下所闕當是師字據此則儉伐句驪實以四年會師五年出兵六年旋師而無復遺寇之文繫於五年則魏志高句驪傳所紀獨得其實少帝紀繫之正始七年二月儉傳及北史以為六年復伐皆失之殘石第四行以下皆諸將題名首討寇將軍魏烏丸單于者即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毌邱儉傳青龍中儉為幽州刺史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降

討寇將軍者其所受魏官後漢以來常與外夷以中國位號後漢書西域傳光武帝建武中賜莎車王賢以漢大將軍印綬順帝永建二年拜疏勒王臣磐為漢大都尉魏略西戎傳魏賜車師後部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又晉時鄯善焉耆龜茲疏勒于闐諸王皆稱晉守侍中大都尉（流沙墜簡補遺）是也漢時匈奴單于印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字此烏丸單于上冠以魏字者寇婁敦降虜又弱小非匈奴比也其名在諸將首者毋丘儉之東征蓋即以寇婁自副也儉名不列諸將首者以儉為主將其名當已見前毋庸再出也弟六行威寇將軍都亭侯不知何人弟六行行裨將軍領玄玄下所闕當是菟大守三字行裨將軍領玄菟大守乃王頎結銜魏志稱玄菟大守王頎北史稱將軍王頎其證也據魏志濊傳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亦與是役弟七行以下或有其銜名然殘缺不可考矣

高昌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跋

高昌寧朔將軍麴斌造寺記新出土魯番為考高昌麴氏事者第一史料既詳見於上虞羅叔言參事跋矣碑陰高昌王麴寶茂結銜中有希□寺多淨跌无亥希利發十一字高昌令尹麴乾固結銜中有多波鍮屯發五字皆蕃夷語參事疑為高昌尊號以施之國中者余謂此皆突厥官號也周書突厥傳言突厥有葉護次設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隋書突厥傳文同）此希利發即俟利發鍮屯發即吐屯發自突厥崛起高昌常為所役屬故其君相皆受突厥官號唐書突厥傳謂統葉護可汗徙庭石國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頡利發按頡利發即俟利發舊唐書突厥傳其大官有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次吐屯次俟斤頡利發班次正當周隋二書之俟利發蓋一語之異譯新書載突厥官有俟利發又有頡利發蓋失之徵之此碑則突厥先世已

用此制不自西突厥始故唐初諸外國酋長多稱頡利發或俟
利發如回紇首領稱活頡利發吾薩及胡祿俟利發吐迷度拔
野古首領稱大俟利發屈利失僕骨首領稱娑匐俟利發歌濫
拔延同羅首領稱俟利發時健啜渾首領稱俟利發阿貪支大
俟利發渾汪黠戛斯首領稱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即𪁈茲王訶
黎伐失畢訶黎伐亦俟利發或頡利發之音變也凡此諸王或
首領皆有俟利發或頡利發號蓋突厥於其所屬之國皆授其
王或首領以己國官職故唐滅東西突厥即於其故地及屬國
置羈縻州並命其王為都督刺史蓋即用突厥舊制也然俟利
發一語疑本出蠕蠕突厥主稱可汗后稱可賀敦皆襲蠕蠕舊
號俟利發亦然魏書蠕蠕傳阿那瓌族兄有俟力發示發從父
兄有俟力發婆羅門突厥後起故沿以為官號其上冠以希□
寺多滛跌元亥八字者則官號上所加之美稱如某某可汗某

某可敦之類日本大谷伯爵藏高昌延昌卅年所寫大品般若經其跋尾高昌王結銜為使持節（缺）跋彌磑伊離地（缺四五字）陁豆（缺三四字）利發伊離卽伊利陁豆卽達頭之異譯皆突厥可汗之美名也北方種族於君長名稱上率加以美名唐代諸帝之有尊號亦當為對外族而設也鍮屯發高昌所寫大品般若經徑作吐屯發則本監察之義唐書突厥傳統葉護可汗悉授西域諸國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賦入是吐屯本監統之官太平廣記（二百五十）引唐御史臺記謂突厥謂御史為吐屯是吐屯職掌與唐御史略同御史亦以監察為職者也惟唐時突厥命其國人為吐屯以監統屬國此則以高昌國相為之其上所冠多波二字亦美名也至此碑立於麴寶茂建昌元年碑中所云與突厥同盟結婚蓋猶其先世事其後二國世為婚姻隋書高昌傳言麴伯雅大母本突厥可汗女慈恩三藏法師傳言西突厥葉護

可汗長子嗢度設是高昌王麴文泰妹婿蓋終高昌之亡常附庸於突厥隋書稱其臣屬鐵勒蓋屬一時之事矣乙未九月

九姓迴鶻可汗碑跋

和林九姓回鶻可汗碑自來金石家皆未著錄光緒中葉俄人始訪得之拉特祿夫蒙古圖誌中始揭其影本光緒十九年俄使喀西尼以拉氏書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屬為考釋時嘉興沈乙庵先生方在譯署作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及此碑三跋以覆俄使俄人譯以行世西人書中屢引其說所謂總理衙門書者也時志文貞（銳）方為烏里雅蘇臺將軍亦拓闕特勤碑以遺宗室伯羲祭酒（盛昱）祭酒跋之沈先生復書其後於是世人始知有闕特勤碑尚未知有他碑也順德李仲約侍郎（文田）始錄拉氏書中各碑之文為和林金石錄元和江建霞編修（標）刊之長沙由是世知有回鶻碑然終無由致拓本光宣間此碑中二段

為俄國某大佐竊去致之聖彼得堡博物館故近來拓本乃少五六兩段已未夏日偶讀法國伯希和教授所撰摩尼教考見所引此碑文三行與李錄殊異乃假沈先生所藏拉氏原書以校李錄李錄此碑分為五段實則此碑共碎為八段前三段拉氏書中已聯合為一李錄從之其後德人休列顧爾法人沙畹並考此碑德人年列爾又通碑陰所刊窣利文之讀伯氏所引蓋用諸氏釐定之本余據伯氏所引聯合四五兩段則全碑文義皆可貫通又自以行款文義定第六段之位置四五兩段即李錄之第三第四兩片第六段則李錄之第五片又第七第八兩段一內宰相以下兩行十二字一羅敦達德兩行四字李錄失載以行款求之當在首二行然文字太少迄不能定其在此二行之第幾格矣又新拓本別一段亦此碑之文則并其在何行亦不可知茲別附於後余既為碑圖以明全碑之形狀及碑文之次序於是碑文略可通讀前沈先生跋此碑時僅據前三段及第七八段今得通

讀全碑自有前跋所不能盡者先生因命書其後凡前跋所已詳者茲不贅焉碑題之愛登里囉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此兩唐書之保義可汗也舊書憲宗紀元和三年五月丙午正衙册九姓回紇可汗為登里囉汨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回紇傳作藹德里祿没弭施合蜜毗迦可汗新書回鶻傳作愛登里囉汨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校以此碑則舊紀奪愛字舊傳奪汨字衍蜜字新傳奪没字此碑無保義二字者中國封號不行於其國中故也保義可汗立於憲宗元和三年卒於穆宗長慶元年在位凡十四年為回鶻極盛之世此碑之立蓋在其卒後矣碑題下列內宰相頡于伽思等若干人蓋如漢碑陰側之題名頡于伽思新書作頡干伽斯於貞元二年已主兵事旋執國柄至是已三十六年又武宗會昌時亦有大臣頡于伽思首尾五六十年恐非一人伊難主新舊書均作伊難珠考回鶻有內宰相

六人外宰相三人此二行題名之人或均宰相矣碑首云□國於北方之隅建都於嗢昆之野此指回鶻開國者言新舊書記回鶻事自時健俟斤始此碑以下文所記二世事推之蓋亦指時健下云子□□□□嗣位又云□□□汗在位者此二世蓋指菩薩與吐迷度新書回鶻傳時健俟斤長子曰菩薩菩薩死其酋曰胡祿俟利發吐迷度知如是者碑云□史那革命數歲之閒復我舊國案史那上所闕當為阿字阿史那者突厥姓也新書言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彊及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歿自突厥之亡至薛延陀之亡纔十六年薛延陀建牙鬱督軍山去嗢昆河不遠至是為回紇所并所謂阿史那革命數歲之閒復我舊國者也史稱吐迷度雖歸唐拜為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官吏一似突厥下云九姓回鶻卌姓拔悉蜜三姓□□諸異姓僉曰云云當

為上可汗尊號之事三姓下所闕二字當是葛祿新書稱葛邏祿有三族一謀祿或為謀剌二熾俟或為婆匐三踏實力故其酋亦號三姓葉護又回鶻於九姓外兼有拔悉蜜葛邏祿總十一姓並置都督號十一部落故知所闕二字為葛祿也闕毗伽可汗者吐迷度之七世孫名骨力裴羅天寶三年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天子以為奉義王後拜為骨咄祿毗伽闕懷仁可汗者也此下四世具如沈先生說汨咄祿毗伽可汗者新書之阿啜唐冊為奉誠可汗者登里囉羽錄沒蜜施合汨咄祿胡祿毗伽可汗者則新書之骨咄祿唐冊為愛滕里囉羽錄沒蜜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者也第十二行之□合毗伽可汗則保義可汗即碑題之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自懷仁可汗以下至此凡九世中閒惟闕懷信可汗子滕里野合俱祿毗伽可汗一世此可汗以永貞元年立元和三年卒在位四年殆

保義可汗兄弟行豈以享國不久故闕而不書抑其名在碑下截斷處而今亡之歟保義可汗史不紀為何人之子當懷信時蓋已為宰相碑所謂當龍潛之時於諸王中最長又所謂□□汗宰衡之時與諸相殊異者也回鶻可汗多自宰相出如頡莫賀達干骨咄祿皆是也其記破堅昆事上有初字蓋猶在懷信之世堅昆者即黠戛斯新書黠戛斯古堅昆國也保義可汗破黠戛斯殺其可汗諸書皆不載惟見此碑云復葛祿與吐蕃連□者德宗以後葛祿時離回鶻而與吐蕃連和吐蕃之取北庭陷安西皆由葛祿為之犄角此碑所記匀屬户之戰史既失記地亦不詳至云□□庭半收半圍之次天可汗親統大軍討滅元兇却復城邑者庭上所闕當是北字自貞元六年吐蕃攻陷北庭後至是始為回鶻所復碑云天可汗親統大軍則在保義嗣位以後矣云遂□□□□媚磧者磧名上闕數字宋初王延

德使高昌記謂高昌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此大患鬼魅磧即唐初人所謂莫賀延磧魅與媚音同是□□□媚磧或即大患鬼魅磧矣蓋吐蕃陷北庭後此磧實為吐蕃北庭閒之通道及回鶻旣復北庭磧北無吐蕃蹤跡此道遂開故下云凡諸行人及於畜産□□□□蓋回鶻至此得自由往來天山南北路矣云復吐蕃大軍攻圍龜兹天可汗領兵救援吐蕃□□奔入于術者于術地名新書地理志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又五十里至于術守捉城自是西至安西都護府（即龜兹）凡五百六十里蓋吐蕃之兵自龜兹退至于術為回鶻所圍也云□□百姓與狂寇合從有虧職貢者百姓亦西北種族如三姓九姓十姓卅姓卌姓之比惜上有闕字不能知為何族矣云追奔逐北至眞珠河者眞珠河即今之那林河其下流為葉葉河又一支流為藥殺水新書地理志度拔達嶺五十里至頓多城烏孫

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眞珠河又西域傳石國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眞珠河是皆以此河之上游爲眞珠河新書西域傳寧遠都眞珠河之北杜環經營行記石國中有二水一名眞珠河一名質河則并其下流亦謂之眞珠河也云□廂皆實力者皆實力者三姓葛祿之一也云攻伐葛祿吐蕃搴旗斬馘追奔逐北西至拔賀那國者新書謂至德後葛邏祿浸盛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羅斯諸城拔賀那國即新書之判汗怖悍及寧遠都眞珠河之北與葛祿爲鄰故假道於此國云葉護爲不受教令離其土壤此葉護即謂拔賀那王自突厥西徙以後西域諸國王多稱葉護者下云册眞珠智惠葉□□王當國前王不受教令故別立一人此時回鶻南破吐蕃北服葛祿兵力直至葱嶺以西而具事史皆不書異時回鶻西徙之事惟由此碑始得解之既釐正其文復攷釋之如左因書以質沈

先生庶匡其不逮焉

書虞道園高昌王世勳碑後

道園撰此碑自云據高昌王世家蓋畏吾兒舊譜諜也所紀回鶻源流可與唐書回鶻傳相發明碑云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禿忽剌即唐書回鶻傳之獨樂水地理志謂之獨邏河志云嗢昆河獨邏河皆屈曲東北流至回鶻衙帳北五百里合流嗢昆河下流雖入獨邏河然出和林山者實嗢昆而非獨邏碑獨言禿忽剌者舉委以該其源也薛靈哥即回鶻傳之娑陵水地理志謂之仙娥河所謂回鶻牙帳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是也嗢昆仙娥二河均出杭愛山唐人謂之烏德鞬山或鬱督軍山此碑云和林山則以地名名之也碑紀回鶻始祖曰卜古可罕元史巴爾朮阿而忒的斤傳引作不可汗歐陽玄高昌偰氏家傳作普鞠可汗則兩唐書所未

載以世次計之尚在六朝之初不能求其人以實之矣碑又言卜古可罕傳三十餘君至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之子葛勵的斤案玉倫即唐書之護輸唐書回鶻傳回鶻承宗立涼州都督王君㚟誣暴其罪流死瀼州族子瀚海府司馬護輸乘衆怨共殺君㚟梗絕安西諸國貢道久之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羅立案護玉聲之轉輸輪字之誤護輸殆本作護輪轉爲玉倫其子葛勵的斤即骨力裴羅葛勵亦骨力之聲轉也金蓮公主即寧國公主以唐乾元元年嫁骨力裴羅時骨力嗣位已久不得如碑所云在玉倫的斤之世也碑又云唐嫁公主取福山石後七日而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亡乃遷諸交州而居焉交州今火州也此事全興史不合蓋回鶻西徙以後已不能紀遠其所記多荒忽不足信不如兩唐書之得事實矣

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像跋

南林蔣氏藏敦煌千佛洞所出古畫一上畫菩薩象題曰南无地藏菩薩下有四小字曰忌日畫施菩薩旁立武士一僧一題曰五道將軍曰道明和尚下層畫一女子盛服持香爐作頂禮狀題曰故大朝大于闐金玉國天公主李氏供養佘謂此于闐國王李聖天之女若女孫嫁為敦煌曹氏婦者所作也于闐為唐安西四鎮之一宋史又謂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則此畫所云故大朝者當指唐朝大于闐金玉國則李氏王于闐後所自名五代史四裔附錄晉天福三年册李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蓋即以寶字代金玉二字亦仍其自名非後世大寶法王之比也天公主者本外國稱唐公主之詞五代史謂回鶻可汗之妻號天公主蓋回鶻盛時每取唐公主為可敦後雖不娶於唐猶號其可敦為天公主因之其旁小國之女亦號天公主此大于

闐金玉國天公主李氏即聖天之女或其女孫其所造畫象出於敦煌者此公主嫁敦煌曹氏故也法國伯希和教授所得敦煌雜文書中有曹夫人讚具述夫人將死時事云辭天公主囑託偏照照於孤遺別男司空何世再逢於玉眷又云辭天公主偏照孤孀執司空手永別戚光此曹夫人即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之妻延恭延祿等之母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祿自稱留後遣使修貢四月詔贈元忠敦煌郡王授延祿歸義軍節度使（宋史及文獻通考同）然據英國倫敦博物館藏開寶八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延恭施舍疏則元忠延祿之閒尚有延恭一世且元忠卒於開寶以前非太平興國中也又據乾德六年曹氏繪觀音菩薩功德記有慈母娘子有男司空有小娘子陰氏慈母娘子即曹夫人男司空即延恭小娘子陰氏即延恭妻蓋陰氏卒後乃娶于闐公主後延

恭卒其母亦旋卒時延祿嗣為留後亦稱司空故曹夫人讃曰辭天公主偏照孤孀執司空手永別威光天公主即此于闐公主因延恭已卒故曰孤孀司空則延祿也先訣已寡之冢婦而次訣其嗣統之次子於事宜然是此公主既嫁而寡此畫云忌日畫施蓋公主於延恭忌日施以為功德者也又考延祿之妻亦姓李氏亦于闐公主千佛洞壁畫題字有大朝大于闐國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為新授太傅曹延祿姬供養云云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太平興國五年封延祿妻為隴西郡夫人隴西者李氏望也

于闐李氏有國始末史無可考當唐之初葉尉遲氏世王于闐貞觀末入朝於唐改其國為毗沙都督府即以其王爲都督及至德初安祿山反于闐王尉遲勝率兵赴難以其弟曜攝國事後勝請留宿衛乃以曜為王德宗時吐蕃攻陷安西四鎮與唐

隔絕終唐之世遂不復知于闐事北夢瑣言裴相國休毋谷剛世世為國王崇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相國姓字闐於中胡其子亦欲迎之彼國報白不允也藁長休卒於咸通初是咸通後唐與于闐有交通之跡此亦未入貢故其王姓氏不詳李氏代尉遲氏王于闐不知始於何時考高居誨使于闐在晉天福三年以七年歸其所記李聖天年號為同慶二十九年是聖天嗣位尚在後梁之初又聖天至宋建隆三年尚遣使入貢則在位幾六十年必以沖齡即位當非開國之主李氏有國自在唐之季世矣爾時回鶻實雄長西域東自甘州西訖龜茲皆為其部落所據而沙州西于闐東之仲雲族其官有宰相都督等亦與回鶻同俗疑李氏得國本藉回鶻之助且疑聖天亦回鶻人聖天之名本出譯語冊府元龜九百七十九載開元二年突厥可汗遣使上表求婚自稱曰乾和永清大駙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唐賢力毗伽公主阿史那公主墓志紀突厥默啜之號亦同突厥回鶻言語略同則李聖天名必回鶻語之漢譯也故聖天雖奉佛教亦

兼事摩尼宋史記建隆三年聖天遣使貢圭一玉枕一本國摩尼師貢玻璃瓶二胡錦一段國中摩尼得與國王並自通於中國全用回鶻故事又大中祥符以後于闐入貢時皆稱黑汗王或黑韓王皆可汗之異譯其貢使亦皆回鶻疑李氏本出回鶻特以于闐佛教根柢至深又自尉遲氏以來世效忠於唐室故稱唐族奉象教以安集其國百年之閒國基既定仍復其故俗然則李氏殆回鶻之別歟抑李氏得于闐後旋為回鶻所并宋史所稱黑韓王黑汗王者非李氏之後歟此亦不能質言之矣

曹夫人繪觀音菩薩象跋

南林蔣氏藏敦煌千佛洞所出古畫上層畫觀世音菩薩象下層中央寫繪象功德記左繪男子一幞頭黑衣署曰節度行軍司馬(中缺)校司空兼(中缺)曹廷(下缺)女子一署曰女小娘子□□持花一心供養記右繪女子二一署曰慈母娘子□氏一心供養一

署曰小娘子陰氏一心供養記末署乾德六年歲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題記按乾德六年即開寶元年是歲以十一月癸卯冬至改元故五月尚稱乾德六年據記文此象乃慈母娘子為男司空新婦小娘子難月而作難月蓋謂產難之月慈母娘子為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之妻男司空則延恭也時元忠已卒延恭以節度行軍司馬知留後事故具結銜中有校司空字樣司空三公之初階自曹義金以檢校司空為歸義軍節度使元忠加至檢校太傅時元忠初卒延恭知留後事未受朝命所稱檢校司空實自署也後延祿知留後時亦假此官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均謂元忠卒於太平興國五年上虞羅叔言參事作沙州曹氏年表始據英倫所藏開寶八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延恭施物疏謂元忠已先卒今觀此畫知開寶元年延恭已知留後事又記中於慈母娘子男司空外兼及小娘子女

小娘子郎君等两無一語及元忠知元忠已卒矣又日本西李顩寺藏大般若波羅蜜經卷二百七十四末有寫經記署乾德四年五月乃元忠子延晟所造記中有大王遐壽寶位堅於邱山等語大王亦指元忠是此時元忠尚存然則元忠之卒當在乾德四年五月之後六年五月之前或在乾德五年矣元忠卒年興延恭嗣位之歲均得由此畫定之上虞羅叔言參事作瓜沙曹氏年表未得元忠卒年年當由此畫補之矣

觀堂集林卷第二十一　史林十三

海甯　王國維

唐寫本殘職官書跋

唐寫本殘職官書英國倫敦博物館所藏日本狩野博士（直喜）所錄共二十八行前後闕存親王國三師三公府親王府上柱國以下帶文武職事府官屬其體蓋唐時所謂令（六典云令以設範立制）而此殘卷則職官令之一也所以知非隋制者隋有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三司四級而此卷惟開府儀同三司一級與唐制合又隋時上柱國柱國不問帶文武職事與否均置府屬而此則帶職事者始得置之又隋制上柱國在三師三公上此則在三師三公下與隋制不合故也然猶當為唐初之制故與六典及新舊兩書志又大不同六典謂三師為

聽官具或親王拜者但存其名又謂自隋文帝罷三公府皇朝因之通典亦云大唐三師三公並無官屬而此有三師三公府官屬蓋六典通典以事實言則唐初除親王外無拜三師三公者親王自有王府官屬故不別開府此以立制言容親王外有拜三師三公者故為之制府屬（唐中葉後多有以庶姓拜三師三公者然多為他職事官帶階亦不開府）猶此卷及六典皆有王國官屬實則唐世親王均未就國則亦未嘗置此種官也至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以下帶文武職事官屬亦六典及兩唐志所未載而親王府官屬亦有異同六典王府官屬尚有錄事倉曹戶曹騎曹士曹參軍各一人親事府及帳內府典軍各一人副典軍二人此皆無之又記室參軍此一人六典二人親事此三十九人彼三十六人帳內此六十人彼六百六十七人蓋六典為唐開元二十四年制此則開元以前制也案六典唐令自武德貞觀麟德儀鳳垂拱神龍太極凡七脩開元

初兩修舊唐書經籍志又有永徽令別出九者之外此卷當即其一觀其開府儀同三司官屬準三師三公而上柱國以下帶職事者皆得開府大與隋制近則此殘卷或武德令斷片歟

唐寫本食療本草殘卷跋

唐寫本本草英倫博物館藏狩野博士所錄存藥名二十四惟木瓜胡桃下有注餘未錄其木瓜胡桃二注以政和本草所引食療本草校之皆合惟語有詳略耳案唐書藝文志有孟詵食療本草三卷嘉祐補注本草所引書傳有食療本草云唐同州刺史孟詵撰張鼎又補其不足者八十九種并舊為二百二十七條凡三卷云云今存二十四條則僅得十之一矣其藥名皆朱書余所見唐寫本周易釋文之卦名唐韻之部首皆然但用以與餘文識別更無他義其藥性冷熱皆用小字旁注案唐寫本陶隱居本草集注序錄云有毒無毒易知惟冷熱須明今以

朱點為熱墨點為冷無點者是平而證類本草所引陶氏序錄則云惟冷熱須明今依本經別錄注於本條之下是唐慎微所見陶本草已與原本異蓋後人緣朱墨點與其有無易於舛錯故以冷熱平等字旁注之而又恐與序錄牴牾遂并改序錄原文此卷藥名朱書而冷熱用旁注知陶本草於藥性易朱墨點而為旁注亦自唐已來然矣

唐寫本靈棋經殘卷跋

此殘卷亦狩野博士所錄存卦象三具卦作上 下 下上 下上 下 下 上下 上下 其辭作四言韻語即靈棋經鬼災空亡不諧三卦辭也今本靈棋經卦作一上四下二上一下二上二下不同古本又第一卦象云家有患鬼兩兩對坐天地高卑莫下闕今本作家有患鬼兩相對坐伺候過失斷水絕火天神地祇專察人過又第三卦象云兩女

無夫鬬爭別居入異路分別宅處廬今本作兩女無夫鬬爭各居出入異路分別室廬象下各有注曰云云今本所無其顏淵曰云云則與今本所載晉駕部郎中顏幼明注大同古本作顏淵曰則又因其同為顏氏而依託也

唐寫本失名殘書跋

失名殘書亦狩野博士所錄前後闕存開元九年至天寶十三載紀每年大事然每年下紀甲子名及所屬五行蓋占家所用歷以驗禍福者非史家編年書也其所紀甲子亦較史家先一年如開元九年本辛酉而此云壬戌十年壬戌而此云癸亥以下仿此故其中紀事亦與史家參錯如新舊兩唐書皆云十二年廢王皇后為庶人而此云十一年舊書玄宗紀開元十三年五月庚寅妖賊劉定高率其黨夜犯通洛門盡擒斬之而此則云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劉五郎反據長術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為丁酉十四年是日為壬辰十三日為庚寅然此書十五日乃十三日之譌繫年則是

也兩書皆言十四年四月丁卯岐王範薨而此則云五月十九日岐王卒據長術則十四年五月十九日為丙午彼繫月誤此繫年誤也新書言二十四年五月丙午劉志誠反舊書言六月丙午此則云廿三年五月四日劉志成反兩書皆言天寶三載正月丙辰朔改年為載而此則繫之二載大抵彼是此非術數之家於國故甚疎固自不足怪也

唐寫本太公家教跋

宣統己酉歲法國伯希和教授言其所得敦煌書籍有太公家教一卷具書已寄巴黎未之見也去歲伯君郵寄敦煌古籍景本數百枚亦無此書頃於羅叔言參事唐風樓中見此卷蓋同出敦煌千佛洞為斯坦因伯希和二氏所遺又石室遺書未歸京師圖書館時流出人間者也此書史志與宋人書目均未著錄惟李習之答朱載言書云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辭句怪麗者有之矣揚雄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

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説俗傳太公家教是也是習之時已有此書王明清玉照新志三亦云世傳太公家教其書極淺陋鄙俚然見之唐李習之文集至以文中子爲一律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當是有唐村落間老校書爲之太公者猶曾高祖之類非渭濱之師臣明矣胡仔漁隱叢話十五引嚴有翼藝苑雌黃云杜荀鶴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裹衣成大漢初看騎馬作兒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張淏雲谷雜記二亦著此語陶九成輟耕錄二十五所載金人院本名目亦有太公家教蓋衍此書爲之則此書至宋元間尚存特以淺陋鄙俚故館閣與私家均未著錄今觀其書多作四字韻語語多鄙俗且失倫次與上諸書所言一一符合且今日俗諺猶多見其中設非見唐人寫本必疑爲後世假託矣書爲楮紙卷本前題存一卷字篇首闕五字餘均完好共一百二十七行每行自

十八九字至廿四五字不等行書拙率似出中唐以後不如視伯君所得者如何也辛亥六月記

卷中有云太公未遇釣魚水（水上奪渭字）相如未達賣卜於市□天居山魯連海水孔鳴盤桓候時而起書中所使古人事止此或後人因是取太公二字冠其書未必如王仲言曾高祖之說也

唐寫本兔園册府殘卷跋

右唐杜嗣先兔園册府殘卷僅存序文之半案此書舊唐書經籍志與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惟宋史藝文志有杜嗣先兔園册府三十卷五代史劉岳傳云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册耳兔園册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困學紀聞云兔園册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

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册謂此也則此書盛行於五代或至宋季尚存故深甯尚能言之歟然宋時藏書家罕有是書惟晁氏郡齋讀書志有兔園册十卷云唐虞世南奉王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偶儷之語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册之誚據此五代村塾盛行之書為虞為杜殊未可知竊疑世南入唐太宗引為記室即與房元齡對掌文翰未必令撰此等書豈此書盛行之際或并三十卷為十卷又以世南有北堂書鈔故嫁名於彼歟此本雖僅存卷首然猶是貞觀時寫本序中劉君詔問皆願治之言治字未闕筆知尚在太宗時又案舊唐書太宗諸子列傳蔣王惲以貞觀七年為安州都督至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在安州凡十六年則成書當在安州而此本乃書成後即傳寫者雖斷璣尺羽亦人間瓌寶也

唐寫本大雲經疏跋

此卷亦狩野博士所錄前後闕以文義觀之蓋武后載初元年所作大雲經疏也卷中所引經曰及經記曰云云均見後涼曇無讖所譯大方等無想經此經又有竺法念譯本名大雲無想經（此本已佚上虞羅氏藏六朝人所書一卷係第九卷亦闕前半）曇公譯本中亦屢見大雲字故知此為大雲經疏也案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載初元年有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又薛懷義傳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具偽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新唐書后妃傳所紀略同宋次道長安志記大雲經寺亦云武太后初光明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為大雲寺皆以此經為武后時偽造然後涼譯本之末固詳說黑河女

主之事故贊寧僧史略謂此經晉代已譯舊本便曰女王於時豈有天后云云頗以唐書之說為非志磐佛祖統紀從之故於武后載初元年書敕沙門法朗九人重譯大雲經不云偽造今觀此卷所引經文皆與涼譯無甚差池豈符命之說皆在疏中經文但稍加緣飾不盡偽託歟又此疏之成蓋與偽經同頒天下故敦煌寺中尚藏此殘卷第一段中歷釋廣武銘具文完具蓋亦洛水寶圖之類中有千秋不移宗語案唐書宗楚客傳載中宗時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引讖曰百代不移宗宣室志言上元初部城縣民得寇謙之銘曰李代代不可移宗蓋即指此第二段云神皇臨馭天下頻得舍利前開祥於光宅案長安志云光宅坊橫街之北光宅寺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興氣敕令掘得石函函中有佛舍利骨萬餘粒遂立光宅寺所謂開祥光宅者指此第三段引孔子讖及衛元嵩讖案周書藝術傳

有蜀郡衛元嵩著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興廢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此所引八句即是也通觀此卷附會穿鑿無所不至懷義等所修自應如此贊寧於法朗即法明輩尚有怨詞蓋未見僞經及此卷歟嘉興沈乙庵先生初見此卷告余內典中自有黑河女主之事因贊寧之言遂檢得之並論次之如此

唐寫本老子化胡經殘卷跋

巴黎國民圖書館藏老子化胡經卷一卷十兩卷卷一首殘闕數行此與倫博物館所藏化胡經卷一較彼本多十一行而首行老子化胡經序下紀撰人姓名處尚存一魏字案趙希弁郡齋讀書後志載老子化胡經十卷魏明帝爲之序此卷序題下尚存一魏字則下所闕當是明帝二字即希弁所見本矣序作四言韻語爲他書序所未見巴黎本卷首有闕佚得此本校補序文略可讀矣

唐寫本韋莊秦婦吟跋

此詩前後殘闕無篇題及撰人姓名亦英倫博物館所藏狩野博士所錄案北夢瑣言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此詩中有此二語則為韋莊秦婦吟審矣瑣言又云爾後公卿頗多垂諱莊乃諱之時人號為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云云是莊貴後諱言此詩故弟藹編浣花集不以入集遂不傳於世然此詩當時製為障子則風行一時可知伯希和教授巴黎國民圖書館敦煌書目亦有秦婦吟下署右補闕韋莊彼本有前題殆較此為完善歟

又跋

余曩考日本狩野博士所錄倫敦博物館殘本據北夢瑣言定為韋莊秦婦吟後閱巴黎國民圖書館敦煌書目有秦婦吟一

卷署右補闕韋莊撰因移書伯希和教授屬為寫寄甲子正月
教授手錄巴黎所藏天復五年張龜寫本以至復以倫敦別藏
梁貞明五年安友盛寫本校之二本並首尾完具凡千三百八
十六字其首云中和癸卯春三月則此詩乃中和三年所作其
末云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又云願君舉棹東復
東詠此長歌獻相公則此詩乃上江南某帥者考是時周寶以
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鎮潤州則相公蓋謂周寶也莊遇黃
寇之亂初居洛中旋客江南浣花集四有江上逢史館李學士
詩云闕河自此為征壘城闕於今陷戰鼙自注云時巢寇未平
則中和三年三月莊已由洛渡江其後有陪金陵府相中堂夜
宴詩觀浙西府相畋游詩又有官莊詩自注云江南富民悉以
犯酒没家產因以此詩諷之浙帥遂改酒法不入財產是莊曾
為周寶客此詩當即其初至江南贄寶之作矣此時莊尚未第

其署右補闕者乃莊在唐所終之官考莊自巢亂後自洛而吳而越而贛而楚至景福二年癸丑始還京應舉其投寄舊知詩所謂萬里有家留百越十年無路到三秦者也是年下第至次年乾寧改元始成進士其入蜀之歲則弟藹作浣花集序云庚申（光化三年）夏以中諫□□□□辛酉（天復元年）春應聘為蜀奏記而浣花集十有過樊川舊居詩自注云時在華州駕前奉使入蜀作考昭宗以乾寧三年丙辰七月幸華州至光化元年戊午八月始還京師則莊奉使入蜀當在丙丁戊三年中而唐書隱逸陸龜蒙傳云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八人皆贈右補闕（北夢瑣言記此事在光化元年容齋三筆卷七謂在光化三年十二月）則莊使蜀後仍自還朝至庚申乃復入蜀辛酉始委質王氏則庚申之中諫（唐人呼拾遺補闕二官為中諫見北夢瑣言八）乃其在唐所終之官也瑣言載右補闕韋莊為陸龜蒙誄文與此詩結銜均以其在唐最後一官稱之而此詩書於天復五年九宜書此官也甲子二月

唐寫本云謠集雜曲子跋

此卷首題云謠集雜曲子共三十首其目為鳳歸雲四首天仙子二首竹枝子洞仙歌破陣子換沙溪柳青娘傾杯樂則不著首數其詞為狩野博士錄出者鳳歸雲二首天仙子一首而已案此八調名均見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曲名中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國子司業崔令欽為隋宏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則其人當生玄肅二宗時教坊記記事訖於開元亦足推其時代則此八曲固開元教坊舊物矣郭茂倩樂府詩集近代曲辭中有滕潛鳳歸雲二首皆七言絕句此則為長短句此猶唐人樂府見於各家文集樂府詩集者多近體詩而同調之見於花閒尊前者則多為長短句蓋詩家務尊其體而樂家只倚其聲故不同也天仙子唐人皇甫松所作者不疊此則有二疊鳳歸雲二首句法與用韻各自不同然大體相似可見唐人詞律之寬天仙

子詞特深峭隱秀堪與飛卿端己抗行惜其餘二十餘篇不可見也癸亥冬羅叔言參事寄巳恭寫本全存十八首但傾杯樂有目而佚其詞三十首中但佚十二首耳

唐寫本春秋後語背記跋

上虞羅氏藏唐寫本春秋後語有背記凡八條中有西番書一行餘漢字七條皆以木筆書之內有咸通皇帝判官王文瑀語蓋唐咸通間人所書末有詞三闋前二闋不著調名觀其句法知為望江南後一闋則菩薩蠻也案段安節樂府雜錄云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為亡伎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考德裕鎮浙西在長慶四年至太和三年入朝凡六年嗣是白居易劉禹錫溫庭筠皇甫松並為此詞白詞名憶江南見長慶後集卷三乃太和八九年間所作劉詞有多謝洛城人語必居洛陽時作殆與白詞同時作溫皇甫二詞則又在其後前則未聞又菩薩蠻據蘇鶚杜陽雜編亦以為宣宗大中初製然世所傳小說煬帝海山記已有煬帝所作望江南八首宋初所編尊前集及李白古

風集（見湘山野錄）均有白所作菩薩蠻詞海山記僞書固不足信白詞世亦有疑之者顧唐宋說部所謂某調創於某時某人者尤多附會考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教坊曲名三百六十五中有望江南菩薩蠻二調令欽時代雖不可考然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國子司業崔令欽乃隋恆農太守宣度之五世孫唐高祖至玄宗五世宣度與高祖同時則其五世孫令欽當在玄肅二宗之世其書記事訖於開元亦足略推其時代據此則望江南菩薩蠻二詞開元教坊固已有之惟望江南因贊皇首塡此詞劉白諸公相繼而作菩薩蠻則因宣宗所喜宰相令狐綯曾令溫庭筠撰密進之（見唐詩紀事）故樂府雜錄與杜陽雜編遂以此二詞之創作傅之德裕與宣宗語雖失實然其風行實始於此此背記書於咸通間距太和末廿餘年距大中不過數年已有此二調雖別字聲病滿紙皆是可見沙州一隅自大中內屬後又頗接中原

最新之文化也至此背記中之與沙州時事相關者已見於羅叔言參事所補唐書張義潮傳茲不贅云癸丑五月

唐寫本殘小說跋

右唐人小說斷片亦狩野博士所錄英倫博物館本記太宗入冥事又記判官姓名為崔子玉狩野博士曾於藝文雜誌中考此斷片引太平廣記一百四十六所引朝野僉載紀太宗入冥事謂唐初已有此傳說然僉載不著冥判姓名近代鄭烺作崔府君祠錄引府君神異錄正與僉載同惟以冥判為崔府君攷費袞梁溪漫志載宋仁宗景祐二年加崔眞君封號詔曰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沒司幽府已以崔真君為司幽府之神而樓鑰顯應觀碑記言宣和三年磁守韓景作記言唐太宗嘗夢得之詔入覲刺蒲州河北採訪使則徑以太宗所見冥判為即眞君今觀此殘卷知唐人已有此說矣太宗入冥與崔判官事傳

世西游記演義亦載之具語誕妄不足詰朝野僉載則謂冥中問六月四日事案太宗誅建成元吉事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張鷟不言建成元吉事者唐人記先皇事特微其詞耳僉載及府君神異錄二事玆比錄之以備參考可知後世傳說其所由來遠矣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蹔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即觀乾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朝野僉載）

神異錄滏陽八事之一曰一日府君忽奉東岳聖帝旨敕斷

隱巢等獄府君令二青衣引太宗至時魏徵已辛迎太宗屬
曰隱巢等寃訴不可與辨帝功大但稱述神必祐也帝頷之
及對質帝惟以功上陳不與辨府君判曰帝治世安民之功
甚偉隱巢等淫亂帝誅除之亦正家之義也即不名正其罪
恐為擅誅促壽而已今且君臨天下為蒼生主也敕二青衣
送帝回隱巢等惶恐去帝行復與府君別府君曰毋泄也後
帝令傳府君像與判獄神無異益信府君之德通於神明矣

注明者 祠件

唐寫本敦煌縣戶籍跋

此狩野博士所錄英倫博物館所藏唐大歷四年沙州燉煌縣戶籍也唐六典戶部尚書職每一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凡定戶以仲年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大歷四年歲在己酉正定戶之年也云戶主者通典引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凡戶主皆以

家長為之是也云戶主索思禮年六十五歲老男者六典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唐志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上為中二十三以上成丁廣德元年詔男子二十五為成丁五十五為老又六典凡給田之制丁男中男以一頃老男篤疾廢疾以四十畝寡妻妾以三十畝若為戶者（主戶）則減丁之半此索思禮年六十五故云老男必書此者以與授田之事相關故也此下或書寡或書小男或書廢疾或書小女中女皆放此云昭武校尉前行右金吾衛靈州武略府別將上柱國者昭武都尉武散官正六品上別將則唐制上府別將職事官正七品下中府從七品上下府從七品下云前行者六典凡任官階高而擬卑曰行此以六品散官任七品職事官故曰行又時已罷職故曰前行也上柱國者勳官第十二轉云甲頭某某者唐制授官有團甲過甲之制授散官與勳亦然

言甲頭某某者猶唐以來言某某下及第某某牓下進士矣云
下中户者六典天下之户量其資產分為九等下中則第八等
也云不課户者通典户内有課口者為課户無課口者為不課
户諸視流内九品以上官皆為不課户是也云毋汜氏上元二
年帳後死者謂上元二年計帳上有其名其後即死已死而猶
列於籍者造籍者之失也云男游鸞丹州通化府折衝者案唐
志丹州府名有同化無通化然唐袁秀巖墓志云遷左威衛丹
州通化府折衝正與此合折衝者折衝都尉之略唐制上府折
衝都尉職事官正四品上中府正四品下下府從四品上不知
通化府居何等矣上索思禮名下具散官職事官勳官三種此
僅具職事官勳官而不著散官者因勳官自上柱國以下授田
各有差而散官則與授田無涉故也云鸞男齊岳年一十二歲
大歷二年帳後編附者謂至大歷計帳後其名始編入也云沙

州燉煌縣懸泉鄉宜禾里大歷四年□□手實者唐會要八十五開元十八年敕諸戶籍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縣司責手實計帳赴州依式勘造鄉別為卷總寫三通其縫皆注某州某縣某年籍州名用州印縣名用縣印三月三十日納訖此行連用四印即是也手實者文獻通考載宋熙寧七年呂惠卿議引戶令云手實者令人戶具具丁口田宅之實也宋史呂惠卿傳亦云自供手實是前後所具丁口田宅皆出人戶自供矣云乾元三年籍者乾元三年歲在庚子亦定戶籍之年六典注諸造籍起正月畢三月故戶籍以定籍之年名之不以造籍之年名之也云合應受田陸拾壹頃伍拾叁畝者唐制上柱國受田三十頃思禮父子二人勳皆上柱國合受田六十頃又思禮以老男為戶主合受田五十畝游鸞為丁合受百畝又園宅地三畝故合受田六十一頃五十三畝下安游璟戶云應受田三十一頃頃一

畝亦上柱國勳田三十頃丁田一頃園宅一畝與此同例也云貳佰肆拾畝已受卌畝永業一十九畝勳田一十四畝買田一百六十七畝口分三畝居住園宅五十九頃一十畝未受者棄從上應受田數中除去勳田六十頃園宅三畝外只餘百五十畝為永業口分之田其中卌畝為永業百一十一畝為口分唐志丁中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寡妻妾皆以二十畝為永業餘為口分而此口分得六十七畝者此亦有說蓋思禮已老游鸞又為他州四品職事官均未必能躬耕為之耕者二奴也二奴之年正在丁中例得受田百畝意其初以二奴之名受田二頃然唐制奴婢無受田之文於是即以思禮游鸞之名受田百五十畝然實際已受二百七畝有司以其家勳田未受者尚多又以游鸞官稍高遂不復致詰即據以定籍故有此參池也勳田六十頃僅受一十九畝蓋唐時職事官田與勳官田皆有名無實下安游璟勳亦上柱國而勳田未受半畝

亦具證也田畝皆注所在地及四至者為授受田也瓜渠地在城東十五里疑即唐沙州圖經之北府渠孟授渠亦見圖經云長二十里西涼錄云燉煌太守趙郡孟敏於州西南十八里甘泉鄉鄉斗門上開渠溉田百姓蒙賴因以為號今城東一里尚有此渠知此渠自城西南迤至城東矣

又安游璟年伍拾參歲上柱國開元二十五年九月五日授甲頭王斛斯考舊書玄宗紀開元二十九年北州刺史王斛斯為幽州節度使當即其人游璟於大歷四年年五十三歲上溯至開元二十五年僅二十歲上柱國勳官第一自白丁十二轉乃得之游璟此時似無遽得上柱國之理疑游璟是歲代叔承戶其叔本有上柱國勳游璟因而書之唐制勳無襲法又職事官田及勳官田未請受而身亡者子孫不得追請六典注游璟不知國故因舊籍書之有司以當時勳田本是虛名故亦不復致詰可

知唐時帳籍固未能核實也

宋初寫本燉煌縣户籍跋

右雍熙二年至道元年户籍殘卷當沙州曹延祿之世雍熙二年籍鄧永興户下尚注妻與弟姓名而不注年歲至道元年籍則但有户主姓名蓋沙州此時純就田課税不就丁課税矣所請之田亦無定制鄧永興受二十畝何石住受一頃十畝高安三受七十五畝蓋視力之所能耕者受之至是而後周隋唐以來之舊制并其名而亦亡之矣

覆五代刊本爾雅跋

日本室町氏重刊舊本爾雅每半葉八行行大十六字小二十一字卷末有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一行案趙德甫金石錄後唐汾陽王眞堂記李鶚書鶚五代時仕至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出其所書前輩多貴重之王仲言揮麈錄後唐平

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鶚（原訛作諤）書五經刊板於國子監是此書尚出五代監本考五代刊九經三傳經始於長興三年其中五經三傳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先成舊五代史漢書隱帝紀乾祐二年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則五經與孝經論語爾雅爾時當已刊畢而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有開運丙午田敏序則五經三傳亦當成於石晉之世矣此八種皆李鶚一人書王仲言云家有李鶚書五經玉海言景德二年九月國子監言尚書孝經論語爾雅四經字體訛外請以李鶚本別雕則此八種皆出鶚手其二禮二傳則鄉貢三禮郭嵠所書（見容齋續筆及玉海）至廣順三年乃竣經典釋文太廟室長朱延熙書（見容齋續筆）顯德六年乃竣此五代寫刊經典之大略也此本有李鶚書款自出五代監本惟釋草椵木槿注或呼日及不作白及（五代監本作白及見宋史儒林田敏傳）則已經宋人校正又高宗嫌名遘字或闕筆則又宋南渡後遞翻

之本矣案玉海紹興九年九月七日詔下州郡索國子監元頒善本校對鏤板又二十一年五月詔令國子監訪尋五經三館舊監本鏤板則此本實紹興後重刊舊監本其行款大小與唐人書諸經卷子一一相近自是五代舊式當時所刊諸經今無一存者惟賴此遞翻本足窺五代北宋監本面目耳凡諸經與此本同行款者如吳門黃氏所藏周禮秋官二卷虞山張氏所藏禮記殘卷內府所藏孟子十四卷蓋亦宋監本若翻監中之本前人皆誤以此為蜀大字本故聊復辨之

揮麈錄言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游閒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鶚做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云云案後唐始刊九經據册府元龜所載馮道李愚等奏固發端於吳蜀印板文字然以為做蜀毋昭裔文選製作則大不然考

昭裔相蜀在孟昶明德二年（後唐清泰二年）至廣政十六七年尚在相位仲言謂其相王蜀已非事實其刊文選在相蜀後自不得在長興之前孔平仲珩璜新論云周廣順中蜀相毋昭裔請刊印板九經通鑑載昭裔開學館刻九經（即蜀大字本九經與蜀石經無涉）在廣政十六年即周廣順三年正田敏九經板成之歲昭裔所刊當倣其製近人或廣王仲言之說謂蜀本九經先於監本者尤乖事實也

宋刊本爾雅疏跋

烏程蔣氏藏宋刊爾雅疏十卷每半葉十五行行三十字明文淵閣舊藏即吾鄉陳仲魚先生經籍跋文中所著錄者也案宋刊諸經單疏存於今日者臨清徐氏有周易正義日本楓山官庫有尚書正義竹添氏有毛詩正義近藤氏有景鈔左傳正義前吳門黃氏有儀禮疏蔣氏復有殘公羊疏并此爾雅疏而七爾雅疏舊又有吳門黃氏歸安陸氏二本今黃本已佚陸本又

流出海外惟此為碩果矣諸疏行款除易疏未見外書疏每行二十四字詩疏與左傳疏每行二十五字儀禮疏二十七字公羊疏二十五六七字爾雅疏三十字具半葉十五行則諸疏皆同此亦六朝以來義疏舊式考日本早稻田大學所藏六朝人書禮記子本疏義每行二十八九字至三十字不等富岡君撝所藏唐人書毛詩疏殘卷每行自二十二字至二十六字不等狩谷望之藏古鈔禮記單疏殘卷每行二十六七字巴黎國民圖書館藏唐人書老子道德經義疏亦每行二十四五字至三十字不等具餘唐人所書佛經疏亦無不然是五代刊九經用大字宋初刊經疏用小字皆仍唐人卷子舊式也宋初刊五經正義成於淳化五年七經正義成於咸平四年此本猶是咸平舊式然於欽宗嫌名亘字高宗嫌名媾字皆闕一筆又多元明補刊之葉乃南渡後重刊北宋監本又經元明修補者也考北

宋監本靖康中為金人輦之而北故南渡後即有重刊經疏者如竹添氏所藏詩疏乃紹興九年九月十九日紹興府重雕又玉海載紹興十五年博士王之望請羣經義疏未有板者令臨安府雕造（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亦記此事）則高宗末年羣經義疏當已盡有印板矣此種州郡刊板當時即入監中故魏華父岳倦翁並謂南渡監本盡取諸江南諸州蓋南渡初監中不自刊板悉令臨安府及他州郡刻之而以其板入監此即南宋監本也明黃佐南廱志經籍考所載舊板有周易註疏十三卷儀禮註疏五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爾雅註疏十卷其書雖或稱正義或稱疏或稱註疏而其卷數無不與北宋單疏本合而與南廱之十行本註疏不合當即南宋所刊單疏舊板也以其板久闕不印又明人但知有註疏不知有單疏故即以註疏目之此本用洪武中公牘紙印又有明初

補板乃明南雍印本可知南雍志之爾雅註疏十卷即是此本而其他周易儀禮三傳諸疏卷數同於單疏本而不同於南雍註疏本者其為南宋單疏舊板蓋可識矣南雍十行本註疏向無儀禮爾雅二種故元明閒尚補綴單疏本以彌十三經之闕是以二疏後世猶有傳本餘疏自元以後殆已不多印行矣

宋越州本禮記正義跋

南海潘氏藏禮記正義七十卷每半葉八行行大十五六字小二十二字卷末有紹熙壬子三山黃唐跋并校正官銜名十二行其黃唐結銜為朝請郎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常平公事餘亦多浙東官屬乃浙東漕司所刊即岳倦翁所謂越中舊本注疏也此書舊藏吳中吳企晉舍人家惠定宇先生曾取以校汲古閣本一時頗多傳錄阮文達校勘記所據即是也然惠氏校本未錄黃唐跋及校正諸人銜名日本人所撰七經孟子考文並

經籍訪古志雖載黃跋而未錄銜名故世無知為越本者案黃跋云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義注疏萃見一書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禮記毛詩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校用鋟諸木云云又慶元庚申越帥沈作賓作春秋正義後序云諸經正義既刊於倉臺而此書復刊於郡治合五為六炳乎相輝余曩讀黃沈二跋見沈跋倉臺五經云云與黃跋語合又檢寶慶會稽續志提舉題名知黃唐以紹熙二年十一月任浙東提舉因定黃唐所刊書為越州本今見此本校正銜名足證余說之不謬矣又據黃沈二跋則越本注疏首刊易書周禮三種黃唐益以毛詩禮記二疏沈氏又益以左傳疏共得六種而黃刊禮記與沈刊左傳行款全同今傳世宋刊注疏本與此本同行款者如常熟瞿氏所藏周易注疏十三卷日本足利學校所藏

尚書注疏二十卷皆即越本余又見江安傅氏所藏周禮注疏僅存春官大司樂職一葉行款亦與此同其經文大字下接以釋經之疏小字雙行乃以一大注字閒之其下為注文亦小字雙行注文後空一格乃為釋注之疏其體例與他注疏異亦與越本他經注疏異而行款則同蓋亦越州本也聞江右李氏有全書惜未見京師圖書館藏論語注疏解經殘卷潘氏又藏孟子注疏解經殘卷存卷二卷三行款全與此本同此又在六經之外蓋刊於慶元庚申以後是越本殆具十三經矣具書皆每半葉八行用監中經注本行款分卷則從單疏本與建十行本絕不相同目錄家知有越本注疏自今日始然非此本題跋銜名具存亦無以推知之矣又宋元閒別有一種注疏與越本行款略同如日本森立之留眞譜所摹周易兼義烏程張氏所藏尚書注疏吾鄉陳氏士鄉堂所藏毛詩注疏皆半葉八行行大十八字小二十五字

板心大小亦同越本然張氏尚書疏分卷與建本同陳氏毛詩疏并附釋音疑用越本行款重刊建本者不知刊於何時何地也附記於此

舊刊本毛詩注疏殘葉跋

江安傅氏藏舊刊毛詩注疏卷二第十六葉每半葉十三行行大二十四字小三十一字刊刻精雅與宋越本建本均不同案常熟瞿氏有尚書注疏二十卷每半葉十三行行大二十六字至二十九字小三十五字正義序後别附纂圖其地理圖題平水劉敏仲編蓋即平陽刊本貴池劉氏藏元元貞丙申平陽梁氏刊論語注疏解經十卷亦每半葉十三行行大二十四五字小三十一字此殘葉行款並與之近當亦平水刊本岳倦翁舉注疏本有越本有蜀本有建本越本八行建本十行蜀本世未有傳者此十三行者殆即蜀本元人平蜀遠在得江南之先故

平陽所刊書多蜀本尚書論語二疏蓋亦自蜀本出歟

殘宋本三國志跋

殘本魏志卷二十八存十三葉每半葉十行行大十九字小二十一字避諱至完構二字止而孝宗諱慎字不避此宋南渡初衢州刊本也明南雍舊板有宋衢州刊三國志卷末有右職修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右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二行其板式行款正與此本同乃元明後修補此本者則此即衢州本也其板在南宋時當已入胄監自是而入元西湖書院而入明南雍觀南宋監本史記兩漢書用兩淮江東漕司刊本唐書五代史用湖州刊本則三國志用衢本可知故明南雍有其殘板（今所見明中葉後印本雖無宋刊一葉爲元明以來修改易盡可知）則此又南宋監本也然求其淵源實出北宋監本考宋初監本諸史惟有十行十九字一種余所見江安傅氏所藏北宋刊史記與諸家所藏福唐

重刊淳化本兩漢書皆十行十九字也國志初刊於咸平其行款自當與前三史同然世說未見有北宋刊本惟黃蕘圃所藏吳志後歸歸安陸氏者前有咸平六年中書門下省牒及咸平三年校勘經進諸臣銜名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三字昔人多以此為咸平祖刻實則書中避欽宗諱桓字又銜名中句當字皆改作幹當亦避高宗嫌名為南宋重刊無疑又據竹汀日記謂吳志卷首銜名外卷末別有校正姓名其署銜云辟雍正（卷末銜名）（陸氏藏書志失載）考宋史選舉志徽宗崇寧元年始立辟雍置博士正錄等官與大學同宣和三年罷則辟雍正一官惟徽宗時有之然則黃藏吳志乃南渡後重刊徽宗朝本謂之咸平祖刻鶻突殊甚此本行款獨與宋初所刊諸史同則咸平本面目自當於此本求之矣又紹興中兩淮江東漕司分刊前三史今傳世者尚有淮南漕司所刊史記及殘本兩漢書皆半葉九行行十六字此

本刊於同時乃用舊監本行款蓋南渡後諸史於各州郡分刊其板式自不能畫一也至半葉十四行之本諸史多有之證以單行吳志則當出於北宋末監本然尚未能證實惟咸平祖刻面目不存於單行吳志而存於此本則固目錄家所當首肯也

庚申中秋

兩浙古刊本考序

雕板之興遠在唐代其初見於紀載者吳蜀也而吾浙為尤先元微之作白氏長慶集序自注曰揚越閒多作書摹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書鬻賣自非雕板不可則唐之中葉吾浙已有刊板矣冊府元龜載後唐長興中馮道李愚奏云嘗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繁多則五季之頃其行轉盛及宋有天下南并吳越嗣後國子監刊書若七經正義若史漢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唐書若資治通鑑

若諸醫書皆下杭州鏤板北宋監本刊於杭者殆居泰半南渡以後臨安爲行都胄監在焉書板之所萃集宋亡廢爲西湖書院而書庫未燬明初移入南京國子監而吾浙之寶藏俄空焉又元代官書若宋遼金三史私書若文獻通考若國朝文類亦皆於杭州刊刻蓋良工之所萃故鋟板必於是也至私家刊刻在北宋時已亘四部而宋季臨安書肆若陳氏父子編刊唐宋人詩集有功於古籍甚鉅至諸州刊板天水以後公庫郡庠仍世刊刻而紹興爲監司安撫駐所刊書之多幾與臨安埒元時一代大著述如胡氏通鑑音注王氏玉海皆於其鄉學刊行又四部以外湖之思谿杭之南山均有大藏全板元初刊西夏字全藏亦於杭州開局自古刊板之盛未有如吾浙者閩蜀二方方之褊矣宋元人所撰方志若寶慶四明志若新定續志若至正四明續志頗記郡中板刻而他郡闕如今最錄世有傳本及

見於紀載者為兩浙古刊本考分郡羅列釐為二卷雖可考見者十不得四五然大略可覩矣壬戌二月

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跋

此本世謂之興文署本緣印本首有王磐序云興文署刊諸書以資治通鑑為首云云案興文署之立未知何年然祕書監志云至元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大保大司農奏過事內一件興文署掌雕印文書交屬祕書監呵是至元十年已有興文署且是年署中已有雕字匠花名四十名印匠一十六名則刻印通鑑自當在此前後而胡梅磵通鑑注成於至元二十三年遠在設興文署之後又王磐致仕在至元二十一年以前亦無從為胡注作序且王氏序中無一語及於梅磵則王氏所序興文署所刊自為溫公原書非胡注也又梅磵自序謂初撰通鑑廣注九十七卷本用陸氏經典釋文例與本書別行丙子避地越之新

昌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云云案丙子即宋亡之歲梅磵丙子後所得之他本蓋即興文署刊本因注於此本之上後來刊注時遂并王序刊之實則與胡注無與也明黃溥簡籍遺聞謂是書刊於臨海洪武初取其板入國子監此語得之臨海為梅磵鄉里其刊此書與樂平州刊文獻通考慶元路刊玉海事同當在梅磵身後矣袁桷師友淵源錄云胡三省釋通鑑三十年兵難稿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塾手鈔定注已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定注今在家是清容作淵源錄時其書尚未印行可為今本非興文署所刊之鐵證矣

顯德刊本寶篋印陀羅尼經跋

刻本一切如來心祕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卷高工部營造尺二寸五分板心高一寸九分半每行八字或九字經文共三百三十八行後空一行題寶篋印陀羅尼經并前後題共三百四十二行經前有畫作人禮塔狀廣二寸有奇畫前有題記四行曰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錢弘俶印寶篋印經八萬

四千部在寶塔內供養顯德二年丙辰歲記近出湖州天寧寺塔中今歸烏程張氏案吳越忠懿王所造金塗塔塔裏有題記四行云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此卷刊於丙辰即在造塔後一年所印部數亦與塔數同殆即塔中物矣考大唐西域記摩揭陀國條云印度之俗香抹為塗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總聚於內常修供養又日本神護景雲四年（當唐大曆五年）所造百萬木塔其中各有刻本無垢淨光經中陀羅尼一卷（所見有根本陀羅尼相輪陀羅尼自心印陀羅尼六度陀羅尼凡四種）此小卷畫人禮塔象又刊於造塔之後一年當亦金塗塔中物故卷軸極小正與塔身合日本百萬塔中所有刻本陀羅尼大小亦與此略同其制當出於唐是唐大曆以前必已有此種印本而世無傳者小經卷刊本傳世者以此卷為最古即吾浙古刻之存者亦以此卷為最古矣（或云此卷本出於天寧寺石幢下[illegible]中[illegible]有石楔近石楔脫）

落乃得此卷未知信否姑記之以廣異聞

甲子八月杭州雷峯塔傾具磚中空各藏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卷其前題云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捨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紀經卷大小與顯德刊本略同則顯德本出於石象鼻中之說殆信

元刊本西夏文華嚴經殘卷跋

上虞羅氏仁和邵氏並藏西夏字經摺本每半番六行行十七字首行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ㄙ次行題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又次行題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天子神𣴎原本皆西夏字據上虞羅君楚譯奉天顯道二十字初不知為何帝尊號嗣考宋史西夏傳西夏仁宗上尊號曰制義去邪則此經乃仁宗所譯也亦無由知為何時所刊而相其書跡紙墨並與西夏所刻掌中珠殊余謂此元刊本也日本善福寺藏元平江

路磧砂延聖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論卷三後有大德十年松江府僧錄管主八願文中云欽覩聖旨於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彫刻河西字大藏經三千六百二十餘卷華嚴諸經懺板至大德六年完備管主八欽此勝緣印造三十餘藏及華嚴大經梁皇寶懺華嚴道場懺儀各百餘部焰口施食儀軌千有餘部施於寧夏等路寺院永遠流通又云裝印西番字乾陀般若大傘三十餘件經咒各千餘部散施土蕃等處云云觀其施河西字經於甯夏施西番字經於吐蕃可知河西字即西夏字西番字即西藏字又法國伯希和教授於燉煌得一西夏文經卷末有漢字印記云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於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蓋即管主八所施河西字大藏經三十餘藏之一可證元人呼西夏字為河西字也然則元初自有重刊西夏字大藏此華嚴經殘卷即元刊大藏中物非西

夏原刊也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罷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經板則此經世祖時已刊刻成宗初即位雖罷其役然未幾仍復續刊至大德六年告成

劉氏金石苑稿本跋

諸城劉燕庭方伯金石苑稿本共六十一冊今在上海涵芬樓計長安獲古編一冊昭陵復古錄五冊洛陽存古錄十七冊鼓山題名二冊烏石山題名二冊雜碑無書題者二十三冊寫錄之式並行格往往不同閒錄前人及同時諸家跋尾或附方伯自跋又有大興徐星伯編修校籤餘為跋尾草稿二冊目錄九冊其目錄存造像題名石幢墓誌雜碑五種又有嘉蔭簃金石目金石補編目洛陽存古錄目凡八種嗣涵芬樓又得仁和胡次瑤孝廉所編金石苑序目手稿二冊其子目亦凡八種一長安獲古編二劉氏古泉苑三泥封印古錄四嘉蔭簃蒐古彙編

五洛陽存古錄六造像觀古錄七昭陵復古錄八三巴吾古志頫與原目相出入繼又見江都宣氏所藏胡目別稿又有海東攟古志貞珉闡古錄佛幢證古錄題名集古錄四種序目皆具并前為十二種案方伯之為此書孝廉實佐之孝廉序嘉蔭簃蒐古彙編目云壬子之秋余為方伯編金石苑目次凡得十種將畢方伯謂余曰余尚有六種蒐而未成具體例標目已定矣序中復列舉其目曰東武懷古錄曰造象觀古錄曰寶甓甄古錄曰捫槃說古錄曰要言汲古錄曰奇觚抉古錄余合原目及胡目觀之知方伯此書兼用以地分類及以物分類二法其以地分類者若長安獲古編若昭陵復古錄若洛陽存古錄若三巴吾古志若海東攟古志而未成之東武懷古錄與焉其以物分類者若劉氏古泉苑若泥封印古錄若造象觀古錄若佛幢證古錄若題名集古錄若貞珉闡古錄而未成之寶甓甄古錄

與馬其為二類所不能攝者為數至夥頤則編為嘉蔭簃蒐古彙編其捫槊說古錄要言汲古錄奇觚抉古錄則又方伯治金石所得之一家言此金石苑編纂之大略也方伯所錄金石文字至為浩博中閒蓋欲刪王氏金石萃編所已錄者而存其所未收者於是有金石補編之目其嘉蔭簃金石目又當為最初之目此皆編纂時所旁出而與本書無涉者也考方伯之卒在咸豐癸丑春日壬子秋之目當為最後所定其時金石苑已得十種而涵芬樓所藏胡目存八種其造像觀古錄又為後六種之一故僅得七種其餘三種即劉氏原目之墓誌題名石幢而宣氏胡目所題為貞珉闡古錄題名集古錄佛幢證古錄者此與造象觀古錄命名最後蓋在壬癸之閒矣又海東金石苑初擬別行後題為海東擷古志則又入金石苑全書中此又編纂時改定之大略也近者上虞羅叔言參事欲編刊其所藏金石

拓本而病其繁重乃先後為以時分類以地分類以器物分類之書各若干種復以無可歸類之小品別為一書而全書之成跡非易易方伯之書亦視此矣此書各種惟三巴孴古志已刊行長安獲古編板裹在京師丹徒劉鐵雲觀察為補刊器名印行於世其他諸種惟有此稿本而稿本中亦惟昭陵復古錄碑二十六通具全餘並有闕佚然尚可得十之五六臨桂況夔笙太守編為昭陵復古錄十卷洛陽存古錄三十二卷鼓山題名六卷烏石山題名三卷嘉蔭簃蒐古彙編七十卷闕佚之餘不能盡如原目亦固其所幸劉胡二目具存可以見當時蒐討之勤且富矣胡氏名琨一字美中仁和人道光甲辰舉人殉咸豐庚申之難余藏其致勞季言手札述校說文繫傳事語極精確其編次金石亦頗有法學問淹雅當時無赫赫名今更罕知其姓氏矣咸豐後第一庚申十二月二十七日是日立春

書宋舊宮人詩詞湖山類稿水雲集後

周密浩然齋雅談載南宋王夫人所作滿江紅詞及文文山鄧中甫和作其詞人人能道之獨不詳夫人為何如人棄世傳宋舊宮人詩詞一卷云昭儀王清惠字沖華汪大有水雲集及湖山類稿多與昭儀酬唱之作其人宋史后妃傳失載惟江萬里傳云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賈似道不能對萬里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常語夫人以為笑則夫人乃度宗嬪御陳世崇隨隱漫錄云會寧郡夫人昭儀王秋兒順安俞修容新興胡美人資陽朱春兒高安朱夏兒南平朱端兒東陽周冬兒中略皆上所幸也初在東宮以春夏秋冬四夫人直書閣為最親王能屬文為尤親雖鶴骨癯貌但上即位後批答畫聞式克欽承皆出其手然則王非以色事主度皇亦悅德者也是夫人在度宗朝已主批答及少帝嗣位謝后臨朝老病不能

視事夫人與聞國政亦可想見故入元之後元人待遇有加水雲集湖州歌云萬里修途似夢中天家賜予意無窮昭儀別館香雲暖手把詩書授國公禮遇之隆亞於謝全二后厥後全太后為尼昭儀亦為女道士亦以其與宋室至親故也

宋舊宮人詩詞乃王夫人以下十四人送汪水雲南歸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十四字分韻賦詩其實皆偽作也水雲湖山類稿卷三有女道士王昭儀仙游詞在南歸諸詩之前則水雲南歸時昭儀已死不得作詩送之也謝皐羽續琴操序謂水雲之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釃酒城隅與之別人數亦不與舊宮人詩詞合且十四絕句若出一手疑元明間人據謝皐羽續琴操序有舊宮人送水雲事而偽撰者也

南宋帝后北狩後事宋史不詳惟汪水雲湖山類稿尚紀一二足補史乘之闕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中書省

臣言平原郡公趙與芮瀛國公趙㬎翰林直學士趙與票宜並
居上都帝曰與芮老矣當留大都餘如所言繼有旨給瀛國公
衣糧發遣惟與票不行案是時謝全二太后尙留大都時謝太
后年已七十若中書有北遣之議則世祖於福王與芮尙憐其
老不容於謝后無辭蓋不在遣中全太后爲尼正智寺而終亦
當在大都惟據湖山類稿則水雲與王昭儀實從少帝北行類
稿卷二有出居庸關一首長城外一首寰州道中一首李陵臺
一首蘇武洲氈房夜坐一首居延一首昭君墓一首開平雲齊
一首天山觀雪王昭儀相邀割駝肉一首草地一首開平一首
草地寒甚氈帳中讀杜詩一首陰山觀獵和趙待制回文一首
皆塞外之作中有王昭儀相邀割駝肉云云是昭儀亦在遣中
時少帝年方十二歲謝全二后未行昭儀自不能不往觀於香
雲別館手授詩書則少帝教養之職昭儀實任之其從少帝北

行自不待言又水雲塞外詩中有和趙待制回文此趙待制即趙與票元史世祖紀謂惟與票不行與票當是與芮之譌世祖憐與芮年老而於與票無言不應反遣與芮而留與票且其官稱翰林直學士或稱待制皆入元後之官元閻復撰趙與票墓誌銘云至元十四年公以驛來朝自是入翰林為待制為直學士則待制直學士皆與票所歷官又水雲集別有酬方塘趙待制見贈一首末云吾曹猶未化爛醉且穹廬亦係塞外之作合此數詩觀之則在上都者實為與票福王蓋未嘗行也此為至元十九年事至二十二年而謝太后殂二十五年而少帝學佛法於吐番惟全太后為尼昭儀為女道士與福王及昭儀之卒其時皆無可考要皆在水雲南歸之前故均有詩在集中至水雲南歸則在至元二十五年其南歸對客詩所謂北征十三載是也由是觀之不獨宋舊宮人詩詞為偽書即瞿佑歸田詩話

載少帝送水雲南歸詩所謂黃金臺下客底事不思家歸問林和靖寒梅幾度花一若少帝此時尚在大都者可謂拙於作偽矣

少帝入吐番後事史無所言惟元明間盛傳元順帝為宋少帝之子至國朝全謝山先生猶主此說初疑此語乃南宋遺民不忘故國者所為後讀釋念常佛祖通載乃知其不然通載紀至治三年四月賜瀛國公合尊死於河西案元人之待南宋較遇金人為優少帝入元歷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世其降元之歲為至元十三年年六歲十九年從上都年十二歲二十五年學佛法於吐番年始十八至至治三年賜死於河西年五十三而順帝之生適前於此三年元人不忌之於在大都之時而忌之於入吐番為僧之後又不忌之於少壯之時而忌之於衰老之後此事均非人情以事理推之當由周王既取順帝母子

藉他事殺之以滅口耳又順帝之母乃邁迪氏生順帝後亦未幾而殂其中消息可推而知時周王以武宗嫡長失職居邊以順帝之生有天子瑞因取爲己子正如魏豹取薄姬故事亦不足怪瀛國公之禍正徵亦此事實念常之書謝山未見他人亦從未引及此事足爲謝山諸人添一佐證不獨亦宋室三百二十年之結局而已

汪水雲以宋室小臣國亡北徙侍三宮於燕邸從幼主於龍荒其時大臣如留夢炎輩當爲媿死後世多以完人目之然中閒亦爲元官且供奉翰林其詩具在不必諱也湖山類稿二有萬安殿夜直詩云金闕早朝天子聖玉堂夜直月光寒水雲集中有送初庵傳學士歸田里一首云燕臺同看雪花天別後音書雁不傳紫閣笑談爲職長彤闈朝謁在班前稱嚴爲職長則汪亦曾爲翰林院官又有南歸後答徐雪江一首曰十載高居白

玉堂陳情一表乞還鄉孤雲落日渡遼水匹馬西風上太行行橐尚留官裏俸賜衣猶帶御前香只今對客難為說千古中原話柄長所云高居白玉堂亦指翰苑也又湖山類稿北岳降香以下二十五首皆水雲奉勅降香途中所作案元史世祖紀每歲以正月遣使代祀岳瀆后土惟至元二十一年所紀獨詳云遣蒙古官及翰林官各一人祠岳瀆后土則代祀例遣翰林官嚴為學士即翰林官水雲或以屬官同行然觀其詩意不似屬官之詞殆是歲所遣二人皆出翰苑水雲與嚴同奉使歟故其詩曰同君遠使山頭去如朕親行岳頂來則水雲在元頗為貴顯故得橐留官俸衣帶御香即黃冠之請亦非羈旅小臣所能後世乃以宋遺民稱之與謝翱方鳳等同列殊為失實然水雲本以琴師出入宮禁乃倡優卜祝之流與委質為臣者有別其仕元亦別有用意與方謝諸賢跡異心同有宋近臣一人而已

書續谿胡氏西京博士考昭文張氏兩漢博士考後

丙辰春余撰魏石經考怪漢石經諸經皆用今文本而魏太學石經全用古文經因思學官今古文之代謝實以三國為樞紐乃考自漢以來諸經立學之沿革為漢魏博士考憶前人先我為之者有績谿胡氏秉虔之西京博士考常熟張氏金吾之兩漢五經博士考客居乏書未之見也屬稿已半而得張氏之書既又假得胡氏之書思二家書如可取者則但以余所研鑽者附二書之後補其未備足矣然張氏書徵引雖博而苦無鑒裁又前後往往失次胡氏之書至不知博士與博士弟子之別其於六藝流別及兩漢制度均有所未究不獨於諸經立學之事茫然無可考也乃別寫漢魏博士之沿革為一卷并附訂胡張二書之灼然誤者覽者詳焉一以博士弟子為博士也胡書博士有息夫躬終軍伏湛王咸郭路杜參六人張書有王遵秦景二人

然據兩漢書論衡世說新語注此八人皆博士弟子未嘗為博士而均列之博士中其失一也一以他人之姓名為博士之姓名也史記三王世家諫大夫博士臣安等又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漢書元帝紀諫大夫博士賞等成帝紀光祿大夫博士嘉等案古書例凡上列數官而下僅列一人名者其名乃首舉之官之名而非後舉之官之名如史記之安乃諫大夫之名慶乃列侯之名漢書之賞亦諫大夫之名嘉則光祿大夫之名此事甚明斷無舉下遺上之理乃張氏於博士中列安慶賞嘉等四人胡氏列賞嘉等二人皆緣誤讀古書之故其失二也一以一人而誤為二人也如漢書律歷志之博士賜即魯賜霍光傳之博士臣霸臣蒼即孔霸后蒼胡書雖疑賜即魯賜而孔霸臣霸后蒼臣蒼二人複出張書亦然又如漢書儒林傳之乘弘通志氏族略譌為乘和蓋弘古或作弘弘和形相近其

爲譌字無疑而張書既有衆弘復出衆和漢書儒林傳之許晏
與後漢書獨行傳之許晃俱習魯詩又晏晃二字相似自是一
人而張書既出許晏又出許晃漢書韋玄成傳之左咸荀悅漢
紀譌作左丞而紀事全同張氏既出左咸又出左丞漢書薛宣
傳之中咸北堂書鈔四十四引漢雜事誤作申威而其下有以怒增
刑語此正薛宣傳所載廷尉論申咸獄之文則威自爲咸之譌
字而張書既出申咸復出申威後漢書曹褒傳之曹充北堂書
鈔六十七引司馬彪續漢書誤作魯充而事實全同張氏既出曹充
復出魯充後漢書獨行傳之魯平乃魯丕之譌漢人書丕作平
與平字相似而張氏不悟爲一人後漢書鄭興傳注引東觀漢
記鄭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案鄭興本事劉歆受左氏
金子嚴實劉子駿之壞字又歆實未嘗爲博士張氏亦不知訂
正其失三也一誤以徵試博士爲博士也後漢書卓茂傳哀平

閒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哭異以高等擢拜議郎案議郎
雖與博士同秩然班在博士之次故有從議郎為博士者無以
博士高等為議郎者是徵試博士者徵而令博士試之非謂試
守博士也又儒林傳戴憑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
案漢制博士弟子歲課甲科為郎中憑徵試博士乃以明經視
博士弟子例令博士試之其拜郎中亦視博士弟子射策甲科
例授官非先守博士而左降郎中也又儒林周澤建武末辟大
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案後
漢博士皆出為守相刺史無為縣令者是澤亦以大司馬議曹
祭酒徵受博士策試次年乃由議曹祭酒遷黽池令也金石錄
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其一曰君故豫州刺史温令元城令
公車司馬□閒陽□謁者議郎徵試博士其紀所歷之官皆先
尊後卑而徵試博士在議郎後則亦試之博士乃授議郎與戴

憑同餘如水經注文穆碑之文穆金石錄仲定碑之仲定皆云徵試博士當同是例而張氏并列之於篇其失四也一博士之徵而不至者與已至任職者無別也如後漢書之寒朗申屠蟠襄楷鍾皓檀敷（皆有傳）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之閔仲叔郎顗傳之郎宗儒林傳之任安張匡逸民傳之韓康方術傳之樊英謝承後漢書之賀純（後漢書李固傳注引）袁宏後漢紀之荀爽鄭玄韓融陳紀李楷風俗通義之范顯益部耆舊傳之董扶（蜀志二牧傳注引）先賢行狀之繆斐（魏志劉劭傳注引）華陽國志之景鸞抱朴子之法眞蔡中郎集之圜典皆以博士徵而不至具載諸書而張書盡列之博士中並沒其未至之事又古書及石刻所云博士徵者皆徵而不至者也如婁壽碑壽之祖某劉寬碑之劉寬膠東令王君廟碑之王噲曹全碑之李儒皆是而張書並列之其失五也一誤從古書以列儒林文苑之人泛稱博士也如風俗通之於龍邱萇潛臺恭高士傳之

於井丹會稽典錄之於杜撫汝南先賢傳之於王良王隱晉書之於侯瑾宋書符瑞志之於睢弘類林之於楊震儀禮疏之於高堂生元和姓纂之於隨何鮭陽鴻范滂古今姓名書考證之於許慎通志氏族略之於邴丹東家雜記之於孔忠孔武孔驩孔仁姓氏遙華之於巢堪皆稱為漢博士然核之史傳諸人均未嘗為此官又如宋書武帝紀之劉宏齊書高帝紀之蕭周七錄之侍其生唐書宰相世系表之高承李君況陸駿通志氏族略之號廣弦訢氏族大全之魯勝皆稱漢博士大抵據私家譜牒書之而譜牒之疏誤尤不可究詰張氏並取以入書胡氏并取偽家語後序之孔衍俱不足徵信其失六也故胡書西京博士一百十四人中其不可信者十七人張書兩漢博士二百四十二人其不可信者八十三人二書既行於世故附正之於此

觀堂集林卷第二十二　史林十四

海寧　王國維

胡服考

胡服之入中國始於趙武靈王

史記六國表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趙世家同）

其制冠則惠文

蔡邕獨斷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蟬貂鼠尾飾之太傅胡公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之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中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劉昭補注）（又名鵕鸃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貂飾首前插貂尾為

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又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絲為緄加雙鶡尾為鶡冠云（中略）鶡者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勇士秦施安焉

案胡服之冠漢世謂之武弁又謂之繁冠古弁字讀若盤繁讀亦如之疑或用周世之弁若插貂蟬及鶡尾則確出胡俗也其插貂蟬者謂之趙惠文冠惠文者趙武靈王子何之謚武靈王服胡服惠文王亦服之後世失其傳因以惠文名之矣其加雙鶡尾者謂之鶡冠亦謂之鵕鸃冠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高誘注鵕鸃讀曰私鈚頭兩字三音蓋以鵕鸃為帶鉤之師比然史記佞幸傳云孝惠時郎中皆冠鵕鸃貝帶說文解字鳥部亦云秦漢之初侍中冠鵕鸃則淮南書之鵕鸃確為鵕鸃

之誤又冠名而非帶鉤名也如是胡服冠飾既有貂蟬鳥羽之殊而鳥羽中又有鶡與鵕鸃之異然用武冠則同其插鵕鸃武貂蟬蓋無定制恐自趙時已然漢初侍中插鵕鸃中葉以後易以貂蟬（漢書武五子傳燕王旦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說為侍中則侍臣之易貂蟬自武帝時已然矣）而以插鵕鸃者為武臣冠故續漢志分別言之至鵕鸃與鶡同為雉屬說文解字鵕鸃鷩也鷩赤雉也鶡似雉出上黨二者相似故得互言之具冠漢時有武冠武弁繁冠大冠諸名晉宋以後又謂之建冠又謂之籠冠（晉隋二志）蓋叱餘冠為高大矣

具帶具帶

趙策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

淮南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鵕鸏而朝

案貝帶貝帶國策淮南互異史記及漢書匈奴傳皆云黃金飾具帶一（姚宏戰國策續注引漢書作貝帶）賈誼新書匈奴篇云繡衣具帶而史漢佞幸傳及今本穆天子傳均作貝帶（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六引穆天子傳作貝帶）二字形相近故傳寫多譌顏師古注漢書佞幸傳云貝帶海貝飾帶然此帶本出胡制胡地乏水得貝綦難且以黃金飾不容更以貝飾當以作具為是具帶者黃金具帶之略猶漢書雋不疑傳之云櫑具劍王莽傳之云玉具劍也古大帶革帶皆無飾有飾者胡帶也後世以具飾名之或謂之校飾革帶（吳志諸葛恪傳）或謂之鞍飾革帶（御覽引吳錄）或謂之金環參鏤帶（同引鄴中記）或謂之金梁絡帶（金樓子）或謂之起梁帶（新舊兩唐書輿服志說見後）凡此皆漢名胡名則謂之郭洛帶高誘淮南主術訓注私鈚頭郭洛帶係銚鏑也顏師古漢書匈奴傳注引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也東胡好服之魚豢典略謂之廓落帶（御覽引）

吳志諸葛恪傳謂之鉤絡帶御覽引吳書及吳錄皆作鉤絡帶宋書禮志袴褶服之絡帶即郭洛帶鉤絡帶之省也黃金師比者具帶之鉤亦本胡名楚辭大招作鮮卑王逸注鮮卑緄帶頭也史記匈奴傳作胥紕漢書作犀毗高誘淮南注作私鈚頭皆鮮卑一語之轉延篤所謂胡革帶鉤是也古有大帶有革帶玉藻記大帶之制曰并紐約用組三寸是大帶無鉤也左氏昭十一年傳云衣有禬帶有結此不明言其為大帶革帶有結則亦無鉤矣然古革帶當用鉤左氏僖二十四年傳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史記齊太公世家云管仲射中小白帶鉤荀子禮論篇縉紳而無鉤帶紳為大帶則鉤帶或指革帶皆古帶用鉤之證然其制無考其用黃金師比為帶鉤當自趙武靈王始矣

其履鞾

廣韻八戈引釋名鞾本胡服趙武靈王所服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八引釋名鞾本胡名也趙武靈王始服之

案今本釋名云鞾跨也兩足各以一跨騎也鞾釋鞾之缺前壟者胡中所名也無趙武靈王始服事蓋今本訛脫廣韻與御覽所引亦非原文皆隱括其意疑趙武靈王始服之一語釋名本繫於鞾釋鞾之缺前壟者胡中所名也下

其服上褶下袴

史記趙世家當道者謁簡子曰及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張守節正義胡服謂今時服也廢除裘裒也

案胡服之衣趙策及趙世家皆無文自來亦無質言之者惟張守節正義以唐之時服當之唐之時服有常服袴褶二種謂日常所服者今定以為上褶下袴即以後世所謂袴褶服當之者由胡服之冠帶履知之也漢書武五子傳故昌邑王

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則惠文者袴褶服之冠也晉書輿服志宋書禮志皆云袴褶之服腰有絡帶以代鞶革絡帶者具帶之胡名則具帶者袴褶服之帶也隋書禮儀志履則諸服皆用惟褶服以鞾則鞾者袴褶服之履也趙武靈王所服胡服冠褶服之冠束褶服之帶履褶服之履則其服為袴褶可知此可由制度推之者也褶者上衣士喪禮襚者以褶則必有裳褶與裳對文言之釋名褶襲也覆上之言也又留幕冀州人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大褶至膝則小者較膝為短矣顏師古注急就篇云褶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廣袖皆褶為上衣之證也集褶字古亦通作襲士喪禮襚者以褶鄭注古文褶為襲說文解字衣部有襲無褶蓋用禮經古文然鄭玄於喪禮之商祝襲祭服乃襲三稱乃聘禮之裼襲鄉射禮大射禮士喪禮之袒襲諸襲字皆作襲獨於士喪禮襚者以褶从今文作褶不从古文者是鄭以褶襲為二字也且鄭於禮經諸襲字下不云今文襲為褶是今文本有褶襲二字又喪大記於君褶衣褶衾作褶於凡斂者袒遂尸者襲作襲是今文禮家皆以褶襲為二字也二字音義皆近褶謂一衣自有表裏襲則數衣相為表裏褶為衣名襲乃加衣之名然今文禮家分別用之辨微之意也又微論之則褶字又有二義玉藻襌為絅帛為褶褶謂袷衣對單衣之絅言之士喪禮襚者以褶則必有裳褶謂上衣對下衣之裳言之漢以後褶字亦兼

二義及古者高低謂之上下表裏亦謂之上下釋名覆上之制及顏師古云重衣之最在上者皆據二義為說也袴者說文云絝脛衣也釋名云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蓋特舉其異於裳者言之案絝袴一字袴與今時褲制無異古無異說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謂今之套褲古之絝也今之滿襠褲古之褌也蓋據說文脛衣釋名跨別之訓以為言然二書但就袴踦言之以別於無踦之犢鼻褌非必謂絝之兩踦各別為一物也漢書上官皇后傳為窮絝多其帶服虔曰窮絝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窮絝即今之緄襠絝也方言無綱袴謂之鼻郭璞注袴無踦者今之犢鼻褌也是漢時下衣之有前後當及無踦者通謂之袴段氏以今之套褲當之非也上短衣而下跨別此古服所無也古之褻衣亦有襦袴內則衣不帛襦袴左氏傳徵褰與襦褰亦袴也然其外必有裳若深衣以覆之雖有襦袴不見於外以袴為外服自袴褶服始然此服之起本於乘馬之俗蓋古之裳衣本乘車之服至易車而騎則端衣之聯諸幅為裳者與深衣之連衣裳而長且被土者皆不便於事趙武靈王之易胡服本為習騎射計則其服為上褶下袴之服可知此可由事理推之者也雖當時尚無袴褶之名其制必當如此張守節發褰之說殆不可易矣

戰國之季他國已有效其服者

楚辭大招小腰秀頸若鮮卑只

齊策田單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中略）魯仲子曰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

漢書藝文志鶡冠子一篇原注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

案大招或云屈原所作或云景差二說不同要在楚頃襄王放屈原江南以後去趙武靈王之初胡服至少且十餘年故有鮮卑之語若田單之大冠修劒黃金橫帶大冠即惠文冠黃金橫帶古服所無即具帶也單攻狄之歲雖不可考然在復齊之後則後於趙武靈王之服胡服殆三十年矣鶡冠子未詳何時人其書有趙武靈王篇知亦在武靈王以後故皆用其冠帶知戰國時之服胡服不限於趙國

矣

至漢而為近臣及武士之服或服其冠或服其服或并服焉

史記佞幸傳孝惠時郎中皆冠鵕鸃貝帶

漢書景十三王傳廣陵王去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

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

又武五子傳故昌邑王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

又蓋寬饒傳寬饒初拜為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衣令短

離地冠大冠帶長劍

東觀漢紀（御覽卷六百八十七引）光武初興與諸季市弓弩絳衣赤幘初伯

升之起諸家子弟皆曰伯升殺我及見上絳衣大冠乃驚曰

謹厚者亦復為之

又（同上引）詔賜段熲赤幘大冠一具

獨斷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

黃金附蟬貂鼠尾飾之
續漢志武冠亦曰武弁大冠諸武官服
又武冠加雙鶡尾豎左右為鶡冠云五官左右中郎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絝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
案上九事或著胡服之冠或但著其服或并著冠服或并著冠帶續漢志言五中郎將虎賁武騎等皆冠鶡冠而服單衣案漢之單衣如深衣制則但著其冠者未必即服其服也然其初冠服大抵相將如昌邑王所服者是蓋寬饒之斷其單衣者以未出殿門不及易服也又如東觀記所記光武之絳衣赤幘及赤幘大冠雖但著其冠及服之色而不著服之種類然漢時赤幘絳衣實為袴褶之服何以證之周禮司服鄭注云今伍伯緹衣（緹赤黃色）崔豹古今注云今

戶伯絳幘纁衣（絳色在赤黃之閒與絳相似）伍伯者車前導引之卒（見釋名續漢志古今注）令傳世漢畫象車前之卒（隨家祠畫像弟一石及汶上縣城垣東西二石又山東金石保存所日本東京工科大學所藏各一石車前皆有四人執畢及伏前導者）（續漢志云車前伍伯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以上五石中之單前四卒確為伍伯無疑）皆短衣著袴由伍伯之絳幘纁衣為袴褶之服知光武之絳衣赤幘及赤幘大冠不獨冠胡服之冠亦服胡服之服矣（前漢侍臣及武官之服殆皆如此）後漢以還頗有變革或以胡服之冠為武官之冠而易其服（如續漢志所紀中郎將等）以胡服之服為士卒之服（以漢畫象證之如孝堂山東石室東壁畫象中之持弓行刑者及持弓步行者又西石室西壁之持戈步行者與武梁祠弟二石之忠家攻者皆短衣着袴如）（漢世士卒皆服袴褶伍伯亦其一也）而去其冠然猶用武冠之幘（如伍伯）其皆出於古之胡服猶可得而求其蹤跡也然則後漢中葉後袴褶之服但施於士卒而不及武官故崔琰諫魏太子書以褶為虞旅之賤服也

漢末軍旅數起服之者多於是始有袴褶之名

江表傳（吳志呂範傳裴注引）呂範自請暫領孫策都督策曰子衡卿既上大

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中略）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自稱領都督

魏志崔琰傳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騖而陵險意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惟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夫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矣

案袴褶二字連文始見江表傳魏志言燔翳捐褶則袴褶之略也由此二事知漢末袴褶為將領之卑者及士卒之之服及魏文帝為魏太子馳騁田獵亦服此服自是復通行於上下矣

魏晉以後至於江左士庶服之

語林（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名知人乃入洛從之日未至家少許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即逸民也

晉書郭璞傳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

又隱逸傳餘杭令顧颺以郭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

南齊書王奐傳上以行北諸戍士卒多繿縷送袴褶三千具令奐分賦之

百官服之

魏百官名（御覽卷六百九十引）三公朝賜青林文綺長袖袴褶（案隋書藝文志有魏晉百官名五卷則魏乃漢魏之魏非後魏也）

晉書輿服志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

嚴之服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繒為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具畋獵巡幸則惟從臣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服冠宋書禮志標作褾武官服冠作武官脫冠

宋書禮志同上本有宋文帝元嘉中巡幸蒐狩皆如之救宮廟水火亦如之二語

隋書禮儀志梁天監令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百官文武咸服之陳天嘉令同

晉書楊濟傳濟嘗從武帝校獵北邙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

晉義熙起居注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御覽卷六百九十引安帝自荆州至新亭詔曰諸侍官戎行之時不備朱服悉令袴褶從也此據御覽所引書鈔引元年更服而諸侍官不備朱衣袴褶疑有脫誤

宋書文九王傳時內外戒嚴普服袴褶天子亦服之

晉書輿服志袴褶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

宋書後廢帝紀帝嘗著小袴褶未嘗服衣冠

齊書東昏侯紀帝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矟戎服急裝不變寒暑

又高祖師至帝著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

南史東昏侯紀戎服急裝縛袴上著絳衫以為常服

案袴褶本天子親戎之服若宋之蒼梧齊之東昏以為常服非晉宋以來故事故宋太皇太后令云昱弁冠毀冕長襲戎衣齊宣德皇后令云身居元首好是賤服危冠短服坐臥以之以是為二帝罪狀也然但以為戎服及行旅之服而已北朝起自戎夷此服尤盛

趙書（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裴憲撰三正東耕儀中書令徐光奏親耕改服青緣袴褶

至施之於婦女

陸翽鄴中記石虎時皇后出女騎一千為鹵簿冬月皆著紫綸巾熟錦袴褶（御覽卷六百九十六引）腰中著金環參鏤帶（同上引）皆著五采織成靴（同上卷六百九十八引）

後魏之初以為常服

魏書胡叟傳叟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敝韋袴褶而已

又叟於高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云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又孝義傳顯祖崩王元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疏粥哭踊無時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元威釋服

及朝服

魏書成淹傳太和中文明皇后崩蕭賾遣其散騎常侍裴昭

明朝散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曰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高祖勅尚書李沖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昭明言使人惟齎袴褶比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帢以申國命高祖勅送衣帢給昭明等

案裴昭明言使人惟齎袴褶是本欲以袴褶弔而魏人謂之欲以朝服行事是北人以袴褶為朝服也昭明言比既戎服不可以弔是南人以袴褶為戎服也

齊書魏虜傳虜主宏詔季冬朝賀典無成文以袴褶事事字上疑奪一行字非禮敬之謂若置寒朝服徒成煩濁自今罷小歲賀歲初一賀

案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丙戌初罷小歲賀先是太和十年正月朔帝始服衮冕朝饗萬國又夏四月始

置五等公服至是五年而小歲賀時百官尚無寒朝服者蓋後魏本以袴褶為朝服相沿已久不能遽變也至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然後嚴其法制矣後雖復古衣冠而此服不廢

梁書陳伯之傳褚緭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緭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

案籠冠者武冠亦即惠文冠（見晉書輿服志隋書禮儀志）朱衣者袴褶之色（見上所引魏書成淹傳及下所引宋書劉懷慎傳諸條）褚緭詩所詠正袴褶服也緭與陳伯之入魏在梁天監元年（即魏世宗景明三年）緭作此詩時距太和革衣服之制已近十年而元會之時仍服袴褶蓋世宗以後又復用代北舊俗也惟洛陽伽藍記一事與此不合記謂楊元慎含水噀陳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又

謂慶之還梁刪儀服式悉如魏法江東士庶競相模揩褒衣博帶被及秣陵云云似南北衣服與上所徵引者相反然是時魏元會之服尚用袴褶則常服可知其所云短小褒博者殆不過同一衣制南北稍有大小長短之別而已

隋則取其冠以為天子之戎服

隋書禮儀志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服具服（案具服者朝服即通天冠之服其制玉簪導絳紗袍深衣製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革帶玉鉤䚢鹿盧玉具劒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襪赤舄舄加金飾）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案北齊制略同）

武臣之朝服

隋書禮儀志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服帶佩綬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

右內等率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劍佩綬
直閤將軍直寢直齋太子直閤武弁絳朝服劍佩綬梁南朝武臣亦皆服武冠見隋志梁天監令陳天嘉令

取其服為天子田獵豫游之服

隋書禮儀志乘輿黑介幘之服紫羅褶南布袴玉梁帶紫絲
鞋長靿襪田獵豫游則服之

皇太子侍從田狩之服

隋書禮儀志皇太子平巾黑幘玉冠枝金花飾犀簪導紫羅
褶南布袴玉梁帶長靿襪侍從田狩則服之

上下公服

隋書禮儀志乘輿鹿皮弁服緋大襦白羅裙金烏皮履革帶
中略視朝聽訟則服之凡弁服自天子以下內外九品以上弁
皆以烏為質並衣袴褶五品以上以紫六品以下以絳

案乘輿弁服既有裙襦是與袴褶服異而下復云並衣袴褶者蓋弁服或服裙襦或服袴褶二者通著猶唐之翼善冠進德冠或服常服或服袴褶也

武官侍從之服

隋書禮儀志左右衛大將軍等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金玳瑁裝兩襠甲左右衛將軍等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金裝兩襠甲直閤將軍等侍從則絳衫大口袴褶銀裝兩襠甲（案此兩云大口袴褶兩褶字皆衍文上所云紫衫絳衫衫即褶也否則褶上加衫又加兩襠甲亦太贅矣）

取其帶與履以為常服

隋書禮儀志百官常服同於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惟帶加十三環以為差異

舊唐書輿服志隋代貴臣多服黃文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於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省高祖朝

服亦如之惟帶加十三環以為差異蓋取於便事其烏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其製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

唐書車服志初隋文帝聽朝之服以赭黃文綾袍烏紗帽折上巾六合靴與貴臣通服惟天子之帶十有三環

唐亦如之武弁之服用其冠

大唐六典殿中省尚衣局奉御職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服具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

舊唐書輿服志武弁平巾幘（侍中中書令則加貂蟬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皆武官及門下中書殿中內侍省天策上將府諸衛領軍武候監門領左右太子諸坊諸率及鎮戍流內九品服之其諸王府佐九品以上準此

平巾幘之服用其服

六典殿中省尚衣局奉御職平巾幘簪導冠支皆以玉紫褶

亦白褶　白袴玉具裝眞珠寶鈿帶著韡乘馬則服之　翼善冠其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則與平巾幘通著

又太子內直局內直郎職平巾幘犀簪導紫褶白袴玉梁珠寶鈿帶著韡乘馬則服之進德冠九璂加金飾其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則與平巾幘通著

又禮部郎中員外郎職凡百官平巾幘之服武官以衛官尋常公事則服之冠及褶依本品色並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鞾若武官陪立大仗加螣蛇裲襠　袴褶之服朔望朝會則服之五品已上通用紬綾及羅六品已下用小綾應有袴褶並起十月一日至二月三十日已前

案平巾幘之服即是袴褶而六典於百官服乃分平巾幘之服與袴褶之服為二者蓋名武官所服者為平巾幘之服文官所服者為袴褶之服取便於稱謂其實非有異也舊書輿服志云平巾幘簪導冠支五品以上紫褶六品已下緋褶加兩襠螣蛇並白袴起梁帶韡武官及衛官陪

立大仗則服之若文官乘馬亦通服之去裲襠螣蛇六典於平巾幘下亦云冠及褶依本品色並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靴而袴褶服下不言帶履意謂已見於上是平巾幘之服與袴褶為一服之證也又新書車服志開元中御史大夫李適之建議冬至元日大禮朝參官及六品服朱衣六品以下通服袴褶天寶中御史中丞吉溫建議京官朔望朝參用朱袴褶此又六典朔望朝參用之袴褶專指文官所服者之證也若以為二服則失之矣

常服用其帶與履

舊唐書輿服志常服赤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鞾皆起自魏周便於從事自貞觀以後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案唐百官常服袍衫制本品色帶之銙數亦隨其品除與天子同

唐季褶服漸廢專用常服宋初議復之而未行

宋史輿服志袴褶之制乾德四年范質與禮官議故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並白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鞾（此謂唐令）令請造袴褶如令文之制其起梁帶制度檢尋未是望以革帶代之奏可是歲造成而未用

然儀衛中尚用之

宋史儀衛志　文繁不錄

文昌雜錄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又自六朝至唐武官小吏流外多服袴褶

晉書儀衛志中朝大駕鹵簿末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

隋書禮儀志陳天嘉令領軍捉刃人烏總帽袴褶皮帶　太子二傅騎吏玄衣赤幘武冠常行則袴褶　案軛小輿持車

輅車給使平巾幘黃布袴褶赤罽帶　廉帥整陣禁防平巾幘白布袴褶靴角五音帥長麾青布袴褶岑帽絳絞帶都伯平巾幘黃布袴褶　武官問訊將士給使平巾幘白布袴褶

又音樂志隋制皇帝大鼓長鳴工人皁地苣文金鉦棡鼓小鼓中鳴吳横吹工人青地苣文凱樂工人武弁朱褠衣横吹緋地苣文並為帽袴褶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

內宮鼓樂服色皆準此

又皇太子大鼓長鳴横吹工人紫帽緋袴褶金鉦棡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袴褶鐃吹工人武弁朱褠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

又正一品横吹工人紫帽赤布袴褶金鉦棡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布袴褶鐃吹工人武弁朱褠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三品以上同正一品四品棡鼓大鼓工人

青帽青布袴褶

舊唐書輿服志民任雜掌無官品者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朝集從事則服之品子任雜掌者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朝集從事則服之　平巾幘緋褶大口袴紫附褠尚食局主食典膳局主食太官署食官署掌膳服之平巾綠幘青布袴褶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太官署食官署供膳服之平巾五辮髻青袴褶青耳屩羊車小史服之總角髻青袴褶刻漏生刻漏童服之

唐書儀衛志千牛備身冠進德冠服袴褶

又皇帝仗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皆四馬有駕士十四人皆平巾幘大口袴緋衫　凡五路皆有副駕士皆平巾幘大口袴衫從路色　大輦主輦二百人平巾幘黃絲布衫大口袴紫誕帶紫行縢鞋襪　尚乘直長

二人平巾幘緋袴褶又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仗內給使百
二十人平巾幘大口袴緋裲襠
又親王鹵簿幰弩一執者平巾幘緋袴褶騎次青衣十二人
平巾青幘青布袴褶執青布仗袋　次節一夾矟一各一人
騎執平巾幘大口袴緋衫　次府佐六人平巾幘大口袴緋
裲襠騎持刀夾引　象路一駕四馬佐二人立侍一人武弁
朱衣革帶居左一人緋裲襠大口袴持刀居右
案隋志與唐志例袴褶同色則連言某袴褶如云緋袴褶
青袴褶是也袴褶異色則云某衫某色大口袴或但云某
衫大口袴（凡袴皆白色故多不言色）舊唐志或云緋衫大口袴或云緋褶大
口袴衫褶互言知衫即褶然則上所云某衫大口袴或大
口袴某衫者皆袴褶服也
此胡服行於中國之大略也自漢以迄隋唐諸外國之服亦大

抵相似

漢書匈奴傳中行說曰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

案中國古服如端衣深衣袴皆在內馳草棘中不得裂弊袴而裂弊是匈奴之服袴外無表即同於袴褶服也

淮南氾論訓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高注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為領也

案襲褶二字通用然一句中用字不得互異恐褶乃摺字之訛反摺為領所謂屈而紩之是匈奴衣韋褶也胡家對漢家言之也

說文解字鞮革履也胡人履連脛謂之絡鞮（下九字今本無韵會引有之）

魏志扶餘傳扶餘國人在國衣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

吳時外國傳（御覽卷六百九十一引）大秦國人皆著袴褶絡帶又扶南人悉

著鉤絡帶

流沙墜簡補遺〈上缺〉著布袴褶纑履

又〈上缺〉五年十四短小著布袴褶口〈下缺〉

案此二簡出和闐東尼雅城北乃魏晉閒物紀是時往來西域商胡之年名物色者也

梁書諸夷傳芮芮國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

魏書蠕蠕傳肅宗賜阿那瓌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

又高車傳詔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使高車賜阿伏至羅與窮奇各繡袴褶一具

隋書東夷傳高麗人皆皮冠〈北史作頭著折風形如弁〉使者〈北史作士人〉皆插鳥羽〈北史上有二字〉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

殆與中國胡服同源至此服入中國後之制代有變革其初有

冠冠前有璫璫以黃金為之加貂蟬焉

獨斷武冠加黃金附蟬貂鼠尾飾之

續漢書輿服志武冠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

案附蟬之制古無明文傳世古器中多見玉蟬或古武冠以黃金為璫上加玉蟬故云附蟬蟬殆加於冠前隋志引徐爰輿服注云博山附蟬謂之金顏故續漢志謂之黃金璫璫者當也當冠之前猶瓦當之當瓦之前矣

貂則有左右之別

後漢書宦者傳漢興置中常侍官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

晉書輿服志武冠插以貂毛黃金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

宋書禮志侍中左貂常侍右貂

舊唐書輿服志武弁平巾幘侍中中書令則加貂蟬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

案齊書輿服志言應劭漢官及司馬彪志並不見侍中與常侍有異惟言左右珥貂而已然范蔚宗已言漢初中常侍銀璫左貂後漢改為金璫右貂則侍中左貂常侍右貂自後漢已然矣

漢時又於冠內加幘是為平巾幘

續漢書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絳帕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獨斷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禿

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所宜

宋書禮志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巾幘也知時各隨所宜遂因冠為別介幘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

後或去冠而存其幘幘之色或赤或黑

晉書輿服志袴褶之制服無定色冠黑帽（宋志同）

案古者帽與幘相似黑帽即黑幘也赤幘已見前

上綴紫標

晉書輿服志袴褶之制冠黑帽上綴紫標（宋志作褾）標以繒為之長四寸廣一寸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宋志同）

南史王琨傳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褾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中討謝晦有紫褾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

六朝亦閒用冠

宋書劉懷慎傳孝武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懷慎子德願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梁書陳伯之傳魏元會褚緭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

隋唐以後則惟用平巾幘而已袴褶之質魏晉六朝雜用縑錦織成紬布皮韋為之隋則天子及皇太子褶以羅袴以布唐則五品以上通用紬綾及羅六品以下用小綾流外小吏亦用布焉

隋書禮儀志及大唐六典　均見前

褶之色漢魏以降大抵用絳及朱

東觀記及古今注　並見前

宋書劉懷慎傳德願著籠冠短朱衣

又元凶劭傳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

齊書鬱林王本紀高宗使蕭諶等率兵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其上

梁書陳伯之傳南史東昏侯紀魏書成淹傳　並見前

然亦無定色

晉書輿服志袴褶之制服無定色（宋志同）

隋則天子及皇太子以紫百官五品以上亦以紫六品以下用絳

隋書禮儀志　見前

唐則天子或紫或白皇太子以紫

太唐六典　見前

百官服色初與隋同後以品差為四等

舊唐書輿服志五品以上紫褶六品以下緋褶

唐書車服志袴褶之制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七品以上綠九品以上碧

袴皆白色又古之袴褶大抵褒博故有縛袴之制

宋書袁淑傳太子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三尺為一段又中破分淑及左右使以縛袴

又沈慶之傳劉湛之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

齊書虞悰傳鬱林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

南史東昏侯紀 見前

隋書禮儀志陳天嘉令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不舒散

隋唐以後行從騎馬所服者頗窄小矣

隋書禮儀志煬帝時師旅務殷車駕多行幸百官行從惟服袴褶而軍旅間不便至六年後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

案袴褶即戎衣茲別袴褶與戎衣為二者蓋自魏以來袴褶有大口小口二種（魏書蠕蠕傳）隋時殆以廣袖大口者為袴褶窄袖小口者為戎衣否則無便不便之可言矣

舊唐書輿服志劉子玄乘馬著衣冠議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塗左右侍臣皆以朝服騎馬夫冠履而出止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且長裙廣袖襜如翼如倘馬有驚逸人從顛墜固已受嗤行路有損威儀

案子玄此議以朝服之廣袖長裙為不便於乘馬則唐時乘馬所服之袴其非褒博可知故儀衛中服袴褶者皆云大口袴以別之知乘馬之服非復廣袖大口矣

其帶之飾則於革上列置金玉名曰校具亦謂之鉆亦謂之環其初本以佩物後但致飾而已

吳書（御覽卷六百九十六引）陸遜破曹休於石亭上脫御金校帶以賜遜

吳志諸葛恪傳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鉤絡帶

吳錄（御覽卷六百九十六引）鉤絡者鞍飾革帶也

鄴中記（同上）石虎皇后女騎腰中著金環參鏤帶

金樓子齊東昏侯自捉玉手版金梁絡帶

周書侯莫陳順傳順破趙青雀魏文帝親執順手解所佩金鏤玉梁帶賜之

隋書禮儀志革帶今博三寸加金鏤䚢螳蜋鉤以相拘帶

唐書車服志袴褶服起梁帶起梁帶之制三品以上玉梁寶鈿五品以上金梁寶鈿六品以下金飾隱起而已

朝野僉載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具每一胯大如錢灰畫燒之見火即隱起作魚龍鳥獸之形莫不悉備

舊唐書輿服志上元元年八月制一品以下帶手巾算袋仍佩刀子礪石武官欲帶者聽之景雲中又制令依上元故事帶手巾算袋其刀子礪石等許不佩武官五品以下佩鞊鞢七事七事為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眞噦厥針筒火石袋也至開元初復罷之

唐文粹七十七韋端符李衛公故物記有玉帶一首末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為附而固者以金傳云環者列佩用也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又火鏡二大觿一小觿一算囊二椰盂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

十三物亡其五存者有八

夢溪筆談一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靴有鞢韄帶皆胡服也帶衣所垂鞢韄蓋欲佩帶弓劍帉帨算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鞢韄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鞢韄如馬之鞦根即今之帶銙也

案以上帶具之名皆取諸馬鞍具吳錄謂絡帶為鞍飾革革吳志及吳書謂之校飾革帶金校帶校者即朝野僉載之鉸具亦馬鞍之飾也宋史儀衛志載鞍勒之制有校具日本人源順倭名類聚鈔引楊氏漢語鈔（二書之作皆當中國唐時）云腰帶之革未著鉸具為鋌（即鞓字）又云鉸具腰帶及鞍具以銅屬革也是鉸具謂革上所施銅鞍與帶共之者也又金樓子及周隋二書帶有金梁玉梁之名而初學記有宋劉義康謝金梁鞍啟則梁之名亦鞍與帶共之者也又隋志之䩞唐

六典新舊二書之鞢及鞊鞢夢溪筆談之鞢鞻亦謂馬鞍之飾說文鞊鞍飾玉篇鞊鞍鞊也又鞊鞢鞍具也宋史儀衛志鞍勒之制有鞊鞢革帶之環筆談亦以馬之鞦根比之是帶上之飾其名皆取諸鞍飾欲知帶制必於鞍制求之矣古者鞍有垂飾名之曰韉說文韉緌也蓋其飾下垂如冠纓之緌故訓之以緌廣雅韉謂之鞘廣韻韉垂貌王氏念孫曰鞘亦垂貌也猶旗旒謂之旓矣宋史儀衛志說鞍勒之制校具下云皆垂六鞘是古之鞍有垂飾之證也且馬之腹帶及後鞦（即馬緧說文所謂紂也）皆繫於鞍故鞍上必有繫鞘與鞦帶之處以理度之則鞍之左右必緣以革而施金於其上以貫垂鞘及鞦帶等是為銙具據宋制則垂鞘有六又加以腹帶後鞦則鞍上所施銙具必至十餘顏延之赭白馬賦云寶銙星羅是古制已如斯矣絡帶銙具其數略

等又鞍之鉸具以貫垂鞘絡帶鉸具以佩七事其用亦略同故古人謂之鞍飾革帶也隋唐志之鞢或鞢亦校具之異名所謂玉鉤鞢金鉤鞢者鉤謂帶鉤鞢則校具也至沈氏筆談云帶環所以銜鞢鞢如馬之鞦根又宋史西夏傳云金塗銀束帶垂鞢鞢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韣則誤以所垂之物為鞢鞢矣宋史儀衛志紀鞍上諸物先鞊鞢次校具次六鞘蓋以鞍左右所繫之革為鞊鞢此蓋鞊之本義鞊者帖也以革帖於木上猶帖之帖於帛書上也玉篇韃字即鞊聲之轉隋唐之間以帶鞍上所施校具為鞊此名之轉移者也宋人猶以鞍上所帖之革為鞊此名之未變者也古帶校具或作環形或校具之上更綴以環如李衛公故物記所云故其帶又謂之環帶隋唐以後則常服之帶謂之環帶袴褶服之帶謂之起梁帶梁者蓋于鉸具作鼻為橋梁之形因以貫環意者常服為燕居及執事之服故其帶須有環以佩刀礪之屬袴褶為騎馬之服故校具之制不必作環形歟即常服之帶後亦并去其環故唐中葉以後不謂之環而謂之銙宋時

帶環有笏頭窪面諸名其無環可知矣

周隋之際始以環數別尊卑

周書李賢傳高祖賜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

又宇文孝伯傳高祖賜以十三環金帶

隋書李穆傳高祖作相穆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

又禮儀志百官常服同於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省高祖朝服亦如之惟帶加十三環以為差異

唐世因之以為服章

唐書車服志腰帶一品二品銙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以銀庶人以鐵

又其後以紫為三品之服金玉帶銙十三緋為四品之服金帶銙十一淺緋為五品之服金帶銙十深綠為六品之服淺

緑為七品之服皆銀帶銙九深青為八品之服淺青為九品之服皆鍮石帶銙八黄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銅鐵帶銙七履之專用韡蓋六朝以後則然

隋書禮儀志履則諸服皆服惟褶服以靴靴胡履也取便於事施於戎服

此胡服入中國後變革之大略也此服通行於中國者千有餘年而沈約乃謂袴褶之服不詳所起沈括知其為胡服而又以為始於北齊後人亦無攷其源流及制度者故備著之

觀堂集林卷第二十三

綴林一

海甯　王國維

補家譜忠壯公傳

公諱㮚字正臣（據舊譜引宋海昌圖經）開封人（據王明清揮麈三錄及海昌圖經）大父珪（據海昌圖經）官至涇原路行營都監慶歷初與大將任福征西夏戰沒於好水川贈金州觀察使

宋史王珪傳王珪開封人也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年十九隸親從官累遷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為策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為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縋糗糧予之師既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眾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之可得志也復馳

入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我敵者槍直珪胸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仁宗特遣使撫諭之然以其下死傷亦多止賜名馬一匹黃金三十兩裹創絹百匹詔暴其功塞下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年為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駝甚眾會敵大入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前者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耳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烈奮擊自若馬中鏃凡三易猶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珪少通陰陽術數之學始出戰謂其家人曰我前後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

我死可速去此毋為敵所讎也及敵攻瓦亭購甚急果如所料鎮戎之戰以所得二槍植山上具後邊人即其處為立祠贈金州觀察使追封其妻為安康郡君錄其子光祖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後為東上閤門使光世西頭供奉官光嗣左侍禁

父光祖以梓夔鈐轄平西南夷禦吐蕃有功歷官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

宋史王光祖傳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為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錄光祖為供奉官閤門祗候熙寧中同提點河北刑獄改沿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界河巡檢趙用擾北邊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渡者光世在舟中對其衆盡徹戶牖或謂契丹方盛而以單舟臨之如不測何光祖曰彼所顧者信誓也其來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張我死

不足塞責已而與丹欲相與言光祖即命子裏往兵刃四合
然語惟在用裏隨機折塞之其將蕭禧遽揮兵去且邀裏食
付所戴青羅泥金笠以為信即上之時已有詔罷光祖兵吳
充曰向非光祖以身對壘又使其子冒白刃取從約則事未
可知宜賞而黜何以示懲勸乃除眞定鈐轄從梓夔渝瀘叛
詔熊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轄賈昌言梓夔都
監王宣與光祖俱致討皆受本節度本疑光祖不為用分三
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坎比發日已暮士卒以枚索
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明撩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
困於松溪又亟往援出石門救其險促黔兵先登襲賊賊舍
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
一吐蕃圍茂州光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雞宗關賊據石
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揮

銳兵分襲吐蕃背出其不意皆驚遁遂會中正於茂瀘夷乙弟殺王宣詔從韓存寶討之軍於梅嶺夷數萬衆出駐落箇棧欲老我師霖雨不止光祖勸存寶早决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蕩其巢窟積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州安撫使俾專領邊事聽顓決遷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東都事畧忠義傳云卒年六十七）

案舊譜記忠壯公祖珪父光祖而所引海昌圖經人物誌則但記大父珪而不云父為誰某又宋史王光祖傳有子襄舊譜無襄名而云光祖子二亶稟稟即忠壯也初疑譜或不可信然宋史本不紀光祖子若干人其襄之名乃因事而偶見故舊譜無襄可據宋史補之而其有亶與稟不得執宋史以疑之也（往疑舊譜有忠壯祖父或出附會無所引海昌圖經乃宋嘉定二年括蒼潘景憲撰其人物誌公傳已云公大父珪其時聞見尚近殆必有據）

又案光祖官界河巡檢與契丹折衝事據本傳當在吳充

入樞府（熙寧三年九月）之後熊本措置瀘夷（熙寧六年五月）之前即在熙寧四
五年閒時子襄已能與契丹折衝年雖少亦當在弱冠左
右迨靖康元年忠壯致命之歲年當七十餘殆為忠壯長
兄矣舊譜不載蓋以早世或無後遺之又宋史蘇軾傳軾
出知定州會春大閱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
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棄軾出知
定州在元祐八年九月至春大閱則在紹聖元年光祖傳
稱終於定州路副總管又此時自謂老將則其卒當在此
數年中光祖卒時年六十七公為其少子時亦當二三十
歲而自紹聖元年至靖康元年又三十有三年然則忠壯
致命之年當在六十左右因記公兄事而泛論及之

宣和二年十月丁酉方臘反於睦州青谿縣幫源洞十二月丁
亥詔保寧軍承宣使譚稹提舉措置捕捉公時為步軍都虞候

往制置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宣和二年十月丁酉睦州青谿縣有洞曰幫源深廣四十餘里羣不逞往往囊橐其閒方臘者因以妖賊誘之凶黨稍集是月丙子殺里正方有常縱火大掠還處幫源遣其黨四出侵擾鼓扇星雲神怪之說以眩惑眾聽從之幾萬人十二月丁亥通侍大夫保寧軍承宣使直睿思殿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提刑同知入內內侍省事譚稹提舉措置捕捉睦州青谿縣賊改威武軍承宣使婺州觀察使步軍都虞候王禀前去節制案此條原題三年正月七日據十朝綱要改列二年十二月

三年正月甲子公破賊於秀州城下秀州平二月癸未克杭州三月丙申賊再犯杭州公與戰於城外敗之壬子復富陽縣戊午至桐廬奪溪橋翌日復之壬戌克復睦州四月乙丑敗賊於睦州南門外對溪岸翌日又敗之乙卯敗賊於建德壽昌境奪

其糧舟癸未復青谿縣戊子公領中軍圍幫源洞以奇兵斬賊五千四十六級庚寅與辛興宗楊惟忠生擒方臘於幫源山振旅赴杭州宣撫司

續資治通鑑長編宣和三年正月甲子王稟等破賊於秀州城下斬首數千級秀州平二月癸未王稟等克杭州三月丙申（十朝綱要作三月丙戌朔誤是月乃丙申朔）賊再犯杭州王稟等戰於城外斬首五百級壬子（十朝綱要作丙辰）王稟等復富陽縣戊午至桐廬桐州港遇賊以戰艦攻之奪溪橋翌日復桐廬縣凡獲一千五百餘級壬戌王稟克復睦州四月乙丑王稟等於睦州南門外對溪岸斬賊一百九十級丙寅王稟等又斬賊九百六十七級於睦州南門外對溪岸己卯王稟兵至建德壽昌縣境白沙渡斬賊九百一十五級奪其糧舟百餘癸未王稟等復青谿縣戊子初童貫與王稟劉鎮兩路預約會於睦歙間分兵四圍包幫源

洞於中同日進師至是王稟等已復睦州將至洞前劉顯等已復歙州駐軍洞後且密諭之尅日既定當縱火為號見焚燎煙升則表裏夾攻仍面縛偽因上副御筆四圍生禽之策劉鎮將中軍楊可世將後軍王渙統領馬公直并裨將趙明趙許宋江既次洞後而門嶺崖壁峭坂險徑危賊數萬據之劉鎮等率勁兵從間道掩擊奪門嶺斬賊六百餘級是日平旦入洞後且戰且進鳴鏑縱火焚其廬舍稟等自洞前望燎煙而進稟領中軍辛興宗領前軍楊維中領後軍總裨將王淵黃迪劉光弼等與劉鎮合圍夾攻之賊二十餘萬衆腹背抗拒轉戰至晚凶徒糜爛流血丹地火其廬萬間王稟以奇兵斬賊五千四十六級劉鎮等兵斬五千七百八十餘級生禽四百九十七人脅從老稚數萬計並釋之而未得偽酋方臘翌日搜山庚寅王稟辛興宗楊惟忠生禽方臘於幫源山

東北隅石淵中並其妻孥凡弟僞相侯王三十九人振旅赴

杭州宣撫司

累遷武泰軍承宣使四年童貫出爲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欲與金人夾擊遼復燕雲故地以种師道爲宣撫司都統制而公與華州觀察使楊可世副之師道出東路別令辛興宗出西路

三朝北盟會編宣和四年四月十日童貫以環衛軍爲中軍述古殿學士劉鞈爲行軍參議保靜軍節度使种師道爲都統制武泰軍承宣使王稟華州觀察使楊可世副之是日上微行出齋宮端聖園以觀出師

又五月童貫至河閒府分雄州廣信軍爲東西路以种師道總東路之兵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衆

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國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光世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制

公不果行會師道與興宗皆敗退

宋史徽宗紀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至雄州令都統制种師道等分道進兵癸未遼人擊敗前軍楊可世於蘭溝甸丙戌可世與遼將蕭幹戰於白溝敗績丁亥辛興宗敗於范村六月乙丑种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

案公初與楊可世俱副种師道及至河閒分軍時又將東路前軍自當與於白溝之役然宋史與北盟會編紀諸將敗績事甚詳而無一語及公勝敗此事甚異以前後事度之公實未嘗在行閒也蓋公以承宣使副种師道在初發京師時其將東路前軍在分兵河閒時而童貫總兵政令

無常及至雄州議進兵楊可世與知雄州和詵議不合貫即以詵副師道以可世為前軍統制見北盟會編童貫次雄州議進兵條下此前軍當指東路前軍北盟會編於蘭溝甸之役稱師道將將楊可世又於白溝之役言和詵勒師道斬前軍統制楊可世是可世確隸師道不隸辛興宗又本屯白溝不屯范村也而河間府分軍條下乃云辛興宗總西路之眾屯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又於白溝之役載辛興宗遣中部將楊可世復王淵是可世一人既在東路又在西路必無是理恐西路之楊乃可世兄弟行當時种劉辛析諸氏往往父子兄弟同在軍中可證也是可世已代公將前軍矣公之不與於白溝之役蓋以諸將盡出貫駐雄州留以自衛故不與戰事亦無勝敗可紀厥後童貫再出太原亦以公自隨可以知其故矣

七年童貫再出宣撫河東北以索雲中地公復以宣撫司統制興貫駐太原會隆德府義勝軍叛公擊走之

三朝北盟會編會隆德府義勝軍叛王禀耿守忠追擊其三千人奔大金國具言中國虛實

而金人敗盟粘罕自雲中窺河東斡離不自平州趨燕山童貫聞之遽棄太原遁而留公以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領河

東路馬步軍副總管與河東宣撫使知太原府張孝純守之十二月粘罕陷忻代等州遂至太原知朔寧府孫翊知府州折可求知晉寧軍羅稱與延安劉光世等入援翊稱戰死光世走可求軍亦潰

三朝北盟會編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乙卯粘罕兵至太原知朔寧府孫翊來援戰敗被殺

又粘罕屯太原北陳村既敗朔州守將孫翊於太原城下又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

又引封氏編年曰知府州折可求並軍馬使韓權知晉寧羅稱延安府路援兵劉光世與金人粘罕大戰於太原之交城自朝至日中勝負相當而我師各據分地隅至日中金人忽自可求寨後開生山而出劫具家計寨劉光世望風而奔可求乃潰羅稱韓權死於陣自是河外兵將十喪八九分

時公所部僅捷勝軍三千人見靖康要錄粘罕始至公輒領輕騎出城馬上運大刀遝造敵營左右轉戰得首級百十方徐引歸日以為常見揮麈三錄載無名氏奏議粘罕怒益治攻具公隨機折之寇不得逞

三朝北盟會編張孝純與男灝書粘罕攻城之具曰礮石洞子鵞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礮三十坐凡舉一礮聽鼓聲齊發礮礮石入城者大過於斗樓櫓中礮無不壞者賴總管王稟先設虛柵下又置粗糠布袋樓櫓雖為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輪上安巨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幔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兩運土木薪柴於中粘罕填壕先用大板薪柴次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填壕即先穿壁為竅置大鞴在內俟其薪多即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

致令不能填壕其鵞車一如鵞形下亦用車輪冒之以皮鐵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亦設跳樓亦如鵞形使士在內迎敵又先以索絡巨石置彼鵞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曳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悉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悉為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我又嘗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無何人衆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驢次烹弓弩筋甲百姓煮浮萍樹皮糠粃草莢以充腹非王公之功則太原不旬月即失矣

乃築長圍以困之

三朝北盟會編引傳信錄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乜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處築壘環繞分人防守內外不相通

又引林泉野記靖康初粘罕來攻先築夾城於外期於必取

百道進攻

時斡離不已取燕山路陷河北諸州長驅逼京師朝廷許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和時靖康元年正月也二月遣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宣諭太原交割

三朝北盟會編靖康元年二月十日下割三鎮之詔差路允迪宣諭守臣詔曰敕太原府守臣應中山河間太原並屬縣鎮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內議定合交割於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納叛亡有渝盟誓因舉大兵直至京畿朕以宗廟社稷所繫甚大遂割三鎮以尋歡盟庶銷兵革之憂以固兩朝之好其犬牙不齊去處并兩平允易合照誓書施行如有州軍未便聽從仰將此詔書徧行告諭遵稟毋或拒違自取塗炭兩朝封疆接畛義同一家各安爾居用保信睦其中

山河開太原府并屬縣鎮及以北州軍見任寄居職官不係
本土及從内地差去不在交割之限今差朝散大夫充資政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齎詔宣諭否爾等守臣體予
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等各比平安好否遣書指
不多及（此詔亦見大金弔伐錄）
公與孝純不奉詔
大金弔伐錄粘罕與南宋書三月十七日大金固倫尼伊拉
齊貝勒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近准簽書樞密院事路允
迪齎書前來稱河北路軍前講和了當議定割太原中山河
開三府允迪奉差交割太原界至今月初四日重兵將回以
道路隘窄住滯計會允迪宋彥通滕茂實同當府差下官員
先赴太原交割旋行今月十七日師次南關比有路允迪使
臣談某何偉來到軍前稱太原府以今來所降詔書與先奉

指揮不同不肯出迎詔書不伏交割申議合交界至未見了
絶見於太原府并左右州縣遂有草料屯駐幸無疑惑律正
暄和願齊多福今因人使請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三朝北盟會編引宣和録粘罕因太原未下分兵守之義勝
軍引粘罕陷威勝軍及隆德府欲寇澤州逢朝廷議和官乃
還太原遣人入城諭之曰朝廷已割太原矣孝純並副總管
王禀曰朝廷使汝交割太原但奏朝廷云某等不肯堅守如
初金人大怒無如之何留兵數萬守之
夏粘罕歸雲中留銀朮可圍太原
三朝北盟會編引宣和録其酋歸雲中賊衆於太原城下植
木環具城厚數里中為小徑往來縱犬警之是時天氣已熱
賊兵各休於林樾之下而分食於太原十邑其守益固
孝純視城之危一日會監司食謀欲降金公知之率刀手五百

人謂孝純刃手於前起問曰借如汝輩流中有言降者當如何羣卒舉刃曰願以此戮之又曰如稟言降當如何羣卒曰亦乞以此戮之又曰宣撫使與衆監使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乞以此戮之孝純自後絕口不敢復言降事見揮麈三錄所載無名氏奏議

宋史忠義傳劉士英靖康初通判太原府金人入境帥臣張孝純欲避之士英率通判方笈將官王稟力止孝純

案無名氏奏議以為孝純欲降在城危時宋史則以為在金人入境時案孝純曾力止童貫避敵似無於金人入境時欲避之事今從奏議

時前後詔种師道師中姚古等赴援皆不得達師中戰死欽宗嘉太原城守功以孝純為武當軍節度使公為建武軍節度使

三朝北盟會編靖康元年六月八日制曰門下奮干戈之衛烈士之所以願忠圖疆場之名明主之所以經武眷予宿將

渙以殊恩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鎮西軍承宣使武安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王稟性質沉雄智謀深靜便弓劍之習負勁氣於山西貫韜鈐之奇走雄名於塞北久率戎伍夙著戰功比總師屯往護并晉屬金寇之背誕窺邊堠以陸梁城之受攻自冬及夏協王師之策飭備惟嚴厲兵民之心致命無二精意可動於眾志聲威能折於奸鋒欲示勸於茂勳顧何害於異數高牙大纛超授於价藩貢食爰田並加於上賦於戲賞不踰月矧已厚於念功至欲及時尚益堅於許國暢我武節勉示顯庸可特授建武軍節度使進封太原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

復詔解潛劉韐李綱等解太原圍皆不能進而粘罕又悉起雲中之兵以至九月丙寅(初三日)城陷時被圍二百五十日矣公率羸兵與金人巷戰身被數十創(見北盟會編依孝純與男劉書)遂入原廟中負太宗御容

與子閤門祗候荀赴汾水死
宋史欽宗紀靖康元年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執安撫使張孝純副都總管王稟通判方笈皆死之
又忠義傳靖康初劉士英通判太原府金人入境帥臣張孝純欲避之士英率通判方笈將官王稟力止孝純及城陷稟赴火死士英持短兵接戰死之笈在金因講和使附書言二人死節後刻石於衢溫二州
三朝北盟會編靖康元年九月三日丙寅粘罕陷太原河東安撫使張孝純被執馬步軍副總管王稟死之運判王毖提舉單孝忠皆被殺通判王逸自焚死
又引遺史金人攻太原築長城圍其外用雲梯礮石鵞車洞子城頭併力攻衛張孝純與王稟死守朝廷遥加孝純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姚古种師中解潛張灝以兵赴援解潛

兩敗績師中灝一敗績太原以糧盡而援兵不至軍兵多餓死稟知太原不可守乃走入統平殿取檀香御像以巴練繫於其背縋城投谿而死

又引金虜節要曰王稟係宣撫司統制官自童貫棄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為多至城陷稟引瘦之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版索斷不能出虜騎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皆潰左右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鬥志且又門阻乃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自盡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軀大罵率眾酋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又引靖康小雅曰王公諱稟塞上警報至童貫留公為太原副帥因總宣撫司之兵屯之粘罕攻太原公時總守禦之職以死拒寇城中食盡至煮弓弩馬甲筋皮充糧粘罕盡銳攻

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能支諸道援兵如姚古折可求劉光世种師中劉鞈張灝解潛等軍四面俱至賊分兵摧之九月初九日（當作初三日又靖康要錄載太原之陷為七月十日與諸書皆違異恐不可從）城遂不守帥臣檢校少保張孝純不能死為賊所擒獨公率麾下決戰突圍而出胡騎追之力戰不懈部曲盡亡遂負太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

又引靖康小錄太原城破守臣張孝純持刀欲自盡左右侍兵抱持奪去為番人擒虜惟通判王稟誓不屈賊登閣抱太宗御容令人縱火而死

案公死事諸書所記不同北盟會編所引遺史靖康小雅二書皆云赴水死而宋史忠義傳揮麈三錄及靖康小錄則皆云赴火死然據北盟會編則自焚死者乃通判王逸蓋時當誤以逸事為公事靖康小錄所云通判王稟必通

判王逸之訛也宋史欽宗紀作通判方笈而忠義傳又云方笈在金附書言公與劉士英二人死節則笈似又未死又據忠義傳則通判已有劉士英方笈二人而會編死難者又有通判王逸運判王毖官職姓名動多差錯當時南北睽隔故傳聞異辭今無由考定矣又案太原城陷之日宋史及三朝北盟會編皆云九月三日丙寅而吾邑公祠歲以九月十三日祀公云公殉節之日家譜亦載公以九月十三日薨蓋當時南北睽隔子孫所傳公忌日得諸傳聞不如官書之翔實也

高宗南渡追封公安化郡王賜諡忠壯宋趙不沴墓誌母王氏太原死節追封安化郡王諡忠壯詳纂之女是公本諡忠壯海昌圖經引諡誤作忠肅或改諡也贈子荀為右武大夫恩州刺史見舊譜引海昌圖經云事見諡議及揮麈錄今揮麈錄但紀公追封郡王而不及賜諡及子荀贈官蓋出諡議也子忠訓郎莊擢樞密院屬官見揮麈錄但云擢其子為樞密院屬官而不著其名案繫年要錄（一百七）稟守太原死節流寓貴州前是樞密院言其忠居莊生行在以為樞密院准備差遣知其名莊子疑仕至浙西總轄舊譜公二子荀登趙不沴墓誌妻王氏安化郡王之孫浙西總轄王疑之女是公子又有名疑者與譜不

令紹興六年詔賜建康田十頃銀五百兩以旌其功繫年要錄卷百七

裔孫國維曰公之勳績忠烈具於載籍者如此乃宋史不為公立傳僅於忠義傳劉士英下附見公死事又事頗舛午故掇諸書所紀事蹟彙而書之當宣靖之間斡離不以全勝之師長驅逼京師勢已無宋矣然卒媾和以去者以太原未下粘罕之軍頓於堅城不能會師城下故也河東既陷汴京亦以不守然則靖康之局所以得支一年者公延之也嗚呼處無望之地用必死之兵當蚩尤之攻為墨翟之守糧盡援絕父子殉之公之忠可謂盛矣書而著之非徒家門之光亦欲使後之讀史者有所考焉

羅君楚傳

君楚名福萇浙江上虞人祖樹勳江蘇候補縣丞父振玉學部參事官君楚幼而通敏年十歲能讀父書其於絕代語釋別國

方言强記縣解蓋天授也年未冠既博通遠西諸國文字於法朗西日耳曼語所造尤深繼乃治東方諸國古文字學當光緒之季我國古文字古器物大出其犖犖大者若安陽之甲骨敦煌塞上之簡牘莫高窟之卷軸參事實始為之蒐集編類考訂流通有功於學問甚鉅而塞內外諸古國若西夏若突厥若回鶻遠之若修利若兜佉羅若身毒其文字器物亦多出於我西北二垂脣與我國關相涉而梵天文字則又我李唐之舊學也我老師宿儒以文字之不同瞠目束手無如之何惟君楚實首治梵文又創通西夏文字之讀將以次有事於突厥回鶻修利諸文字故海內二三鉅儒謂他日理董絕國方言一如參事之理董國聞者必君楚其人也有唐之季拓跋氏割據夏州及宋初而滋大拓地數千里傳世三百年自製文字行於其國迨蒙古中葉社稷雖墟河西隴右尚用其文字然近世所傳不過二

三金石刻且舉世莫能名焉光緒末俄人某於甘州古塔中得西夏譯經數篋中有漢夏對譯字書名掌中珠者君楚得其景本數葉以讀西夏石刻感通塔記及法屬河內所藏西夏文法華經殘卷旁通四達遂通其讀成西夏國書略說一卷嗣後元初所刊河西字藏經又頗出於京師君楚治之益力撰華嚴經釋文亾卷未成由是西夏文字所識十踰八九矣又嘗從日本榊教授亮受梵文學二年而升其堂凡日本所傳中土古梵學書若梁眞諦翻梵語唐義淨梵唐千字文以下若干種一一為之敘錄與博精審簿錄家所未有也君楚體素弱重以力學年二十二而病瘍生於胸仍歲不瘳二十六而夭時辛酉九月也所著書多未就以歐文記者尤叢雜不可理今可寫定者夢軒瑣錄三卷即古梵學書序錄及攷梵語之作也西夏國書略說一卷宋史西夏傳注一卷譯沙畹伯希和二氏所注摩尼教經

一卷古外國傳記輯存一卷大唐西域記所載伽藍名目表一卷敦煌古寫經原跋錄存一卷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一卷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一卷余初見君楚時君楚方六七歲蓋親見其自幼而少而長而劬學而著書君楚為學有異聞必以語余余亦時以所得告之余作西胡考君楚為余徵內典中故事君楚所釋華嚴經刻本今於其殁後數月始得考定為元初杭州所刊河西字大藏經之一恨不得以語君楚然則余亦安得復有聞於君楚耶將突厥回鶻修利諸史料不能及今世而理董耶即異日有繼君楚之業者如君楚之高才力學又豈易得也君楚沒海內知參事及君楚者無不痛惜嘉興沈乙庵先生與余言君楚輒涕泗不能禁然則君楚之死其為學術之不幸何如也君楚之葬也沈先生為銘其墓妻汪氏割臂以療君楚尋以毀卒余亦銘之無子有女子子一卒之次年弟福葆生子

承祖參事命為之後余既哀君楚之亡乃撮其學問之大要為之傳使後世知君楚不媿為參事子焉

羅君楚妻汪孺人墓碣銘

孺人姓汪氏諱壽保江蘇儀徵人父昌頤分省候補知縣母羅氏孺人生而徇通幼而淑慎毀齒之歲喪其怙恃哀動行路禮絕成人舅氏上虞羅叔言參事聞其孫露迎致京邸別肥泉而永歎見渭陽而如存貞惠之操見於此矣比長參事愛其端淑聘以為中子福萇君楚婦參虛之出仍儷晉最劉氏之孫言歸溫嶠中表為婚從故俗也君楚博究方言溺苦舊籍勸學幾死貞疾彌年孺人服勤無方積憂成痗辛酉之冬遽同危惙猶刲臂肉以療所天旻穹不仁琴瑟告徵晝哭無時水漿久絕舅姑諭以禮制勉從饘粥猶躬朝夕之奠不甘草木之滋貌是孫生終於滅性皦日之信匪石不回指西海以為期皐北辰而弗復

以壬戌正月二日卒春秋二十有五距君楚没未百日也刲臂之初都人交歎閩縣陳太傅（寶琛）入侍講幄從容上聞帝有嘉焉褒以御書旌情奇行具文凡四昔宋公表女宗之里秦皇築懷清之臺方之於今非云異數其年六月遣車南旋將窆於江蘇山陽縣七里塘之原參事貽書索銘幽壤夫思親有竹竿之美宜家備桃夭之德事生邁芣苢之仁之死同柏舟之節風人所歎異世同轍宜刊玄石式揚芳烈其辭曰

國有興立曰綱曰維誰其張之羅氏之妻奇節庸行殊涂同歸聲聞於帝帝曰汝嘉天章煥爛綽楔嵯峨我銘此石萬代不磨

國學叢刊序（代羅叔言參事）

宣統辛亥某始創國學叢刊於京師遭遇國變中道而輟今年春海上友人乞賡續之亟允其請編類既竟乃書其端曰秦漢以還迨於近世學術興替可得而言自九流之學並起衰周六

藝之傳獨出孔氏戰國以爲迂濶強秦燔其詩書而諸儒偃蹇戎馬之閒崛強刀鋸之下鮒騰父子藏其家書高赤師弟嬗其口說猶聞制氏之樂不廢徐生之容偶語之誅不能加挾書之律無所用暨乎中陽受命王路小亨柱下御史獨明律歷咸陽博士還定朝儀乃孝武之表章兼河閒之好古古文閒出絕學方興山巖甫出之書遽登祕府太常未立之學或在民閒旋校中祕之文並增博士之數此一盛也建武以降羣籍頗具子春篤老始通周官之讀康成晚出爰綜六藝之文趙張問難於生前孫王辯證於身後此又一盛也黃初君臣雅擅詞翰正始貴胄頗尚清談洎於六朝此風猶盛竭神思於五言罄辨論於二氏然而崔皇特起於江南徐熊並馳於河北二劉金聲於隋代孔賈玉振於唐初綜七經而定正義歷兩朝而著功令此又一盛也先秦學術萃於六經炎漢以還爰始分道則有若子長述

史成一家之言叔重考文發六書之旨善長山川之說君卿制度之書並自附庸蔚為大國義兼於述作體絶於古今此又曠世之鴻裁難語一時之風會者矣爰逮晚唐欲音不嗣天水肇建文物鼎興原父小傳別啟說經之途次道二書聿新方志之體長睿餘論存中筆談並示考古之準繩窮格物之能事至於歐趙之集金石宣和之圖彝器南仲釋古金之文鄱陽錄漢碑之字旨趣既博扃塗大闢洎於元明流風稍墜天道剝復鍾美本朝顧閻濬其源江戴拓其宇小學之興啟於金壇名物之賾理於通藝根柢既固枝葉遂繁爰自乾嘉以還迄於同光之際大師閒出餘裔方滋專門若西京之師博綜繼東都之業規摹跨唐代之大派別衍宋人之多伊古以來斯為極盛矣昀昀先疇巍巍遺構高曾之所耕穫祖父之所經營綿延不替施於今日保世滋大責在後人自頃孟陬失紀海水横流大道多岐小

稚盡發番番良士劣免儒硎筆筆冑子翻從城闕或乃含我熊
掌食彼馬肝土苴百王粃糠三古閔父知其將落宣聖謂之不
祥非無道盡之悲彌切天崩之懼然而問諸故府方策如新瞻
彼前修典刑未沬重以地不愛寶天啟之心殷官太卜之所藏
周禮盟府之所載兩漢塞上之牘有唐壁中之書並出塵埃麗
諸日月芒洛古冢齊秦故墟絲竹如聞器車踵出上世禮器之
制殊異乎叔孫中古衣冠之奇具存於明器並昔儒所未見幸
後死之與聞非徒興起之資彌見鑽求之亟至於先人底法僅
就椎輪歷代開疆尚多甌脫作室俟堂構之飾析薪資負荷之
勞功有相因道無中止譬諸注坡之馬造父不能制其勢建瓴
之水神禹不能迴其流觀往昔之隆汙撫今茲之際會盛衰之
數蓋可知矣某爰始志學頗識前聞暨乎遯荒益多暇日思欲
標藝林以寸草助學海以涓流乃因同氣之求重續春明之夢

盡發敝篋聿求友聲聊供研悅之新知并刊散亡之故籍先民
有作同鶩風雨之晨來者方多終冀昌明之日甲寅五月

殷虛書契考釋序

商遺先生殷虛書契考釋成余讀而歎曰自三代以後言古文
字者未嘗有是書也炎漢以來古文間出孔壁汲冢與今之殷
虛而三壁中所得簡策殊多尚書禮經頗增篇數而淹中五十
六卷同於后氏者十七孔氏四十五篇見於今文者廿九因所
已知通彼未見事有可藉功非至難而太常所肄不出曲臺之
書臨淮所傳亦同濟南之數雖師說之重在漢殊然將通讀之
方自古不易至於誤廁作序以袳為衲文人之作寧人大邑之
書天邑古今異文而同繆伏孔殊師而沿譌言乎釋文蓋未盡
善晉世中經定於荀勗今之存者移傳而已讀其寫定之書閒
存隸古之字偏旁締搆頗異古文隨疑分釋徒存虛語校之漢

人又其次矣其餘郡國山川頗出彝器始自天水訖於本朝呂薛編集於前阮吳考釋於後恆軒晚出尤稱絕倫顧於創通條例開拓閫奧概乎其未有聞也夫以壁經冢史皆先秦之文姬嬴漢晉非絕遠之世彝器多出兩周考釋已更數代而校其所得不過如此況乎宣聖之所無徵史佚之所未見去古滋遠為助滋寡者哉殷虛書契者殷王室命龜之辭而太卜之所典守也其辭或契於龜或刻諸骨大自祭祀征伐次則行幸畋漁下至牢鬯之數風雨之占莫不畛於鬼神比其書命爰自光緒之季出於洹水之虛先生既網羅以歸秘藏摹印以公天下復於暇日撰為斯編余受而讀之觀其學足以指實識足以洞微發軫南閣之書假途蒼姬之器會合偏旁之文剖析孳乳之字參伍以窮其變比校以發其凡悟一形繁簡之殊起兩字並書之例上池既飲遂洞垣之一方高矩攸陳斯舉隅而三反顏黃門

所謂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者斯書之謂矣由是太乙卜丙正傳寫之譌文入商宅殷辨國邑之殊號至於諏日卜牲之典王賓有奭之名檷檢䢅沈之用牛羊犬豕之數損益之事羌難閒於周京文獻之傳夙無徵於商邑凡諸放逸盡在敷陳馭燭龍而照幽都拂彗星而掃荒翳以視安國之所隸定廣微之所撰次者事之難易功之多寡區以別矣是知效靈者地復開宛委之藏弘道惟人終佇召陵之說後有作者視此知津甲寅冬

殷虛書契考釋後序

余為商遺先生書殷虛考釋竟作而歎曰此三百年來小學之一結束也夫先生之於書契文字其蒐集流通之功蓋不在考釋下即以考釋言其有功於經史諸學者蓋不讓於小學以小學言其有功於篆文者亦不讓於古文然以考釋之根柢在文字書契之文字為古文故姑就古文言之我朝學術所以超絕

前代者小學而已順康之閒崑山顧亭林先生實始為說文音韻之學說文之學至金壇段氏而洞其奥古韻之學經江戴諸氏至曲阜孔氏高郵王氏而盡其微而王氏父子與棲霞郝氏復運用之於是詁訓之學大明使世無所謂古文者謂小學至此觀止焉可矣古文之學萌芽於乾嘉之際其時大師宿儒或殂謝或篤老未遑從事斯業儀徵一書亦第祖述宋人略加銓次而已而俗儒鄙夫不通字例未習舊藝者輒以古文所託者高知之者鮮利荊棘之未開謂鬼魅之易畫遂乃肆其私臆無所忌憚至莊葆琛龔定庵陳頌南之徒而古文之厄極矣近惟瑞安孫氏頗守矩矱吳縣吳氏獨具縣解顧未有創通條例開發奥窔如段君之於說文戴段王郝諸君之於聲音訓詁者余嘗恨以段君之邃於文字而不及多見古文以吳君之才識不後於段君而累於一官不獲如段君之優游壽考以竟其學遂

使我朝古文之學不能與詁訓說文古韻三者方駕豈不惜哉先生早歲即治文字故訓繼乃博綜羣籍多識古器其才與識固段吳二君之儔至於從容問學厭飫墳典則吳君之所有志而未逮者也而此書契文字者又段吳二君之所不及見也物旣需人人亦需物書契之出適當先生之世天其欲昌我朝古文之學使與詁訓說文古韻匹抑又可知也余從先生游久時時得聞緒論比草此書又承寫官之乏頗得窺知大體揚搉細目竊歎先生此書銓釋文字恆得之於意言之表而根源脈絡一一可尋其擇思也至審而收效也至宏蓋於此事自有神詣至於分別部目剏立義例使後人治古文者於此得其指歸而治說文之學者亦不能不探源於此竊謂我朝三百年之小學開之者顧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昔顧先生音學書成山陽張力臣為之校寫余今者亦得寫先生之書作書拙劣何敢方力

臣而先生之書足以彌縫舊闕津逮來學者固不在顧書下也

甲寅冬。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序

近世學術之盛不得不歸諸刊書者之功刊書之家約分二等一曰好事二曰篤古若近世吳縣之黃長塘之鮑虞山之張金山之錢可謂好事者矣若陽湖孫氏錢唐盧氏可謂篤古者矣然此諸氏者皆生國家全盛之日物力饒裕士大夫又崇尚學術諸氏或席豐厚或居官師之位有所憑藉其事業未可云卓絕也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盡廢之後而以學術之存亡為己責蒐集之考訂之流通之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極天下之至艱而卒有以達其志此於古之刊書者未之前聞始於吾雪堂先生見之嘗謦之為人臣者當無事之世事聖明之主雖有賢者當官守法而已至於奇節獨行與宏濟之略往往出於

衰亂之世則以一代興亡與萬世人紀之所繫天固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學術亦然孫盧諸氏之於刊書譬之人臣當官守法而已至於神物之出不與世相應天既出之固不忍聽其存亡而如先生之奇節宏略乃出於其閒亦以學術存亡之所繫等於人紀之存亡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先生校刊之書多至數百種於其殊尤者皆有敘錄戊午夏日集為二卷別行於世案先生之書其有功學術最大者曰殷虛書契前後編曰流沙墜簡曰鳴沙石室古佚書及鳴沙石室古籍叢残此四者之一已足敵孔壁汲冢之所出其餘所集之古器古籍亦皆閒世之神物而大都出於先生之世顧其初出舉世莫之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蒐集一二以供祕玩斯已耳其欲保存之流傳之者鑒於事之艱鉅輒中道而廢即有其願與力矣而非有博識毅力如先生者其書未必能成成亦未必

能多且速而此閒世而出之神物或有時而毀是雖出猶不出也先生獨以學術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為性命所寄之軀體思所以壽此軀體者與常人之視養其口腹無以異辛亥以後流寓海外鬻長物以自給而殷虚甲骨與敦煌古簡佚書先後印行國家與羣力之所不能為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書籍亦略稱是旅食八年印書之資以巨萬計家無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編次校寫選工監役下至裝潢之款式紙墨之料量諸凌雜煩辱之事為古學人所不屑為者而先生親之舉力之所及而惟傳古之是務知天生神物復生先生於是時固有非偶然者書有之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先生之功業可謂崇且廣矣而其志與勤世殆鮮知之故書以為之序使世人知先生所以成就此業者固天之所啟而非好事者及尋常篤古者所能比也戊午六月

隨庵吉金圖序

私家藏器莫先於宋劉仲原父為古器之學及著錄所藏者亦自原父始原父知永興軍日得古器十有一使工摹其文圖其象刻諸石名之曰先秦古器記其自序中具言攷究古器之法曰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乃為能盡之嗚呼古器之學略盡於此數語著錄古器之法亦蔑以進於此矣嗣是李伯時呂與叔考古圖王楚等宣和博古圖錄皆用其例第伯時與叔兼收諸家所藏博古圖則專錄宣和一殿之器其書尤近於原父焉近三百年郡國山川所出古器殆十倍於宋時乾隆間高宗既出天府之藏命廷臣倣宣和圖錄撰西清古鑑西清續鑑諸書而私家藏器者亦接武而起其自為譜錄有成書者則有若嘉定錢氏之十六長樂堂彝器款識吳縣曹氏之懷米山房吉金圖諸城劉氏之長安獲古編歸安吳氏之

兩罍軒彝器圖釋吳縣潘氏之攀古樓彝器款識溧陽端氏之
陶齋吉金錄最近則有上虞羅氏之夢郼草堂吉金圖先後共
得七家皆用原父書例具書則或倍蓰或什伯於原父駸駸欲
與宣和圖錄競矣然此諸家所著錄曾不能得古器之半嘉道
以來藏器之家若儀徵之阮嘉興之張錢唐之瞿仁和之夏皆
足與錢曹諸氏埒而歙縣之程漢陽之葉抑又過之咸同以後
則南之吳費北之陳吳盛王三李二丁所蓄乃愈精且富而皆
無譜錄潘文勤之書成於中年晚歲所藏幾增十之七八亦均
未入錄具流傳人間者僅賴拓墨及著錄文字之書而其形制
卒不可得而見余曩者頗疑估人所謂虎頭匜者即古之兕觥
而阮太傅書所錄之兕觥乃斝角之屬此觥今尚在濰縣陳氏
又有一觥在吳縣潘氏然卒無由目驗以徵余說則信乎圖錄
之不可不作也南陵徐積餘觀察博雅有鑒裁多蓄書籍金石

而所藏古器物尤精戊午冬日出所撰隨庵吉金圖索余為序
余謂宋世著錄之器不下數百而存於今者不及百分之一惟
考古博古二圖全帙具存固知竹帛之壽有永於金石者觀察
所蓄雖不逮潘陳二家之富然視盛王二吳三李二丁固無以
讓顧諸家皆無成書而觀察獨用原父書例成此一編以餉後
世具於傳古之功正不知與潘陳孰為優劣也夫古器之作距
今率二三千年文物屢變典籍俄空原父所云制度文字世謚
三者雖經數百年數十家之攻究所通者劣得其半如古器之
名皆定於宋人然在今日尚有遇物而不能名或名而未盡確
者至文字世謚尤為糾紛自王薛以至阮吳諸說其可信者十
不過四五蓋一人之學識有限而方來之心思耳目無窮今日
所能為者在留其文字形制於天壤間使天下後世皆得而攻
究焉善於考古者蓋莫逾此此即原父作先秦古器記之意余

於觀察之書歎其深有契乎此也故略述私家藏器及著錄之源流以序此書儻有聞觀察之風而興起者乎則觀察傳古之功又不僅在斯書而已戊午冬

玉溪生詩年譜會箋序

善哉孟子之言詩也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顧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術孟子亦言之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漢人傳詩皆用此法故四家詩皆有序序者序所以為作者之意也毛序今存魯詩說之見於劉向所述者於詩事尤為詳盡及北海鄭君出乃專用孟子之法以治詩其於詩也有譜有箋譜也者所以論古人之世也箋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故其書雖宗毛公而亦兼採三

家則以論世所得者然也又毛詩序以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為刺幽王作鄭君獨據國語及緯候以為刺厲王之詩於譜及箋並加釐正爾後王基王肅孫毓之徒申難相承洎于近世迄無定論逮同治間函皇父敦出於關中而毛鄭是非乃決於百世之下敦銘云函皇父作周娟盤盉尊器敦鼎自豕鼎降十又兩罍兩壺周娟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周娟猶云周女即函皇父之女歸於周而皇父為作媵器者十月之交豔妻魯詩本作閻妻皆此敦出之妘借字函者其國氏娟者其姓而幽王之后則為妾為妃均非娟姓鄭長於毛即此可證信乎論世之不可以已也故鄭君序詩譜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治古詩如是治後世詩亦何獨不然余讀吾友張君孟劬玉溪生年譜而益信此法之不可易也有唐一代惟玉溪生詩詞旨最為微晦遺山論詩已有無人作鄭箋之歎三百年來治之者近十家蓋未嘗不以論世為逆志之具然唐自大中以後史失其官武宗實錄亦亡於五季故新舊二書於會昌後事動多疎舛後世注玉溪詩者

僅求之於二書宜其於玉溪之志多所扞格也君獨旁蒐遠紹博采唐人文集說部及金石文字以正劉宋二書之失宋次道之補亡吳廷珍之糾繆君殆兼之而一寄於此譜以古書例之朱馮諸君之書齊魯韓毛之序也君書則鄭君之譜及箋也其所考定者固質諸古而無疑其未及論定者亦將得其證於百世之下鄭君說小雅十月之交其已事也君嘗與余論浙東西學派謂浙東自梨洲季野謝山以訖實齋其學多長於史浙西自亭林定宇以及分流之皖魯諸派其學多長於經浙東博通其失也疏浙西專精其失也固君之學固自浙西入而漸漬於浙東者故曩為史微以史法治經子二學四通六闢多發前人所未發及為此書則又旁疏曲證至孅至悉而孰知其所用者仍先秦兩漢治經之家法也故述孟子鄭君之言以序君書意亦君之所首肯乎丁巳六月

敬業堂文集序

吾鄉查他山先生敬業堂文集二冊不分卷後有吳槎翁跋面葉隸書十二字亦似槎翁手書蓋源出拜經樓鈔本而吳本又傳自海鹽張滬舫者也先是他山先生家孫嚴門（岐昌）輯此集稿藏花谿倪氏六十四硯齋陳簡莊（鱣）首錄一本張滬舫從之傳錄吳氏又錄張本紫谿王氏（朝可）復從吳本錄之未幾而倪本吳本俱燬於火槎翁又從紫谿傳錄有跋見海昌藝文志中此則從吳氏第一次寫本出疑即王紫谿本也先生外曾孫陳半圭（敬璋）又從王氏錄得一本編為四卷並撰年表冠其首今張吳二陳本俱不傳則是本益足貴矣此邑人張君渭漁藏書當吾之世吾甯言收藏者推渭漁甯固文獻之邦也康雍之際他山先生得樹樓與馬寒中（思贊）道古樓並以藏書著聞東南至乾嘉間吳氏拜經樓陳氏向山閣之藏乃與吳越諸大藏書家埒而蔣

氏生沐光煦之東湖草堂寅昉光焴之寶彝堂為之後勁其餘如松靄周氏春耕崖周氏廣業綠窗錢氏馥渟溪管氏庭芬皆有藏書馬吳周蔣諸家亦頗旁蒐金石書畫而陳受笙均馬古芸錦胡廉石敬釋六舟達受遂以之名其家其後諸家之藏頗或散佚至咸豐赭寇之亂遂掃地以盡其幸而存者蔣氏寶彝堂一家而已亂後收藏家若錢鐵江大令保塘若唐嵩甫明經仁壽若孫銓伯司馬鳳鈞皆宦學於外所藏或持歸或否世莫得而闚焉故自余童丱以至弱冠居鄉之日未嘗見一舊本書一金石刻蓋三百年來文獻盡矣暨光宣之間始得渭漁渭漁長余三四歲當就傅時書塾相望也顧余未嘗習渭漁後頗聞渭漁棄舉子業攻金石書畫光緒乙巳余歸自吳門渭漁訪余於西城老屋出唐解元芍藥馬湘蘭蘭石小幅相與把翫移晷嗣後遂不復相聞惟聞人言渭漁學益進藏益富逮丙辰春余自海外歸欲盡覽渭

漁之所藏而渭漁則死矣初同光之間硤川朱苓年明經頤搜羅鄉先輩遺著具藏書渭漁盡得之而六舟上人所藏北齊武定玉造象當時為攜玉佛庵者亦歸於渭漁渭漁又時往來吳越聞所至有獲亦不復以鄉邦文獻自限使天假之年行當與查馬吳陳諸家抗衡乃年甫踰四十而歿歿後遺書遺器及金石拓尚塞破數屋均未整比斯不能不為吾邑文獻惜也辛酉春日渭漁友人仁和姚君虞琴將刊印是書屬余序其首余感是書因渭漁而傳又念三百年來吾邑收藏家以他山先生始以渭漁終故略述渭漁行事俾附以不泯焉

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後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苟且

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乾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
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
道咸以降涂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攷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
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
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
降之學新竊於其間得開創者三人焉曰崑山顧先生曰休甯
戴先生曰嘉定錢先生國初之學創於亭林乾嘉之學創於東
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學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開創者仍
當於二派中求之焉蓋嘗論之亭林之學經世之學也以經世
為體以經史為用東原竹汀之學經史之學也以經史為體而
其所得往往裨於經世蓋一為開國時之學一為全盛時之學
其塗術不同亦時勢使之然也道咸以降學者尚承乾嘉之風
然其時政治風俗已漸變於昔國勢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憂

之而不知所出乃或託於先秦西漢之學以圖變革一切然頗不循國初及乾嘉諸老為學之成法其所陳夫古者不必盡如古人之眞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適中當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如龔璱人魏默深之儔其學在道咸後雖不逮國初乾嘉二派之盛然為此二派之所不能攝其逸而出此者亦時勢使之然也今者時勢又劇變矣學術之必變蓋不待言世之言學者輒悵悵無所歸顧莫不推嘉興沈先生以為亭林東原竹汀者儔也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中年治遼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為道咸以降之學然一秉先正成法無或逾越其於人心世道之汙隆政事之利病必窮其原委似國初諸老其視經史為獨立之學而益探其奧窔拓其區宇不讓乾嘉諸先生至於綜覽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經史之法治之則又為自來學者所未及若夫緬想在昔

達觀時變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遺世而不忘世如古聖哲之所感者則僅以其一二見於歌詩發為口說言之不能以詳世所得而窺見者其為學之方法而已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竊又聞之國家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世變愈亟則所以篤之者愈至使伏生浮邱伯輩天不畀以期頤之壽則詩書絕於秦火矣既驗於古必驗於今其在詩曰樂只君子邦君之基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若先生者非所謂學術所寄者歟非所謂邦家之基邦家之先者歟乙未二月先生年正七十因書先生之學所以繼往開來者以壽先生弁使世人知先生自茲以往康強壽考永永無疆者固可由天之不亡中國學術卜之矣

疆邨校詞圖序

古者鄉大夫老則歸於鄉里大夫以上曰父師士曰少師皆稱之曰鄉先生與於鄉飲酒鄉射之禮則謂之遵遵者以言其尊也席於賓主之閒者以言其親也鄉之人尊而親之歸者亦習而安之故古者有去國無去鄉後世士大夫退休者乃或異於是如白太傅之居東都歐陽永叔之居潁上王介甫之居金陵蓋有不歸其鄉者矣然猶皆其平生游宦之地樂其山川之美而習於其士大夫之情非欲歸老其鄉而不可得也至於近世

抑又異於是光宣以來士大夫流寓之地北則天津南則上海其初席豐厚躭游豫者萃焉辛亥以後通都小邑桴鼓時鳴恆不可以居於是趨海濱者如水之赴壑而避世避地之賢亦往往而在然二地皆湫隘卑溼又中外互市之所土薄而俗偷奸商傀民鱗萃鳥集妖言巫風胥於是乎出士大夫寄居者非徒不知尊親又加以老侮焉夫入非桑梓之地出非游宦之所内則無父老子弟談讌之樂外則乏名山大川奇偉之觀惟友朋文字之往復差便於居鄉然當春秋佳日命儔嘯侶促坐分箋壹握為笑傷時怨生追往悲來之意往往見於言表是誠無所樂於斯土而顧沈冥而不反者蓋風俗人心之變由都邑而鄉聚居鄉者慮有所掣曳不能安其身與心故隱忍而出此也歸安朱古微先生以文學官侍郎光緒之季奉使粵嶠遽乞病歸往來蘇滬閒迨於近歲居上海之日為多丙辰秋日先生出所

繪疆邨校詞圖授簡命序疆邨者在苕水之濱浮玉之麓先生之故里也先生既以詞雄海内復彙刋宋元人詞集成數百種鉛槧之役恆在松江歇浦閒而顧以疆邨名是圖圖中風物亦作苕霅閒意蓋以志其故鄉之思云爾夫封嵎之山於山經爲浮玉上古羣神之所守五湖四水擁抱其域山川清美古之詞人張子同子野葉少蘊姜堯章周公謹之倫胥卜居於是千秋萬歲後其魂魄猶若可招而復也先生少長於是垂老而不得歸遭遇世變惟以填詞刋詞自遣蓋不獨視古之鄉先生矜式游燕於其鄉者如天上人即求如樂天永叔諸先生退休之樂亦不可復得宜其爲斯圖以見意也夫有鄉而不得歸者今日士大夫之所同也而爲圖以見意自先生始故略序此旨且以紀世變也

樂庵寫書圖序

余昔覽元明以來寫本書時時得佳處而外誤奪落乃比坊肆劣刻為甚既而見六朝唐人所寫書其佳處尤迥出諸刊本寫本上而外誤奪落則與元明以來寫本無異蓋古代寫書多出書手其為學士大夫手鈔如鄭灼之禮記義疏者百不一見也士大夫寫書之風開於明之中葉吳中吳原博朱性父姚舜咨錢叔寶諸老始競為之至國朝諸家則校讎之功多於迻錄乾嘉以後茲事幾絕獨歸安嚴悔庵居士篤嗜舊槧兼精校勘尤以寫書名天下其所手寫書若宋刊呂成公書說魏華父儀禮要義洪景盧夷堅志元刊張元德春秋集傳舊鈔蘇明允太常因革禮皆龐然巨帙儀禮要義後為顧千里借失至經再寫綜計前後所寫書踰三四百卷蓋士大夫之寫書未有多於居士者也居士夷堅志寫本後歸湘潭某氏者余曾見之京師略具宋本行款而已而明季以來世尤重影寫本其出錢遵王毛子

晉家者特為精絕顧皆成於寫官亦不能無誤蓋書莫善於手鈔又莫精於景寫二者自古未嘗得兼今乃於吾友蔣君樂菴見之樂菴富收藏精賞鑒其藏書之所曰密韻樓者余嘗過而覽焉其美富遠出嚴氏芳茮堂上殆與汲古述古抗衡矣既又觀其手影魏鶴山大全集一百十卷則又張目哆脣舌撟而不得下蓋海內藏書家如樂菴者屈指計之尚可得四五至於手模宋本至百餘卷之多非獨今所難能抑亦古所未有也且今之世又不能與昔比茗華其黃瞻烏靡止世之號為才智者皆顒顒焉為朝夕之計苟可以博一眴之名高厚利者雖禍其身若其子孫若天下後世而無所顧藉其謹愿者則率為原伯之苟趙孟之偷其於身家之利害猶如此況於身外之物不急之務其肯糜歲月敝精神以為之也哉樂菴寫是書率在倣攖鞅掌之中然首尾百餘萬言無一筆苟簡綿歷二年卒潰於成夫

以世之茍且而慘促也如彼君之精勤而整暇也如此設以悔庵居士處此未識能為樂庵之所為否也樂庵既屬錢唐汪滬容繪寫書圖又屬余序其事余以樂庵家烏程於居士為後輩又所寫者皆魏氏之書故尤樂比而論之并以見樂庵之寫書別有其可記者存非徒為藏書家增一故事也乙未閏七月

墨妙亭記

昔宋孫莘老守湖州嘗集郡内自漢以來古文遺刻為墨妙亭於府第之北而東坡先生為之記元樂善居士顧信亦集其師松雪翁之書刻諸其亭之壁而名之曰墨妙國朝顧湘舟沅又集明代諸賢小像墨跡多至數百通復以墨妙名其亭於是茲名凡三用矣湖郡遺刻今無片石存者松雪翁之書世多有之而顧氏所刻者盡亡獨湘舟所集古人小像刻於吳中滄浪亭者巋然尚存其墨跡雖更兵燹然其中烜赫者百餘通今歸於

日本久野元吉君君又益以國朝名人墨跡為亭儲之仍從其舊主人之所以名之者而屬余為之記昔東坡之記是亭也假客之言謂有物必歸於盡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以此致疑於華老而自以知命者必盡人事釋之今湖州石刻與亭俱亡而墨妙亭之名反藉東坡之文以傳則東坡之言信矣夫古之有德行政事學問文章者固不藉金石翰墨以為重苟非其人則其金石翰墨雖存僅足為學者考古之資其流傳之途固已隘而其入於人心者固已淺矣若是者世固亦聽其存亡而反樂取夫德行政事學問文章其力自足以傳後者之金石翰墨而寶之何者彼之志節度量固與世絕殊故其發於金石翰墨者不因其人亦足以自存於天壤況其德行政事學問文章又足以垂世而行遠也久野君之所儲其人皆

足以自傳其發諸翰墨者亦皆煥乎其有文淵乎其有味使人得窺其樹立之所以然與夫載籍之所不能紀雖所託者無金石之堅吾知其精神意度必百世不可摩滅宜君之搆斯亭以奉之也抑樂善居士所彙刻者松雪一人之書耳華老所集者稍廣亦止吳興一郡湘舟之藏殆網羅有明一代之名跡而君復以國朝人益之以兩朝人之墨跡萃於斯亭君之嗜古固前無孫顧余也不肖乃從東坡之後為君記斯亭故略廣東坡之意以為君之所為非徒盡人事而已壬子九月

此君軒記

竹之為物草木中之有特操者與羣居而不倚虛中而多節可折而不可曲凌寒暑而不渝其色至於烟晨雨夕枝梢空而葉成滴含風弄月形態百變自渭川淇澳千畝之園以至小庭幽榭三竿兩竿皆使人觀之其胸廓然而高淵然而深泠然而清

挹之而無窮玩之而不可褻也其超世之致與不可屈之節與
君子為近是以君子取焉古之君子其為道也蓋不同而其所
以同者則在超世之致與不可屈之節而已其觀物也見夫類
是者而樂焉其創物也達夫如是者而後慊焉如屈子之於香
草淵明之於菊王子猷之於竹玩賞之不足而詠歎之詠歎之
不足而斯物遂若為斯人之所專有是豈徒有託而然哉其於
此數者必有以相契於意言之表也善畫竹者亦然彼獨有見
於其原而直以其胸中瀟洒之致勁直之氣一寄之於畫其所
寫者即其所觀其所觀者即其所畜者也物我無間而道藝為
一與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古之工畫竹者亦高致直節
之士為多如宋之文與可蘇子瞻元之吳仲圭是已觀愛竹者
之胸可以知畫竹者之胸知畫竹者之胸則愛畫竹者之胸亦
可知也已日本川口國次郎君沖澹有識度善繪事尤愛墨竹

嘗集元吳仲圭明夏仲昭文徵仲諸家畫竹為室以奉之名之曰此君軒其嗜之也至篤而蒐之也至專非其志節意度符於古君子亦安能有契於是哉吾聞川口君之居在備後之國三原之城山海環抱松竹之所叢生君優游其間遠眺林木近觀圖畫必有有味於余之言者既屬余為軒記因書以質之惜不獲從君於其間而日與仲圭徵仲諸賢游且與此君游也壬子九月

二田畫廎記

日本備後三原城有好古之士三曰川口國次郎曰久野元吉曰隅田吉衛三君者相得也余皆得與之游川口君之所居有此君軒久野君有墨妙亭余皆記之矣既而隅田君以書來曰余有二田畫廎者以沈石田惲南田之畫名焉君於二君之居既有文請為我記之則應之曰諾夫繪畫之可貴者非以其所

繪之物也必有我焉以寄於物之中故自其外而觀之則山水雲樹竹石花草無往而非物也自其內而觀之則子久也仲圭也元鎮也叔明也吾見之於牆而聞其謦欬矣且子久不能為仲圭仲圭不能為元鎮元鎮叔明不能為子久仲圭則以子久之我非仲圭之我而仲圭元鎮叔明三人者亦各自有其我故也畫之高下視其我之高下一人之畫之高下又視其一時之我之高下隅田君之於畫其知此也夫二田之畫至不相類也石田之蒼古南田之秀潤皆其所謂我而不能相為者也石田之畫蓊蔚沉厚得氣之夏其所寫者雖小草拳石而有土厚水深之勢南田之畫融和駘蕩得氣之春其所寫者雖枯木斷流而皆有蘇生旁出之意此其不能相為者也其於書也亦然石田之書瘦硬如黃山谷南田之書秀媚如褚登善而二田之書又非登善山谷之書也彼各有所謂我者在也不然如石田者

生全盛之世康寧好德俯仰無怍以老壽終宜其和平簡易無奇偉之觀南田幼遺國變至爲僮僕爲浮屠雖返初服而枯槁以終上有雍端之親下有敬通之婦宜其憂傷憔悴無樂生之意而其發於書畫者如此豈非所謂眞我者得之於天不以境遇易歟二田之畫絶不相類而君乃合而珍弃之是必有見於其我之高且大者而不以其跡也故書以諗君並質之川口久野二君以爲何如也壬子十月

傳書堂記

烏程蔣孟蘋學部落其藏書之室顏之曰傳書堂蓋其先德書箴先生書室之舊額也初道咸之閒西吳藏書家數蔣氏書箴先生尊人子垕先生與季父季卿先生以凡弟相師友專攻小學兼精讎校大江以南精槧名鈔麕走其門子垕先生藏書之居曰儷籯館曰茹古精舍季卿先生之居曰求是齋皆有聲吳

越閒無何赭寇亂作兩先生挾其書走海門而李卿先生旋卒書之厄於水火盜賊者幾大半比子皇先生歿先生悉推家產於諸昆弟而獨取書籍二十篋名其所居曰傳書之堂其風尚如此孟蘋即先生長子也幼傳家學能別古書真僞自官京師客海上其足迹率在南北大都會其聲氣好樂又足以奔走天下故南北故家若四明范氏錢唐汪氏泰州劉氏涇縣洪氏貴陽陳氏之藏流出者多歸之其於先世遺籍求之尤勤凡舊籍之有茹古精舍求是齋圖記者估人恆倍蓰其直以相要市孟蘋輒償之藏書家知孟蘋者聞得蔣氏故書亦頗以相贈遺故孟蘋所得先世遺書雖經兵火轉徙之後尚不下百種然以視其所自蒐集者劣足當其百分之一顧取先人舊額以傳書名其堂余謂為子孫者如孟蘋始可謂之能傳書矣余聞之百圍之木不生於堂密尋丈之魚不產於潢汙西吳藏書蓋有端緒

自宋初沈東老父子始以收書知名南渡後葉石林退居弁山復以藏書雄東南其後若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直齋陳氏隨齋程氏草窗周氏藏書多者號十萬卷少者亦三四萬卷視行都蒐如也有明一代若茅順甫之白華樓沈以安之玩月樓姚翔卿之玩畫齋並有簿錄猶有陳程諸氏遺風國朝自蠡舟董氏疏雨劉氏芳茮嚴氏後尤不易更僕數而姚彥侍方伯之咫進齋陸剛父觀察之皕宋樓實為之殿光緒之末陸氏書流出海外姚氏之藏亦歸京師圖書館浙西文獻為之餓空而孟蘋與其同里張石銘觀察劉翰怡京卿崛起喪亂之際旁蒐遠紹蔚為大家海內言藏書者推南潯顧或舉歐陽公語謂物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彊然當世有力如三家者無慮百數而三家獨以藏書名則豈不以石林直齋諸先哲之遺風所被者遠其源流清濁之所處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固與他郡

殊歟一家之澤猶一鄉也若孟蘋者生於藏書之鄉又生於藏書之家其於經籍心好之而力赴之固非偶然是故書有存亡惟此傳書之精神則歷千載而不亡石林直齋之藏久為煨燼而今有張劉諸家茹古精舍求是齋之書十不存一而今有孟蘋然則蔣氏三世之精神風尚雖傳之百世可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屋書箴二先生以之又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孟蘋以之余既登孟蘋之堂而覽其書樂其蒐討之勤而又能道其先人之美也故書而著之俾後世知所自焉壬戌六月

庫書樓記

先宣之閒我中國新出之史料凡四一曰殷虛之甲骨二曰漢晉之簡牘三曰六朝及有唐之卷軸而內閣大庫之元明及國朝文書實居其四顧殷虛甲骨當其初出世已視為骨董之一土人仍歲所掘率得善價以去幸無毀棄者而西垂簡牘卷軸

外人至不遠數萬里歷寒暑冒艱險以出之其保藏之法尤備獨內閣文書除宋元刊寫本書籍入京師圖書館外其餘十三年之閒幾燬者再而卒獲全者雖曰人事蓋亦有天意焉案內閣典籍廳大庫為大樓六閒其中書籍居十之三案卷居十之七其書多明文淵閣之遺其案卷則有列朝之硃諭敕諭內外臣工之黃本題本奏本外藩屬國之表章歷科殿試之大卷其他三百年閒檔冊文移往往而在而元明遺物亦閒出其中蓋今之內閣自明永樂至於國朝雍正歷兩朝十有五帝實為萬幾百度從出之地雍乾以後政務移於軍機處而內閣尚受其成事凡政府所奉之硃諭臣工所繳之敕書批摺胥奉儲於此蓋兼宋時宮中之龍圖天章諸閣省中之制敕庫班簿房而一之然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其美富者宣統元年大庫屋壞有事繕完乃暫移於文華殿之兩

廡地隘不足容具露積庫垣內者尚半外廷始稍稍知之時南皮張文襄公方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奏請以閣中所藏四朝書籍設學部京師圖書館其案卷則閣議概以舊檔無用奏請焚燬已得俞旨矣適上虞羅叔言參事以學部屬官赴內閣參與交割事見庫垣中文籍山積皆奏準焚燬之物偶抽一束觀之則管制府幹貞督漕時奏摺又取觀他束則文成公阿桂征金川時所奏皆當時歲終繳進之本排比月日具有次第乃亟請於文襄罷焚燬之舉而以其物歸學部藏諸國子監之南學其歷科殿試卷則藏諸學部大堂之後樓辛壬以後學部後樓及南學之藏又移於午門樓上所謂歷史博物館者越十年館中資費絀無以給升斗乃斥其所藏四分之三以售諸故紙商其數以麻袋計者九千以斤計者十有五萬得銀幣四千圓時辛酉冬日也壬戌二月參事以事至京師於市肆見洪

文裹揭帖及高麗國王貢物表識為大庫物因蹤跡之得諸某紙鋪則庫藏具在將毀之以造俗所謂還魂紙者已載數車赴西山矣亟三倍其直價之稱貸京津間得銀萬三千圓遂以易之於是此九千袋十五萬斤之文書卒歸於參事參事將築庫書樓以儲之而屬余為之記余謂此書瀕燬者再而參事再存之其事不可謂不偶然固非參事能存之也國朝祖宗聖德神功之懿典章制度聲名文物之盛先正訏謨遠猷之富與夫元明以來史事之至賾至隱固萬萬無亡理天特假手於參事以存之耳然非篤於好古如參事者又烏足以與於斯役也參事夙以收藏雄海内其天津之嘉樂里第有殷時甲骨數萬枚古器物數千品魏晉以降碑誌數十石金石拓本及經籍各數萬種實三古文化學術之淵藪今者又得此大庫之書宸翰之樓大雲之庫與斯樓鼎峙北海濱世有張茂先必將見有慶雲休

氣發於漢津箕斗之間而三垣十二次無不浴其光景者何其禕歟雖然參事固不徒以收藏名家者也其於所得之殷虛文字固已編之印之考之釋之其他若流沙墜簡若鳴沙石室古佚書等凡數十種先後繼出傳古之功求之古今人未見其比今茲所得又將以十年之力檢校編錄而擇其尤重要者次第印行其事誠至艱且鉅然以前事徵之余信參事之必能辦此也其諸山川重秀天地再清舉斯樓之藏還之天府以備石室金匱之儲至千萬世傳之無窮余又信參事之必有樂乎此也然則斯書之歸參事蓋猶非參事之志歟壬戌七月

觀堂集林卷第二十四　綴林二

海甯　王國維

詩

頤和園詞 壬子

漢家七葉鍾陽九澒洞風埃昏九有南國潢池正弄兵北沽門戶仍飛壯倉皇萬乘向金微一去宮車不復歸提挈嗣皇綏舊服萬幾從此出宮闈東朝淵塞曾無匹西宮才略稱第一恩澤何曾逮外家咨謀往往聞溫室親王輔政最稱賢諸將專征捷奏先迅掃欃槍回日月八荒重睹中興年聯翩方召升朝右北門獨付西平手因治樓船鑿漢池別營臺沼追文囿西直門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錫山名呼萬壽舊疏湖水號昆明昆明萬壽佳山水中間宮殿排雲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傑

閣三層峙陛道盤紆凌紫烟上方寶殿敕祈年更栽火樹千花
發不數明珠徹夜懸是時朝野多豐豫年年三月迎鑾馭長樂
深嚴苦敞神甘泉爽塏宜清暑高秋風日過重陽佳節坤成啟
未央丹陛大陳三部伎玉卮親舉萬年觴嗣皇上壽稱臣子本
朝家法嚴無比問膳曾無賜坐時從游罕講家人禮東平小女
最承恩遠嫁歸來奉紫宸卧起每偕榮壽主丹青差喜繆夫人
尊號珠聯十六字太官加豆依前制別啟瓊林貯羨餘吏營玉
府菟珍異月殿雲階敞上方宮中習靜夜焚香但祝時平邊塞
靜千秋萬歲未渠央五十年閒天下母後來無繼前無偶卻因
清暇話平生萬事何堪重回首憶昔先皇幸朔方屬車恩幸故
難量內批敎寫清舒館小印新鐫同道堂一朝鑄鼎降龍馭後
宮髯絕不能去北渚何堪帝子愁南衙復遣丞卿怒手夷端肅
反京師永念沖人未有知為簡儒臣嚴諭敎別求名族正宮闈

可憐白日西南馳一紀恩勤付流水甲觀曾無世嫡孫後宮弁
之才人子提攜猶子付黃圖劬苦還如同治初又見法宮馮玉
几更勞武帳坐珠襦國事中閒幾翻覆近年最憶懷來辱草地
閒關短轂車郵亭倉卒無饘粥上相留都樹大牙東南諸將奉
王家坐令佳氣騰金闕復道都人望翠華自古忠良能活國於
今母子仍玉食九廟重聞鍾鼓聲離宮不改池臺色一自官家
靜攝頻含飴無異弄諸孫但看腰腳今猶健莫道傷心跡已陳
兩宮一旦同綿惙天柱偏先地維折高武子孫復幾人哀平國
統仍三絕是時長樂正彌留茹痛還為社稷謀已遣伯禽承大
統更扳公旦覲諸侯別有重臣升御榻紫樞元老開黃閣安世
忠勤自始終本初才氣尤騰踏復數同時奉詔言諸王劉澤號
親賢獨總百官居冢宰共扶孺子濟艱難社稷有靈邦有主今
朝地下告文祖坐見彌天戢玉棺獨留末命書盟府原廟丹青

儼若神鏡奩遺物尚如新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當年顧命臣離宮一閉經三載滌水青山不曾改雨洗蒼苔石獸閒風搖朱戶銅蠡在雲韶散樂久無聲甲帳珠簾取次傾豈謂先朝營楚殿翻教今日恨堯城宣室遺言猶在耳山河盟誓期終始寡婦孤兒要易欺謳歌獄訟終何是深宮母子獨淒然卻似灤陽游幸年昔去會逢天下養今來劣受屬人憐虎鼠龍魚無定態唐侯已在虞賓位且語王孫慎勿疎相期黃髮終無艾定陵松柏鬱青青應爲興亡一拊膺卻憶年年寒食節朱侯親上十三陵

讀史二絕句

楚漢龍爭亢自可師昭孤媚竟如何阮生廣武原頭淚應比迴車痛哭多

當塗典午長兒孫新室成家且自尊只怪常山趙延壽赭袍龍鳳向中原

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

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東海東平生未擬媚鄒魯肸蠁每興沂泗通自言讀書知求是但有心印無雷同我亦半生苦泛濫異同堅白隨所攻多更憂患閱陵谷始知斯道齊衡嵩夜闌促坐聞君語使人氣結回心胸頗憶長安昔相見當時朝野同歡宴百僚師師學奔走大官諾諾競圜轉廟堂已見綱紀弛城闕還看士風變食肉偏云馬肝美取魚坐覺熊蹯賤觀書韓起寧無感聞樂延陵應所嘆巾車相送南城隅歲瑄甫更市朝換羸瘶儀然似土崩梁亡自古稱魚爛干戈滿眼西風涼眾雛得意稱且狂人生兵死亦由命可憐杜口心煩傷四方蹙蹙終安騁幡然鼓棹來扶桑扶桑風物由來美舊雨相逢各歡喜卜居愛住春明坊擇鄰且近鹿門子商量舊學加邃密傾倒新知無窮已辛免仲叔纍猶肝頗覺幼安慚龍尾談深相與話興衰回

首神州劇可哀漢土由來貴忠節至今文謝安在哉履霜堅冰所由漸麋鹿早上姑蘇臺興亡原非一姓事可憐慄慄京與垓此邦瞳瞳如曉日國體宇內稱第一微聞近時尚功利復云小吏之風節疲民往往困魯稅學子稍稍出燕說良醫我是九折肱憂時君為三太息半年會合平安城只君又作西歐行石室紬書自能事縞帶論交亦故情離朱要能搜赤水楚國豈但誇白珩坐待歸來振疲俗毋令後世羞儒生勿攜此詩西渡海此中恐有蛟龍驚

蜀道難

對案輟食慘不歡請為君歌蜀道難蜀江委蛇幾千折峯巒十二烟雲開中有千愁與萬冤南山北山啼杜鵑借問誰化此幽憤古莫比云是江南開府魂非復當年蜀天子開府河朔生右門文章政事頗絕倫早歲才名揭曼碩中年書札趙王孫簪筆

翩翩趨郎署繡衣一著飛騰去十年持節徧西南萬里皇華光道路幕府山頭幕府開黃金臺畔起金臺主人朱舉多時譽賓客孫洪盡上才奉使山陵絕馳道幸緣薄譴歸田早寶華庵中足百城吏將何地堪娛老嗚呼乾嘉以還盛文物器車爭為明時出士夫好事過歐趙學子考文陋王薛近來山左數吳陳江左潘吳亦絕倫開府好古生最後蒐羅頗出諸家右匋齋著錄苦未盡請述一二遺八九玉刀三尺光芒靜寶雞銅禁尤完整孫本精嚴華岳碑千言謨訓毛公鼎河朔穹碑多輦致中餘六代朱文字丹青一卷顧長康唐宋紛紛等自鄶開府此外無他娛到處琳琅載後車頗怪長沙儲木盾不愁新息謗明珠比來輦轂多閒暇倦眼摩挲窮日夜自謂青山老向禽那知白首隨王貢鐵官將作議紛綸詔付經營起重臣又報烽烟昏玉壘便移旌節上荆門玉壘荆門路幾許可憐徧地生榛莽木落秋經

灔澦堆風高暮宿彭亡聚提兵苦少賊苦多縱使兵多且奈何麾下自翻漢家幟帳中驟聽楚人歌楚人三千公舊部數月巴渝共辛苦朝趨武帳呼元戎暮扣轅門詬索虜微倖萬戶金千斤首級還須贈故人此意公私君莫問此時恩怨兩難論愛弟相隨同玉碎贈官賜謚終何濟銅鼓聊當蒿里歌鐵龍便是東園器殺胡林中作帝羓蜀鹽幾斛相交加留取使君生面在順流直下長風沙南樓到日人人識猶憶使君曾駐節將軍置衞為周防父老遙看暗嗚咽昔聞暴抗漢與明規摹還使後人驚和州有廟祠余闕西楚何親葬穀城即今鬱郢懸頭久枯骨猶聞老兵守白狄誰歸先軫元朱瑒空請王琳首玉軸牙籤盡作塵蘭亭殉葬更無因頗聞紀甗歸齊國復道龍文委水濱首在荆南身在蜀歸魂日夜西山麓千里空馳江上心一時已扶城門目可憐蕭瑟滿江潭無限江南與漢南莫問翠微舊山色西

風落木歸來庵

觀紅葉一絕句

漫山塡谷漲紅霞點綴残秋意太奢若問蓬萊好風景為言楓葉勝櫻花

壬子歲除即事

又向殊方閱歲闌夢華舊事記應難緇塵京洛渾如昨風雪山城特地寒可但先八知漢臘定誰軍府問南冠屠蘇後飲吾何慽追往傷來自寡歡

詠史 癸丑

六龍時御天肇蹟元黃戰牧野始開周垓下遂造漢洛陽縛二豎唐鼎初云奠趙宋號羼王神武櫂淮甸稜威旣旁溥大號乃渙汗六合始摶心羣醜亦革面令行政自舉病去利乃見游士復庠序征夫歸隴畔百年開太平一日資塗炭自非舜禹功漫

修唐虞禪

先王號聖賢後王稱英雄英雄與聖賢心異術則同非仁民弗親非義士莫從智勇縱自天飢溺思在躬要令天下肥始覺一身崇百世十世量早在締搆中黃屋何足娛所娛以其功成家與仲家奄忽隨飄風所以曹孟德猶以漢相終

典午師曹公世亦師典午赫赫荀賈輩所計在門戶師尹既多辟庶政乃無度季倫名家子文采照區宇堂堂南州牧乃劫西域賈祖逖出東塘戴淵踞淮浦虎狼在堂室從戎復何補神州遂陸沈百年委榛莽寄語桓元子莫罪王夷甫

塞北引弓士塞南冠帶民耕牧既殊俗言語亦異倫三王大一統乃以禹蹟言大幕空度漢長城已築秦古來制漢北獨有唐興元元氏儲祥地唐家累葉婚神堯出獨孤官氏北地尊英英文皇帝母后黑獺孫用茲代北武緯以江左文婉孌服弓馬瀟

洒出經綸蕃將在闔外公主過河源所以天可汗古今唯一人
少讀陶杜詩往往說飢寒自來今毗子馬知生事艱子雲美筆
札遨游五侯門孔璋檄豫州失在袁氏弦魏臺一朝建書記又
翩翩文章誠無用用亦未為賢青春弄鸚武素秋縱鷹鸇咄咄
揚子雲今為人所憐

昔游

端居愛山水嬾性怯游觀同游畏俗客獨游興易闌行役半九
州所歷多名山舟車有程期筋力愁躋攀窮幽豈不快資想詎
足歡亦思追昔游攬筆空汗顏

我本江南人能說江南美家家門繫船往往閣臨水興來即命
棹歸去輒隱几遠浦見縈回通川流浼瀰春融弄駘蕩秋爽呈
清泚微風蕩荇外明月荇藻底波暖散鳧鷖淵深躍鰋鯉枯槎
漁網挂別浦菱歌起何處無此境吳會三千里

西湖天下勝春日四序最我行直莫春山路雨初霽言從金沙港步至雲林寺山川氣蘇醒卉木畫融洩老幹綴新綠叢篁積深翠林際蕩湖光石根漱寒瀨新鶯破寂寥時出高柳外茲游猶在眼流水十年事

二年客吳郡所愛郡西山買舟出西郭清光照我顏東風開垂柳一一露烟鬟遠望殊無厭近攬信可餐天平石尤勝巧匠窮雕鐫想當洪濛初此地朝羣仙盡將白玉笏插在蒼崖巔仰躋隥道絕俯視邱壑妍谷中頗夷曠有廬有田園玉蘭數百樹爛漫向晴天淹留逮日暮坐見飛鳥還題名墨尚在試覓白雲閒

大江下岷峨直走東海畔我行指夏口所見多平遠振奇始豫章往往成壯觀馬當若逆屏石腳插江岸窈窕小姑山微茫湖口縣回首香爐峯飛瀑挂天半玉龍昇紫霄頭角沒雲漢昏旦變光景陰晴殊隱現幾時步東林眞見廬山面

京師厭塵土終日常掩關西山朝暮見五載未一攀憶軍都游發興亦偶然我來自南口步步增高寒兩崖積鐵立一徑羊腸穿行人入習丹嬴馬蹴流泉左轉彈琴峽流水聲潺潺夕陽在峯頂萬杳明倚天暮宿青龍橋關上月正圓溶溶銀海中歷歷羣峯巔我欲從駝綱北去問居延明朝入修門依舊塵埃閒

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

先帝將親政旁求內助賢宗臣躬奉册天子自臨軒長女爰迎渭元妃夙號媛未央新受璽長樂故承歡問寢趨西苑從游在北園太官分玉食女史進銀鐶璧月臨華沼明河界掖垣銅龍宵咽漏香獸曉噴煙禮數元殊絶恩波自不偏螽斯宜揖揖瓜瓞望綿綿就館終無日專房抑有緣齋紈雖暫棄漢劍固難捐家國頻多事君王亟改絃親臣用安石舊學重甘盤調護終思皓危疑仗得韓東朝仍薄怨左衛且流言玉几陳朝右珠襦出

殿前求醫晨下詔訓政暮追班宣室從今罷長門自昔閒事雖
西掖秘語已内家傳聞疾然疑作瞻天去住難翻因朝鶴禁暫
得對龍顏憔悴憑誰問憂虞祇自憐妾身甘薄命官裏顧加餐
別殿春巢燕離宮夏聽蟬王家猶陧杌國步遂迍邅象魏妖氛
逼鉤陳殺氣躔輕裝同涕出下殿但衣牽豆粥蕪亭畔柴車易
水邊終然隨玉輦幸免折金鞭去國誠多感回鑾更永歎乾坤
重締造母子尚防閑夢去瀛臺近愁來渤海寬枯桐根半死古
井水長寒搶柳長生祝倉皇末命宣鶴歸寒有語龍去迴難攀
先后同危擬昇眞各後先委裘迎濟北負扆仗河間孺子垂裳
日親王攝政年謙沖如昨日悲感每無端淚與湘流竭恩唯鞠
子單起居調甲觀游幸罷甘泉篝火俄張楚傳烽忽到燕大臣
唯束手小吏或彈冠閫外無廬植山中有謝安廟謨先立帥廷
議盡推袁洒落捐前隙低徊憶後艱方令調鼎鼐不獨總師干

反旆從江滸銜恩入上蘭君臣同涕淚殿陛盡潺湲禮自羣僚
絕權敎一相專坐令成羽翼不覺變寒暄鄂渚寬窮寇金陵撤
外援虛張江表勢都散水衡錢國論歸操縱軍心任控摶嗣宗
罔勸進祭仲自行權大內更籌轉中宵禪草頒琅琅宣德令革
草載書編帝制仍平日宮僚儼備員鷺飛今作客龍亢昔乘乾
城闕罘罳壞園陵草露溥黃圖餘禁籞赤子賸中涓寂寞看沖
主欷歔對講官曉音緣室毀忍死為巢完屬者逢天壽佳辰近
上元諸王仍入內故相顧文驩燀赫生辰使淒涼上壽筵陪臣
稱上客拜表易通箋御殿心如噎移宮議又喧長春纔受賀寧
壽遽昇僊側聽彌留耗傳從兩夜闌嗣皇居膝下太保到簾前
母子恩無極君臣分儼然指天明寄託視日但汎瀾前殿繁霜
重西垣落月圓寺人纏玉柙圜匠奉金棺疇昔悲時命中間值
播遷一身充濩落九廟幸安全地軸俄翻覆天關倏轉旋腐心

看夏社張目指廣淵此去朝先帝相將訴昊天秋荼知苦味精衛曉沉寃道路傳烏喙宮廷譁馬肝生原虛似寄死要重於山舉世嫌濡足何人識仔肩補天愁石破逐日恨泉乾心事今逾白精誠本自丹山河雖已異名節固難刊誄德詞臣少流言織史繁千秋彤管在試與誦斯篇

癸丑三月三日京都蘭亭會詩

大撓以還幾癸丑紀年唯說永和九人閒上巳何歲無獨數山陰暮春初爾來荏苒經幾年歲星百三十周天會稽山水何岑寂蠲來異國會羣賢東邦風物留都美延閣沉沉連雲起翻石切非無勺藥花繞門恰有流觴水此會非將禊事修却緣禊序催清游信知注風俗與時易唯有翰墨足千秋憶昔山陰典郡日郡中流寓多簪紱會稽山水固無雙內史風流復第一蘭亭修禊序且書書成自謂絕代無一朝繭紙閟幽宅人間從此無眞跡

後來并失唐人摹近世猶傳宋時石此邦士夫多好事古今名
拓爭羅致我來所見皆瑰奇二十八行三百字開皇響搨殊未
工猶是當年河朔風後代正宗推定武同時摹本重神龍南渡
家家置一石流傳此日猶珍惜偏旁考校徒區區神采照人殊
奕奕行書斯帖稱墨皇況有真草相輝光小楷幾通越州帖草
書三卷澄清堂古來書聖推內史但有贊揚絕言議我今重與
三摩挲請為世人闡真祕昔人論書以勢名古文篆隸各異型
千年四體相嬗代唯盡具勢體乃成漢魏之閒變古隸體雖解
散勢猶未波磔尚存八分法茂密依稀兩京製墓田數帖意獨
殊流傳仍出山陰摹永和變法叛新意世閒始有真行書由體
生勢勢生筆書成乃覺體勢一相斯小篆中郎隸後得右軍稱
三絕小楷法度盡黃庭行書斯帖具與刑草書尺牘尚百數何
曾一一學伯英後來魯公知此意平生盤礴多奇氣大書往往

愛摩崖小字麻姑但游戲眞行鉅細無閒然先後變法王與顏生今千載嗟神妙當日秖自全其天我論書法重感喟今年此地開高會文物千秋有廢興江河萬古仍滂沛君不見蘭亭曲水埋荒煙當年人物不復還野人牽牛亭下過但道今是牛兒年

游仙 乙卯

金冊除書道賜秦西垂佇見霸圖新已緣獲石祠陳寶更喜吹簫得上眞鶉首山河歸版籍鳳臺歌吹接星辰誰知一覺鈞天夢寂寞祈年館下人

十賚文成九錫如三千劍履從雲車臨軒自佩黃神印受籙教披素女書全檢亦文供劾召雲窓露閣榜清虛詼諧巨奈東方朔苦為虛皇注起居

劫後窮桑號亦明眼看天柱向西傾經霜琪樹春前槁得水神

魚地上行儘有三山沈北極可無七聖厄襄城蓬萊清淺尋常
事銀漢何年風浪生

伏日雜詩閒靜安　寐叟

伏伏今年雨湫湫後夜涼芸生三有業缺月一分光象意締
重識蟲生患未央微風蘋末起平旦更商量
天河低寀戶星氣爛如雲巧拙時難定嬋媛夕有親福緣祈
上將綺語屬詞人中夜危樓影披雲望北辰
寂寞王居士江鄉樂考槃論宜資聖證道不變貞觀鷗鳥忘
機喻鷃枝適性安善來尋蔣徑何處有田盤
遠書兼舊事理盡獨情悲耆蔡言終驗筠心貫不移樂鑪修
病行講樹立枯枝萬里羅含宅彌襟太息時

和巽齋老人伏日雜詩四章 丙辰

春心不可搁秋思更難量雨蟻仍爭垤風螢倏過牆覗天殊澶

漫觀佗苦微茫演雅誰能續吾將起豫章

風露危樓角憑闌思浩然南流河屬地西柄斗垂天匡衛中宮斥棓槍複道纏爲尋甘石問失紀自何年

平生子沈子遲莫得情親冥坐皇初意樓居定後身精微存口說頑獻付時論近枉秦州作篇篇妙入神

清淺蓬萊水從君跋一望無田參玉籙尚記詠霓裳度世原無術登眞或有方近傳羲門信雙鬢已秋霜

靜庵和詩四章辭意深美而格制清遠非魏晉後人語也適會新秋賦此以答　　痳叟

木落歸根水順流老翁無感長年秋榮桐葉有先彫警腐草光成即熠游吟記魚山闕梵入身依鴿寺㣙情收王筠沈約今焉向判作狼書脈望休

再酬巽齋老人

八月炎蒸三伏雨今年顛倒作寒温人喧古渡潮平岸燈暗幽坊月到門迴野蟪蛄多切響高樓腐草有游魂眼前凡楚存亡意待與蒙莊子細論

游仙 丁巳

如蓋青天倚杵低方流玉水旋成泥五山峙海根無著七聖同車路總迷員嶠自沈窮髮北若華還在鄧林西含生總作微禽化玄鶴飛鴞自不齊（唐寫修文殿御覽殘卷引紀年穆王南征君子為鶴小人為飛鴞）

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

安期先生來何許赤松洪厓為伴侶蹴踏鹿盧龍與虎西來長揖八神主翩然游戲始齊魯陟登泰山睨梁父摩挲秦碑溯三五上有無懷所封土七十二王文字古橫厲泗水拜尼甫千年禮器今在不雷洗觴觚爵鹿祖豆籩鐘磬瑟琴鼓何所當年矍相圃南下彭城過梁楚飆輪直郄黃歇浦回車陋巷叩蓬戶柚

中一卷鉅如股尚書源出晉祕府天寶改字笑莽鹵滕以玉篇廿三部初唐書迹鳳鸞翥玉案金刀安足數何以報之媿鄭紵送君西行極漢滸游目洞庭見娥女北轅易水修且阻困民之國困殷土商侯治河此胥宇灑沈澹災功微禹王亥嗣作殷高祖服牛千載德施普擊牀何怒逢牧豎河伯終為上甲輔中興大業邁乘杜三十六葉承天序有易不寧終安補我讀天問識其語竹書讕言付一炬多君前後相邪許太丘淪鼎一朝舉君今渡河絶漳滏眼見殷民常黼冔歸去便將闕史補明歲尋君道山府如瓜大棗儻乞與我所思兮衡漳渚

海日樓歌壽東軒先生七十 戊午

海日高樓俯晴空若華夜半光熊熊九衢四照紛玲瓏下枝扶疏上枝童陽烏爰集此其宮扈從八神驂六龍步自太平徑太蒙我有不見彼或逢悲泉蒙谷次則窮桑榆西即榑木東斯樓

突兀星座通銀濤涌見金芙蓉誰與主者東軒翁樓居十年朝
海童西行偶躡夸父蹤拄杖不化鄧林松歸來禮日東軒中咸
池佳氣瞻鬱葱在昔龐眉漢陽公手扶赤日升玄穹問年九九
時登庸翁今尚弱一星終猿鶴那必非夔龍矧翁餘事靡不綜
儒林文人詩派宗小鳴大鳴隨和鐘九天珠玉戛鎗鏓狐裘笠
帶都士容永嘉末見正始風典刑文獻森在躬德機自杜符自
充工歌南山筐邸崇翁年會與海日同詩家包丘伯道家浮丘
公列仙名在儒林中平生幸挹天衣袖自辦中轅九十翁

戊午日短至

常雨常陰闕下都佳辰猶自感睽孤天行未必愆終始雲物因
誰紀有無萬里玄黃龍戰野一車寇媾鬼張弧爐灰撥盡寒無
柰愁看街頭戲潑胡

靜安錄示短至詩和韻奉教　寐叟

月當頭夕影糢糊萬里雲羅雁孳孤欲啟天關藏九雒自斟玄酒禮三無神叢簫鼓迎諸布雨妄纓綿脫後弧獨有澤農憂歲苦參縢誰與鼓嚨胡

夜久朝元到紫都釣天散後客星孤壬辰降歲猶遲待大乙神光作有無北曉瞑燃龍伯燭南星秋合老人弧低佪五百年閒事散盡媯沙問老胡

東軒老人兩和前韻再疊一章

緇撮黃裘望彼都報章稠疊慰羈孤蹉跎白日看時運駱驛升雲半有無摶土定知非妙戲射妖何意失陰弧國中總和九規樂誰信文康是老胡

哭富岡君攜

搖落孤生本易傷窮冬急景去堂堂親知聚散隨流水文獻凋殘到異方豪氣未應澆酒去奇書須還鑿楹藏海西一老同垂

涕千載唐音待報章（去歲君游海上東軒老人屬訪日本所傳唐代樂譜昨聞君訃為之太息）

題戴山先生遺象（乙未）

山陰別子亢姚宗儒效分明浩氣中封事萬言多慷慨過江一死轉從容僧祇劫去留人譜風義衰時拜鬼雄我是祝（開美）陳（乾初）鄉後輩披圖莫訴涕無從

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六絕句

吏黠民冥自古然牛毛法令弄尤便千秋仁政君知否不課丁男只課田（唐沙州敦煌縣大歷四年戶籍）

女主新符出阿師尋尋遺法付闍黎大雲兩譯分明在莫認年尼作末尼（大雲經疏）

虛聲樂府擅繽紛妙悟新安迥出群茂倩漫收雙絕句教坊原有鳳歸雲（雲謠集雜曲子）

劫後衣冠感槩深新詞字字動人心貴家障子僧家壁寫遍韋

郎秦婦吟（韋莊秦婦吟）

聖德神功古所難千秋郅治想貞觀不知六月庚申事夢裏如何對判官（太宗入冥小說）

賜姓當年編屬籍聖天諱語有根源大金玉國天公主莫作唐家支派論（于闐國天公主李氏施畫地藏菩薩象）

贈太子少保特謚文忠梁公挽歌詞

海內論忠孝無如髯絕倫盛年憂國是苦口出詞臣屢困屠鯨手終休飾豸身平生肝膽在臨老故輪囷

漢歷中衰日昌陵覆簣餘數天思復土一老獨馳書奉檄豚魚泣程功象鳥俱淒涼弘演意千載為欷歔

來從鼎胡觀入直承明宮任重忘衰疾恩深飾始終贈官如故事誄德冠羣公臣意終何慕西京濮仲翁

冬夜讀山海經感賦

兵禍肇蚩尤本出庶人雄肆其貪饕心造作兵與戎帝受玄女符始築肩髀封龍篤儀上倦顓頊方童蒙康回怒爭帝立號為共工首觸天柱折乃與西北通坐令赤縣民當彼不周風爾臣何人號相繇蛇身九首食九州蠢草則死蠢木枯歔尼萬里成澤湖神禹殺之其血腥臭不可以生五穀湮之三仞土三沮峨峨羣帝臺南瞰昆侖虛偉哉萬世功微禹吾其魚黃帝治涿鹿共工處幽都古來朔易地中土同膏腴如何君與民仍世恣毒痡帝降洪水一蕩滌千年剛鹵地無膚唐堯乃鬆洛南就冀州居所以禹任土不及幽并區吁嗟乎孰覔之海涸不波樂池灰比昆池多高岸為谷谷為阿將由人事匪有宅斷鼇鍊石今則那柰汝共工相繇何

小除夕東軒老人餉水仙釣鐘花賦謝

偪仄復偪仄海壖受一廛庭除确無土井谷深無天觝頂眠羣

兒積薪庋陳編歎杭何所見皚皚白戲鮮登樓何所見蟲蟲萬竈煙校雅辨芳茶識篆得鰻鯿興來閱畫障御看江南山雲氣盪東海嘉樹森西園衣帶繞北江芳草被南阡市樓一迴合蒼翠空無端峨峨故紙堆几几文字禪荒荒時運盡邁邁我生觀幽谷掣巖電迴照羣動前短智躡天後深憂居人先雨水告歲適簷霤鳴潺潺窮陰增積慘逝水悲徂年時晏孰華余長者忽有頒使娟花數叢爛漫珠一簞兒傾儲栗餅婦徹薦新盤僮嫗紛濯溉新井汲寒泉未能插晴昊亦足媚幽閒徙倚溫雒神雜佩來姍姍王母下樂池玉勝黃琅玕何期周饒國一昔會羣仙蘇魂衆窟香忘憂北堂萱零陵懸可辟合歡忿且蠲相期游汗漫復此得邁寬公詩天下雄揖讓蘇與韓我慙籍湜輩來廁晁張閒冀以寸莛細一叩洪鐘宣詰朝唱假子政可毆神姦賦詩答嘉貺定致風伯篇

張小帆中丞索詠南皮張氏二烈女詩 庚申

中丞教作烈女歌五年宿諾嗟蹉跎去歲養痾北海上督責乃枉高軒過我生恨識前輩晚相國精魂箕尾遠昔隨書局趨東閣頃以部民謁南阮朱顏白髮羈英姿想見手夷徽側時十載江湖瞻北闕一門忠孝數南皮烈女同出南皮張清門迴與高門望孰云部婁無松柏鬱鬱雙幹蟠穹蒼陵谷推移名節變昔人所尊今則賤畫壇居然傲國工戚施乍可呼邦媛誰與賦詩陳彝倫濡染大筆勞山人群公題詠吾能記若有人兮水竹邨邨人皤然一詩叟趣取大物亦何有末流那解盜聖智異俗何時還淳厚吁嗟乎箕斗之間析木津閒氣終然鍾婦人兩條恆衛東流去萬古巍巍二女墳

夢得東軒老人書醒而有作時老人下世半歲矣 癸亥

彌天海日翁馭氣歸混茫天上信差樂且莫睨舊鄉峨峨帝釋

宮濬濬倚羅場人事日攌潰蒿目無乃創平生憂世淚定溢瑶池觴幽明絕行理有命那得將昨宵忽見夢發函棨琳琅細書知意密一牘逾十行古意備張索近勢雜倪黃且喜得翁書遑問人在亡儻有訏謨告不假詔巫陽倉皇未卒讀鄰雞鳴東墻欹枕至天曙涕泗下沾裳

楊留垞六十壽詩

北扉新命忝同除南溟經年憶卜居久歎道存温雪子復驚文似漢相如日躔龍尾春方永夕課蝿頭眼未疎詩話文經無恙在天教野史作官書

退食東華日又斜意園重過一咨嗟徵文訪獻都陳跡昭德春明幾舊家垂老復温銅輦夢及時且看洛陽花與君努力崇明德墻角西山棨晚霞

題濩齋少保獨立蒼茫自詠詩圖卷

森爽高原漢樂游都人讌賞日無休城南車馬知多少誰會蒼
茫一段愁

許身稷契庸非拙到眼開天感不勝惟有司勳知此意竭來原
上望昭陵

題貢王朵顏衛景卷 甲子

濡水南來千里長盧龍東走塞雲黃豪端底怪風雲滿目斷黃
圖寫故鄉

杼首終葵百仞頑錘峯今見畫圖開鄜亭石梃形容妙未記河
西雙塔山

千巖岸嶨錫伯郎萬木沉酣武列源誰分江南兵火裏赤山招
得重源魂

玉谿詩得少陵魂向晚高歌武帝孫解道英靈殊未已不須惆
悵近黃昏

羅雪堂參事六十壽詩 乙丑

卅載雲龍會合常半年濡呴更難忘昏燈履道坊中雨羸馬慈恩院外霜事去死生無上策智窮江漢有回腸毗藍風裏山河碎痛定為君舉一觴

事到艱危誓致身雲雷屯處見經綸庭墻雀立難存楚闕塞雞鳴已脫秦獨贊至尊成勇決可知高廟有威神百年知遇君無負慚愧同為侍從臣

長短句 乙巳至乙酉

少年游

垂楊門外疎燈影裏上馬帽簷斜紫陌霜濃青松月冷炬火散林鴉 酒醒起看西窗上翠竹影交加跌宕歌詞縱橫書卷不與遣年華

阮郎歸

美人消息隔重關川途彎復彎沈沈空翠壓征鞍馬前山復山

濃潑黛緩拖鬟當年看復看只餘眉樣在人間相逢艱復艱

蝶戀花

昨夜夢中多少恨細馬香車兩兩行相近對面似憐人瘦損衆中不惜摩帷開　陌上輕雷聽隱轔夢裏難從覺後那堪訊蠟淚窗前堆一寸人間只有相思分

虞美人

碧苔深鎖長門路總為蛾眉誤自來積毀骨能銷何況真紅一點臂砂嬌　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顏悔從今不復夢承恩且自簪花坐賞鏡中人

浣溪沙

六郡良家最少年戎裝駿馬照山川閒抛金彈落飛鳶　何處高樓無可醉誰家紅袖不相憐人間那信有華顛

點絳脣

厚地高天側身頗覺平生左小齋如舸自許迴旋可 聊復浮生得此須臾我乾坤大霜林獨坐紅葉紛紛墮

蝶戀花

滿地霜華濃似雪人語西風瘦馬嘶殘月一曲陽關渾未徹車聲漸共歌聲咽 換盡天涯芳草色陌上深深依舊年時轍自是浮生無可說人間第一耽離別

又

斗覺宵來情緒惡新月生時黯黯傷離索此夜清光渾似昨不辭自下深深幕 何物尊前哀與樂已墜前歡無據他年約幾度燭花開又落人間須信思量錯

又

百尺朱樓臨大道樓外輕雷不問昏和曉獨倚闌干人窈窕閒

中數盡行人小　一霎車塵生樹杪陌上樓頭都向塵中老薄
晚西風吹雨到明朝又是傷流潦

又

黯淡燈花開又落此夜雲蹤知向誰邊著頻弄玉釵思舊約知
君未忍渾拋却　妾意苦專君苦博君似朝陽妾似傾陽藿但
與百花相鬥作君恩妾命原非薄

浣谿沙

掩卷平生有百端飽更憂患轉冥頑偶聽啼鴂怨春殘　坐覺
無何消白日更緣隨例弄丹鉛閒愁無分況清歡

清平樂

垂楊深院院落雙飛燕翠幕銀燈春不淺記得那時初見　眼
波靨暈微流尊前却按涼州拚取一生腸斷消他幾度回眸

浣谿沙

漫作年時別淚看西窗蠟炬尚汍瀾不堪重夢十年閒　斗柄
又垂天直北官書坐會歲將闌更無人解憶長安

謁金門

孤檠側訴盡十年蹤跡殘夜銀釭無氣力綠窗寒惻惻　落葉
瑤階狼籍高樹露華凝碧露點聲疎人語密舊歡無處覓

蘇幕遮

倦憑闌低擁髻豐頰秀眉猶是年時意昨夜西窗殘夢裏一霎
幽歡不似人閒世　恨來遲防醒易夢裏驚疑何況醒時際涼
月滿窗人不寐香印成灰總作回腸字

浣谿沙

本事新詞定有無斜行小草字糢糊燈前腸斷為誰書　隱几
窺君新製作背燈數妾舊歡娛區區情事總難符

蝶戀花

裊裊鞭絲衝落絮歸去臨春試問春何許小閣重簾天易暮隔簾陣陣飛紅雨　刻意傷春誰與訴悶擁羅衾動作經旬度已恨年華留不住爭知恨裏年華去

又

窗外綠陰添幾許賸有朱櫻尚繫殘紅住老盡鶯雛無一語飛來銜得櫻桃去　坐看畫梁雙燕乳燕語呢喃似惜人遲莫自是思量渠不與人閒總被思量誤

點絳脣

屏却相思近來知道都無益不成拋擲夢裏終相見　醒後樓臺與夢俱明滅西窗白紛紛涼月一院丁香雪

清平樂

斜行淡墨袖得伊書跡滿紙相思容易說只愛年年離別　羅衾獨擁黃昏春來幾點啼痕厚薄不關妾命淺深只問君恩

浣谿沙

已落芙蓉并葉凋半枯蕭艾過牆高日斜孤館易魂銷　坐覺清秋歸蕩蕩眼看白日去昭昭人閒爭度漸長宵

蝶戀花

月到東南秋正半雙闕中閒浩蕩流銀漢誰起水精簾下看風前隱隱聞簫管　涼露溼衣風拂面坐愛清光分照恩和怨苑柳宮槐渾一片長門西去昭陽殿

菩薩蠻

回廊小立秋將半婆娑樹影當階亂高樹是東家月華籠露華　碧闌干十二都作迴腸字獨有倚闌人斷腸君不聞